

美赫王

卷十二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 | | |
|---|----|--|
| 作 | 者： | 宝·喀邱瑞 |
| 翻 | 译： | 石灰 |
| 校 | 对： | 田心 |
| 美 | 工： | 炬池 |
| 网 | 站： | www.meherbaba.cn |
| 开 | 本： | 850 x 1168 1/32 |
| 字 | 数： | 143 千字 |
| 张 | 数： | 204 页 |
| 版 | 次： | 2024 年 08 月 01 日 |

目 录

| | |
|----------------|-----|
| 穆索里及北方邦 | 1 |
| 返回德拉敦 | 15 |
| 自然念神 | 26 |
| 成道状态 | 42 |
| 高之最高 | 66 |
| 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 89 |
| 宣布阿瓦塔身份 | 95 |
| 安得拉达善之旅 | 113 |
| 神圣工作宣言 | 148 |
| 拜访萨考利 | 170 |
| 逗留萨塔拉 | 184 |

穆索里及北方邦

1953年4月10日星期五，美赫巴巴由男女满德里伴随，在印度最热夏季，离开德拉萨，前往穆索里的避暑山区逗留7周。已租下幸福谷的特赫里王公的家——赫纳屋，派阿娄巴和库玛先行打扫卫生。巴巴和女子们住在主屋，男子们住佣人宿舍。

逗留穆索里期间，巴巴用奇妙方式念记全世界的爱者。每天，埃瑞奇向巴巴宣读所有男女满德里、弟子和爱者的名单。连续数小时。有时巴巴示意埃瑞奇停下。他则默默地坐几分钟，快速移动手指——做无形的的工作。埃瑞奇不慌不忙，缓慢沉稳地宣读。巴巴随着每一个名字轻轻拍腿。此外，还对服务过巴巴的已故者名单作了更新，每天也对巴巴逐一宣读。（注：完整名单见附录E）

世人念记神，却不知
神以人身降临时，
却念记信爱者和崇拜者。
事实上，他时刻念记着每一个，
对人人内在的工作持续不断。

巴巴还让凯克巴德念祷文，让阿娄巴做乃玛兹。这两项祈祷，巴巴和其他男满德里天天参与。

在穆索里，巴巴的另一项日常活动，涉及到韦希奴。自1920年代初，韦希奴一直做采购，记录每一分钱的收支。他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每一笔开销。在穆索里，巴巴开始每日查账。韦希奴读出每一笔采购及费用。有时同一笔账，巴巴让他一遍遍地读，诸如“蔬菜5卢比……蔬菜5卢比……”等等。一次，韦希奴读着读着，放声大笑。巴巴问他：“有什么好笑的？”

“太无聊了，”韦希奴说，“竟这样消磨时间。”

“什么？”巴巴感叹，“你以为这只是消磨时间？我让你一遍遍读同一笔账，从中所做的工作，你了解多少？通过这种途径，我在盘点全世界。让你重复念，只是象征性而已。我这么做不是消磨时间。我的时

间全部用于工作，没有一刻不在工作。我的工作日夜不停。片刻中断，世界都会消失！”

赴德拉敦之前，巴巴曾指示基申·辛等人，寻找一个“理想男孩”，因为他希望连续两周每日给男孩洗脚，并给他 7 卢比帕萨德。合适男孩未找到。但 3 月 23 日达善期间，德乌·杜特·夏玛领着十多岁的儿子夏希来到。巴巴喜爱这个少年，让基申·辛 5 月 2 日把他带到穆索里。巴巴留他在身边近两周后遣他回家。

夏希·夏玛回忆，他首次见巴巴：“他的神圣光辉让我试图摸他的足，可他不允许。我受邀在他的穆索里埃舍居住。每天上午，他都把头放在我的脚趾上，给我几卢比。他的头碰触我的足时，我会有一种电击感。”

每天夜间 9 时至凌晨 1 时，克里希那·奈尔在巴巴身边守夜。一天，巴巴指示他：“给我找个能在我身边守夜的男孩，我就放你一个月假。”

于是克里希那开始寻找，找到一个富人家的男孩。问他：“你想找份好工作干一个月吗？”

男孩愤然答道：“我能雇你在我家当佣人！”

“这份工作不同，”克里希那设法解释，“在这儿，我们必须把一切献给大师，根本不想回报。这位大师给人好运，只有幸运者才能服侍他。”

男孩把克里希那介绍给他父亲。当克里希那问，能否让男孩服务其大师一个月时，那人也被冒犯，怒喝：“我能雇佣你和你大师两个！这样对我说话，你不害臊？”

克里希那回来，向巴巴汇报此事。次日巴巴带上他，去观察男孩。巴巴从远处观察了 5 分钟，说：“我的目的已达到。不用回去找他了。”

偶尔巴巴也会召基申·辛、库玛、埃尔查·米斯特里、克基·纳拉瓦拉和赫伦到穆索里。还从德里召来沃斯·迪奥·凯恩、哈吉万·拉尔、克基·德赛、达尔和甘玖。

4 月底，美赫吉·卡卡里亚从孟买来访。另一名访问者是来自纽约的美国女子，正在印度旅行的奥德丽·卡吉尔。奥德丽 1952 年在美国见过巴巴。之后未再谋面，曾向很多纽约人谈到巴巴。

库玛获准同满德里共同生活很多天。一次，他向巴巴讲述怎样奇迹般被“上帝先生”从狱中释放的故事。

“我承诺上帝先生，若获释就跟随他。”他说。

巴巴伸出手，让库玛握：“我就是上帝先生；切莫违诺！”

宝·喀邱瑞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遵照巴巴命令，从那格浦尔来到穆索里。德希穆克博士同行。巴巴问宝：“你下定了决心跟随我？”

“我决心已定，”宝说，“所以来了。”

“我对你十分满意。达善活动中，有无数条鱼，”他对满德里说，“却只捕获了一条！”

翌日，巴巴召见宝，问：“你是否准备好，自行负责，照我的命令做？”

宝说准备好了，巴巴继续：“我也许会叫你待在这里，也许叫你奔波各地，或者叫你做一定的工作、一定的事情。你情愿吗？”

“是的。”宝回答。

“我可能会叫你去孟买，或去某些地方，代表我对麻风病人工作，或去传道，或去（喜马拉雅山的）巴垂那特静坐，或去乞讨，或去当马车夫，赚钱给我。

“总之，我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做吗？过几个月，我可能会叫你回去，同家人生活几个月；我可能会让你去经商或处理世俗事务。这意味着，我指示什么你都得做，不管喜不喜欢。你做是因为我让你做。如果你心甘情愿，那么无论做什么，都是为我做的；无论好或坏，都是为我做。”

巴巴向宝解释，按巴巴的命令行动，责任就是巴巴的：***“怀着爱 100% 服从我的全部命令，你则自由。但你若让头脑牵扯进去，就会造成大乱。头脑叛逆成性，不可能服从。服从必须是 100%。”***

巴巴接着对宝讲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故事。一个讲有位叫塔拉梅克的男子，随马哈拉吉在萨考利生活，照料埃舍事务。马哈拉吉的灵性母亲，德格拜·卡玛喀，也在那儿，可她很少做事。一天，她和塔拉梅克发生争执。马哈拉吉叫他们离开，因为两人都贪财。另有位男子叫马哈德乌。是个农夫，深爱马哈拉吉，整天念记马哈拉吉，别的啥事都不做。一天，埃舍内谈起这个话题：塔拉梅克整天工作，马哈德乌从不做事。马哈拉吉说：“那些经年啥都不做者，做着最艰巨的工作。多年不做事，乃大塔帕（苦行）。”

巴巴又说：“掌管国家钥匙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丘吉尔，做大量工作。不过，什么也不做，成天在床上躺着的玛司特，尼康施瓦拉，所做的工作远远比尼赫鲁重要！

“什么也不做，意味着什么？吃饭是工作，禁食也是工作；睡觉是工作，醒着是工作。补救方法是：无论托付给我们什么工作，如果遵照托付者的意愿做，我们则什么也没做。”

巴巴详细阐释了欲望怎样储存心中，心通常怎样反抗。最后，他对宝说：“现在你将为我活着。”

原本召宝来待15天，3天后巴巴便遣他回家，指示：“回那格浦尔，彻底休息一个月。然后来德拉敦，我将击碎你全身的每根骨头！”

“别以为我是打发你回去。我将把你留在身边。这肯定无疑。”巴巴给宝一些指示，宝和德希穆克离去。

1953年5月初，巴巴召埃尔查·米斯特里、基申·辛、库玛和赫伦，来参加特别会议。会上交给埃尔查一项任务：从6月5日起两周，租一辆旅行车。并告诉他们：“为了给我的工作带来重大成果，我计划日夜兼程做玛司特工作。你们将不休不眠15天。”

5月2日，早晨8点45分，巴巴用古吉拉特语，给《忏悔祷文》授述“序言”：

哦永远仁慈的帕若玛特玛！（古吉拉特语）

哦大仁大慈的安拉！（阿拉伯语）

哦最仁慈的全能上帝！（英语）

我知道您绝对独立，

我抓住您的独立

恳求您。

我，巴巴，怀着绝对谦卑，代表他

代表所有爱他者，

代表所有配得的忏悔者，

我希望表达我的忏悔

请接受此刻我代表所有的人，所说之言……

逗留穆索里期间，巴巴有一次宣布：“当我们爱神的无限大我，爱除了我们自身外的其他一切我时，最终会发现，我们一直在爱着自己。”

1953年5月10日星期天发布的公告中，重印了上述的话。公告通知爱者，从5月15日至9月底：“谁也不应以任何理由与美赫巴巴通讯。”

与之同时，巴巴还指示埃瑞奇，他希望斯瓦米帕若玛南达在2个月，而非1个月后来访。（他即来自北方邦的斯瓦米，巴巴曾给他三条“简单”

命令。)埃瑞奇到了德拉敦,却得知帕若玛南达去了德里。打电话给他,帕若玛南达告诉埃瑞奇,他最近突发严重心脏病,已卧床数周。随着拜见巴巴的日期临近,他开始担心怎么可能成行。听到巴巴的讯息,他对埃瑞奇说:“巴巴实在慈悲,无所不知。”

5月底,帕若玛南达来到穆索里,却随身带了一名年轻女子。巴巴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单独来的?”

帕若玛南达解释,他生病期间,得到这位年轻女子的悉心照料,决定带她来达善巴巴。巴巴严厉说道:“我叫你单独来;这么小的命令你都遵守不了?”不过,巴巴召女子进屋,表扬她辛苦服侍斯瓦米。给她一枚玫瑰花瓣帕萨德,叫她在屋外等候。

巴巴继续接见帕若玛南达,问:“你读没读我的书?”

帕若玛南达回答,病得什么都读不了。

“那不碰女子呢?”巴巴问。帕若玛南达说,这项命令也未能遵守,因他生病期间,那个女子不得不触碰他。

巴巴屈指数落:“你没有单独来。你没有研读我要你读的书。才两个月,你就不能避免碰女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告诉你,裸身坐在喜马拉雅雪山涧,也要比执行我的指示容易。

“不过,我宽恕你未能服从命令。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一次,无需阅读任何特别著作或书籍,碰不碰女子也不限。只做一件事:7月9日来见我,但要单独来。”帕若玛南达答应并离去。

在约定之日,斯瓦米·帕若玛南达回来,可这次也不是独自一人。随行还有上次的女子和另外几位。帕若玛南达解释,如今她是他的“灵性姊妹”,另外几位年轻女子是她的家人。

“她们都对您感兴趣,巴巴。”他说。

“我不关心那个,”巴巴责备,“我只关心我的命令。”

帕若玛南达问巴巴,他和这位女子能否一起留在巴巴身边,过奉献生活。

巴巴回答:“在我这里只容得下一个。你们最好回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要明白,除非是我的意愿,否则不可能服从我的命令。”就此结束斯瓦米·帕若玛南达与美赫巴巴的联系。

1953年6月1日,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穆索里,返回德拉敦。这次巴巴和女子居住拉杰布路105-A号的租房。男子继续住107-A号,

直到7月20日租赁期满，搬到拉杰布路101号基申·辛家。

自从巴巴到了德拉敦，基申·辛的家事成为日常话题。基申是鳏夫，却在家中和一位已婚女子同居。她叫普若卡希瓦提·夏玛，来自德里。巴巴希望普若卡希瓦提回去同她丈夫生活，可她却想留在德拉敦和基申一起。基申爱上并愿意照顾她。6月2日，巴巴召见二人，说：“人人于我皆亲，因我自己在万人万物中，除了我别无它物。我无法嫌弃任何人，因我自己不可分割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倘若你们俩希望在一起，就这样吧！”

这个期间，巴巴曾指示库玛寻找几位家里有到了婚龄的女儿，却办不起嫁妆的贫穷寡妇。库玛设法找到三个，3日带她们来见巴巴。巴巴向她们顶礼后，赠每人一台新缝纫机。巴巴刚开始工作，就出了乱子；瑟伽尔夫人不期而至，歇斯底里，哭个不停，打断巴巴的工作。当天，巴巴后来给24名穷困男子洗脚，给每人300卢比帕萨德。巴巴说，通过帮助这些个体，他在帮助类似处境的每一个人。

6月6日星期六，清晨6点35分，巴巴出发在北方邦和旁遮普寻找玛司特。埃瑞奇、彭度、拜度、古斯塔吉、库玛、埃尔查、赫伦和德希穆克博士随行。德希穆克带了一部16毫米柯达摄影机。他们乘两辆车旅行，埃尔查开吉普车，赫伦开基申·辛的轿车。巴巴原计划出门两周，但埃尔查和基申·辛未能租到巴巴想要的旅行车，因而缩短行程。巴巴极其不悦，表明这对他原打算通过全体同乘一辆车旅行所要做的工作，是一个挫折。

即将出发时，巴巴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必须日夜兼程，片刻不睡，不顾暑热、风暴和尘土，热情工作。一起长途旅行15天不睡觉的想法，是出于某项内在的工作。这已经做不到。所以这次只是普通的玛司特旅行。**

“昨夜我没有睡。感到抑郁——无限抑郁。神意如此。这不是具体安排旅行车者的疏忽所致。神往我眼中撒了沙尘，因为神知道，我对1953年的工作有100%把握。决心做这项工作。神意如此，我们1953年活动的基础也随之消失。”还说：“1953年的全盘计划打乱，必须根本改变。”

旅行开始后，巴巴第一个联系的，是瑞希克什巴赞埃舍的尼康施瓦拉玛司特。在此之前，3月，巴巴曾对他工作。（注：另有记载说尼康

施瓦拉在附近斯沃格埃舍的山洞。)巴巴再次强调,尼康施瓦拉是第六层面的高级玛司特。巴巴对联系很满意。特别喜欢尼康施瓦拉,以至行程结束前(6月10日)再度联系。

行至鲁尔基,巴巴在喀延-沙里夫参观穆斯林库特博萨比尔的达伽,进入圣陵顶拜其墓。萨比尔的墓在鲁尔基享有盛名。

赴穆扎法尔讷格尔途中,在距鲁尔基约10英里处,巴巴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玛司特。先遣拜度去找玛司特,劝他在路边一棵树下坐好。之后巴巴独自对他工作。随着巴巴把头放在玛司特足上,联系结束,之后巴巴命弟子们向玛司特致敬。之前从未联系过这名玛司特,后来他被带到德拉敦,巴巴对他工作数周。

下午,前往比杰诺尔。沙漠上铺有木板便道,车可驶过。行驶中,巴巴的轿车车轮滑下木板,车陷入沙中。赫伦尽力把车开出,车轮却连续空转,车陷得更深。时值中午;骄阳酷照,热风吹袭。人人帮忙推车,或用千斤顶抬,却无法朝前挪半寸。流汗辛苦一小时,努力失败。希望渺茫。四周不见人影,唯有茫茫沙漠。最后,一批徒步到比杰诺尔旅行者帮了一把,将车轮推回木板。在这些帮忙推车者继续行路之前,给他们每人1卢比。

巴巴一行来到恒河边,很高兴在荫凉河畔休息一会儿。河水凉爽,男子们想休息,巴巴却决定,取消比杰诺尔之行,返回穆扎法尔讷格尔。他们没过恒河,又经沙漠返回。幸运的是,这回车没出事,晚上回到穆扎法尔讷格尔。一到,巴巴就要继续前进。又驱车14英里,当晚8点半抵达查沙瓦尔。有一段路坑洼不平。颠簸不堪,轿车和吉普也磨损厉害。

在查沙瓦尔,巴巴对一个叫阿巴亚·德乌的著名圣人工作并顶礼。当地人虽说不认识巴巴,却请求他宿夜。旅行期间,不许满德里对人提巴巴是大师,以免暴露他的身份。巴巴作为一般朝圣者匿名旅行,做联系玛司特圣人的工作。当查沙瓦尔民众期望巴巴和满德里留下过夜,至少出发前用些茶点时,巴巴谢绝,为了工作争分夺秒,赶回穆扎法尔讷格尔。

当晚回到穆扎法尔讷格尔,巴巴联系了一个玛司特尼。她叫安拉迪娅,住在极小的茅屋,屋内堆满各种各样的垃圾。由于里面连一个人也难容下,玛司特尼应拜度请求,手持蜡烛走出。尽管她衣服脏得要命,巴巴却说她是位高级玛司特尼。把头放在她足上,给她10卢比纸币。

玛司特尼看见巴巴，显得非常高兴。她用乌尔都语说：“愿您长寿；我求神赐福您。”

他们10点左右回到旅馆。歇息一夜，于6月7日星期天凌晨5点，驱车赴萨哈兰普尔。在那儿巴巴联系了一个撒里克行者，名叫卡鲁·弥亚，蓄白须，发现他时他正在读《古兰经》。巴巴同样把头放在这名行者足上。联系后，巴巴评论，卡鲁·弥亚的性格像个孩子。

行至库鲁格舍德拉，巴巴联系了圣人卡萨巴巴。卡萨巴巴从（古吉拉特邦）卡提阿沃移居此地，受当地人崇拜。巴巴一行之后驱车去安巴拉，当晚7点到，入住一家旅馆。

次日一早5点，重新启程，前往卡纳。这些旅行的唯一目的，关系到巴巴的工作，他旅行时丝毫不考虑休息。当天上午在卡纳，巴巴联系了耆那教圣人，索美希瓦·阿南达。另一个是玛司特巴姆比。这个神醉男孩全身赤裸，面容俊美，目光明亮迷人。巴巴把头放在巴姆比足上时，男孩呼喊：“萨吉（斟酒者）！”随即跑向田野。巴巴未追赶，而是立即离开，因他已被年轻玛司特认出。

巴巴走进一座耆那教寺庙，联系一个身穿赭袍、口罩白布的玛司特僧人。（注：耆那教认为众生皆神圣。耆那教僧人罩着口，以防伤害昆虫乃至微生物。）巴巴正要把头放他足上，他喊道：“我没那么大能力，我没有力量！”（意思是“我不配这种尊荣！”）边往后退。不过，拜度说服他让巴巴顶礼。

下一站是库普镇，巴巴联系了一位重要的玛居卜型高级玛司特，托塔普瑞。巴巴曾于1942年4月和1944年两次联系他。他习惯于坐在一棵树下，谁要试图让他舒适些，给他个垫子躺，他都会扔掉。托塔普瑞大约90岁，完全沉浸于神圣状态。常在路边看见他。巴巴后来联系时，发现他在村外的偏僻地方。他在村里有亲人，也有屋子，却从不回去。通常赤裸着身子，坐在户外地上，不思吃喝，无视寒暑。他的兄弟和其他随众，陪他在野外消磨时间，尽力照料他。

之前联系中，巴巴发现托塔普瑞处于贾拉里（火爆）状态，不许任何人，甚至巴巴，碰他的足。现在托塔普瑞性情温和很多，这次联系中，还接受满德里的达善。巴巴向他顶礼数次，对联系十分满意。每次巴巴顶拜他并触其足，玛司特都会喊道：“神有！神是！神在！”

巴巴联系玛司特时，德希穆克同托塔普瑞的一个跟随者攀谈。无意

中说出赞扬美赫巴巴的话。巴巴对此不悦。联系结束，谴责德希穆克：“出发前，我警告你们，谁都不得对人提及我。我这次作为普通人出来旅行，以便顶礼伟大者。一个人必须彻底降为灰尘，完全谦卑，才能接近这些玛司特。你们破坏我的工作。对别人赞美我，不是帮我，而是害我！我秘密做这项工作，不为人知。除非你们变得尘土一般，否则无法帮助我的工作。对我叮嘱你们的话，看在神的份上，要小心注意，相应行事。”

巴巴又走向托塔普瑞，以头顶礼其足多次。在这位毫无身体意识的玛司特跟前，巴巴和满德里逗留良久。

巴巴接着前往卢迪亚纳，下午到达，联系丹迪·斯瓦米，一名深受尊敬的印度教圣人。据说已108岁。老圣人在一个信徒家的美丽花园内，讲解《梵歌》，不许人摸他的足，所以巴巴从远处向他顶礼。

在卢迪亚纳的旅馆宿夜，次日，6月9日凌晨6点半，驱车去菲拉奥尔。巴巴想联系一名玛司特尼，可她看见巴巴，却装睡，用床单盖住赤裸的身体。拜度等人轻唤她多次“妈，妈”，她不应。巴巴不想打搅她，决定返回时联系；遂动身去普若塔普拉村，联系另一个玛司特。

临近火车站，巴巴的轿车驶经田野时陷入沟中，只好让一些本地村民帮忙拉出。上午8点，到摩奥村附近，巴巴发现一个玛司特裸身躺在路边尘土中。他是穆斯林，人称南嘎玛司特。赤裸的身体覆满尘土，实际上对身体和世界没有意识。联系期间，巴巴把头放在玛司特足上，问他有什么想要的，玛司特回答：“拿只薄饼抹上酥油，喂我的狗巴布吃，你也可把饼给其他先生吃。”

前面提到，这次旅行德希穆克带了柯达摄影机。他不时拍摄，给这个玛司特录像时，玛司特问：“这是啥？”德希穆克回答说那是摄影机，在给他拍电影。听此，玛司特不再言语，只是笑笑。巴巴对联系高度满意。这位玛司特偶尔从一村逛到另一村，但不会走远，常呆在巴巴联系过他的那片村外地区。

上午9点返回菲拉奥尔，巴巴又去联系那位装睡的高级玛司特尼。本地人尊敬她，叫她玛司特尼妈（母亲）。她年迈体高，基本赤裸，对身体完全没有意识。这次巴巴走近，玛司特尼心情不错。边用笞帚扫餐馆走廊，边哼唱：“风琴拉起；有了音乐！音乐奏出！”巴巴对联系明显满意，并在返回格布尔特拉之前，对她再度联系。

上午9点20分，巴巴从菲拉奥尔前往一个偏僻村庄，锡考卡-塔拉，

在那儿联系了潘迪特·穆尼拉。这位玛司特把自己反锁在屋内。一名信徒受托进屋哄他出来。左劝右劝，他终于在门口露面。德希穆克正要拍摄，玛司特突然发火，冲向德希穆克——伸出双臂狮子一般扑过来！德希穆克吓得拔腿就跑，以免摄影机和自身受损。玛司特没有追赶。

潘迪特·穆尼拉之后蹲在树下；巴巴表示希望顶礼其足时，玛司特不情愿伸出脚。经反复劝说，他终于同意，巴巴把前额放在他足上时，玛司特嚷道：“我得折断腿吗？……您折断了我的腿！”（注：这句不寻常的话，或许关系到阿瓦塔的宇宙工作重担，一定是有一部分转移给了玛司特，所以潘迪特·穆尼拉嚷道：“您折断了我的腿！”）

玛司特坐着时，德希穆克又试图拍摄，这回潘迪特·穆尼拉没在意，德希穆克拍了一些镜头。玛司特的信徒希望巴巴和满德里呆上几小时；但巴巴立即离开，表示他当天必须联系其他一些玛司特。

下一站在巴拉-鲁卡（或叫巴达-鲁卡）村，那里住着一个叫巴巴·钦塔·巴伽特的玛居卜型高级玛司特。时值下午1点。发现玛司特裸身躺在房内，有一名信徒伺候。他年迈平和，基本属温和型，像个孩子。可一站起来，身材高大，威仪不凡，引人注目。

信徒告诉巴巴，老玛司特没有身体意识，不关心吃喝。信徒们连续几小时，坐在他身边，对待孩子一般，唱歌哄他进食：“你要吃，你要吃，你要吃甜点！你要喝，你要喝，你要喝牛奶！”钦塔·巴伽特，像个婴儿，也随着吃一点甜食和牛奶。

从看见躺在屋里的玛司特，巴巴就一直为他按摩腿，亲吻他。几次触其足并几次顶拜。巴巴对这次联系十分满意，离开前几次亲吻玛司特。

为了德希穆克拍电影，钦塔·巴伽特欣然同意出来到路上。这奇妙的一幕，见证高个子玛司特站立巴巴身旁。

已是下午3点多。巴巴和满德里前往桑加特布拉，对一个叫努瑞亚巴巴的高级玛司特工作。之前巴巴对他工作过。初次去联系，他坐在屋外度内火旁，头盖毯子，吸水烟。25年连续处于该状态，意识不到来往者。这一次，他处于半清醒状态，呆在屋内。从前他身边保存7个土球，如今屋外则有7个浅坑。偶尔也走出房间，与跟随者交谈。

巴巴来时，玛司特在房内休息。从里面锁了门。跟随者喊话说，有重要人士驱车来达善。他从屋内答复，要他们等到晚上来见。拜度等人恳求，他们除了达善，别无所求，请他开门，只要一分钟。最后，他打

开门，站在门槛。拜度走到一边，以便巴巴达善。巴巴走向前，把头放在他足上。努瑞亚个头也很高，巴巴对联系十分满意。玛司特告诉巴巴，他得跨越七个坑之一，才能走到马路。巴巴照办，努瑞亚又将自己锁在屋内。

巴巴表示想再次联系他，他们在路边树下等了一会儿。信徒通报玛司特，他拒绝再见巴巴，说：“现在走的许可已发，他该走了！他已被放行，尽管走吧。”

所有这些玛司特，都是拜度在巴巴旅行前找到的。巴巴出发之前，派遣他先行寻找，回来报告。在这项工作中，拜度为巴巴提供的独一无二服务，非其莫属。他日夜兼程，辗转偏远角落。很少人知道，多年来他为此承受的艰难困苦。不带行李铺盖，旅行数百英里，在火车站台的硬木椅上宿夜。但他体质强壮，虽辛劳无比，巴巴仍使他保持健康。并授予他“玛司特萨达（首领）”之头衔。

巴巴和满德里到珀瓜拉的赫伦兄弟家，用了茶点。赫伦的兄弟是摄影师，为巴巴拍了几张照片。一行人随后前往格布尔特拉。

途中，跟随巴巴车后的轿车爆胎。修车时，巴巴行至哈迪亚巴德，联系了卡利·普若巴特。这位玛司特 100 岁高龄，之前被联系过。他还给全体在场者发了杏仁帕萨德。

当晚 6 点，返回格布尔特拉。巴巴联系了一位老玛司特尼，叫卜蒂娅法官（长老法官）。与常见的神醉者颇为不同的是，她衣着洁净。居住税务署兼法院附近。人们相信她内在授意法官判案，法官们奉命办事，她也由此得名。她气度不凡，容貌美好，衣着漂亮。巴巴向她顶礼，用前额触其足。

然后，巴巴由一名旁遮普助手陪同，率弟子出发，寻找另一个玛司特尼，卜达·拉妮（老皇后）。找遍该镇大街小巷之后，发现她独自坐在一片田间。衣着平常。拜度走近时，她捡起一块砖，朝他砸去。拜度告诉她，他们别无它意，只是来求她祝福，这时她让他为她按摩腿，拜度恭敬从命。德希穆克担心，玛司特尼也会用砖袭击他，便呆在远处。不过此刻卜达拉妮完全平静下来，慈蔼地招呼德希穆克过来。同时，经她允许，巴巴走来，以头触其足。她喊道：“别拜倒在我脚前！我只要一块面包！”于是巴巴给一位当地人 1 卢比，后者答应为她提供食物。巴巴还给了她从旁边井里打来的凉水。

当晚另一个联系，是玛司特拉美夏，发现他坐在寺庙对面的高座上。面目英俊，衣着整洁。巴巴在他座位前向他顶礼。

之后又找到一个玛司特。叫卡希拉姆巴巴，是位年轻男子，也衣着整洁。他极为谦卑，眼神淳朴。巴巴把头放在卡希拉姆足上，玛司特也想触摸巴巴的足；但巴巴不准。巴巴叫他坐下，卡希拉姆恭敬地站着。因巴巴不许达善，玛司特合十致敬。但面带失望。

已经7点。“今晚我们必须驱车回德拉敦，”巴巴决定，提醒大家，“谁都不得在车上睡觉——打盹也不行。”

经过贾朗达尔，于当晚10点抵达珀瓜拉，在赫伦兄弟家半小时用完晚餐，随即前往菲拉奥尔。在那里，巴巴再度对被称作“妈”的玛司特尼工作。这位玛司特尼深受当地人尊敬，曾被巴巴联系过。她独自裸身坐在木台上。巴巴走近，给她1卢比硬币，将头放在她足上不抬起。玛司特尼把硬币塞入木台裂缝，硬币掉落地上。她叫拜度捡起。拜度递还给她时，她又叫他取水来。然后接过硬币，任它掉入水杯，叫巴巴拿着。巴巴收回钱币，这让她很高兴。

妈心情愉快，亲切友好。又要凉水。满德里从巴巴车上取来给她。她接着要香烟。赫伦给她两包，她拆开，给满德里每人两支，给巴巴两支，又往几个满德里口袋各放一支。然后给巴巴的白袍系个结。巴巴几次触其足。

离开菲拉奥尔，通宵驱车赴瑞希克什。途中，埃尔查的车又爆胎，只好在黑暗中修理，只有一只手电照明。埃尔查曾建议走一条更凉爽更快捷的路——可行程结束，大伙儿从头到脚覆满尘土，古斯塔吉发誓再也不同埃尔查旅行。无人打盹或睡觉。先行的巴巴车中人员感觉出了事，遂折返找到他们。

车修好，两部车再次启程。沿途，在哈德瓦郊区康卡，巴巴叫停车，联系一名玛司特。这位赤裸的神醉者皮肤光泽，呈古铜色。一年四季住在一个花园里。得知一批人来达善，他起身亲自迎接，却在不远处站着。巴巴走近，用额头顶礼其足。

玛司特说自己一周前装了套假牙，花了125卢比，从此胃口特好。他笑着裂开嘴，给巴巴看。又说他把一根骨头雕成武器，送给大圣贤陀提吉，除掉巨人布利陀罗！（注：陀提吉乃古印度圣人。据神话传说，他牺牲生命，以便因陀罗用其骨头制成雷电，杀死在密林深处骚扰百姓

的巨人布利陀罗。)德希穆克忙着拍摄,热情的玛司特叫大伙儿和他一起上镜头。巴巴再次触其足。

6月10日星期二上午,到达瑞希克什,巴巴和满德里再去联系尼康施瓦拉。这次,尼康施瓦拉住在巴赞埃舍楼上。将放了点心水果的不锈钢盘端给尼康施瓦拉。巴巴为他戴花环,顶礼他,触其足,并招呼弟子们,示意他们向玛司特坐的小床顶礼致敬。

这回尼康施瓦拉沉默不语,在石板上写道:“康卡,哈德瓦,瑞希克什,罗摩-罗摩(再见)!”

其眼神十分平和。巴巴对尼康施瓦拉表示,不久会再次见他。

这是巴巴行程的最后一个联系。下午4点启程,返回德拉敦。5天内他们旅行1947英里,通常冒着华氏100多度的酷暑。10日晚10时,抵达德拉敦,人人筋疲力尽。这趟联系玛司特之旅充满艰辛。不歇息连续开车的赫伦和埃尔查,累垮了。两部车故障频出,补胎换胎麻烦重重。

身体承受可怕的压力。有些地方没有饮用水。酷热难受,强风扬起漫天尘土。有时没地方休息,只好在露天宿夜。尽管如此,联系玛司特留下甜蜜的回忆,因为大多数时间,巴巴对其玛司特、玛司特尼和圣人工作格外满意。

不过,如埃瑞奇后来所记述,计划受挫仍让巴巴不快:

整个旅行期间,巴巴看上去开心愉快。对五天的玛司特和圣人联系,显得很满意……

尽管如此,从艰辛的短期玛司特旅行回到德拉敦,巴巴对大多数德拉敦爱者评论:他虽说对本次旅行完成的工作十分满意,然而,无论多少次这种玛司特旅行,无论从中获得的多大满足,都无法弥补未找到旅行车这种小事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他周密制定筹备的工作蓝图的后续影响……重要工作上遭受的挫折,导致他的全盘计划打乱……

对超越人类智力领悟和想象事物的解释,不可能满足受限心……所以,巴巴说,无论他多想解释其计划和工作中的挫折、干扰与混乱,人永远理解不了这一切背后的含义……

难道琐罗亚斯德、穆罕默德和佛陀,没有遭到那些预谋破坏其计划、干扰其神定工作,最终加害他们者的反对迫害?难道这些阿瓦塔和先知是假的?他们既然是真理化身、全知全能,那为何不能

预见危险，避免工作中的无数艰辛、受辱、失望、挫折？

同样，在耶稣基督生平中读到，他在每一个工作阶段所受的诱惑及干扰迫害。最后还不是受辱、被钉十字架？他自称全世界的救主，难道救不了自己？

无所不知的耶稣基督，本能够轻易预见明显悲剧，避免受审尴尬处境；无所不能的他，在背负十字架受鞭打之前，本能够一言不发灭掉全世界。史实记载，他临终最后一言却是：‘天父，您为何抛弃我？’耶稣基督——弥赛亚——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无比荒谬。那是什么让他表示如此无助无望？……

巴巴总结，他只需指出：能咽下并消化往昔大师先知历史中生动描绘的挫折、干扰与混乱的头脑，必须要么接受、要么排斥巴巴所说的话。

返回德拉敦

1953年6月12日星期五，德拉敦，巴巴对满德里谈到施特鲁甘·库玛：“施特鲁甘说，我要他为我死，他就会死。这我100%相信。他还说，他不像所描述的爱那样爱我，这也不假。爱是礼物。”

巴巴进而解释：

对妻儿或父母的爱不是爱。而是执著。爱是礼物，是神圣的。有了爱，人会牺牲一切。牺牲自由——牺牲牺牲本身！不过，在我看来，服从高于爱。但服从是不可能的，比爱更不可能，因为自由是遗传的。自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我们原本自由。所以，束缚来，自由不来。

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的方法是，用一个束缚消除几个束缚，但这也困难。即使人出于服从，会割自己的咽喉，但行动中仍有自由之念。受此念驱使。

巴巴援引哈菲兹的为至爱放弃生命诗句，解释：

哈菲兹这么说，决非指放弃生命本身，比如割喉咙。他指的是放弃个人意志，那是100%不可能的。如此放弃者，证悟——成为——至爱大师。哈菲兹的另一句诗问：

“干吗追求结合、爱与灵性进步？

将这些统统留给至爱之意愿！

你从中将会得到一切！

要实现至爱的意愿，就不要争辩。在此没有为何与何故，因为被选者从心底接受大师所言。倘若我对尼鲁说，“明日我将让你当波斯国王”，别怀疑。接受之。倘若次日我对他说，“尼鲁，我要让你做非洲的清洁工”，也要欣然接受。第三日我也许命令：“尼鲁，舍弃一切，出去乞讨。”对此也要忠实接受。那样尼鲁就会成为尼堪师！

巴巴问尼鲁，对这三种情况，他有何反应。尼鲁答：“我会接受当波斯国王和非洲清洁工，但不喜欢乞讨。”

“你还剩下什么责任？”巴巴问他，转而强调，“不彻底放弃一切责任，就不是爱。”

巴巴继续解释：

服从中，只剩一个念头——接受。愿意100%服从者，一天24小时，除了大师意愿，从来不想自己、亲属或其它事情。大师的命令、活动、意愿或任何其它行为，都不似普通人的。过这种生活其实并不实际，因为大师没有“意愿”要表达。大师的意愿是自发的。这种“意愿”相当不同，能够24小时满足它者，可谓凤毛麟角。对于这种勇士，大师的言行举止，事实上就是大师的意愿。大师不和他说话，也是大师的意愿。

假设大师令他割人喉咙，这个罕见者也会毫无疑问地服从，连想都不想为什么。他不关心此类命令的后果，仅仅将之视为大师的意愿。其他人也可能会照办，但心中会想，大师的命令是对他们的考验，或是为了他们的灵性提升。这种情况下，谈不上大师的意愿。

灵性生活中的高道从不考验人。当事人会不会做，他们知道。所以，完人没有“意愿”。他本人（至师）在每一个人里，其工作本身即其意愿！不忘此者，一言一行皆其大师意愿。但要达到那种标准，那种服从程度，是不可能的。

对大师的意愿，不应机械地服从。那会单调、枯燥、乏味。但不应机械，哪怕瞬间的自我念头都不应有。这怎样能够做到？也就是说：不机械；其次是没有我念。几乎不可能。因此弟子必须做到：有意识地成为大师的意愿本身。

谈到机械性，巴巴说：

如果你总想着服从大师意愿，意识不受丝毫念头干扰，那就不是机械。但这离开至师恩典，是不可能的。就连认识到大师的愉悦即你的愉悦，也不可能。但你如果一直坚信，至师意愿即你的愉悦，那就不是机械。

至师的意愿是什么？惟独他知道。据说人成道时，无乐亦无苦。在该状态，众生意愿即他的意愿。

巴巴进而总结说：“爱难，服从更难。但我感到，我的满德里在尽力服从我。倘若我处于他们的位置，考虑到我的性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像他们那样，服从五分钟。你们大家怎么看？”

埃瑞奇说：“满德里没人能说，您能否有这种服从。”

巴巴笑笑，改变话题。

6月13日星期六，巴巴看着基申·辛，在字母板上引述图西达斯的诗：

“要视他人财富为石，他人妻子为母。

依此若不得神，图西达斯枉费笔墨！”

基申·辛说：“我不同意图西达斯所说。他也有妻子，且因她而证神。”

巴巴严厉回应：“放弃自欺欺人，才可能取悦神！证悟神与取悦神之间有天壤之别！遇见神又让他不悦，不如不遇见神！终止这套荒唐行径！”（这个期间基申·辛跟一名已婚女子同居，巴巴的话即针对此而言。尽管如此，巴巴有时候依然表扬基申·辛非同寻常的开阔心胸。）

巴巴翻译了诗人吉伽尔的对句：

“爱即自灭。别指望活着爱。

要活着死，死着活。”

阿娄巴问：“世界什么时候可望觉醒？”

“觉醒肯定会，”巴巴表示，“即将来临。必将来临。”

基申·辛买了汽车，最大的心愿是为巴巴开车。可巴巴每次外出寻找玛司特或观光，总让赫伦或别人开车，从不让基申开。一天，经不住他软磨硬缠，巴巴同意他驾车兜风，戏称他们都会丧命！但有个条件：考虑到基申驾技颇危险，巴巴命一名男子在车旁跑，出现紧急情况随时接管驾驶。于是，在行人和旁观者的惊讶目光中，基申如愿以偿，在陪跑者伴随下，驾车载巴巴上街兜了一会儿风。

6月15日星期一，巴巴决定禁食一周，只饮柠檬汁和加糖的水。首先咨询了医生——邓肯、尼鲁和高荷。他们说这不会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承诺不干涉他的意愿。（注：有时巴巴仍腿部剧痛，叫美赫吉致信瑞士的马克斯·海富里热和艾琳·比罗，购买并邮寄左吗喃针剂及片剂[一种类吗啡止痛药]，剂量足够维持到12月份。）当天大阿迪来到德拉敦，逗留三日。

在巴巴的德拉敦住所附近，有四位著名圣人：阿南达玛伊·玛，圣伊希瓦·辛，圣曼伽特·拉姆和弥兰·拜。（注：阿南达玛伊·玛<1896—1982>原籍孟加拉，1932年移居德拉敦，以其名义建有几处埃舍。跟随者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妻卡姆拉。）巴巴希望联系前三个。但因即将禁食，改为通过代表进行联系。他顶礼埃尔查之足，命他前去顶礼

阿南达玛伊·玛，向她传达他的爱与祝福。巴巴又以类似方式，两次顶礼拜度之足，命他前去分别顶礼伊希瓦·辛和曼伽特·拉姆。

埃尔查奉命照办。之后阿南达玛伊·玛表示，她想见美赫巴巴。听了埃尔查的汇报，巴巴让给她捎去此讯：

美赫巴巴获悉你希望见他。他说没有必要。如果巴巴，如人们所言，是高之最高，并在万人万物，他则无所不知，也在你之内。否则，见他也无裨益。巴巴平等地向圣人、瓦隶、玛司特、萨度和穷人顶礼。他向你致之爱。以爱向你致意。

巴巴再次顶礼埃尔查，遣他作为替身回去见阿南达玛伊·玛。埃尔查向女圣人顶礼后，转达了巴巴的讯息。她听后说：“那谟那拉延纳！那谟那拉延纳！（向神那拉延致敬！）”

拜度见过并顶礼另外两位圣人后，回来报告，巴巴问：“伊希瓦·辛说了什么？”

“他问我，美赫巴巴是谁。”

“你如何回答？”

“我告诉他，巴巴是大圣人。”

巴巴很是不悦。解释：

你把我当作圣人？这是你心里话？倘若你说巴巴是普通人，我也不会感到难受！和我相处了30年，你还称我圣人？

真相与诚实要求，你本应告诉他：美赫巴巴是谁，你不知道，但仍接受他为古鲁。倘若有人这么问德希穆克博士，他会当即回答：巴巴是阿瓦塔！我不是说你应该那样宣称。你本应稳妥地说我是你的大师。

对他说我是圣人，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圣人！此刻在德拉敦、哈德瓦和瑞希克什，就有好多圣人。拉杰布路（巴巴住所街区）这儿就有四个——阿南达玛伊·玛，曼伽特·拉姆，伊希瓦·辛和弥兰拜。就在昨日，我还对满德里解释过，用卡比尔的话说：

通过朝圣，获益有一。

参访圣人，获益有四。

见赛古鲁，获益无量！

卡比尔如是说。仔细想想！

巴巴接着说，他前天考虑禁食七日，但目前多雨天气扰乱了计划。

宣布：“我的工作都在最后一刻被打乱。我在德拉敦的每个计划，都在实施之际被打乱。即将出发寻找玛司特，旅行车未到，我只得改变计划。正要给穷人洗脚，（那个疯子）瑟伽尔夫人出现。”

埃尔查说，阿南达玛伊玛的一些信徒想来达善巴巴。巴巴警告他：“若有任何人来，都对你没好处！”并补充道：“我的工作结束时，神将看到，全世界都将顶拜我！”

巴巴问基申·辛：“若有人问起我，你会怎么说？”

基申回答：“通常，我有机会对别人谈您时，我称您是阿瓦塔或高道……”

“拜托，不要称我高道！”巴巴警告，“你怎能称我阿瓦塔，又称高道？要么说我灵性完美，要么说我是普通人，因为我知道，我必须非普通即完美。”

巴巴重申：“时间一到，神将让全世界来我这里。”

拜度问：“可那个时间何时到？”

“问神！”巴巴妙答。

巴巴令拜度回去，见阿南达玛伊·玛、伊希瓦·辛和曼伽特·拉姆，一言不发顶礼他们，心中想象这是巴巴向他们顶礼。巴巴随即顶礼拜度三次。

同凯克巴德讨论禁食时，巴巴又提及其计划被扰乱，透露：“其成功在你（凯克巴德）手里。我们必须战斗到胜利，50% 在你手中！”

巴巴从6月16日开始禁食。按照他的希望，17日满德里也陪他禁食，按各自宗教念神名。念诵持续一小时——从夜间11点半至12点半。

17日，在谈话中，埃瑞奇报告巴巴，圣人阿南达玛伊·玛的两名信徒头一天来求达善。

“你对他们怎么说的？”巴巴问。

“我告诉他们，这几天巴巴不见人，但他们可以从远处达善。另外，目前巴巴在禁食。”

巴巴回应：“禁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是你们更好地认识我的时候了。我的禁食关系到我的工作，不是为了妄自尊大。每天有那么多人禁食。绝食抗议屡屡见报。禁食有何要紧？这里基申·辛却对我禁食大肆渲染！”

巴巴转向基申，不满地说：“去告诉人们呀，巴巴在禁食苦行！……

为他本人，为他的爱者，为那些祈求者苦行，总之，为全世界苦行！”

埃瑞奇的朋友嘉尔·卡帕迪亚来见巴巴。谈过个人私事，嘉尔想对巴巴做阿提。“我受够了阿提、巴赞和膜拜！”巴巴对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向玛司特、圣人、瓦隶和穷人顶礼；我就是为此降临到这个层面。天使们膜拜我；我膜拜世界！”

6月18日星期四，下午3点，巴巴由埃瑞奇和拜度陪同，前往圣曼伽特·拉姆的埃舍。巴巴顶礼圣人后立即离开。表示：“曼伽特·拉姆是真正的求道者。他是真圣人，一心求道。虽然贫血，每日却只吃四盎司食物。”出来后，巴巴遣埃瑞奇回去告诉圣人，顶礼他者是美赫巴巴。

曼伽特·拉姆对埃瑞奇说：“世界充满残忍邪恶，巴巴应当挽救人类免遭其影响及后果。”

巴巴对埃瑞奇评论道：“目前，就连圣人都感到厌倦了！”

返回住所，谈到那些自称阿瓦塔者。巴巴评论：“确实，当今世界上许多人自称阿瓦塔。每一个跟随者和信徒，都称呼其导师为阿瓦塔。世界上有75人宣称该至高灵性地位，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其余的，一半是自欺，一半是假冒。”

巴巴继续：“我来问问你们，既然人人皆是阿瓦塔，而阿瓦塔从不受苦，那你们受苦时求助是怎么回事？这全是吠檀多造成的混乱。它说人人皆神。那没错，但只有成道者才能那样说。

“一个人倘若按照吠檀多的这种说法，宣称‘我是神’，神则一刻不得安宁。大知这样说；《奥义书》这样说。但遵循这个理论，如何生发对神的爱？去爱谁？大知不会自动降临。所以说，他们（伪阿瓦塔）受智力引导，相应行事。真是自欺欺人。”

谈到玛司特，巴巴说：“人因神圣幻觉而陶醉，到后来成真。世界上有不少这种南嘎（裸者），连神都怕他们！就连阿瓦塔，他们都不在乎。沉浸于三昧（喜乐）；对于他们，世界死了；对于世界，他们死了。”

又说：“无神论者和吠檀多教徒是一回事。吠檀多全是闲谈（智力体操）。惟有神使我开言，并证明其神性时，人们才会知道。”

谈到慈善，巴巴说：“最大的美德被称为慈善，不是这种一般慈善。真慈善意味着，因心量广大而忍耐。真慈善包含忍耐与宽恕。打左脸给右脸，也是慈善。事实上，损己利人即慈善。它博大深广。”

6月19日上午8时，进行祈祷。巴巴首先顶礼古斯塔吉，之后合掌，

在埃瑞奇面前恭敬地默站。埃瑞奇宣读巴巴的如下授述：

“我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完人、
库特博、玛居卜、玛司特、
爱神者和求道者致意：
今天我怀着爱，按其信爱，
念记如下已故爱者……

满德里继续站立，埃尔查宣读曾经爱巴巴服务巴巴的 149 位已故者名单。之后巴巴顶礼每个在场者的足。

中午巴巴吃了几块饼干，结束 7 天的禁食。

巴巴时而也到基申·辛和普若卡希瓦提同居的房子，看望普若卡希瓦提。那天，巴巴后来突然问起她，基申说她去见女圣人阿南达玛伊玛了。

巴巴道：“普若卡希瓦提拜访其他圣人也好。现在我不再对她负责！”

基申企图解释：“她只是消磨时间，独自在家呆着无聊。她母亲也在阿南达玛伊·玛那儿。”

巴巴说：“倘若阿南达玛伊·玛叫她做什么事，她不做，麻烦就大了；她做了，我也不用对她负责了。”

批评基申：“你是我的，我严肃警告你：普若卡希瓦提会把你引向灾难！阿南达玛伊·玛和伊希瓦·辛都在道上；你若把我当作一切的首脑，就理应负责行事，不去挨户敲门。”（意指不跟其他古鲁联系。）

接着强调：“如果普若卡希瓦提，在阿南达玛伊·玛那里得到好处，那就在 7 月前，带她去见此地的所有圣人。如果到 7 月底，你们二人仍感到，惟有巴巴是真的，那就应履行向我奉献的承诺。”（指为巴巴的穷人工作捐钱。）

“如果我是你们所认为的那个，就应只抓住我。我这方面，则必须让你们无助得离不开我！届时，没有第三力量能够干涉或影响你们。

“我做一切都是 100% 自发。我认为，伟大就在于此。高之最高总是最为自然自发。

“普若卡希瓦提不糊涂时，说她离开巴巴无法生活。这若发自心底，她则做梦都不会去见阿南达玛伊·玛。这么说相当合情合理。普若卡希瓦提倘若 100% 爱我，即使我完全忽视她，她内中也不会容下任何人，也不会离开我。”

基申·辛遵照巴巴指示，带普若卡希瓦提去见不同圣人，包括阿南

达玛伊·玛·巴巴给普若卡希瓦提自由，去拜访其他圣者。结果没有害处，反而奇妙，因为最终她未受任何圣人影响。每见一位圣人，她都会感到不自在，那是巴巴从后面（内心）拉她。

最后，普若卡希瓦提自动停止拜访圣人，开始到巴尔·基桑·巴克希和美赫·康塔夫妇家，演唱巴巴的克坦。每周他们家都反复回响着：“湿婆林伽所生！捷美赫巴巴，捷默文！”

嗓门洪亮的基申也唱，在满德里宿舍都能听到，巴巴也听见。就这样，普若卡希瓦提身上发生惊人转化，巴巴的游戏使基申·辛永远拜倒在他足前。阿瓦塔之足为一切众生提供充裕庇护，即使不愿来者也被其无限仁慈吸引过来。

6月19日，同满德里谈话时，巴巴评论：

接近瓦隶有好处，有时也有害处；亲近我，则不存在得失问题。当我的意愿显现时，众生将自动得福。全世界都将得福，神将100%这么做。

阿娄巴问：“您何时打破沉默？”

巴巴微笑拼出：

1200年之后！神让我开言时，我就开言，那将是我道出的真言。

佛陀、奎师那和基督，说了些话之后就走了。我也会说点什么再离开。但我开言时，神不会让我讲现在这些！

我现在所说的，书中已写，都是重复。唯有当神让我开言时，他才通过我表达和证明其神性。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每一个周期，神这么做一次。这取决于他的心血来潮。不过，神让我开言时，我的道言将是证明。的确我的工作本质上是宇宙性的，每一个圣人、瓦隶和爱者都将100%参与帮助。神将做这一切，我在盼着那个时间。热切期待着。我只知道，神将让我说话。我开言时，将证明神的存在。为此，玛司特、圣人和瓦隶的帮助不可缺少。我在采用他们的帮助。

彭度插话：“巴巴知道时间；却依然期待。”

“我知道一点，”巴巴回应，“那就是神将使我打破沉默。不是我们此刻说的这种言语。当我开口时，神将被证明，为此我得到圣人和玛司特的帮助。

“要向你们解释，让你们明白，我必须开言。我定将开言并显现自

己。之后，神性将被证明。迄今我从未如此公开讲这个，也没有如此清楚地解释。”

德拉敦住所院子里，有几棵芒果树。巴巴授令满德里，谁都不可从树上摘芒果，但可以捡落在地上的芒果。这方面古斯塔吉和拜度最热心，芒果一落，马上跑去捡。二人发起竞争，以至于古斯塔吉几乎整夜在屋外，就为提防拜度捡得更多。

德希穆克博士碰巧从那格浦尔来访。屋内热，为图凉爽，就卷起铺盖，搬到屋顶睡。一天夜里，突降阵雨。博士猝不及防，匆匆卷起铺盖，不是扛下来，却从屋顶扔下。重重砸在地上。古斯塔吉正专注于夜风吹落的芒果。差点儿被德希穆克的铺盖掉在头上。这么个庞然大物冷不防从天而降，令古斯塔吉又震惊又气恼。次日一早向巴巴抱怨。巴巴听说拜度和古斯塔吉的竞争活动，不由大笑。从那以后，禁止二人吃芒果。

之后，巴巴叫来普若卡希瓦提的儿子布森，问：“你会照我说的做吗？”

布森答：“当然。”

“把树上的芒果全摘了，熟透时拿到集市上卖掉。仔细记下帐，我会查看。”

于是，布森摘光芒果，放在满德里的住处等熟。谁都不得碰。吃芒果的特权取缔，拜度和古斯塔吉对德希穆克好不窝火，直到他离开都耿耿于怀。

布森开始到集市卖芒果，巴巴每天查账。分派这项工作前，巴巴命令他，要永远讲真话，诚实，不做可耻行为。在布森履行职责的同时，巴巴指导他怎样诚实，提醒他最细微的过失。

在德拉敦期间，还新添两只宠物。巴巴从穆索里带回一只黑色英国猎犬，取名彼得。他非常喜爱这只幼犬，交给玛妮照料。6月23日晚上，库玛送来一匹马驹，巴巴给了美娒。小马取名希巴。受到美娒的精心照料。

此外，巴巴每天还召16岁的伊萨过来。伊萨父母清洁工出身，在男女满德里宿舍做事。因基申·辛是官员，伊萨父母会听从他的命令；但对伊萨，基申不得不毕恭毕敬，因为伊萨爱巴巴，一有差错就向巴巴告状。

一天，伊萨去摘芒果。边往树上扔石块边喊“捷美赫巴巴！”芒果不掉，他则气恼地骂：“美赫巴巴该死！”

反复如此。他有个朋友无意间听到，报告巴巴，伊萨在骂他。巴巴

回应：“他骂有什么？难道不是在持名念记我？”

一天，巴巴问伊萨：“你想学些什么？”

“我不想上学，”他回答，“我想工作，有份轻松的工作——坐在椅子上做的那种——没多少事可干。”

巴巴让基申·辛为他找份这种工作。伊萨未受过教育，这种活很难找。巴巴每天询问基申，批评他执行命令不尽心。基申只好去找一位有影响的朋友帮忙，朋友爽快答应，雇伊萨在他办公室干活。办公室外头摆张椅子，给伊萨坐，他的职责是往其它办公室送文件。

基申通知伊萨，叫他上午 11 点准时上班。可第二天，伊萨没去办公室。巴巴佯装不知，晚上又问起此事，基申自豪地报告，他已为伊萨找了一份轻松工作。巴巴叫来伊萨，问他是否喜欢工作。“我没去！”伊萨宣布。

“为什么没去？”巴巴问他。

“基申·辛应带我去，把我介绍给官员。他没带我，我就没去。”

巴巴转向基申：“他说得对。你怎么不带上伊萨？明天带他去。”

次日，基申·辛开车送伊萨去上班。基申同另一个官员讲话时，伊萨冒失闯入上司的房间，一屁股坐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基申进来，上司指着伊萨，问：“他是何人？”

“就是我说的男孩。”基申答。

“这种无礼的野小子，你竟然向我推荐？好在你是我的朋友；不然，我会教训这无赖一顿！”

尴尬的基申带小伙回去见巴巴。伊萨立马向巴巴告状：基申侮辱了他。听见巴巴责备，基申争辩：“这小子太没礼貌了，巴巴。我怎么办？”

“他是没礼貌，可你不也一样？”巴巴批评，“因为他是清洁工，你瞧不起他。我，神人，让他坐我身边，你却轻视他！我不是说，你应跟他平起平坐，但不要轻蔑他——要爱他。”

巴巴在德拉敦期间，跟伊萨有关的事几乎天天发生。这个顽皮少年，成为巴巴清除基申·辛、克里希那奈尔、后来的宝喀邱瑞等人业相的工具。宝到后，巴巴叫他照料伊萨，保证他满意。但满德里们将领教到，伊萨不是容易满足的孩子。

一次，邓肯和巴巴谈话，伊萨也在场。谈话结束，巴巴示意邓，可以走了。邓离开后，又想起什么事，返回。见此，伊萨大笑，巴巴问他

何故发笑，他说：“您叫他走，他又回来了。他不懂服从的意思！”

巴巴当场表扬伊萨，对满德里说：“瞧，伊萨多聪明，明白服从的重要性。”

另一回，伊萨母亲哭着来找巴巴。巴巴询问原因，她说：“昨晚伊萨赌输了 100 卢比。请让他今晚赢吧。”巴巴向她保证会帮忙。她走后，巴巴畅怀大笑。叫来伊萨，给他安排种种活动，让他没时间出去赌博。看电影、打牌等游戏、念神名、定时陪伴巴巴——这些即伊萨的职业。巴巴还让克里希那送他去看电影，又另派人接他回来，以免他受诱惑去赌博。

伊萨的父母常大声吵架，巴巴会耐心听完双方诉苦。然后调解，讲道理，解决他们的矛盾。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渴望达善者，连一分钟都得不到，巴巴却连续数小时把时间花在这个下层家庭上。

自然念神

1953年6月24日，早上7点，巴巴由彭度、埃尔查、基申·辛陪同，赫伦开车，前往（向南45英里的）鲁尔基。到至师萨比尔的圣陵，举办穷人活动。沿途下着蒙蒙细雨，轿车也出了故障。油箱裂了，漏掉很多油。埃尔查催赫伦开快，但因下雨，路况危险，开不快。在一块平原，车突然熄火。赫伦不无惊讶，因为依他之见，应该没问题。与此同时，巴巴反复怂恿埃尔查问赫伦，怎么不在德拉敦好好检车。最后，赫伦设法将车修好，继续前进。

在萨比尔圣陵，拜度已先行做好安排：巴巴坐的房间，搭有砖台，供巴巴为之洗脚顶礼的穷人站立。巴巴裹着头巾，表情愉快。上午9时，圣陵守护者带来名单上的50个穷人，排成一队。巴巴照例顶礼之后，给每人4卢比帕萨德。接到巴巴的帕萨德，每人都要说：“愿安拉帮助您！愿安拉赐您健康！愿安拉祝福您！”巴巴给第一个穷人洗完脚，基申·辛忙去给他擦脚。巴巴严肃地看看基申，重新为那人洗脚，又亲自擦干，把额头放在他脚上。以此向基申表明，他希望亲自做此项工作，不用任何人帮助。

这项活动是专为50个穷人的，但名单上有3人未露面。于是从旁观者里面另选3人。巴巴分别给他们洗脚、擦干，顶礼其足，送金钱爱礼。还有为经济援助而来的几名穷人，每人也得到4卢比帕萨德。守墓人为活动筹备出了大力。巴巴为他洗脚、顶礼他后，也给他10卢比爱礼。另一名帮了忙的老人也得到10卢比。这时，名单上的3名缺席者到场，洗脚顶礼仪式之后，巴巴也给他们金钱爱礼。接受巴巴的帕萨德者，包括男女、老少、盲人和跛子，有的属于中产阶层。全部是穆斯林，因为这是穆斯林守墓人安排的。

这项穷人工作结束后，巴巴进入达伽，在墓前的地上铺了一张丝毯，以示对已故至师萨比尔的尊敬。他五体投地，膜拜致敬。由守墓人朗诵祷文，以“神啊，愿这位给穷人洗脚者的灵性工作圆满完成”结束。接着男子们说：“阿敏。”巴巴一直恭敬地全身匍匐，直到祷文完毕。同

篇祷文又在圣陵走廊念诵一遍，外面群众加入，齐呼“阿敏！”此后，巴巴把帕萨德给穆斯林守墓人，又给外面每个穷人4安那。回德拉敦的路上，巴巴对在鲁尔基的工作，表示高度满意。

自从1925年保持沉默，巴巴已完全停止碰钱，除了给玛司特、圣人和穷人递钱时。只有在上述场合才会摸钱。

往返鲁尔基的途中，基中辛唱歌，埃尔查米斯特里说笑，让巴巴开心。埃尔查为了搞笑，给故事添油加醋，趣味十足。回来后，巴巴给埃尔查封了合适头衔，授他学位“BDL”——搞笑专家。

回到德拉敦，6月25日星期四，巴巴提醒库玛：“我给你工作，别忘了做。”整天重复来重复去。以至库玛有一次忍不住大笑。巴巴说：“这个习惯不管好不好，但我喜欢重复说事。遇见巴巴简后，重复说事的情况大增。为什么我这么做？”

“有可能为使人坚定信念，完成您给的任务。”埃瑞奇表示。

巴巴回复：

不是这样。对美塔，我也经常提醒她，给小马希巴喂牛奶；并提醒高荷负责让树上的芒果都摘下。很难相信，是她们对我不信任，需要重复说才能使她们工作。

原因是，在内心我感到大为厌倦——受够了。我希望解除对这类小事的责任。为此，我内心厌烦，这种内在厌烦影子落到（男女）满德里身上。

实话告诉你们，我绝对是厌倦透顶！盼着打破沉默，那时候，这种感觉将消失。尽管烦恼对我不存在，我却感到无比厌倦，以至于时而会想，我什么时候将摆脱这个沉默，世界什么时候也会自由。

你们可知，这匹新买的小马对我是多大麻烦？你们不会相信，希巴给我增添多少厌倦。

“这似乎矛盾，”埃瑞奇插话，“人类智力怎能理解您巴巴？”

我感到困惑，也让满德里不知所措。我日夜想着摆脱这些责任。

耶稣基督知道，他将被钉于十字架，也感受到了。他乃全乐。其受苦是宇宙性的，但同时又在所有七个层面！此乃完美（神圣）意识状态。所以，耶稣在低级意识状态感受十字架刑。他一直知道；却依然等待着。曾就此警告门徒。终于被钉在十字架时，他在最低级的有意识痛苦状态，呼喊：“天父，连您也抛弃我！您为何遗弃我？”

不过，对玛居卜则没有这种事。他没有宇宙职责要履行。仅仅享受无上极乐。

尼鲁问：“圣父、圣子与圣灵，都是什么意思？”

巴巴详细解释（注：对圣父、圣子与圣灵神圣状态的深入阐述见英文版《无与有》139—143页）：

圣父 = 萨特 Sat = 加南 Janan = 阿克夏 Akshar = 贝哈德 Behud(无限 limitless);

圣子 = 希兀 Shiv = 加安内 - 加南 Jaaney Janan = 乌塔姆 Uttam = 安哈德 Anhud(至高，不受限 supreme, Unlimited);

圣灵 = 吉兀 Jeev = 加安 Jaan = 克夏 Kshar = 哈德 Hud(受限 limitation).

要成为至高，须体验阿克夏状态。

要成为安哈德，须体验贝哈德状态。

要成为圣子，须体验圣父状态。

在这一切之外，是无意识之意识状态。但要无意识极乐成为至高，要获得的第一个状态，是受限状态。之后，将体验无限状态；为了宇宙工作，必须处于超越状态。

人 = 有限 = 克夏

神 = 无限 = 阿克夏

阿瓦塔或赛古鲁 = 不受限、至高 = 超越者

灵魂与超灵合一时，处于贝哈德状态。成道者为宇宙工作，从至高状态“下降”时，也就是随着超意识，又重获浊意识时，处于安哈德状态。因为，他作为神，处于两个状态——无限与超越，并为哈德（受限者）工作。

因此，成道者在圣父状态，无须做宇宙工作；在圣子状态，则有宇宙职责。圣父状态包含于圣子状态；从宇宙工作的视角，圣子状态高于圣父状态。从神圣意识的观点，二状态是同一个；但在圣子状态，需要履行宇宙工作之责任；圣父状态没有职责。

“这相当新。”尼鲁宣布。

埃瑞奇说：“这绝对有必要让基督教世界了解。他们不明白圣父和圣子之间的这个区别，以为圣子不及圣父。按您的解释，不是那样。”

巴巴回答：“不管怎样，现在我想摆脱这一切。这全都与世界相关；

但这个话题迷惑常人。魔术师表演戏法时，错觉使儿童信以为真。但成人不受愚弄，因他们知道，那全是把戏。”

巴巴进而解释：

从第七层面——从圣父状态——下降并获浊意识者，就像个魔术师。他变戏法时，整个人类对他好比孩子，把他的活动当真。但在第七层面魔术师和浊层面变戏法者之间，有着天渊之别。神圣魔术师的职责是维系宇宙。这意味着，他工作时，必须教他的孩子：其所见所闻皆非真实；为此，他还得提高孩子的理解力。但这一切，原本是为帮助世人理解，却更让人迷惑。关于这个话题，已写了很多书；可这都像一盘绳索，易被迷惑者当作蛇。一切都像盘绳索——假的！

就连感到厌倦，也是一种虚妄，还有我所说的等待打破沉默。但这种虚妄属于高级的，旨在让人解除虚妄。魔术大师变戏法维护真理，以免孩子犯错。在这方面他受够了，不知道孩子们何时能理解他，认识到真理，说这全是假的。

没有什么要知道的。一切都是为了忘记。可理解的皆是幻相。最高的和最低的理解，皆是幻相。不可理解的是真相。我们是我们所是。我们曾经是的，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是的，我们将来是。你们不理解这个，也不要紧。要理解的一切，都是幻相。但你们若理解不可理解的，就会知道：我们曾经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将来是。你们必须获得那种意识。

总而言之，我们没有过变化，将来也不会有。唯一的区别在于，知道我们觉知不到自己是什么——无限独一之神。我们曾开始认为自己是分别个体。这种分别思想不过是幻相而已。奇妙的是，我们原本与无限上帝为一，如今却以为与他分离。开始从个体角度思考——我病了，我高兴，等等。这种见解必须放弃。

库玛忍不住插话：“巴巴，我理解不了您解释的东西，也不特别在乎。”

巴巴回应：

无论你在不在乎，你的妻子儿女，乃至身体本身，对你都是一种束缚。实际上，除了持续的极乐，什么都不存在，可此刻你对此毫无概念。我们无限强大。你一旦获得那种意识，就能创造或毁灭整个宇宙；随意让全宇宙快乐或悲惨。苏非教说，人类的最高快乐

乃该原始极乐的第七个影子。

无论你在不在乎，这个认识必须逐步到来。我们所知道的，皆是幻相。我们所谈论的，亦是幻相。这个真正认识，到来时，在眨眼之间到来，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神性海洋，水滴全部存在其中。水滴表面形成泡沫时，体验一种不同状态。它们不为海浪所破裂；可一旦破裂，即刻成为海洋！向这些泡沫解释，它们并非泡沫而是海洋，它们领悟不了，除非破裂。愈努力向泡沫解释，愈增添幻相。所以，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必须打破泡沫，使之觉知。

海洋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泡沫——小的，大的，黑的，红的，白的，脏的，俏的——凡此种种。

提及库玛，巴巴说：“他在海洋里。他有妻子、儿女、亲属。每个水滴不同，但个个是泡沫。”

基申·辛问：“您为何不直接打破这些泡沫？”

巴巴开玩笑：“你的已经破了！”

巴巴还谈到伊朗的萨比尔·萨赫伯及其灵性成就：

萨比尔跟舅父生活，很富裕。一次，母亲让他准备大量食物，施舍穷人。他这么连续 12 年给人施食，自己整个期间却仅靠无花果维生。变得很虚弱，一次母亲问他，为何不吃为别人做的饭。他回答，叫他为别人做饭施舍，所以凡是他人做的，自己一概不吃。

一次，萨比尔看见一道神光，沉浸于该喜乐状态长达一年半。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坐在树下吃无花果。这种状态叫“姆卡穆-埃-海若特”（陷入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的神圣迷醉）。他获得该喜乐之光，陷入迷茫。他的状况你们理解吗？那是无限喜乐，持续喜乐，永恒喜乐，但不属于常人意识。那是无限喜乐，无限知识，无限能力，他却无法使用。萨比尔拥有该体验，惟有罕见者知道那是什么。

“我不想知道。”彭度评论。

巴巴回应：“谁说这种状态不好？尼鲁也说不想成道。他想行医、美食并伴随我。”

巴巴继续：

毛拉那·鲁米是当代的大学者。擅长演说讲道。周游各地时，文献典籍用骆驼驮运。每到一处，都受到最高待遇。另一方面，夏姆司·埃·塔卜睿兹，则全身赤裸。一天，二人相遇，夏姆司把鲁

米的书统统扔进水井。鲁米不胜恼怒，夏姆司却解释说，其全部书籍，包括古兰经，无异于喂狗的干骨头！“迄今为止，”他说，“你只是在啃骨头；品尝精髓的时候到了！”

鲁米非常难过，于是夏姆司将书从井中捞起。完全干燥无损！这让鲁米惊愕不已。夏姆司说：“不成为夏姆司的奴隶，鲁米什么都学不到！”从此，鲁米成为夏姆司的奴隶，最终通过大师而成道。

巴巴最后说：“要体验真相，做大师足下的尘土。”

这时，拜度想问巴巴什么，尼鲁却阻止他，说：“问题永无止境。”

听此，巴巴反问：“无开始，怎有结束？”

提及小马希巴，巴巴叹道：“这小马来了——何时了结？它需要草垫，需要饲料，需要药物和诸多别的东西。哪有止境？”

“今天的讨论很好。”尼鲁说。

“这不是讨论，而是闲聊。”巴巴应道。

“那么，《梵歌》是讨论吗？”库玛问。

“那是奎师那和阿朱那的交谈。”巴巴答。

“难道这样的交谈不好？”尼鲁问。

“怎会不好，”巴巴反问，“既然从中你学到好坏？没有坏的，这点你必须通过体验认识。”

巴巴继续：

我深受骚扰，唯一的救治是，祈祷神在无限仁慈中，将我从这种无聊和骚扰中解放出来！神绝对独立，无限独立。他自身绝对完全。他也超越完全独立，因为我们称他独立时，亦有相反之依赖念头。他的独立不可想象，不会有任何的对立。我们说他无属性时，便开始想到属性。我们说他是一时，便想到二。所以，最好是说：神是。

在其独立中是无限，万物也同样无限。因神无限，我们才处处看到有限。因此，在其无限中，其仁慈也在无限独立中无限。

人应从心底深处呼唤神的仁慈。若心不在焉，你就是持续祈祷100年，也将一无所获。但一秒钟的诚心祈祷则被听见。因此，要怀着内在信爱，呼叫他；你就会体验其仁慈光束。

现在要做的，是叫凯克巴德从心底为我祈祷。

我来告诉大家，将来，数世纪后，世人将认识到，我在100%全心全意地祈祷——为我本人、为你们、为全世界；并将认识到我的

每一句祷文，都把我、你们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

之后，巴巴要凯克巴德为他祈祷，敦促他：“祈祷神宽恕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们满德里都加入祈祷。参加我的祈祷，是你们的好运。总之，不管好运坏运，用心投入！”

巴巴之所以讲上述一番话，是因为满德里自己感到受够了。人人感到疲倦，却不曾抱怨半句。只有在德拉敦瞥见过神光的凯克巴德快乐。当时，凯克巴德一片茫然，失去身体意识，摔倒。恢复知觉时，发现腿部受伤。自从第一次见神，他又见过几次，也会失去意识，摔倒。

1953年6月26日星期五，律师哈瑞希昌德考恰来见巴巴，巴巴问他：“你想要什么？”

“让我每天和满德里呆段时间。”他说。

“你此刻就坐在我面前；还要什么？你出庭，辩案，养儿育女——有什么不好？”

巴巴长篇拼出：

但你确实是被囚禁在一个巨大、可怕的监狱——心、身和世界之监狱。一旦从这个监狱释放，你就永远安全。不过，这都仍是凭空想象。你已经历那么多次人生。想象一下，你曾有过多少子女。如今他们无处可寻。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就连此生也是梦。你在夜间梦中吃饭、哭泣、欢欣。醒来却发现那全是梦。生活也同样是一场梦。人从睡中醒来，将所做之梦看作梦。可在他梦中，若有人告诉他，这只是梦，他决不会相信。那时，梦对于他是现实。但起床时，他自动认识到，那是一场梦。

我今天告诉你，你所见所闻皆是一场梦。但你决不会相信，因为你将所体验的一切，当作真实。内眼打开时，你将自动知道并体验：曾被你视为真实的，实际上是一个梦。

别担心；这一切皆幻相。你应当爱我，做到诚实和忠诚。你的爱必须诚实到，连神都会为之向你顶礼。神渴望诚爱。不可有丝毫的虚伪。岁月使心肮脏，难以纯洁诚实。心的性质是怀疑、推理、快乐、难受、疼痛等等。若非其本性使然，就无需反复出生了。想象创造了这一切，世界陷入其中，仿佛掉进泥沼。使脱离困境变得不可能。对此只有一种救治：对神的诚爱和大师的帮助。

巴巴还讲了圣人萨比尔·萨赫伯的信爱故事：

在伊朗，有个叫萨比尔的瓦隶。对神的信爱坚定不移，常说：“安拉所为，总是最好。”他很富有，有七个儿子。生意兴隆，人人羡慕。当然了，人们说，他有美妻、七子和财富，没理由不说凡神所为皆最好。后来他生意受损。失去一切。但依然说，凡神所为皆最好。人们还是嫉妒，说他有七个儿子挣钱养家，就算遭遇逆境，为何不那么说？

又过了些时间，儿子全死了，但其信爱不变，照样那么说。这时人们开始说，他失去财富和儿子，没有义务了，为何不那么说？之后萨比尔又染上麻风病，被赶出城。尽管如此，他继续说，凡神所为皆最好。人们这下眼界方开，看到他无论顺境逆境，信心坚如磐石。开始叫他萨比尔（耐心者、忍耐者），大加敬爱。

巴巴最后说：“蒙神降恩者，被撕成碎片！”

小马希巴是库玛送的。6月27日，巴巴又叫他送一只鹿来。当做宠物养了一段时间。一次巴巴对库玛解释：

你要知道，最近我深感厌倦。这还会加剧。我做这些都有目的。但有一件事：我感到7月份对我将是最最关键。别的都是游戏。提高警惕，在7月10日前做好充分准备。你已100%完成购买希巴的工作。现在马是死是活，对我已不重要。我很高兴你圆满完成我的意愿。

我的方法是创建又取缔。假若我明日叫你卖掉马，你要欣然服从。叫你把它送人，你也应愉快执行。切莫认为你辛辛苦苦买马，都徒劳无益。你要是还没买马，我则会一直考虑此事。

我的方式方法独特。事情一做完，我就不再关心之后发生什么。你要想取悦我，就照我说的做。不要去想，巴巴为何这么做，为何那么希望。一旦“为何”之念渗入你心中，整桩事泡汤！

哈默坡的少年辛格，曾参加安得拉达善活动，但他父母反对巴巴。辛格离家出走，于6月28日星期天来到德拉敦找巴巴。他父亲的电报已先他而到，要巴巴立即遣辛格回家。

“你为何来这里？”巴巴问他。

“我想跟您一起生活。”男孩答。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告诉我，你会不会服从我的希望？”

“当然，完全服从！”他答道。

“既然这样，我要你回家，每天顶礼父母的足，直到他们厌倦，叫你停止。”

“可他们骂您，巴巴！”他喊道。

“他们骂我，是在念记我，也是考验你对我的爱。你要学会忍耐。通过容忍他们的态度，对他们依然表现爱，你将赢取他们。照我说的做；回家，服务父母。”

“可我想和您在一起。”男孩恳求。

巴巴遣阿娄巴将哈瑞希·昌德·考恰带来。考恰天天坐在巴巴住所对面的树下，等候召唤。偶尔巴巴会召他，之后总吩咐他，别再缠巴巴了。考恰一到，巴巴就大加表扬，说：“看看哈瑞希·昌德·考恰！有多顺从！我叫他做什么，他立马就做！”

巴巴叫考恰唱首歌，他唱了。大意是：巴巴是心；巴巴是身；除了巴巴，别无它物。他的希望是所有一切，服从履行是人生惟一美德。

巴巴问辛格：“你听到他唱的了？考恰照他所唱的歌行事；所以说他对于我很亲近。我叫他别来这儿，他就不来。他照我的希望行动。”

巴巴转向考恰，指示：“你作为我的律师，给辛格一些建议。”

“我没资格给任何人建议。”考恰说。

“好吧，那就向辛格传达我对你说的话。”巴巴下令。

于是埃瑞奇向考恰读巴巴的字母板，考恰又复述给辛格。“巴巴的友谊，对你会是一种迫害！”是巴巴授述的第一句话。

“不，决不会！”男孩反驳。

“放弃爱美赫巴巴之念！”是第二句话。

“只有在我断气时！”辛格应道。

巴巴接着叫考恰传达：“哈瑞希·昌德·考恰爱巴巴。听从巴巴的吩咐。巴巴在穆索里时，不让他去，他就不去。他知道，既然巴巴无所不在，也可从远处爱他。今天巴巴叫他不要来这里，他当然不会来！”

满德里不禁大笑，因为事实上，考恰违背巴巴的明确指示，去了穆索里。在德拉敦，他也违背巴巴的命令，再三年来缠巴巴。不过，考恰默不作声。

巴巴给辛格几项指示，遣他回哈默坡。当天，巴巴还到考恰家看望。一家人都信爱巴巴。长女拉吉尤其忠诚。他们为巴巴唱了几首歌。巴巴对他们的爱满意，准许考恰每周日来访满德里住所。

接着访问赫伦家。赫伦一家正经历难关，部分原因是，印巴分裂后，他们放弃了在巴基斯坦的全部家产，逃到印度。（考恰也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分裂，给边境两边的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屠杀强奸，成千上万人被杀，更多人流离失所。人们以宗教名义狂热迫害异己，犯下最恶劣暴行。

慰问了赫伦家人，巴巴又到克基纳拉瓦拉家看望。之后返回。在车中，巴巴说，赫伦的女儿像拉吉一样深爱他。并打趣说：“有可能，我兴许是哈瑞希·昌德·考恰的父亲，也是他女儿拉吉的真正父亲。我的孩子多得数不清。但其中有一些玛瓦里（淘气的）孩子，也就是埃尔查、基申和哈瑞希·昌德！”

6月30日星期二，尼鲁向巴巴抱怨：“邓肯停止续订国外医学杂志，我需要这个，因为您吩咐过我，要跟上最新发展。请叫他别这么做。”

巴巴回应：“我们来咨询一下哈菲兹，看看尼鲁的愿望能否实现。”遂叫阿娄巴取来《哈菲兹诗集》，随手翻开。阿娄巴用波斯语宣读，巴巴翻译如下：

“我将从天堂花园采花，

并与我的至爱合一！

我爱您已有亿万年；

希望讯息时间已到！

不信，你去问中国圣贤！

并非人人都忠诚信爱。”

巴巴说：“看来尼鲁的愿望会实现。”

邓肯发表意见：“哈菲兹并没提医学或杂志。”

巴巴表示：“不管怎样，1953年年底之前，不要停订杂志。”

邓肯说：“一开始，您做了庞大规划（设立医疗设施），至今尚未实施。”

巴巴微笑，示意阿娄巴：“再问问哈菲兹，这两个大夫何时放过我！”

阿娄巴又翻到一页，读到：

“已经注定，必将发生。

此刻不做，永不会做！”

“可并没提到医药或医院。”邓肯指出。

“时间快到了。”巴巴回应。

“可实际上何时到？”邓肯问。

这时巴巴亲自翻开书，递给阿娄巴宣读：

“面色苍白，疾病缠身！

此乃警示，需要良药！”

邓肯大笑，续订了杂志。

邓肯是位有才华又勤奋的医生，但新生活时期之后，巴巴还未给他具体职责。因此对于他，很难打发时间。巴巴对他的内在工作，自然是为了最佳目的，但在外部，邓肯依然不自在。对于他，没有工作是一种苦行。

埃瑞奇负责为巴巴读字母板和英文通信；彭度主管家务；韦希奴采购记账；古斯塔吉保持沉默，没别的事做；凯克巴德持神名（每日10万次），念祷文；阿娄巴监管满德里的伙食；拜度旅行，寻找并领来玛司特；克里希那守夜；尼鲁是满德里的医生；邓肯却没有具体职责。不过，以上所述不足以描述满德里做的工作。每天，额外的大小事不断，满德里样样都得做。巴巴让人人日夜忙碌不停。对无体力活做者，不让他们头脑闲着！

女子中，美娒和美茹照料巴巴的日常起居，为巴巴洗衣服、床单等等；玛妮负责海外通信和打字；高荷，除了当她们的医生，还管家务；娜佳监管厨房；拉诺是个多面手万事通。

1953年7月，美国专门介绍美赫巴巴的季刊《唤醒者》首次发行。由菲丽丝弗莱德里克任编辑，沃伦C希利出版。菲丽丝在首篇社论中写道：

“从心灵，从直觉和体验来讲，我们感到：美赫巴巴不仅是我们时代的真正阿瓦塔，而且将证明是有史以来最非凡者之一；感到上帝从未降临过如此丰沛的神爱恩典，因为人类正处于整个进化及内化史上的最紧要关头。

我们必须要么爱，要么毁灭……上帝通过这个人，帮助我们选择。愿我们选择他去爱——并被唤醒！”

1953年7月5日星期天，巴巴正和满德里一起坐着，突然下起暴雨。“街上的人一定淋湿了，”巴巴说。并叫阿娄巴看看，街上有多少人。阿娄巴报告，街道空荡荡，但有一个裹腰布的男子站在屋外，浑身湿透。问他要什么，那人说自己从德里来达善美赫巴巴。阿娄巴按照巴巴的指示告诉他，巴巴已停止施达善，他最好回家去。那人流着泪离开房子，

站在路边。

听到阿娄巴的汇报，巴巴召见了。他身材同尼鲁差不多，巴巴叫尼鲁给他几件合身的干衣服，让他去卫生间换上。还给了他热茶和芒果。接着是如下对话。

巴巴问：“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

“我叫哈库玛特·莱·卡皮尔，在新德里上班做职员。”

“你想要什么？”

“两年来我一直阅读您的书，通过阿美纳伽的阿迪·K·伊朗尼先生，获悉您的住址。我打算从这里前往穆索里，之后去瑞希克什和哈德瓦。想在希瓦埃舍呆一周，在卡利·卡姆布里瓦拉的埃舍呆一些时间。我想学习灵修，在灵性道路上进步。”

“你结婚了？”

“是的。”

“你爱你妻子吗？”

“我从前爱她，但自从对灵性感兴趣，我的爱减弱了。我妻子很爱我，虽然起初不赞成我的灵性追求，现在她自己也有此倾向。”

“瑞希克什和哈德瓦有很多埃舍，”巴巴评论，“罗摩克里希那埃舍的奉爱修习优于其它埃舍的。在那里你会学到静心、瑜伽等等，可罗摩克里希那本人在世时从未修习过这些！不过，告诉我，你渴望灵修，哪种灵修？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在书中读到过，却不知怎么做，诸如调息——呼吸——还有念神的哪个名。我想学这些东西。”

“你的目标是什么？”巴巴问。

“与神合一！”哈库玛特热情回答。

巴巴说：“试图通过认识瑜伽来与神合一，将降低你的目标。怎样吸气，怎样静心，采用什么姿势——这都是操练。只有英雄才能成道；成神的道路是另一回事。神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地证得他。不需要静心。世界上的无数瑜伽士和斯瓦米仍然觉知不到神。他们遵循静心、瑜伽、调息之道，并且指导别人怎样修行。这些非但不解放，反而更束缚求道者。你想要自由，这些东西却制造更多束缚。倘若你真诚希望证神，就要准备为之牺牲生命。你准备为他死吗？”

“我准备好了，您叫我做什么，我都会执行。”哈库玛特回答。

“如果你准备好 100% 执行我的命令，别的都不需要了。”巴巴谈了斯瓦米·帕若玛南达的例子，他怎样来找巴巴，却连“单独来”的简单命令都不能遵守。

最后，巴巴对哈库玛特·莱强调：“总之，重要的是 100% 诚实。来不得丝毫的虚伪。应该诚实得让神都感到，我们像无限状态的他一样诚实。这条道上，一丝的虚伪都是致命的。你若想过瑜伽修炼生活，那就到某个埃舍去练习。找圣人寻求指导。但你若想证悟神性，就要准备好为之死，并 100% 服从我的命令。”

哈库玛特·莱说：“如果证悟不了神，我就不要那种修炼生活。我的唯一目的是达到神。”

巴巴说：“往昔所有的赛古鲁，从不建议求道者采用某个姿势，打坐静心。而是教他们爱神，服从至师，但这极其困难。瑜伽修炼生活则相对容易。静心不错，能让心静默。毕竟圣人是试图引导他人的高道。真正圣人的生活是为了他人。将他人引向纯洁，引向神；但要证神，就得为神死。二者中要选择其一：修炼生活，或者成道。对于后者，你必须 100% 服从我。如果你做到，我将向你顶礼！”

“我会服从您的指示。”哈库玛特应道。

“那就听着。到穆索里，同家人呆两天。再回德拉敦，去达善圣曼伽特·拉姆，或者圣伊希瓦·辛。到那儿不要坐；顶拜后，立即离开。圣人若叫你坐，就说你只是来达善。

“然后去瑞希克什，见斯瓦米·希瓦南达、斯瓦米·罗摩克里希那和别的好圣人。顶礼他们，但也不要 anywhere 逗留。还要到巴赞埃舍，拜访尼康施瓦拉·玛司特，向他顶礼。然后触拜 101 个萨度的足。

“从瑞希克什去哈德瓦。在那里同样顶礼 101 个萨度。做这些时，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令你这样做的。在我叫你去的 all 地方，完成顶礼或触拜圣人萨度之足后，写封信给我。之后，在工作假期结束后，返回德里，等我召你来时，就放弃一切，准备好 100% 服从我。最后一点，在我召你之前，尽可能地爱你的妻子。”

会见结束，巴巴叫哈库玛特·莱上前，并递给他几颗葡萄干帕萨德。哈库玛特·莱服从巴巴的指示，耐心等待召唤。等待本身乃最佳的灵修，这对他持续了余生！偶尔有活动时他来见巴巴，但“召唤”总是推迟。有一天，当他的心灵只渴望海洋时，就会获得那种准备，并且听到召唤。

同一天，1953年7月5日，那格浦尔的拉姆达斯·乔拉西亚，携儿子贤卡和伽内喜，来到德拉敦，也受到巴巴接见。交谈中，拉姆达斯问巴巴做佳帕（念神名）的适当方式。巴巴答复：

你日夜呼吸，可对此想过没有？就连夜间睡觉，你不可能想它，呼吸依然进行，24小时，持续而自然。也用类似的方式做佳帕，以至它在一切时间都自动进行——无论吃、喝、坐、走、说。这样在一定的时间，它便成为一种自然习惯。

要形成这种习惯，首先你必须选择一个对你最亲爱的神名，每天念半小时，逐渐增加时间，直到默念成为一种自然习惯，你24小时持续念诵。神有成千上万名字。选一个容易的，随着每一次呼吸，默念。念时，不要求特别坐姿或站姿。

这个习惯将让你随时念神名——在吃饭、工作、大小便等等的同时。倘若忘了持名，一意识到就立刻接上。把这个当作给你的任务来做。一时忘了持名，也不用担心。若思想开小差，就止住思绪，继续念名。成了固定习惯，就连你想别的念头时，念名仍然至高无上，你甚至意识不到在持名——恰如你意识不到呼吸。

不要像调息法那样，吸气时持名，呼气时持同一个名。不要那么做，照我所解释的，用自然的方式念。持任何一个名都行——无论是我的名或任何一个神名，但不要牵扯上呼吸。

这种念名将对你大有裨益，毫无伤害。你若怀着爱，继续念我的名，就有可能成道。再说一遍，不要牵扯上调息法；按我教你的方法做。倘若你自己决定怎样持神名，则是另一回事。但现在我已指示，你必须遵守。

我不是说你应该持我的名。你想持罗摩的名也行，可你知道罗摩是谁吗？

乔拉西亚答：“我只知道，他是至古者，一个又一个时代在物质层面出生。”

巴巴解释：

罗摩有四个状态：

帕若特帕 - 帕若卜拉玛状态：在这个超越超越状态，神（帕若玛特玛）完全独立，绝对自由。在该状态，他甚至不能被称作神。这个状态是根、基、源，却不被使用。这是一个重要状态。

帕若卜拉玛状态：这是神的第二个重要状态。在该状态，存在着神的所有属性。它充满无限乐、无限美、无限爱；是完全（神圣）意识之状态。它缺乏第一个状态——神的无意识状态。称之为帕若玛特玛状态也不恰当。

吉兀阿特玛状态：这是神的第三个状态，属于你们在坐的每个人——同一个无限海洋的水滴。

希兀阿特玛状态：当吉瓦阿特玛融入帕若玛特玛时，成为希瓦。你们都是水滴。帕若玛特玛是海洋。当这个吉兀阿特玛泡沫破裂，与海洋合一时，即是希兀阿特玛。换句话说，这要么是至师状态，要么是玛居卜状态。该灵魂从不会从其至高神圣状态坠落。此乃第七层面（卜拉玛-卜万）状态，被称为希瓦状态。而当希兀阿特玛重获对世界的浊意识时，被称为赛古鲁。

这个第四状态的永远有意识的帕若玛特玛，在摩耶处于顶盛时，一次又一次降临浊层面，被称为阿瓦塔。他总是同一个，无论在什么时代、用什么名字降临——罗摩、奎师那或佛陀。在赛古鲁与阿瓦塔、拉苏或先知之间，有所区别。当吉兀阿特玛成为希兀阿特玛，连同神圣意识、又重获浊意识时，他被称为赛古鲁——人成神，人神。阿瓦塔不必经历进化或转世过程。他乃悉达-普如希，至古者。二者能力同样，但从在此浊层面工作的视角，他们为人类救赎所做的工作之间有着巨大差异。

罗摩是谁？你说罗摩或奎师那时，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拉姆达斯·乔达西亚回答：“全能者。他无所不能做。”

巴巴表示：“你如果默念罗摩，问内心他是谁，答案定会浮现。现在回那格浦尔，开始做佳帕。”

之后，巴巴问起哈瑞希·昌德·考恰的律师工作。他告诉巴巴打官司的难处。巴巴劝他要耐心，并说：

整个世界就像个海市蜃楼。希望从不灭。神则超出一切希望。要成道，只有一条途径：希望灭，证悟神！别无它路。经年的克己、斋戒、打坐入定或卧钉苦行，都无济于事。要摆脱希望、超越希望，只有一条途径：爱。爱，只有一条途径：忘我。要忘掉自己，就必须臣服于大师足前。巴克提瑜伽、羯磨瑜伽和禅那瑜伽的存在，都是为了促成这种自忘。仅靠这些瑜伽，即使表面上实践成功，也无

人能忘掉自己!

人人都知道有一天必须放弃身体，却又时刻觉得自己会永生不死！心里知道，有一天必须放弃身体，比方说，七年后会死。可依旧幻想永远活下去。何以如此？因为真相是我们皆永恒不灭。设想你还年轻，过60年会死，可此刻你感到会永生下去。不考虑死亡念头。有时候头脑提醒，你才想到死。倘若24小时总想着死亡，你便获得一切。倘若24小时都有这个死亡念头，你便大功告成。心则死去。

巴巴指着哈瑞希·昌德，说：“心死，昌德（月）去，哈瑞（神）来！这表示你不是你的自我；你走（心灭），神来！”

成道状态

1953年7月8日，星期三，宝·喀邱瑞遵照巴巴的命令，来到德拉敦，永久伴随他。巴巴对他说：“我给你的第一个命令是，每天晚上挨门巡视满德里的房间，大声说：‘你们这些傻瓜，9点后要保持静默！’”

巴巴又说：“这对你只是开始。”

宝是新来者，27岁，在满德里中最年轻。而有些年长成员从1920年代就一直跟随巴巴。日落不久，宝紧张起来，上了两趟厕所！9点终于来临，他开始撒达那。走到每个房间，踌躇地执行命令。重复说那句话，居然没事。男子们当作玩笑，一笑了之，尽管不知这是巴巴的命令。他来到凯克巴德房间，看见后者在默默祈祷。宝推开门，喊道：“你这傻瓜！9点后保持静默！”凯克巴德转向宝，表情又惊又恼。任务结束，宝赶紧溜走。

次日，凯克巴德告诉韦希奴：“这个宝，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野小子。昨晚我在房间祈祷，他悄悄开门进来，说：‘你这傻瓜！9点后保持静默！’我当然在静默。”

“他也对我这么说，”韦希奴说，“他是新来的，我们别多想。”

“他拿了硕士学位，”凯克巴德继续，“还是个大傻瓜。没有教养！”

次日晚上，宝又复述巴巴的命令，再次打扰了凯克巴德的祈祷。宝有什么办法？这是他的“祈祷”，他不得不做。不过，凯克巴德又向巴巴告状。巴巴撤销了命令。同时，指派宝负责处理印地语通信、守夜几日、照看伊萨、以及最重要的——服侍南嘎玛司特。

宝到德拉敦4天后，那位来自纳吉巴巴德的玛司特（3月份巴巴曾联系他）步行60多英里，来到德拉敦。埃尔查在路上看见他，汇报巴巴。他大约在1英里外，巴巴派车接他。到后，巴巴命令宝：“服侍这位玛司特。满足他的需要，好好照看。”宝从未见过玛司特，不明白巴巴看中他什么。宝看见的，只是一个全身赤裸、浓发缠结、因长年不洗澡从头到脚满是污垢的人。巴巴给南嘎玛司特洗完澡，让宝看了给玛司特住的房间。让玛司特躺在床上，放好卫厕用品。他像玛居卜，基本意识不到身体，

虽然常见他到处溜达。

巴巴给宝发完指示，回到住所。宝到自己房间，着手通讯工作。不一会儿，巴巴从住所返回，直奔玛司特房间。宝尾随，被眼前场面震惊。玛司特在床上拉了大便，污秽不堪。巴巴看着宝，什么也没说。接着亲自清洁床铺和玛司特。宝为不够用心感到羞愧。

从那日起，宝悉心照料玛司特，但每天巴巴都会找些差错。玛司特一天拉四五次大便，每次宝都得为他清理，洗衣服床单。巴巴总是突访玛司特房间，总为某个小过错批评宝。

宝给玛司特端来食物，玛司特会对他说：“你吃，你吃！”要用好长时间，费尽周折才能说服他吃点东西。

一天，玛司特很干净，房间里样样东西一尘不染。宝思忖，巴巴终于会满意了。可巴巴一到，玛司特就在床上小便。巴巴责备了宝。

通常，玛司特脾气平和，可一天夜里，他重重打宝耳光。宝确信玛司特确实疯了。

次日，巴巴问宝：“讲实话；你认为南嘎巴巴怎样？”

宝答：“我不懂玛司特，但这个好像疯了。”

“你硕士学位是怎么拿的？”巴巴问，“行贿得来的？真没脑子。你说他疯了，可我告诉你，他是玛司特。他没疯；你才疯！”

宝愈发悉心照料玛司特，可他越用心，巴巴越批评，指出他想象不到的种种小过失。宝日夜照料南嘎巴巴。玛司特一撒尿，他就清洁床铺，换床单。玛司特从不下床解手，尽管宝竭力哄他用屋内的便桶。

一天，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因玛司特之故饱受训斥的宝，决心至少那天不给巴巴不悦的理由。一大早，他就开始清洁擦洗玛司特的房间。铺上干净床单，准备好额外床单，以防玛司特弄脏床上铺的。最后一切就绪，宝站在门外，等巴巴到来。

巴巴到了，走进房间，宝随后。眼前的一幕，犹如雷击，将宝惊呆了！玛司特床边的一块墙倒塌。幸好倒向外，没砸着玛司特。奇怪的是，墙一向状况良好，宝就站在房间外，未曾听见任何动静。巴巴很不快，问他：“我是让你服侍南嘎巴巴，还是杀了他？倘若墙往这边倒，定会压碎他。你没长眼睛？”宝吓坏了，无以答复。

“为何不说话？”巴巴质问，“你想杀了我的玛司特？你就是为这个来的？”

宝终于结巴地说：“这超出我的理解。这么坚固的墙，怎么会倒塌？几分钟前它还好好的。”

“既然智力帮不了你，为什么企图用它？我说他没疯，你干吗还用脑子，认为他疯了？现在告诉我，墙是怎么倒下的。”

“我不知道。这么结实的墙决不会自动倒塌，我什么也没听见。无法理解。”

“放弃推理，只是照我说的做。”巴巴说。

还有一些事件，让宝确信，南嘎玛司特非同寻常。比如，宝参加毕业考试，结果尚未公布。一天夜里，玛司特突然对他说：“你会通过。”这令宝惊讶，因玛司特极少讲话，即使开口时，叽里咕噜的话，让人不知所云。而且宝从未对南嘎巴巴提过考试之事。就在第二天，果不其然，电报到了，宝通过了考试。

另一天晚上，玛司特对坐在旁边的宝说：“你会得个儿子。”

宝的妻子拉玛，带着幼女仍在那格浦尔，已怀孕。4个月后，宝接到电报：生了儿子。宝曾认为玛司特精神错乱，可有一天，当玛司特讲起美赫巴巴的伟大时，宝恍然大悟。经过这些事情，宝认识到，玛司特不是疯子。

南嘎玛司特在德拉敦待了近2个月。巴巴时而对他工作。工作完毕后，让拜度送他回纳吉巴巴德。回到老地方，他继续日夜裸身躺在树下，在该地区流浪。

为纪念1953年7月10日星期五美赫巴巴沉默28周年，给巴巴爱者和信徒寄发公告：

从7月10日凌晨4时至5时，所有人都要全心全意——从心底深处——持续不断地出声念神名1小时：

印度教徒——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玛

穆斯林——安拉 - 乎阿克巴

帕西人——阿乎若玛兹达

伊朗人——耶兹单

基督教徒——全能上帝

除念诵之外，全体从早7时至晚7时禁食，禁食期间只可饮水。

德拉敦的男女满德里，也不例外。基申·辛念神名，声音大得似乎德拉敦居民个个都听得见。他可着嗓门高呼：“帕若卜拉玛 - 帕若玛特

玛！”满德里感到神应当对他满意，早日救赎他——好让他停下！巴巴得知，畅怀大笑。

7月12日星期天，巴巴解释了成道的吉万莫克塔：

成道灵魂的状态，好像一面平静的海洋。海洋有岸，神圣海洋却无岸。它无限无始无终。

海洋无限、不可测量，吸收一切。假设哈瑞希·昌德是海洋，尼鲁是坑水，彭度是桶水。三者皆水；但若有人污染坑水，水就脏，因尼鲁受业相欲望限制。同理，若把一堆垃圾扔进桶里，水也会脏，因彭度像尼鲁，也受欲望限制。但在海水中无论撒多少尿，绝不会弄污海水，因为它不受欲望限制。哈瑞希·昌德是无限的，故将一切限制吸入自身。即使第六层面行者也未摆脱欲望。

因此，只要欲望坚持，就没有解脱。吉万莫克塔是意识到海又意识到岸的海洋；但没有要为岸履行的责任。

有三个状态：

第一：成道后要么离开身体，要么带着上帝意识保留身体——此乃玛居卜。

第二：成道后，有的人重获浊意识，但没有宇宙职责——此乃吉万莫克塔（在肉身解脱者）

第三：成道后，有的人重获浊意识，但要履行宇宙职责——此乃至师（赛古鲁或库特博）。

在吉兀阿特玛（造物界意识）与希兀阿特玛（上帝意识）状态之间，有几个状态。但目标是什么？是成为海洋，希瓦——神！履不履行职责另当别论。

吉万莫克塔表示什么？它是指，除了上帝意识，还拥有浊意识，在肉身中解脱。玛居卜没有浊意识。赛古鲁兼具上帝意识和浊意识，且有职责要履行。

世间，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吃饭，等等。我们坐在这里谈话，你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但你们要是说，外面什么都没发生，是不对的。因为你们不知道，而不知道，怎么能说什么都没发生？要想知道，你们就得出去，走得越远，经验就越多。

我们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宗教，不同心智的不同类型的人。有人用手吃饭，有人用刀叉。这表明，人类不存在一致性，浊界其

它物种情况同样。灵性道路也存在着类似差异。有人行道，有人做瑜伽，有人采用不同的静心方法；但目的只有一个：成为海洋！成为海洋之后，只有上述三个状态；有人在一种状态，有人在另一种，其他人又在另一种。但三种状态都属于海洋。

1953年7月15至18日，在德拉敦举行三次会议。除了德拉敦当地爱者和满德里，受邀者还有：大阿迪、小阿迪、奎师那吉、纳瑞曼和美赫吉；哈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普卡、达尔和伽亚·帕萨德·卡勒。

会议在拉杰布路101号基申·辛的住所召开；受邀者也在此住宿。7月15日星期三，上午8时，巴巴开始用字母板授述：

今日，我特意召来几位被选者。这是为我的极重要工作，即便仅有7位被选者在场，对我的工作已足够。我之所以要至少7人，是因为我所说所定的，应在神前100%诚实。说实话，我们大家没必要聚在一起。我要讨论并决定的，只关系到我。至少7个应在场作证，但更多也无妨。

我今日所说所定，至关重要，不要外传。以后会通知其他人。今早沐浴时，我感到必须对要说的字字斟酌。我会有说有笑，但对所讨论的则郑重其事。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切勿传播在此发生的事。只有埃尔查从不这么做。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埃尔查的“不”对我即“是”！但今日它的确是“不”。哈瑞希·昌德也不要告诉妻儿。

现在，在我讨论并决定正事之前，先让我们省察所发生的挫折。我虽称之为挫折，却是神定的，因为我若是巴巴，就一定知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因此，对于我，没有挫折。既然人们认为我无所不知，那对于我哪有挫折？

让凯克巴德祈祷：“神啊，让巴巴根据感受，完全诚实地道出每个字！”

凯克巴德祈祷完，巴巴继续：

这似乎矛盾，我计划一件事，宣布些什么，挫折出现，我便说我的计划因挫折受扰。如果巴巴是巴巴，那就没有什么挫折能够改变他的计划，因为无所不知的我，一定预先知道。所以，这种矛盾只可用一种方式解释。让尼鲁想想，昨日他还说，作为婆罗门，他智力最敏锐。

我郑重告诉你们；不要掉以轻心。我制定某项计划，宣布已如

此决定，结果将怎样怎样，然后挫折发生。这不是托辞或借口；当我说，由于这种挫折，我的计划被打乱时，那不是对我，而是对常人而言。现在，让尼鲁解释。

尼鲁插话：“你想在某个特定时间做一件事。”

巴巴问埃瑞奇，后者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巴巴这么说过，有时令我困惑。当您谈及挫折，我们理应认为，那背后定有文章。”

巴巴举例说明：

比如，那天，我最后告诉埃尔查，7月21日，我们将外出一周，让他选择，找不到旅行车，就乘火车。今日，埃尔查告诉我，税务官定在21日开会，他必须到场。我今早得知此事。本想带上他，曾叫他请假或想办法，跟我走。听到消息，我的计划又遭挫折。

关于南嘎玛司特：为工作，我想要一名玛司特在场，专门派拜度去找一个，他却带不来。7月12日，拜度和埃尔查在德拉敦看见一个玛司特，把他带来，但现在我没时间。起先他自由自在；现在却被关在屋里。我没心情也没时间对他工作。挫折一个接一个，不过还是不能真正称作挫折。这是我想告诉你们并予以解释的。

我将简略谈谈先前计划的挫折。在穆索里，有一天我向满德里解释心中的计划。涉及到连续两周的无眠旅行。为启动计划，落实下来，我把赫伦、基申·辛、埃尔查和库玛召到穆索里。叫他们安排一部旅行车，大家一起旅行。我向他们解释，这次外出计划涉及某项具体工作，同时还会在一些地方联系玛司特。为此，我叫他们设法租借一部好旅行车。埃尔查和赫伦负责此事，我还让基申·辛写信到德里咨询。

基申没写信。库玛没告诉埃尔查：南希—杜尼亚学校的旅行车可租（南希—杜尼亚是德拉敦的聋哑儿童学校，曾接受过巴巴赠送的“新生活”动物）。埃尔查却信心十足地认为，旅行车可轻而易举弄到。于是有一天，我召这4位到穆索里，一再重申并警告他们，我必须有一部旅行车。穷人工作已遭挫折，这个两周旅行计划若不能实现，我的整个计划会被打乱。

有关旅行车的建议和提醒，几乎天天发给他们。我不断告诉他们：如果弄不到这种车，大家不能同车旅行，我的工作就会损坏。还为每日的租车费、油费等拨款40卢比。赫伦依赖埃尔查，一天埃尔

查从德拉敦打电话到穆索里，称旅行车已安排好。接到这个好消息，我还给满德里发了甜点。

不过听着，我的计划并不依赖旅行车，而是依赖三件事：15天漫游，15天不睡，15天同车从一地到另一地。这只有弄到旅行车才可能做到。不久，我从穆索里返回德拉敦，天天讨论此事。并叫库玛负责。

总之，我对此极其认真。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们：

谁也不怪。自始至终，我一直强调，我的计划为期两周。我们全体要在一起，同吃同喝，但根本不睡觉。该工作的成果会在克什米尔显现，许多事将要发生。然而，自始至终，我同时又觉得，该计划不会实现，所以说我不断警告埃尔查。否则，既然他那么100%确定能找到旅行车，我又何必反复警告他？偶尔我甚至威胁他，若弄不到车，他要准备承担后果！

因此，这给你们一点暗示，事实上，谁也没错，挫折出现了。计划有了，我希望成功，可与之同时，我又觉得不会，因此一遍又一遍重复此事。最后一天（6月4日），埃尔查表示无法弄到车。他找的那部坏了。不得已，我们甚至考虑买一部旅行车，我还为此拨了款。

神知道，我怎样认真促成计划的实现，同时又感到不会实现。对此你们无法理解。

正如基督所说：“父啊，连您都遗弃我！”他乃圣父与圣子。他知道会被钉十字架，仍说：“父啊，您为何遗弃我！”这惟有基督能够理解。

我的意思是，当我做出计划，出现挫折时，则不是挫折——但我称之为挫折。

你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出挫折。我只指出从今日起的几个。埃尔查要于21日陪同我，现在却不行了。上次也是，我们要在6月5日出发，他却有事，只好推迟到6日。现在我们21日的行程也得推迟到22日。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的工作成果本会在克什米尔显现。那是我的感觉，有100%把握。我派奎师那吉赴克什米尔，传播我的爱讯。不派他，我则会去。（1953年3月28日发布的）《第9号公告》提

到的受辱与暴死，我感觉会发生在克什米尔。因此，叫凯恩和达尔在克什米尔，安排我和满德里的通行证和住宿。到克什米尔没有问题；但因旅行车未弄到，我的整个计划颠覆，克什米尔之行被取消。让我们看看神意是何，克什米尔怎么样。

据奎师那吉所说，从上月起，那儿的整个政治气氛改变。灵性上一团糟。这是当前克什米尔的形势。我的感觉如果正确，那与我的计划打乱有关。我以自己的方式，称之为打乱，但实际上那必须发生。因此，我取消了克什米尔之行。

巴巴继续：

现在我们来谈正题。你们都读了《第9号生活公告》。它将一直生效。如果我的感觉正确，没有什么能改变它。如果我的感觉不正确，愿神帮助我和你们所有人。那样，巴巴就不是巴巴。但我根据某些感觉，确实知道，我将不得不面对受辱、之后攻击、之后显现——后者意味着我的沉默打破和放弃肉身。

今日，我感觉，在12月结束之前，我的身体将遇到严重情况，但不像在美国发生的。这个不要告诉别人！神知，我知：我首先考虑我的工作，之后考虑我身边及远方的满德里，之后考虑那些依靠我者，之后考虑12月底前的一些活动。

因此，我叫埃瑞奇列一份完整的东西方爱者名单，分为3组：1）打勾，2）问号，3）打叉。打叉的是那些经济上不依靠我者。打问号的是那些将予以讨论者，昨日在大阿迪、美赫吉和纳瑞曼的帮助下完成。对那些依靠我的人，其问题将在12月底之前解决，因为我感觉12月底之前可能会发生严重情况。这又是一个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矛盾。等着瞧吧。

我深感，12月底之前我的身体将遇到严重情况。我还知道，并且100%——毋宁说200%——感到，将发生三件事——即受辱、表面失败和显现。我还感到，这三件事不会在1953年发生。那么，怎样调和如下三种感觉？

第一：12月底之前我的身体将遇到严重情况；

第二：我又感到《第9号生活公告》提及的三件事不会在1953年发生；

第三：但又必须发生！

还有一个内心深处的诚实感觉：从11月起，对我、对和我一起或为我者，情况将绝对改变。现在，共有四种感觉。我告诉你们，且神知道，我所言字字属实。但怎样调和它们？连我都不能理解。

这四种感觉，我知道并明白；但该如何加以调和，让普通智力领会？有时候，你们自己理解的东西，却无法对别人解释。我内心深处100%知道这四种感觉。我知道它们相互冲突，这点我明白；但怎样解释？无法解释！根据这四种感觉，我已决定一些事，另一些事讨论后决定：

第一：从8月1日至11月底，我不应有麻烦头痛。我希望感觉就像在享受一场不错的板球赛。故从8月1日至11月底，谁也不要对我说，“巴巴，我听到这那”，或某些人想见我，或某人想告诉我财务困难，等等。我告诉你们，这最为重要。我不想受到任何的打扰。

第二：从8月至11月，绝对不要给我写信。发生严重事情，如死亡、疾病等等，可发电报。

第三：从8月至11月，都不要跟我谈金钱的事情。这就是我解决了12月前所有账务的原因。

第四：我打算在德拉敦待到9月底。对10和11月，我尚未决定。12月另当别论。对10和11月，鉴于预期12月对身体发生的情况，我想到三四个地方。即马哈巴里什沃、德拉敦、迈索尔和海得拉巴。我会考虑考虑。这就是我叫韦希奴打听马哈巴里什沃和盘奇伽尼的原因。他说跟几家房屋中介查询了住房。12月，我不会在德拉敦或任何固定地点，将辗转各地。

我知道，这里10和11月气候最佳。人人都这么说（All say so），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唯一方面。11月，我必须对换地方和身体发生严重情况这两点，以及我内心对此的感受，仔细考虑，然后决定一个地点。

我希望在8月1日前结束一定的工作。因此，我们将于7月22日出发，（7月）29日完成工作，返回。我现在希望在7天内完成原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我们将访问7个好玛司特、7个三摩地和7个达伽，并在7天内完成工作。随行者将不睡觉。古斯塔吉、埃瑞奇、拜度、彭度、基申·辛、库玛、埃尔查和赫伦将伴随我。

埃尔查是否同去，随他的便。若去就必须保持清醒！

会议就此结束。不过，7月行程后来推迟到9月。

翌日，7月16日星期四，第二场会议开始，巴巴首先让人向他重读《第9号生活公告》。随后评论：

通常意义上，挫败意味着受辱。但(公告所述的)普遍受辱和挫败，则是两码事。之后将是袭击，尽管我不会因之死掉；但那仍将是我肉身死亡的终极原因。

这若发生，那么到12月我身体遇到的情况，不会在注定事件发生之前让我死掉，尽管会出现重大麻烦。我知道，若命令你们，你们会献出头颅和生命。你们都会这么做。可当时间来临，将有大量骚动混乱。历史将重演。每天成千上万人死去；但难就难在在形势需要的关键时刻死去。

看当前世界形势，这种情形前所未有。如今情况复杂得无从做决定。例如：

朝鲜：战争与和平努力同时进行。停战协议有了，但南朝鲜不肯。今天的报纸将报道，最惨重的厮杀仍在进行。

俄国：斯大林已死。贝利亚（苏联内政部长）也下台。赫鲁晓夫现已进入内阁，那里权力斗争一团糟。

伊朗：摩萨台已穷途末路。四面楚歌。遭到整个议会反对。（注：穆罕默德·摩萨台是伊朗首相，1953年8月被美国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推翻。）

埃及：处于苏伊士运河争端。英国已占领并驻军伊斯梅利亚。

印度：一半人口在挨饿。

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发现某种新鲜事。到处和平谈判，到处混乱。这都依据一定法则。即便该虚幻现象，也是基于二元法则。故现在，必须发生一件事。好比一只大气球，你要是连续吹，它要么爆炸，要么泄气。只要继续吹，那个时候就会来——要么扎住气球，要么任它爆破。那个对全世界的关键时刻现已来临。

我告诉你们的这些，都是我对世界的实际感受。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快乐者。连我都感到迷茫，想知道怎么做。我该如何开言和解脱，对我来说，是个大头痛——无限麻烦。其他人届时也会解脱。你们等待着那一刻，但我无比地迫不及待。

时间已到，必须发生。

巴巴指着美赫吉，警告他：“当心健康。你是我的臂膀，我的臂膀一度折断；所以现在你应注意，不要再断了。我的人疲惫了，我的所有肢体——手、足和全身——都会颤抖！”

尼鲁顺口开玩笑：“他们是您的肢体，只有我是您的肚子！”

巴巴笑笑，继续：

要耐心。就想自己死了！伽尼、禅吉等爱者离开了身体，你们就把自己也纳入他们的名单。有朝一日，你们总得离开身体。现在就想自己已经死了，从而停止担心。

你们为我工作的时间已到。这样的机会不易得。人们总是忙着生儿育女；服务我的机会千载难逢。如果你们多想我，少想俗务，我的工作就会做好。都要快乐起来，准备好为我献出生命。那样，时机来临时，你们都不会辜负。

巴巴打趣：“你们全是无赖！强盗偷钱抢劫银行；你们也应做**灵性强盗——偷神！恶棍为达目的，不怕生命危险。你们也应不顾生命，努力证神。**”

会议就此结束。

下午，巴巴再次提到工作中的“挫折”，表示：

又出现挫折。埃尔查和拜度领来的玛司特病了。我正考虑于20至21日同他工作，可拜度给了他六盘豆糊，另加肉和好多辣椒。这影响了他的胃，给我想做的工作造成挫折。他是个好玛司特。这下患了腹泻。他若死了，会给我和拜度带来大麻烦！

埃尔查是所有这些个挫折的主因。没弄到旅行车的是他。推迟旅行也是因为他。领玛司特来的也是他。务必让玛司特在7月20日前康复；否则，我对他的工作就完了。要按尼鲁的医嘱调理他的饮食。

巴巴接着和奎师那吉讨论其情况，并告诉他：“我已决定，今后4个月，从8月至11月底，你要做的，跟过去这些年所做的刚好相反。不要到任何埃舍住；不要亲近任何圣人；不要接触任何女子；不要为我做任何宣传工作；不要漫游，要定居一处；4个月里尽可能多地保持沉默，并且想我。”

奎师那吉回答，巴巴的命令正是他想做的。他会去（南印度海岸）马拉巴尔的故乡，住在小屋里，研读巴巴文献。巴巴同意。（注：奎师

那吉也到萨考利住了些时间。)

之后，巴巴改变话题，表示虽说身体上有可能发生严重情况，但他12月份希望由40名男子陪同，访问安得拉、哈默坡、孟买、普纳和阿美纳伽。届时将像燃烧自由生活活动期间那样，不限制触足、顶礼、做普佳和阿提。这方面将给予充分自由。并叫大阿迪通知安得拉的小组骨干，以及克夏夫·尼伽姆安排哈默坡的活动。

1953年7月17日星期五，巴巴为基申·辛庆贺生日，发蛋糕和茶。之后，接着几天前的语录，继续授述，以便上次未在场者也从中受益：

玛居卜的状态很了不起。对世界或对其身体，都没什么可做。本人被淹没，乃神本身！除了神，什么对他都不存在。

吉万莫克塔有浊意识。吃喝，却与世界无干。赛古鲁和阿瓦塔也吃喝，却与全世界并与万人万物相连。

在超越超越状态神绝对独立，以至于意识不到自身。他在该状态是能力、知识、极乐、美好与智慧之源，却对此完全意识不到。几天前我说过，在帕若卜拉玛状态，神被称为安拉。他在该状态是绝对者。其中，他意识到其知识、能力、极乐、永恒与无限，但不能在该状态表现。

人身上帝能够表现这一切。神永恒独立。说神永恒，意味着他过去永远是，现在永远是，将来永远是。这个你们无法领会。在常人状态无法理解这个东西。

想象他过去是。当我们说“过去是”，意味着某物存在于它之前。那么开始是什么，又是何时开端？根本没有开始，既没有开始，怎会有结束？靠想象无法测量无始无终之物。想象受限，因而不能领会无限与超越状态乃超越想象。

这表明，我们绝不可能通过智力理解神。我所说的，在《梵歌》、《奥义书》、《吠陀经》、《圣经》和苏非文献中也有描述。都有记载，却没有意义，因为神超越智力。头脑的理解无法认识他。那你们企图通过阅读来理解他，何用之有？所以说神超越理解。

我们也不能说神是一。一体之概念也限制他，他乃无限。我们只能说：神是。只能说，在无始无终的超越状态，除了神什么都不存在。这样说意味着，除了神什么都没有。因而，存在着“无”！我们来看看，这个“无”怎么是整个宇宙的！

除了神只有无。故这个“无”以潜在形式存在于神。既然只有神，他就是一切有。故在这个无限有中，存在着这个潜在无——但“无”是。

第一个想象，在《吠陀经》中称为拉哈（心血来潮）；被苏非教徒称为古漫（幻想）。这第一个想象，乃无始之始中第一个自知驱策。该驱策一出现，有始之始便开始——不是神的开始，而是心血来潮的开始。心血来潮创造了大无，大无潜在于神。心血来潮：“我是谁？”就在那一刻，随着心血来潮之始，大无产生，神非但不认识自己，反而开始认识这个大无。

例如，想象一下，当心血来潮时你正酣眠，埃尔查制造了干扰，把你叫醒。埃尔查干扰的意义，就是自知之心血来潮。你受到打扰，逐渐从酣眠中醒来。你醒来，看见什么？看见面前自己的影子。所以，神被叫醒，也看见面前自己的影子。完成7个（进化）阶段之后，他眼睛完全张开，看见其完整影子。

这个完整影子的含义即大无，它潜在于帕若玛特玛，随心血来潮之始而显现自身。他通过7个阶段（气、石、植物、虫、鱼、鸟、兽）看见该大无，之后成为人。他彻底忘了其无限。他看不到其能力、极乐、知识，并通过大无影子之媒介，按照业相，看见大无中的自己。

他不断变换形体——有时男，有时女，有时美，有时丑，有时富，有时穷——继续改变形体。他体验苦与乐，生与死——这全是幻相，纯粹想象，因为这都是随心血来潮之始而产生的大无。经过7个阶段之后，眼睛完全睁开。他在人类形体中眼睛全睁后，体验外部世界；其后，他开始在7个内在状态——被称为7个层面——里面看见他自己。

神想认识自己，但在认识自己之前，开始体验苦乐，如前所述。经历7个层面之旅程后，他完全意识到其神性。你们发现有人苦，有人乐，有人丑，有人美，有人富，有人穷。但这一切皆是幻想——错觉。解脱时，你会证悟到这全是一场梦！

当神产生心血来潮，要认识自己，便有了开始，有开始就有终结。所以，为了这个生于心血来潮的大无，开始、终结和与神相对的万有出现。

在超越超越状态，神无形状。故大无必有形状。神乃大有！这个大无潜在于神。无与有相反。大有（神）无形；故大无必有形，

因它与大有相反。神无终；大无必有终。神无限；大无必有限。神不能被称为一，因为其（无可比拟的）一体性独特得不能称之为—；大无则多种多样。

大无一显现，独立且超越法则的神，便让自身受法则束缚。什么法则？虚无之法则！这个大无的含义是什么都没有。喏，这是影子。那么这大无之影的影子是什么？是怎么发生的？

巴巴指着埃尔查的手影，示范说：

这个影子归因于光和你的手，因它（影子）潜在于你的手。光代表心血来潮。影子潜在，却什么都不是——大无却是！这个小无受大无法则束缚。

对我们，这个大无法则是束缚。大无有三个状态，被称为提—卜万（三个层面或层次）：心、精和浊。三个状态皆被法则支配。尽管每个人的脸不同，但根据大无法则，人人都有两耳、一鼻和两手。该法则是每一个束缚的起因，它持续到一个人从中解放。

万事皆根据这个大无法则而定。不同形体的固定数目，生生死死的固定数目——所有的事情。实际上，这一切什么都不是！有些人人生好，有些不太好。遵循“之”字模式。富男，然后穷女。苦乐交替，直到完成生死循环，获得解脱。

大无法则本身什么都不是！不存在苦难这种事。人们哭喊、受苦、抱怨不公，诸如此类，是因为他们觉知不到法则。你认为这是神的不公，但神跟它毫不相干！

这个大无法则不在神中。在心、精和浊体中。故大无意味着没有——无乐无苦、无生无死、无德无罪。不存在罪这种事！

灵魂逃离这个大无法则，融入超越该法则之神时，便成为神自身，摆脱一切束缚；从此，没有法则，没有束缚。若灵魂成道后，重获浊意识（成为赛古鲁），则把神带入受法则支配的浊层面。他把没有法则的神带下人间，但因他持续意识到其无法则性——其无限能力——法则影响不了他。无法则之神无限、万能、全能。

吉万莫克塔（无职责的成道者）不受法则影响。他吃、喝、做一切。其状态独特。做一切，同时却什么都没做。其状态极其独特，做一切，却什么都没做。没吃，没喝，没睡——什么都没做。在浊意识上，就像玛居卜的状态。

吉万莫克塔的意思是，虽在肉身，却摆脱法则！通过智力渠道无法证神。对神的爱，要达到将爱者焚为灰烬。

现在听我解释阿瓦塔。阿瓦塔很多世纪之后来临。没有法则的上帝下降到法则中的世间。法则影响不了他，他却影响法则。他掌握着大无法则，像常人一样行事，为那些受缚者，法则中的人，行使能力、知识与极乐，让他们脱离法则。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走，我来”。就是说，你应让这个大无走，以便我，大有，可居于你之内；“你”没什么剩下，你便成为我！大无绝对是没有，让它走的意思是，让你认识到：它确实什么都不是，你从不会被它束缚。

当晚和次日上午，全体受邀参会者离开。让克夏夫尼伽姆多留几日，讨论哈默坡达善活动。

巴巴召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到德拉敦，讨论安得拉活动。7月26日星期天，交谈中，巴巴对沙斯特里解释：

知道神，即成为神。你除非成为至师，否则怎能知道至师是什么？我可以是阿瓦塔、赛古鲁或者常人。我可以是任何一切；我是你认为我是。你把我当作阿瓦塔，我就是阿瓦塔；把我当作常人，我就是常人。我是我所是。作为一切万物，我被你当作什么，就是什么。

但这并不重要。如果我是巴巴，那我的工作就不需要任何人。但我却叫你来我身边，要安得拉的工作者为我工作4个月。你回顾一下我的生平和工作，（会发现）我从没有永久之物。医院、学校、埃舍，建了又拆，因为我不需要任何机构或组织。而我却要工作者。为何？为了让人们准备好，接受神将让我给予的东西。晨曦普照四方，太阳却无须同全世界联系。400或700年后，若世界满是房屋，没空间让阳光透过世界照到人类，那时太阳则可能通过让人们拆除屋顶，以便全部阳光洒向万人万物。我要的人，是那些能够通过传播我的爱讯，来拆除低级欲望之屋顶者，以便时间一到——如晴天正午12点——人们可以接受“阳光”。

不要涉入争议、协会、宗派之类的事务。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单位，作为一个中心，全心全意工作4个月。只管工作，传播诚实、爱与渴望神之讯息，使人们焕发热情，以便准备好接受神让我在12月给予的东西。

一般来说，江河流入海洋。可如今河流在变干涸。是海洋涌入河流的时候了！

我也许是任何一切，可当你们全心全意工作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无需你们要求，就会给你们酬报。即便我是魔，神也将根据你们的工作，酬报你们！

神自由独立；要认识他，就必须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工作。自由者不喜欢保留。你们敞开心灵，诚实地为神工作，神就会帮助。不要谄媚迎合，对己对人切莫不诚。要自然朴实。我把为爱而全心爱我者，当作我的中心。神也许让我赐予那个永久礼物。惟有神真实。神乃全爱；神乃全智；神乃全能；神乃全美；神乃大有。

最后巴巴对沙斯特里拼出：“只有一样东西使你远离神，即淫欲。其中总是有自我。因此要过纯洁的生活。”

同一天，7月26日，巴巴后来还在男子住所，同满德里和埃尔查、赫伦、库玛、克基·纳拉瓦拉、哈瑞希·昌德、基申·辛打板球。埃尔查任一组队长，基申任另一组的。巴巴参加双方球队。比赛9点开始，除了几位，其余队员笨手笨脚，有些甚至不懂规则。巴巴头系小方巾，击球，投球，有时为判球争辩。最后埃尔查组输了，巴巴用球棒在他背上“敲”两下，并决定，每周日都打板球。每周赛事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均希望巴巴加入自己组，因为他是迄今最佳的球员。有时抛硬币决定。巴巴那方总赢。

那格浦尔的工程师，T·皮莱，和家人，通过克夏夫·尼伽姆，与巴巴建立联系。家有二女，维娜和弥娒。在那格浦尔见到巴巴后，维娜举止变得像玛司特尼，基本停止进食，日渐憔悴。巴巴召见，全家于27日到达。

这天巴巴喂了维娜饭吃。她没有身体意识，确实变成了神醉的玛司特尼。巴巴让她父亲放心：“你极幸运，对她所处的状态毫无概念。”

对另一女儿弥娒，巴巴敦促：“要在我的爱里，成为弥娒拜那样，保持纯洁。”（注：美赫巴巴最喜爱的圣人之一弥娒拜，是古吉拉特邦著名女诗人，主奎师那的爱者。）接着，巴巴叫沙斯特里为弥娒找份工作，他答应在安得拉为她找。随后巴巴遣全家随沙斯特里到安得拉。

1953年7月27日，巴巴不久前评论过的朝鲜战争结束。

29日，巴巴对宝谈到他的服侍南嘎玛司特工作：“你做的是一项

重要任务。这是我的工作。你在帮助我的工作，因为照料他，保证他身体健康，将帮助我8月1日起的工作。从8月1日起，我将每天同他坐一两个小时，每两三天给他洗次澡。别认为你的工作是消磨时间。这是重要责任。照看好他！”

7月30日，巴巴向清洁工男孩伊萨顶礼，给他2卢比。巴巴时会向他顶礼，每次伊萨都兴高采烈，因为总能得到2卢比。其实，他希望巴巴多顶礼他的足。他对朋友夸口：“我一门心思爱巴巴；所以说他才给我2卢比。你们也得爱他，这样也能挣点什么。”在伊萨劝说下，朋友们来见巴巴，伊萨对巴巴称赞他们。可巴巴只选了一个男孩，顶礼他。伊萨对其他人说：“你们不懂怎么爱！我能怎么办？我总向巴巴说你们的好话，可你们内心没有爱。”

同天，普若卡希瓦提带圣人阿南达玛伊·玛来见巴巴。赠送女圣人1000卢比，作为美赫巴巴向她在曼吉瑞村开诊所的捐献。

这天的另一名访者是哈吉万·拉尔之子，苏甘德。他弟弟印得尔在英国，巴巴建议苏甘德到弟弟那边，继续深造。

库玛的朋友卜拉玛·杜特，偶尔也来见巴巴。这天他也来了，并带了朋友卜拉玛·德乌。卜拉玛患哮喘已有七八年了。交谈间，巴巴问起他的病情。建议他，以水禁食7天，全心全意念记他。他听从了巴巴，疾病痊愈。

7月31日，巴巴谈论世界形势：

我感到，世界将经历许多跌宕起伏；将发生剧变，世界多处将受影响。有自然原因也有非自然原因，将起于小事，如蚁穴溃堤。有埃及，有伊朗，有克什米尔，有柏林，现在奥地利也势力壮大。（注：二战后，奥地利被盟军从德国分出，划成各个占领区。1953年，严重政治分歧威胁到新当选的联合政府。）倘若战争爆发，灾难将前所未有。他们将使用原子弹和致命毒气。但我告诉你们的，是另一回事。有可能促发战争。表面之火易灭，地下煤矿之火最难除。奎达遭地震时，5分钟内化为废墟。4万人遇难。发生时有何办法阻止？这类毁灭，通过自然和非自然原因发生。

戈西河的洪水使数百人丧命；整个的村庄基本灭亡。毁灭不可避免。这类灾难是小规模的，局限于具体地区。若爆发战争，使用原子弹，所有的国家都将受牵连（影响）。会发生洪水地震，这种

灾难无从补救。

据说原子弹会制造大面积地震。万一爆发核战争，地球外壳就有破裂的可能。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结果是，整个岛（太平洋的部分比基尼环礁）在5分钟内消失。这是由于物质起源于气体。我在书中都写过。当物质蒸发时，空间和气体有3个因素。已存在亿万年的世界，可在7天内毁灭。这个世界维持了多久，它曾形成又毁灭过多少次？

许多世界已去，这个也会去。在准备另一个世界，以取代之。已准备好3/4，还剩下1/4正在形成。假若这个世界今天毁灭，进化将在另一个世界开始。进化由一个固定的过程构成——石时代、植物时代、虫时代，等等。假若这个世界今天毁灭，会有一个间隔，但通过自然过程，新世界里的新生命会用千百万年形成。另一个世界的形成需要千百万年。

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大灾难，经过若干时间周期，而非若干时代来临。一个周期由很多时代组成。正如每4年出现一个闰年，为了计算而加一天，而非每月加一小点一天——同理，该毁灭将意味着“闰”千百万年。时间问题不存在。千百万年意味着一秒，因为没有时间这种东西。

设想埃尔查年龄40岁。（巴巴看着埃尔查，问他）这40年现在对你存在吗？你能理解40年，但不在此刻。为何？因为不存在时间问题。这意味着，你40岁，但此刻你意识不到这40年，因为你不需要想它。但你若想一下，整个40年顿时历历在目；不想，它对于你就不存在。因此，永恒中不存在时间问题。

巴巴对核战争的评论尤其及时。12天后，俄国试爆第一颗氢弹。

1953年8月2日星期天，打完板球比赛，巴巴忆起童年：

小时候我习惯早起，用茶后出去打板球。回家吃早餐，之后玩弹珠。午餐后休息一会儿，之后玩吉利-旦达游戏。喝下午茶，5点左右又出去，放风筝。晚饭后打牌。如此消磨时光。

现在我好想过那种生活，可满德里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开始，我就喜爱做游戏听故事。700年后我再来，就能那样度时光！

巴巴随后评论了印度、至师的习惯、不同阿瓦塔的习惯：

印度据说是灵性国度，真让人吃惊。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找不

到这种盲目信仰、迷信和宗教仪式。想一想，人们把我视作灵性大师，若发现我打板球，会说什么！99%的人会说：“他怎会是灵性大师？”如果明日我当众饮酒、抽烟或看电影，99%的人会说，这不会是至师的活动。他们忘了，他们吃什么，赛古鲁也吃什么。他们去看电影，赛古鲁为何不行？

若对他们说，罗摩打猎、食肉，奎师那和挤奶女玩耍，他们会回答：“他们是神人，因而不受束缚。那都是他们的里拉、游戏。”现在我打板球看电影，这在罗摩或奎师那时代没有。四五百年后，人们会说：巴巴是阿瓦塔，可以那样做。可以打板球，可以看电影，因为他永远自由。

即便著名的圣人和斯瓦米们，看见我沉浸于这类消遣，也会那么说。而博学多闻的吠檀多教徒，本应懂得：完美意味着，样样出类拔萃——最高最低、一切方面。

西方被认为是物质主义。那里我的许多爱者，带我去看电影，给我穿戴时装；他们没有东方人的想法。他们把我视为灵性大师，100%基督一般。他们知道基督的行为。

西方亦有圣人，感受却不像东方人。拿美国的菲丽丝·弗莱德里克来说吧。她100%爱我，深信我，颇有学问。我同满德里在默土海滨时，她来了。她总叫我“亲爱的巴巴”，会说：做这，做那，吃鱼，吃肉，看电影，如此等等。

巴巴还谈到耶稣和穆罕默德：

基督的生活，像个圣人。圣人和僧侣也过圣洁生活，但圣人概念、基督概念和巴巴概念之间，有着天渊之别！假设今日我们痛快饮酒，女子在面前跳舞。满德里不会介意这种行为，他们懂得这无关紧要。但若两三个斯瓦米或希瓦南达本人看见了，对此会怎么想？他们会忘了大师永远自由，还会产生批评念头。但如果西方有个哲学家来见我们，就会欣然参加宴会，虽然他的灵性知识跟斯瓦米们一样多。

穆罕默德规定要4个妻子，虽说他本人有7个。他甚至还有子女。可若是我娶妻生子，我们的（印度）人就会说那于我不宜，非真正灵性。若对他们讲，穆罕默德有7个妻子，还有子女，他们会答：“你达不到那种境界；他是最后一位先知！”真正爱我者，从不在乎那种事。这都标志着东方灵性的衰落。

巴巴进而解释：

帕西教徒几乎绝灭。他们 50% 站我这边，50% 反对。不信我者仍信奉陈腐仪式，将檀香木投火，等等。对于他们，那些诚实、服务人类、品质好却不因循宗教仪轨者应该受罚。他们常说，不烧檀香木者，买了下地狱的车票！

按照他们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是最后的先知，另一位先知将于（当今）卡利年代来临。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未受教育者，竟把石头当神崇拜，大多在农村。这是东方灵性衰落的另一个迹象。

巴巴改变话题，说：

我受够了自己的沉默。我的厌倦不是身、心或灵性的；是对满德里的厌倦！对满德里成员的厌倦是个人性的。世俗厌倦也是个人性的。对一切都厌腻。我因沉默而厌倦，目睹满德里的厌倦，更加剧我的厌倦。

人人受够，所有人的厌倦皆由我承担。除了我对自己的沉默已经感到的厌倦，世人感受的厌倦也落在我身上。不过，在我打破沉默时，这一切厌倦都消散。

巴巴又向满德里问道：“即使你们厌倦，会是怎样？你们必须对厌倦本身厌倦！”

巴巴继续：

我是沉默不语。你们可知道，我对这个沉默有多厌倦？

我同意尼鲁的医学观点，我应该每天在户外散散步。那样健康定会改善。我有 4 个月对满德里和亲近者不用负责，本可按他的建议行事。但就连这 4 个月期间，我仍受某项重要工作约束。该约束远远大于目前的约束。重要得要我的命！说真的！这不是空谈——那将要我的命！若身体撑得住，我必须在 12 月底之前做此项工作。昨日是第一天，我感觉身体像以往类似几次一样糟糕，但这次袭击更严重。

因此，我有满德里的坎塔拉（厌倦）、也有世人的坎塔拉。这在我开言时都将消失；但在坎塔拉加剧之前，我不能那样做。

巴巴举例说明：

正午，日头当顶。早晨多云时，虽不暗，却不见太阳。夜间多云时，黑暗加深。假设直到正午差一刻，天空多云。中午时分突然

云散。太阳照耀时，一如往常的正午灿烂日光。但气氛却有所不同。乌云散后，太阳的突然出现，令人欢欣愉悦。但若乌云持续一个月，就会造成厌倦，与日俱增的厌倦。当乌云最终消散时，厌倦亦将消散。届时万物都美好宜人，阳光对身心健康将大有裨益。

这就是我的情况。甚至在正午差一分钟，乌云才可能散去，但那一分钟，我感到更大厌倦。就像孕妇临产阵痛，觉得受够了，直到产下孩子；我在乌云扩散之际也感到更大厌倦。孕妇知道，再有5分钟孩子就出生了，她也会摆脱麻烦；但在那一刻，她仍感到生不如死。且看这5分钟内的厌倦限度。我的厌倦也临近那种程度！叫临产孕妇到户外散步，该有多荒谬。她会回答，她对将发生的事一清二楚，因为她已生过10个小孩。所以，经历过这种厌倦者，对之再清楚不过了。

当天，巴巴后来同满德里交谈时，说：

你们因何受失忆之苦？突然受惊，人就有可能失忆。心一片空白，与以往相关事物的联系断掉。业相还在心中，但心理联系中断，他则认不出人或物。连亲人都记不得。

同理，人死之际，受到巨大震惊，记忆丧失。完全忘了前生。假设前生你是男或女，好或坏，今生却对此一无所知，因联系中断。死亡时，心受到巨大震惊，影响到所有的印象。小孩再生时，震惊效应消散，心打开，联系重启，生命开始运作。被遮盖的印象现被揭开，在行动中消耗。

按照你们的幻相或梦之印象，才有这些。今生只是前世行为之果。因记忆丧失，你忘了那些印象，感到在开始新生活，实际上却是在继续旧生活。皆因往世的业相，你们才和我一起，同我打板球，听我授道。幻相有个法则，该法则乃基于循环，但那是另一个话题。如太阳每日从东方升起，前生业相在今生消耗。

心中的旧印象在今生化为行动，制造新业相。心充满业相，旧业相必须消耗。但是同时，新业相又出现。因过去业相，基申·辛必须记下我说的话。他边写边想：巴巴说什么，他写什么。这个念头不属于过去业相，因而他制造新业相。心获释又被缚，在解放自身中束缚自身。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获得心灭与解脱。

这次在德拉敦期间，美赫巴巴开始授述有关创世主题与目的之书《神

曰》。他每日对埃瑞奇授述要点，后者记下笔记，晚上整理出来。第二天向巴巴读写好的部分。不过，《神曰》的写作在这段时间没有完成，到马哈巴里什沃的几个月，以及随后在萨塔拉，又继续进行。

从8月11日星期二，直到19日，巴巴每天到满德里宿舍，在下列满德里成员念诵神名7次后，顶礼每人之足：

拜度——呀耶兹单

尼鲁——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阿娄巴——安拉乎阿克巴

古斯塔吉——阿乎若玛兹达（默念7次）

邓肯——至爱上帝

彭度、埃瑞奇、韦希奴、尼鲁和宝——帕若特帕佛陀

凯克巴德照常祈祷或念巴巴的名。这个期间巴巴也对一些玛司特工作。

1953年8月13日星期四，德拉敦，巴巴授述《大师祷文》。从那天起，直到9月2日，每天晚上有巴巴参与，念诵祷文。邓肯用英语宣读，另一位满德里用古吉拉特语复述。结束时，巴巴顶礼每一位满德里。祷文如下：

噢帕瓦蒂伽！万物的维持者与保护者！

您没有开始，没有终结；

独一无二，无与伦比；无从测量。

您无色彩，无表现，无形状，无属性。

您不受限制，不可思议，超越想象与概念；永恒不灭。

您不可分割，唯有神目才能视见。

您过去永远是，现在永远是，将来永远是；

您无处不在，无所不至；您又超越万处，超越万物。

您在苍穹，在深渊；显现又非显现；

在一切的层面，并超越一切的层面。

您存在于三界，并超越三界；

您不可察知，独立具足。

您乃造物之主，万主之主，一切头脑和心灵的知晓者。

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您知识无量，能力无量，喜乐无量。

您是知之洋，全知，无限知，
知晓过去现在和将来；您即知识本身。

您大仁大慈，恩惠无穷。

您是万灵之灵，有着无限的属性。

您是真理、全知和极乐三位一体。

您是真之源，爱之洋。

您是至古者，高之最高；

您是普拉卜和帕若玛希瓦；

您是超越之神，亦是超越超越之神；

您是帕若卜拉玛，安拉，阿拉伊，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至爱上帝。

您被称作伊扎德：唯一值得敬仰者！

一天晚上，巴巴正和满德里郑重谈事，尼鲁想活跃气氛，插话：“巴巴，我急着要吃巴松蒂。”（一种乳制甜品。）

巴巴回应：“打鸣时机不当，公鸡要掉脑袋！你要什么惩罚？”

“不要惩罚，只要巴松蒂！”

尼鲁的油滑回答让巴巴不悦。巴巴训斥他。接着又批评自己：“发怒不好。我动怒了，这很不好。现在你们每人踢我一下，让我永远记住：发火不对。”

满德里都不得不服从——事后，巴巴准许尼鲁吃巴松蒂。

有人说，拉杰布路 101 号的满德里宿舍“闹鬼”。认为是那个多年前在那里自杀的女子。克里希那·奈尔想要个单独的房间，以便值班守夜之后，第二天上午休息些时间。但巴巴不许，说他若自个儿睡，会被鬼魂弄死。

为驱鬼，尼鲁提议：“在炭火上烧辣椒和头发，让烟充满整栋房子。”

巴巴接受建议，叫他把燃煤放入小炉，提炉绕屋七圈，口念：“去乎，去乎，去乎！”尼鲁执行，可因烧辣椒，呛出眼泪，边咳嗽边念：“去乎，去乎，去乎！”其滑稽模样让巴巴大乐。

给守夜人的一贯命令是，一直坐在巴巴房外，听到巴巴拍掌，再进屋。克里希那没看见过鬼魂，却听到女子笑。问巴巴，听到笑声时他可否进屋。巴巴表示：“不行。”并叫他也别坐在外头。吩咐他：“到隔壁房间，关上门。我不击掌，不要出来。否则会发生可怕之事。鬼魂笑时，你若

进去，它会杀了你。”克里希那听到笑，就进隔壁房间，锁上门。在那儿坐了一小时零一刻，之后听到巴巴拍掌。他走到巴巴房间，巴巴在洗脸。让他坐下，评论：“工作结束。”从此再没有听见过这个鬼魂。

按照巴巴指示，8月20日星期四，人人整夜保持清醒。因此巴巴吩咐宝：“既然你们都得醒着不睡，就上演一场戏吧。”时间匆忙，不过，宝仍根据印度杜迦达斯的故事写了剧本，剧中王后碧古姆·谷娜（由埃尔查男扮女装）抓住杜迦达斯（韦希奴），向他示爱，企图勾引他。遭到杜迦达斯的拒绝。羞辱的王后威胁让刽子手（阿娄巴）将他斩首。军队统帅迪勒汗（尼鲁）想救他，便向谷娜的丈夫——国王奥朗则布（宝）——告发王后的不规行为。奥朗则布去找王后，对她说：“亲爱的，我老了，无法同你做爱；但你不该那样。尽管如此，我宽恕你。”（注：杜迦达斯·拉索尔 <1638—1718> 是著名的马尔瓦 - 拉吉普特国王。宝在大学时代曾主演过杜迦达斯。）

男子们的表演惟妙惟肖，埃尔查和阿娄巴最令人捧腹。阿娄巴扮刽子手，冒失上场，不合时宜地猛挥大刀。巴巴连连大笑。

埃尔查忘了台词，当宝说他老了，埃尔查即兴发挥：“你个老东西，怎么不隐遁山林？……你为什么不死，让我找点乐趣！”让巴巴笑得脸颊泛红。用原台词，则没有这么搞笑。巴巴表扬埃尔查，说自己最为欣赏他扮演的角色！

高之最高

1953年8月25至31日，连续7日，巴巴每天夜晚到男满德里宿舍，在他们像8月份第一周那样，念诵7遍神名后，向每人顶礼。凯克巴德像以往多年所做，继续日念10万遍巴巴的名。8月31日，他再度“瞥见”巴巴的神性，几乎晕倒。他说看见一道无法描述的明光，巴巴在光中央，诸世界从中出现。并对巴巴说：“我现在知道您是谁了。”他对巴巴道：“没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巴巴向满德里解释：“没有我在他身边，他不会保留住身体的。”

9月6日星期天晚上，巴巴遣满德里去用餐，身边只有埃瑞奇。这时一辆轿车驶来，停在屋外。车里下来几个男子，抬着一名年轻女子，她显得烦乱，几乎失控。他们把她抬到巴巴跟前放下，央求为她治疗。巴巴看看她，爱抚地拍拍，叫他们放心：“带她走吧；我的纳扎在她身上。我的祝福在。带她回去吧。”

事后，巴巴为这些人为这种事而来不悦。“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是谁？”他对埃瑞奇说，“竟为这种事找我——我为其利益所定之事，他们却想摆脱！”

因此事而痛心的巴巴，于翌日1953年9月7日，星期一上午（正巧是琐罗亚斯德生日），自发地授述这篇重要讯息《高之最高》：

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直接地或间接地，每一个生灵，每一个人，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努力肯定个体性。但是，当人最终有意识地体验自己无限、永恒和不分时，就充分意识到其个体性即神，并且体验无限知识、无限能力和无限喜乐。因而人成为神，被视作至师、赛古鲁或库特博。敬拜这个人就是敬拜神。

当神以人类形体出现在地球上，向人类示现其神性时，他被视作阿瓦塔、弥赛亚、先知。因而神成为人。

就这样，无限上帝出于无限慈悲，一个又一个时代，一个又一个周期，屈尊以人身降到人类层面，志愿生活在人间。然而人类不能理解他的肉身临在，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世人。而当他宣布自己

是时代的阿瓦塔，从而肯定他在地球上的神性时，一些接受他是神者崇拜他，少数知道他是神临人间者荣耀他。但其余的人类无不注定在他身临人间时责难他。

因此是作为人的神，宣布自己是阿瓦塔，让自己受人类迫害折磨，羞辱治罪——而正是为了他们，他的无限爱才使他如此屈尊，以便人类通过责难阿瓦塔形体显现之行为，间接地肯定神在无限永恒状态中的存在。

阿瓦塔总是同一个，因为神总是同一个，永恒、不分、无限者化身为入，作为阿瓦塔，作为弥赛亚，作为先知，作为至古者——高之最高。该永恒唯一的阿瓦塔，在不同的周期，用不同的人身和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地方，不时地重复显现；用不同的外衣和不同的语言启示真理，以便把人类从愚昧陷阱中救出，帮助他们挣脱错觉之枷锁。

在神作为阿瓦塔的最受公认和崇拜的显现中，琐罗亚斯德是最早的——先于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数千年前，他以三个基本训诫的形式给世人留下真理的精华——善念，善言，善行。这些训诫一直不断地被时代的阿瓦塔，在每一个周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展示给人类，随着他引领人类不知不觉地走向真理。把这些善念、善言、善行训诫付诸实践，看似容易做起难，尽管不是不可能。但要诚实不苟地实践这些训诫，显然同在生活中死去一样难乎其难。

世界上有数不清的圣僧、圣雄、圣哲、圣人、禅师和瓦隶，虽然真正者人数极为有限。少数几个真正的，依其灵性地位自有其类，既不和常人在一个层面，也不属于高之最高状态。

我不是圣雄也不是圣哲，不是圣僧也不是圣人，不是禅师也不是瓦隶。那些带着获取财富或保全财产的欲望接近我者，那些试图通过我解除其困苦和痛苦者，那些要我帮助实现和满足其世俗欲望者，我对他们再一次宣布：由于我不是圣僧、圣人、圣雄、圣哲或禅师，所以通过我去寻求这些东西不过是在追求彻底失望，尽管只是表面的；因为最终这种失望本身无不有助于世俗欲望的全部转化。

圣僧、圣人、禅师、瓦隶和类似的中间人物，能够并且确实施展奇迹，满足前来求助者的一时物质需要。

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不是圣僧、不是圣人、不是禅师、不是圣哲、也不是瓦隶，那我是什么？自然的假定是，我要么只是普通人，要么是高之最高。但有一点我明确指出，那就是永远不可把我划入那些中间位置的真圣僧、圣人、禅师之类。

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的能力就有限——我不会好于或别于一个常人。这样看我者，就不应从我这里期待奇迹或灵性指导等超自然帮助；来找我满足其欲望也绝对是徒劳无益。

另一方面，如果我超出普通人的层面，远远超出圣人和禅师的层面，那我一定是高之最高。在这种情况下，用你的人类智力和受限头脑判断我，怀着世俗欲望接近我，不仅是愚蠢至极，而且是十足无知；因为无论多少智力体操都不能理解我的方法，不能判断我的无量状态。

如果我是高之最高，那么我的意志即是律法，我的愿望支配着律法，我的大爱维系着宇宙。无论你遇到什么表面灾难与暂时痛苦，也都是来自我的爱，是为了终极利益。因此，为了摆脱困境而接近我，期望我满足你的世俗欲望，等于要我做不可能之事——取消我已经规定好的。

如果你真心实意接受你的巴巴是高之最高，那你就应当把生命置于他足前，而不是渴求欲望的实现。不只一生，而是你的百万次生命，放在像巴巴这样高之最高者的足前，也不过是微小牺牲；因为巴巴的无限爱是领你安全通过短暂生命之无数死巷的唯一可靠向导。

那些怀着动机牺牲自己有一天必须放弃的一切——身、心、财产，牺牲是因为他们知道要获得永久极乐珍宝就得放弃瞬间财富，这样的人不能对我构成责任。这种欲得更大利益的愿望依然持守在臣服的背后，因此臣服不可能彻底。

你们都要明白，如果我是高之最高，我的角色就要求我剥去你的全部拥有和欲求，吞噬你的一切欲望，使你没有欲望而非满足你的欲望。圣僧、圣人、禅师和瓦隶能给予你想要的；我却拿去你想要的，让你从执著中解放，从无知枷锁中解脱。对于你的欲求，我是拿去者，不是给予者。

纯粹的知识分子永远无法通过智力来理解我。如果我是高之最

高，那就不可能用智力判断我，也不可能用有限的人心测量我的方式。

那些陶醉于崇拜，恭敬地站在一旁爱我者，得不到我。那些讥笑我并轻蔑地指摘我者，我不适合他们。让亿万大众簇拥我，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为了特选的少数，他们散在人群中，默默无闻地向我臣服一切——身、心、财产。我更是为了那些在臣服一切之后，对之想都不再想一下者。我的人，是那些准备好连舍弃念头本身都会放弃者，是那些在紧张活动中不断保持警觉，等着我的一个眼神或手势，就会为真理事业献出生命者。真爱我者，是那些怀着不屈勇气，欣然面对灾难者，是那些对我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不惜以自身幸福舒适为代价，热切满足我的最微小愿望者。

在我眼里，一个自信地履行世间责任，将之视作光荣职责来接受的无神论者，要远远有福于自以为是神的虔信者，却逃避神圣法则给他分配的义务，去追随圣僧、圣人和禅师，试图解除最终会带给他永久解脱的痛苦者。

一只眼睛盯着肉欲的迷人快乐，另一只眼睛却期待看见永恒极乐火花，这不仅不可能，而且是虚伪的顶点。

我不期待你们立刻就能明白我想要你们知道的一切。从古到今我要不时地唤醒你们，在你们的受限心中播下种子，该种子随着适当的时机和你们的适当护理关心，一定会发芽、开花、结果——你们与生俱来的真知。

如果在另一方面，你受自身愚昧引领，坚持走自己的路，没有人能阻止你的选择；因为那也是前进——无论怎样缓慢痛苦，最终经过无数次出生之后，它也注定会让你证悟我现在就想让你知道的。为了救你出离在错觉迷宫中的进一步纠葛和自造的痛苦——痛苦的规模取决于你对真正目标的无知程度，现在就醒来吧！通过体验愚昧的真相，来重视和争取自由。要对你自己和神诚实。一个人也许能蒙骗世人和邻居，却永远不能逃脱无所不知者的知识——此乃神圣法则。

对接受我为高之最高而接近我的每个人和那些想接近我的人，我宣布，绝不要心怀对财富和世俗利益的欲望而来，而要仅仅怀着放弃一切——身、心和财产以及对它们的一切执著——的热烈渴望而来。不要为逃脱困境来求我，而要为全心全意臣服于我的意志来

找我。不要为世俗的快乐和短暂的舒适来依附我，而要把你自身的快乐和舒适献在我足前，跟随我同甘共苦。让我的幸福成为你的快乐，我的舒适成为你的安宁。不要我赐你一份好工作，而要渴望更勤奋诚实地服务我，不期酬报。绝不要乞求我拯救你的生命或者你亲人的生命，而是要乞求我接受你并允许你把生命献给我。绝不要期望我治愈你的身体病疾，而是要祈求我治愈你的愚昧。绝不要伸出手从我这里接受什么，而是要高举双手赞美我——你视作高之最高者而亲近者。

如果我是高之最高，那么对我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不施展奇迹去满足个人需要——这种满足只会使人愈来愈深地陷入无常存在之罗网——但在一定时期，我却不时地以奇迹的形式来示现无限能力，但完全是为了人类和一切众生的灵性提升和利益。

尽管如此，神奇体验还是经常被爱我和坚信我者经历，它们被看作我的纳扎或恩典。但我希望所有的人明白，把这种个人的神奇体验划归于我的高之最高状态，不是我的爱者应当做的。如果我是高之最高，我则高于在神圣法则运行中，摩耶的这些虚妄表现。因此，我的如此看我的爱者，或那些通过别的渠道不自觉地爱我者，无论他们经历怎样的神奇体验，都仅仅是他们对我的坚定信心的结果。其不可动摇的信心经常超越摩耶的作用过程，给予他们那些所谓的奇迹体验。这种来自坚定信心的体验，最终会带来好处，不会让体验者陷入幻相的更多更大束缚。

如果我是高之最高，那么我普遍意志的一个愿望，就足以于一瞬间把成道赋予一切众生，从而将造物界的每一个生灵从愚昧枷锁中解放出来。但有福的知识是依照神圣法则去体验愚昧所获得的知识。通过至师的引领和向高之最的臣服，使这种知识有可能让你在愚昧中间获得。

9月11日星期五上午，巴巴离开德拉敦，作“无眠玛司特旅行”。埃瑞奇、彭度、古斯塔吉、拜度、赫伦、库玛、基申·辛和埃尔查随行。赫伦开基申·辛的车，埃尔查开吉普车。行至德里，又赴旁遮普，联系了7个巴巴曾对之工作过的好玛司特。巴巴还，如前所言，联系了圣徒和萨度，朝拜了7个著名三摩地和7个达伽（圣陵）。他们日夜兼程，从一地赶到另一地。在5天后返回之前，人人总共只睡了几小时。巴巴精

力充沛地工作。

11 日的第一站是代奥本德，在那儿巴巴顶拜了几个三摩地。

上午 11 时，到达密鲁特。曼萨丽的兄弟，瑙萨里的弥奴·德赛，在军队任陆军中校，刚到密鲁特驻扎一个月。弥奴没想到巴巴会来看他。他看见巴巴，欣喜若狂。

“巴巴，您想要些啥茶点？”他问。

“色芙 - 甘施亚。”巴巴答。（穷人常吃的炸鹰嘴豆。）弥奴的宿舍有别的零食，却没有色芙 - 甘施亚，在古吉拉特和孟买地区才有。

“我是来看你的，”巴巴微笑，“不是为吃喝。我得马上离开。”

巴巴问起他妻子芭派和女儿美赫，提醒他：“别忘了，美赫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对她不要担心；我的纳扎在她身上。”

巴巴和满德里继续行至苏拉杰昆德，在阿南达·纳施和玛诺哈·纳施的三摩地，叫当地一名牧师做祈祷。牧师用梵文吟颂数语之后，巴巴、拜度和古斯塔吉顶拜陵墓。

回到密鲁特，巴巴对该市灵性掌管者，第五层面的美赫班巴巴工作。7 年前巴巴也对他工作过。这次巴巴走近他的小屋时，谦卑的玛司特在喂猫。他拒绝走到屋外，却接受了巴巴给他的钱。巴巴从远处向他顶礼，玛司特用波斯语喃喃道：“我说过；我见了。”接着，又用优美的印地语，轻声说了三遍：“惟有幸运者知道，见到他有多幸运！”

继续旅行，巴巴下一个拜谒穆斯林圣人夏·辟尔和马赫杜姆·阿里·夏的达伽。

已近傍晚，又前往德里。5 点抵达，住宿沃斯·迪奥·凯恩家。巴巴说想在当晚歇息前，访问德里的达伽和三摩地，但后来把时间改到翌日凌晨 4 点。

按计划拜谒完市区的几个著名达伽，巴巴前往泰格巴哈度的三摩地。送给那里的牧师一些钱，叫他为巴巴成功完成为期 4 个月的工作做祈祷。牧师不知巴巴是谁，祈祷时又加了句：“还愿神赐他一个孩子。”

男子们对那人的话笑笑，离开时，巴巴打趣：“我已经有无数的孩子。照看他们够辛苦的了！”午饭后，巴巴又访问了德里的几个圣陵和礼拜场所。

9 月 13 日星期天，巴巴离开德里，到帕尼帕特，访问了库特博布阿里·夏·喀兰的达伽（注：1942 年巴巴在此联系过一名玛司特）。返

回时，巴巴步行走过城区集市。赫伦本该把车开到那儿，可他未按指示做。库玛乘黄包车前去找他。与此同时，有人说帕尼帕特的一种甜食很有名。巴巴让他们买了。分给大伙儿吃，自己也吃了一些。

等赫伦到后，又驱车经库卢谢特拉，去西尔欣德。巴巴拜访了法塔赫·伽·古鲁德瓦拉圣陵，那里的锡克教牧师做了祈祷。

在卡纳，巴巴想再次联系巴姆比玛司特（注：同年6月巴巴曾联系过巴姆比）。在路上看见这个赤裸男孩，拜度和巴巴下车走过去。巴姆比紧抓拜度的胳膊，跟他走。看见巴巴给他两只苹果，便放开手。又和巴巴手挽手，朝一家茶馆走去。巴巴给他一杯茶，一些甜点。又触他的足，对联系相当满意。

离开此地，继续旅行，经菲拉奥尔，到默瓦拉。在穆沃村，巴巴再度联系6月份遇到的裸体玛司特。巴巴开始按摩他的腿时，玛司特看着他，喊道：“去！走开！”不过，巴巴甚为满意，在他身边多坐了半个小时。玛司特站起走开，坐到路边，巴巴跟着，喂他苹果和葡萄。一边喂他，一边几次将前额放在玛司特足上。

从穆沃驶过狭窄土路和田野，当晚10点抵达桑加特布拉。他们专程来看的玛司特，努瑞亚巴巴，从屋内反锁了门，不肯出来。终于哄他开了门，巴巴向他顶礼。拜度叫圣人玛司特祝福巴巴工作成功，努瑞亚宣布：“您的工作将取胜！”

巴巴希望到巴拉-鲁德卡，同高级玛司特钦塔·巴伽特工作。从最近处的城镇到巴拉-鲁德卡，路程有10英里，因最近季风雨，未铺的路成了泥沼。也不是直通的，路七拐八弯引向不同村子。曾在此地久居的埃尔查报告：“巴巴，这条路夜间没法走。我们会拐错迷路的。路两边都是甘蔗地，辨不清路的方向。”

巴巴问拜度，能否带路。拜度保证他能行，又自信地说当晚就能到玛司特那儿。埃尔查恳求：“巴巴，别听他的。这一带我熟悉。拜度只会让咱们在田间兜圈。”巴巴让拜度带路，赫伦驱车，左拐右拐，竟把他们径直带到玛司特住处。深夜11点抵达，埃尔查不由叹服，五体投地顶礼拜度，激动地对巴巴说：“这之前我一直把他当作傻瓜，可您挑选的满德里个个是珍宝！有的擅长这方面，有的擅长那方面，但无人像拜度。他有着指南针般的鼻子！”

拜度唤醒钦塔·巴伽特的服侍者，一位锡克教徒，同去玛司特房间。

锡克教徒唱起奉爱歌曲，很快，躺在吊床（布条床）上睡觉的玛司特醒来，坐在床上。随着唱声，拍手，喜不自禁。玛司特和声唱着，站起，牵着巴巴的手，在房内来回踱步，时而领巴巴到外面路边。

玛司特寸步不离巴巴！他牵着巴巴的手，绕房间转；巴巴只好跟随。凌晨 2 点，在漆黑一团的严寒中，跟玛司特在户外散步。埃瑞奇见巴巴示意，对玛司特说：“我们得走了；让他走吧！”玛司特停了一会儿，而后将埃瑞奇推到一边，继续拉巴巴绕圈。这又持续了近一小时。

埃瑞奇担心巴巴受伤的腿经受不住，再次恳求钦塔·巴伽特。玛司特停下片刻，接着又走起来，整个时间又哭又唱。终于他自己放开了巴巴的手。联系结束时，叫钦塔·巴伽特祝福巴巴的工作，他友爱地做了。

深夜，巴巴一行抵达菲拉奥尔火车站。巴巴再度对那儿的玛司特尼玛工作。首次会见时，她曾要了 1 个卢比币，这次巴巴也给她一个。她拒绝，说：“我会拿的，但在拂晓。”大家和蔼地劝她祝福巴巴的工作且让他离开，之后她收下硬币，说：“神会助您。”巴巴坐入轿车，玛司特尼·玛尾随，索要 10 卢比。巴巴给她一张 10 卢比纸币，她却要 10 个 1 卢比的硬币。只好打开车尾箱的行李，满足其愿。她又要了一根铅笔，在巴巴背上画些线条图案。

巴巴一行随后经鲁尔基，前往哈德瓦，沿途访问不同的三摩地和达伽。9 月 14 日下午，抵达哈德瓦。巴巴想对住在康卡几英里外的某花园里的一名玛司特工作。但因新近下雨，通向花园的土路泥泞，有又大又深的水坑。有两三次，巴巴和男子被迫下车涉水，同时车迂回田间。最终找到玛司特。联系令巴巴满意。

之后，巴巴专程返回哈德瓦，对玛司特大圣人尼康施瓦拉再度工作。

接着，又驱车前往瑞希克什，联系几个萨度后，才让男子们吃晚饭。

巴巴希望午夜做祈祷，于是驱车去鲁尔基附近的喀延，以便他到至师萨比尔的圣陵祈祷。巴巴不断催赫伦加速，以确保准时抵达喀延。到了萨比尔的陵墓，拜度去找看守，请他开门。遭到断然拒绝，巴巴只好凑合在大理石窗格旁祈祷，透过窗格可见萨比尔的墓。巴巴还命全体随行男子绕萨比尔的达伽走 101 遍。

一个少年看到，深受感动，开始朗读一本圣书，边读边流泪。

重返哈德瓦，巴巴在凌晨时分，联系了一名玛司特。完成工作，巴巴和男子连续驱车近 60 小时，于 9 月 15 日晚回到德拉敦。巴巴表示对

整个行程和玛司特联系相当满意。

并叫玛妮给大阿迪写信（17日）：

“4天内，巴巴从玛司特之旅返回。他不辞辛苦，日夜兼程，废寝忘食。（最后一段驱车60小时，途中急需时才停车。）巴巴和满德里回来，精疲力竭。但巴巴联系了一些杰出的玛司特，说工作圆满完成——这个自然最要紧。”

在德拉敦的巴巴寓所隔壁，有个番石榴园。4名警卫受雇在夜间驱鸟。又嘘又喊，巴巴嫌吵，大受其扰。一日，指示库玛去告诉警卫们，夜间别弄出那么大声响。

他们听后，却嘲笑道：“你说的没错。可我们不这么干，鸟会吃光果子，谁承担损失？老板会解雇我们，我们会失业。”库玛回来报告，巴巴遣他回去传话，他们赶鸟儿时要轻点声。库玛又去讲了。

次日，巴巴说那夜比先前更吵了。库玛甚为恼火。巴巴遣他去找园主，那人对库玛浪费他的时间十分生气，说：“我不叫佣人吼叫，他们就睡大觉，鸟儿会毁掉我的果园。可我不明白，他们喊叫怎会打扰你们。你们屋内不可能听见他们。”巴巴听说，问库玛：“这下怎么办？”

库玛半开玩笑，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买下果园，让鸟吃光果子。”

“妙主意！”巴巴热烈回应，“去问问价钱。”

库玛再次找到园主，那人愈发恼火。“你有没有脑子？果园结满果子，是出售的时机么？不过，果子已卖给一个承包商，他在分批运走果品。”

巴巴听说，又派库玛回去传话：“别叫承包商分批运，要马上摘光。”

库玛回去。园主恼火地挥了挥手，喝令库玛立马滚开。巴巴听说，仍称：“得想办法止住这个噪声。我睡不着，这影响着我的健康、心情和工作。得做点什么。”

过了几分钟，巴巴又说：“不是所有警卫都弄出那么大噪声。他们中有个男孩最吵。你把他带过来，让他在这儿干活，问题就解决了。”库玛前去辨认年轻的“罪犯”。找到男孩，却说服不了他放弃工作。库玛加高薪水诱惑，仍遭拒绝。不过，在库玛的坚持下，男孩终于被说服。巴巴看见他，很高兴。

这名18岁小伙是尼泊尔人，不太懂印地语。巴巴问他薪水，他用滑稽的口音答：“抱屈死-卢比”（应为：帕区斯-卢比——25卢比）。他的印地语让巴巴开心。巴巴叫他放心：“你在这工作，会拿50卢比，

外加衣食。此外，还会接受教育。”

少年喜不自胜。宝负责教他。还给他提供棉毛衣服和各种舒适。这下，他拿起了老板的派头——有宝当佣人！宝的职责包括：为他铺床，端饭，洗碗，保证他开心。

夜间果园噪声依旧，巴巴却不再表示受干扰。他爱这个尼泊尔男孩，其逗留让巴巴高兴。从男孩搬入那天，巴巴也忽略了噪音。男孩在宝的房间住，试着学点东西，可他稍一用功就头痛。把“A”念成“阿”，学了两个月，基本上一无所成。巴巴每天召见他，反复问：“你在那边拿多少工资？”他会用古怪的口音说：“抱屈死-卢比。”巴巴开心大笑。巴巴还天天顶礼其足，拥抱他。惟有他的爱使男孩服从。

尼泊尔少年的背景是，他是独子，因故离家出走。父母因其失踪心急如焚，不胜悲哀。想法找他，却未成功。两个月后，男孩的一个朋友从尼泊尔来德拉敦看他，大家才得知缘由。告诉巴巴。巴巴劝男孩回家。男孩拿到300卢比，欣然离去。若非遇见巴巴，他决不会回家的。就这样，两个月之后，巴巴“受扰”的真实原因才曝光。

在巴巴寓所附近，是萨汉普尔的王公和王妃的宅邸。王妃叫莫希妮，王公叫查拉特辛。他们的女儿，普希珀拉塔，嫁于帕蒂亚拉的王公，不久前死于分娩。悲恸不已的王妃，疯了一般，若非这次遇见巴巴，她的情况定然恶化。

王妃打听到美赫巴巴，1953年9月一天晚上，她由丈夫陪同，来到满德里住所。当时埃瑞奇和巴巴在屋外走廊上坐着。巴巴问她有何要求。莫希妮王妃答：“巴巴，我因极度悲哀来找您。我是有求而来。”

巴巴问：“是什么？你想求我什么？”

“我没女儿，活不了。我要女儿回来。求您让我女儿复活！”她一边讲述缘由，一边失声恸哭。

巴巴安慰她说：“你干吗哭？你女儿会回你身边的。”

莫希妮惊讶地问：“同一个女儿，巴巴？以同样的身体？”

“是的，同一个女儿。”他承诺。

“可她的尸体已火化……”

巴巴笑笑。他的微笑消融了莫希妮的悲哀。“我乃帕若玛特玛，对于我没有不可能的，”他向她保证，“我创造了宇宙！难道不能让你女儿复活？”

这番话卸去她心上的重负，消沉化为希望。她问：“您真会还我女儿？”

巴巴微笑，叫她放心：“是，这正是我告诉你的。别再担心，要有耐心。女儿会回到你身边。你唯一必须做的是：想我，爱我。不断想我，尽力爱我，与日俱增。你会这样做吗？”

王妃答应，多日以来第一次内心感到轻松。夫妇俩走了。为巴巴翻译的埃瑞奇不由愕然，心忖：“天哪！巴巴在承诺什么？宣布这种事可不像是他。”

他对巴巴说：“您向她保证，她女儿会回来，可她要是没见女儿回来，会发生什么？”

巴巴回复：“我对每一种病都有良方，无施不效。时下她需要这种药，直到病退。她开心了，而且你将看到，她的病情不会恶化；反会好转。”

几天后，莫希妮报告巴巴，她希望亲自为他清理房间。巴巴同意，她做完，又要巴巴的个人用品，于是将他的长袍给了她。

巴巴在德拉敦逗留期间，莫希妮王妃高兴开朗，内在越来越依靠他。巴巴离开后，每当她想起女儿，便致信巴巴。巴巴每每回信，叫她耐心，女儿定会回到她身边，但同时她要越来越想巴巴。巴巴表示，她会梦见女儿，那是她快回来的先兆。

后来，1954年，莫希妮王妃同丈夫到阿美纳伽，参加达善活动，打定主意最后请求巴巴使她女儿复生。可到巴巴跟前，她彻底忘了。

几年后，夫妇俩到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巴巴问莫希妮王妃：“你好吗？”

“巴巴，我很快乐。”她答道。

那天巴巴神采奕奕，突然声明：“此刻我有心情赐你所求。立刻告诉我：你要女儿回来，还是要我？”

王妃把手轻轻放在巴巴膝上，答：“我要您，巴巴。”

巴巴回应：“现在你已要回女儿。整个世界都在我里面，包括你女儿。”

巴巴通过让莫希妮·拉尼彻底忘掉女儿，把女儿还给了她。莫希妮王妃因女儿死亡，同巴巴建立亲密联系，永远成为他的。她丈夫查拉特辛，也紧抓巴巴之足；另一个女儿库苏慕，在巴巴的爱里欣喜若狂。库苏慕之夫，萨达·穆卡姆·辛，起初不信巴巴，但一次他被带来达善，深受巴巴吸引，乃至在新德里家中常举行巴赞 - 克坦活动。

莫希妮的姐姐，穆基姆布尔的拉玛德薇，及其家人，也同巴巴建立联系。莫希妮王妃的近 50 名亲属也有幸来到他足前——皆因普希珀·拉塔的殒命。可以说，女儿在美赫巴巴的爱里重获生命。

另一名年轻女子，巴巴的亲密跟随者，在此期间去世。阿美纳伽的大阿迪致电巴巴：埃瑞奇的妹妹美茹·达玛尼亚，于 9 月 28 日因胰腺癌去世，时年 32 岁。最后一次巴巴见她时，说：“你辛苦工作，不久会得休息。”

美茹临终之际的遗言是：“告诉巴巴，我的旅程已到终点。向他致敬。”

蓝车旅行期间，美茹曾帮忙做饭；她和丈夫萨瓦克，同埃瑞奇和妻子，同办婚礼，巴巴出席。接到她去世的电报，巴巴遣埃瑞奇等去看电影。埃瑞奇未表现出丝毫的影响。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但彭度感到难过，忆起末那乃息闭关期间，美茹是怎样为他、埃瑞奇、拜度和古斯塔吉做饭并送到坪坡岗的。新生活时期，巴巴不在美拉扎德，美茹仍殷勤打扫，使那儿每样东西保持一尘不染。

美茹去世后，巴巴给阿美纳伽的萨达家发电报说，美茹现在获得幸福，并叫他们捐献 5000 卢比，用于他在德拉敦的工作。他们即刻照办。

（注：美茹去世之后，其丈夫萨瓦克·达玛尼亚搬到孟买。）

从 1953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起，满德里、基申·辛、库玛、埃尔查、赫伦和克基·纳拉瓦拉，每晚午夜开始在德拉敦不同地点祈祷。其中印度教徒到神庙，穆斯林到清真寺，基督教徒（邓肯）到教堂。德拉敦没有火庙，克基便到帕西公墓祈祷。有些满德里在巴巴跟前祈祷，面前放着各自宗教的象征。每一次祈祷巴巴都参与。之后，他又到教堂、清真寺、神庙和古鲁德瓦拉（锡克教庙），在此一名满德里于午夜念诵其宗教祷文。仪式持续到凌晨 2 点。整整一周天天如此。

这时期，就巴巴访问安得拉和哈默坡的计划，同那些地方的爱者和信徒频繁通讯。

10 月 22 日，巴巴对宝说：“我今天出生！”并拥抱了宝。接着又叫来并拥抱每一个满德里，发甜点。无人明白巴巴的意思，直至当晚接到那格浦尔的来电：宝的妻子拉玛生了儿子。巴巴亲自为男孩取名美赫纳施（仁慈王子），还向宝透露，孩子前生即嘉尔·科罗瓦拉。一个月后，巴巴遣宝赴那格浦尔，探望新生儿。

10 月 28 日星期二，东西方爱者（男女老少）按照巴巴的指示，整

夜不眠，从午夜至凌晨1点，按各自宗教不间断出声念神名1小时。

在德拉敦，巴巴要克基纳拉瓦拉整夜念诵。克基念了“阿乎若玛兹达、阿乎若玛兹达”几小时。而后念起“美赫巴巴、美赫巴巴”，直至凌晨5点。次日，拜度告诉了巴巴。克基为自己辩护说他自己并未察觉，念诵时一直凝视巴巴的照片。接着请求巴巴宽恕。“别担心，”巴巴对他说，“美赫巴巴本身就是阿乎若玛兹达。”

那格浦尔等地的爱者收到不睡念神名的公告时，德希穆克热情过度，宣布此乃“成道之夜”！有些人将证悟神圣状态。满德里得知此事，便设计个恶作剧，等德希穆克10月30日来访德拉敦时，耍耍他。那天上午德希穆克来到，按大家的计划，宝在门口迎接，把他拉到一边。

“博士先生，”宝说，“发生大事了！自从28日夜，满德里都变得玛司特一般。只有我，不幸错过那种状态。是不走运，什么都没发生。”

德希穆克热切地听着，瞪大眼睛问：“怎么回事儿？”

宝一本正经地回答：“全成了玛司特！可巴巴一来，他们就完全正常。巴巴一走，他们又回到那种状态。我真不幸，什么体验都没给我。”

“别担心，宝，”德希穆克安慰说，“你是满德里成员，有一天巴巴肯定会赐福给你的。”

宝将德希穆克领进屋。埃瑞奇、尼鲁、彭度和韦希奴在一个房间。埃瑞奇躺着，从头到脚蒙着毯子。彭度一次吸着两支香烟。尼鲁呆坐在自己摆的一堆垃圾前面。韦希奴头靠一个布包裹，表情呆滞。谁都不对德希穆克说话。他试着掀起埃瑞奇的毯子，可埃瑞奇一把夺去，假装睡觉。彭度在地上爬行。德希穆克试图引他注意，彭度怒吼着朝他扑去。德希穆克吓坏了，赶紧逃离。出门碰见邓肯，只见他腰系树枝，挎着割草的剪刀！口嚼未燃的雪茄。德希穆克确信：他们几个都成了玛司特。

给德希穆克上点心时，彭度冲出来，一把抓走。德希穆克拿着盘子逃离，对宝说：“除了彭度，似乎个个像温和型玛司特。彭度成了火爆型的！”

“他们这般光景已有两天了，”宝告诉他，“这下，我还得照料他们。”

巴巴来到满德里住所，大家都照常坐在他面前。谁都未曾告诉巴巴这个玩笑。巴巴问德希穆克：“满德里跟你聊天没？”

“没，巴巴，”德希穆克开口，“他们……”

巴巴却打断他，打手势：“别多想。他们不正常。我在同你讲话。

你还要什么？”

满德里担心，德希穆克告诉巴巴，他会不悦。可当巴巴向德希穆克保证，他们“不正常”时，他们放心了。德希穆克把这话当成巴巴的确认，这下坚信男子们已成玛司特。

巴巴开始同德希穆克交谈。德希穆克提到妻子茵度玛提。巴巴示意宝：“他一提她名字，就用针扎他！”

又问德希穆克：“你在说啥？”

“没啥，巴巴，”他说，“宝手里有针；不然，我会告诉您的。”

“为茵度挨扎，有何妨害？告诉我，你想说什么。”德希穆克大笑起来。他虽智商极高，但在巴巴身边却成为巴巴的伙伴，巴巴总会揶揄他，与他共享幽默时光。

后来巴巴吩咐宝：“大声喊，让茵度帕提（茵度之夫）来。”听见宝叫喊，德希穆克跑过来。

“宝叫你啥？”巴巴问他。

“我害怕他的针，”德希穆克说，“不能告诉您。”这又让巴巴大笑。

这个地区的民众渴望了解美赫巴巴，于是在德拉敦、丘哈布尔和赖布尔安排了活动。巴巴派德希穆克和宝前往演讲。在赖布尔，有 5000 人出席，麦克风坏了。德希穆克表示没麦克风无法演讲。不过，宝发表了演说。巴尔·基桑代替德希穆克讲话，其嗓音洪亮有力，说道：“兄弟姐妹们，捷巴巴！你们都知道我要说什么，说出来又有何用！好了：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此番简短“演说”令听众大笑。巴尔·基桑和妻子美赫·康塔，虽说不久前才接触巴巴，但已开始协助巴巴的事业，在该地区工作中发挥主要作用。

德希穆克在德拉敦逗留 10 天左右，整个期间满德里假戏真做。德希穆克压根没想到满德里只是在演戏，他返回那格浦尔，确信他们真的成了玛司特。

巴巴还将克夏夫·尼伽姆、普卡和伽亚·帕萨德·卡勒召到德拉敦，商谈将来在哈默坡的达善活动。克夏夫在当地游走宣讲巴巴，民众渴望达善美赫巴巴。会见后，巴巴遣普卡和伽亚·帕萨德立即回哈默坡，让克夏夫多住 5 天，期间将《高之最高》讯息译成印地语。

在德拉敦，许多人前来看巴巴，但因达善已停止，失望而归。不过，

失望加剧渴望，他们愈发渴望目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神圣化身。基申·辛等人恳求巴巴，说群众明知他在本市，却接触不到，真是可悲。最终巴巴让步，同意施达善。

1953年11月1日星期天，巴巴的慈爱笑颜，旭日般在德拉敦升起。一座大帐篷，由哈瑞希·昌德·考恰，在满德里住宅对面搭起。彭度为活动做全部安排。普若卡希瓦提、美赫·康塔和芙芮妮·纳拉瓦拉装饰了满德里住所客厅。屋宇和场地显得华美。

巴巴为公众达善授述的两篇讯息已印出。人们一到，在大门口的宝和克里希那就发给他们。一早人群就开始聚集，等候美赫主的到来。帐篷内，曼伽·赛全天演唱巴赞。

巴巴到达之前，已下达严格命令，不可摸他的足、向他顶拜或行合十礼，不可要求物质援助或会面。

分发的讯息之一，有关“真达善”：

在你们中间我很高兴。是我的一些爱者的爱，今天将你们吸引到一起达善我。但要得到对我的真正达善，并不容易。近处看我，向我致敬，献花果，顶拜，之后回家，绝不会意味着你已达善我。用肉眼见我，并未见我的真相。虽例行所谓的“达善”，却未曾瞥见我是谁。

真正达善我，即找到我。在我里面找到你的寓所的唯一可靠方式，就是爱我。要像我爱你那样爱我，你必须成为我的恩典的接受者。唯有我的恩典才能赐予神爱礼物。而要接受我的恩典，你就必须怀着对我不可动摇信心之稳固基础，全心全意服从我。

当你们将自身彻底臣服于我，才能自发地按我的要求服从我，以便我的希望成为你们的法律，我的爱维持你们的生命。

一个又一个时代，许多人渴慕这样的臣服，但只有极少数人真实努力按我的要求彻底臣服我。最终成功者，不仅找到我，而且成为我，证悟生命目的。

我想让你们全体知道的，哪怕在场群众中有一人理解，我今日来你们中间的目的就已达到。祝福你们所有人。

德拉敦目睹到奇妙的场景。早上7点半，巴巴离开寓所，前往满德里住宅。他身穿白袍和粉色上衣，头发束成尾辫，掩于衣领下。神采奕奕。微笑散发喜悦光芒；容颜宛如旭日！美眸闪烁——从中不断流溢圣

酒——众目共睹。

基申·辛为巴巴撑伞，其长子马丹·拉拉·阿若拉，拿摄像机走在前面拍摄。气氛充满期待。随着巴巴走向遮篷，“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欢呼响彻空中。一些满德里守卫，确保无人挤近巴巴，德拉敦的女爱者们，让达善人群中的妇女保持距离。

巴巴扬起手，示意大家耐心，直奔客厅。他在那儿接见德里的一些爱者，外面人群更加激动。普若卡希瓦提和巴尔·基桑全心投入演唱克坦，四周弥漫洋溢着神爱。

男女分开排列，形成两个长队。达善开始，巴巴发帕萨德。但无人得以久留，尽管渴望站在他跟前凝视。

一名聪明女子站巴巴面前，献上《古鲁·格兰特·沙希卜》（锡克教圣典）的一篇祷文。这使她有机会在他跟前多待。另一个妇女开始在巴巴面前祈祷，其他女子纷纷效仿。

一名警官，萨达·维林德·辛，站在台上发表演讲，之后巴巴吻了他。

埃瑞奇读字母板，巴巴授述：“我对你很满意。努力在内里找到我。”

“请告诉我怎么做。”警官请求。

“尽量多想我——这是唯一的方法。”巴巴敦促他。

萨达·V·辛通过埃瑞奇听巴巴授述时，其他人等着达善，人群更密了。辛又站入队中，其他人也复排队达善。

达善期间，巴巴往返于客厅和帐篷之间。一时，巴巴进入帐篷，给聚集外面的人施达善。他离开帐篷，去客厅继续发帕萨德时，人们继续排队等达善。尽管看不到他，仍然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巴巴听到他们的心灵呼声，却故意同他们捉迷藏。他时而坐在帐篷内，时而到客厅施达善。

成堆的鲜花、花环和水果摆在他面前。彭度、埃瑞奇和尼鲁忙碌地拿开。彭度报告巴巴，外头还有大批群众等候达善。巴巴只是笑笑。有人对他唱巴赞，有人祈祷。

下午，南希·杜尼亚机构的负责人莱克·拉杰·乌法特，带该校的聋哑儿童过来。他们为巴巴带来大花环和皇冠。孩子们把皇冠戴巴巴头上，他看上去就像主奎师那。巴巴亲亲这个孩子，拍拍那个，同小家伙们打成一片。并对孩子们授述讯息：“神无需仪式和表演。他只要爱。我们的爱应该至高无上，以至于心灵爱神时，头脑都意识不到。”

活动从上午8点至11点，又从下午1点持续到6点。德拉敦的幸福时光！

这天巴巴给公众的另一篇讯息，题为《玩耍幻相》：

我欣赏把你们带到这里的信心。也欣赏你们的爱与忠。这让我很高兴。我知晓且理解你们的困难与问题、痛苦与期望。不仅个体，全世界都在苦苦挣扎。当痛苦来临时，是根据神定的羯磨律而来的。因此必须欣然和毅然地接受。但须记住，你们自己的行为是很多痛苦的起因。通过明智行动，可尽量减少痛苦。人类需要的是灵性智慧；为此，必然得转向至师和阿瓦塔。

痛苦来自无知或对幻相的执著。大多数人玩耍幻相，如儿童玩耍玩具。你们若沉迷于世间的短暂事物，执著于虚幻价值，痛苦则不可避免。对于幼儿，放弃玩具不容易，因他们成了无法克服之习惯的牺牲品。同理，通过无数的人生，你们已养成玩耍幻相的习惯。要你们从中摆脱，也是困难的。

无数世纪以来，阿特玛（灵魂）一直看见自己影子，沉迷于虚幻形体世界。对自身创造之景观上瘾，通过一个又一个创造周期渴望见它。当灵魂转向内，渴望自知时，便倾向于灵性。即便在此，这个想看某景观的习惯仍持续几生。灵魂想体验某种奇迹或壮观现象，或者在较高级阶段，想施展奇迹和操纵现象。就连高道也发觉，难以超越这个玩耍幻相的习惯。对奇迹的不懈执著，只是玩耍幻相习惯的进而延续。

给你们带来真正自由的，不是奇迹，而是认识。你们如果对神人具有坚定信心和不渝之爱，通向永久真理之路便清楚安全。你们就没有时间浪费在玩耍不重要事物之上。让爱与真理引导你们！此乃通向神的简单道路。不是靠对诱人幻相的无止境地操纵，而是靠对不变真理的忠诚，才有希望确立于永久和平。

当我开言时，将是唯一的神言，但它将是万言之言，或者说真理之显现。该道言定将被心灵听见，不仅被头脑。它将触动人心，使你们觉醒。致以我的爱与祝福。

未经巴巴召见的沃斯迪奥凯恩、他妻子普茹芭等人（如达尔、甘玖、哈吉万·拉尔及女儿安谷芮、儿子苏甘德），也从德里来到德拉敦。这天上午巴巴接见他们时，责备：“没我的邀请，你们为何来？这是个教训，

让我别施达善，因你们这批人总踏在我胸口！”

凯恩恳求：“您何时来德里，巴巴，您承诺在年底前来的？”

“你们这些人要是不来这儿，我一定会去的。此外，你们若把我看作我所是的，我已在那儿！”

退休警官萨达·V·辛，几天前曾来见巴巴。这次达善活动期间，他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安排事宜。白天，巴巴频繁用借口召他来。“你吃过没？”他会问，“你喝茶没？”巴巴对他满意，指示满德里去叫“新道拉辛”——他的深爱让巴巴想起另一名萨达吉：道拉辛医生。萨达·V·辛全家忠于巴巴，常来拜见。

许多人宣称曾经有过见美赫巴巴的体验。被问起，巴巴答复：“群众中有许多人往世同我有联系。都是同个海洋里的水滴，从不会离开海洋。大多数来访者往世已遇见我，数世纪见我。他们是旧友新貌。”

比如，巴巴转向库玛，透露：“你过去有一世，赫伦是你叔父。”

下午2点25分，巴巴用字母板对一名达善者拼道：“**神平等地内居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必须爱他并证悟他。届时痛苦全部终止。为获得该体验，我们必须爱他，这种爱可表现在各行各业。不过，当我们以自身幸福为代价，给予他人幸福时，它得到最大体现。**”

1小时后，巴巴对另一人说：“**惟有神值得为之生为之死。如果我们强烈、诚实、毫无虚伪地爱他，就会在自己和人人内里找到他。一丝的虚伪就使他远离我们。我们找到他，就成为无限极乐的永恒拥有者。那时我们看见他无所不在，就是我们自己。**”

各个宗教和社区的人都涌来达善巴巴，包括该市的最穷者和最富者。达善期间，巴巴授述此讯：

无论富穷、大小、男女，人人皆受某种痛苦的折磨。每一种痛苦的解救都在我们自身。如果我们在各行各业、一切境况下，努力诚实生活、诚实行动、诚实思考，如果我们努力全心全意信靠神，就会找到那个解救。我们已经是无限能力和无限喜乐的拥有者；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却阻止我们享受神的这些永恒珍宝。我祝福你们获得那种爱，按神应该被爱的方式爱他。

克基·纳拉瓦拉在外面忙着卖巴巴文献，希望也能出现在给巴巴拍的电影中。但他有职责要履行，便坚守岗位，未参加活动。突然，巴巴

召他，指示拍摄现场的马丹：“把我们拍一起。”克基大喜过望，意识到巴巴没忘记他。

另一场大型达善活动安排在两天后。库玛的朋友卜拉玛·杜特，居住在距德拉敦 25 英里的丘哈布尔镇。他恳请巴巴去那儿施达善，巴巴同意。宝和德希穆克已在那里做过演讲，当地人热切盼望亲见巴巴。卜拉玛·杜特做好一切安排，活动在一间客栈举行。

1953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2 点半左右，巴巴率几名满德里驱车到丘哈布尔，其他人提前乘巴士过去。聚集在那里的近 2000 人向他欢呼致敬。达善期间，巴巴授述如下讯息：

我们应把生命献给神或至师。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献出乐苦、善恶、强弱。真诚地献出生命，我们就得自由，神或至师便承担我们的责任。

亘古以来，神的讯息一直是，并将永远是爱。这种爱只有在对神的爱中才真实。对神的爱可个别地通过奉爱、深刻祈祷、舍弃、静心、强烈渴望与他合一，或通过臣服于神人，得以表现。也可通过行动，通过服务他人、不惜一切代价给他人幸福，得以表现。缺少此爱，生活不值得过。一个人经历无数次生命，却缺少对神的这种爱，乃徒劳地过虚假生活。

巴巴总结：我祝福你们全体，希望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将影响一些灵魂，努力获得这种对神的爱。

在讯息被译成印地语并宣读之后，巴巴开始发帕萨德。当地银行的一名会计，克瓦·辛，问巴巴：“抵达神的最易行道路是什么？”

“爱神爱得忘了你自己！”巴巴答。

达善持续到下午 4 点。巴巴拥抱卜拉玛·杜特，接着访问他家。之后率满德里返回德拉敦。

与之同时，安得拉邦考弗尔的信徒，希望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在当地建立中心，巴巴批准。在 11 月 15 日的信中，巴巴给他们寄去一则讯息——让他成为他们的“恒常伴侣”：

让我做你的恒常伴侣。多想我，超过想你自己。你越想我，就会越意识到我对你的爱。你的责任是让我在你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中始终与你同在。那些坚信巴巴的神性，因真诚的信爱而向我臣服者，在尽他们的责任。

那些真心确信巴巴是骗子，从而撰文诋毁谴责我者，也在尽他们的责任。

但那些因游移不定而不断怀疑者，是伪君子。他们有时候出于虚假情绪，倾向于相信我；其他时候则沉湎于对我说三道四。任何诽谤都无法影响或改变我；任何赞颂都无法增添或荣耀我的神性。

巴巴补充：“巴巴是他所是。我曾经是巴巴，现在是巴巴，并将永远是巴巴。我祝福你们所有人。”

后来他发了电报：“爱之主，乃爱者之奴，忠于信徒。谨此代表考弗尔的安得拉美赫中心，给世人此讯息。”

其间，沃斯·迪奥·凯恩邀巴巴赴德里，观看国会议员和总理队之间的一场不寻常板球赛。1953年11月18日星期三，巴巴、埃瑞奇、彭度、尼鲁、基申·辛、库玛和赫伦陪同，离开德拉敦去看比赛。还从孟买召来美赫吉和纳瑞曼。赴德里途中，巴巴在密鲁特停下，看望弥奴·德赛。在德里，住在总统庄园16号凯恩家。

次日，巴巴和满德里到国家体育馆观看板球赛。巴巴戴着黑毡帽和墨镜，以免被人认出。满德里也围着他，以免有人看他太清楚。尽管如此，整场比赛中观众常注视他。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远处看见巴巴，一边与同僚交谈，一边不时地朝他望。

“体育馆挤满人，”美赫吉回忆，“印度的部长们、国会议员们、总统和总理在打球；外交使节、商界人士、各种各样的人在场。巴巴的目的是联系所有这些人。

“在孟买，尤其外国队，如西印度群岛、英国或澳大利亚队赛球时，体育馆总是挤满观众观赛。巴巴往往和现场成千上万人一起坐看台上。有时，巴巴穿套装戴帽子，不露身份去观赛。依然有人认出他。

“我们在看比赛时，巴巴的心在别处；他的手指在工作，他则凝视某处某物。他曾解释，他去赛场的目的不只是观赛；他表示，当时那里聚集了3至4万人，他们全神贯注于比赛。他表示，他利用所有那些成千上万人的那种专注，在集体联系中做他的工作。”（注：引自美赫吉·卡里亚1970年3月10日在默土海滨美赫中心的谈话。）

11月20日星期五，巴巴访问印度最著名苏非圣人之一，尼扎姆丁的圣陵（注：尼扎姆丁<1236—1325>是《比德帕伊的故事》和《五卷书》著名波斯语译本的作者）。还拜谒了德里其它几处，凯恩和克基·德赛陪

同。回凯恩家途中，巴巴指示二人：“今后，别再拜访宗教场所——寺庙、教堂或清真寺——也别再去见萨度、圣人或瓦隶。”

巴巴不想在逗留德里 4 天期间见人。可亲近者表达了见他的渴望时，他答应最后一日见他们 5 分钟。故 11 月 21 日，一些亲密爱者于下午 2 点半聚到凯恩家。[注：参加者有：尼兰简·辛校长及妻子、贾金达·辛教授及妻子拉拉·特赫拉姆，哈吉万·拉尔及家人、达尔、甘玖、哈库玛特赖、特里洛克·辛、萨拉吉·辛、空军中校达迪·梅塔、莫汉·拉尔·夏玛（普若卡希瓦提的丈夫）和库苏姆·穆卡姆·辛。]现场轻松。巴巴先问候每人健康，同每人互开玩笑。

营地学院校长尼兰简·辛，请巴巴为学生授述专讯，巴巴玩笑般回应：“今早我上厕所时想到你，确信你会要讯息。故按你的科学头脑，我授予了一则讯息，外加一则。”

巴巴命埃瑞奇宣读，他早晨 7 点 45 分授述的《物质与灵性科学》讯息：

神无限，想象同样无限。所有这些被称为神影的一切，皆产生于想象，该想象亦无限。我们能无止境想象任何东西、一切东西。

科学，据当今理解，涉及能量与物质。该物质科学在心界之内。还有灵性科学，它涉及超心状态。物质科学与灵性科学，皆出示证据和范例。物质科学通过智力获得成果，灵性科学则通过爱。一旦充分体验爱，灵性科学之源——无限的神便被证得，届时发现其它一切只是幻相。

纯粹基于爱、超越系统化心智理解的灵性科学，充满表面的跌拓、矛盾及变幻，惟独爱能够面对且克服之。这是因为，物质科学强化自我生命，而灵性科学歼灭之。

埃瑞奇随后宣读（早上 9 点半授述的）《内在确信》讯息：

有两类体验——一外一内。外在体验可通过浊手段获得。我们用肉眼实际见到的浊界事物，给予我们某种确信，但有时就连这种确信也是基于错误分析。比方我们看见有人在棕榈树下喝瓶装奶，见此情形，就确信他一定在喝棕榈汁，这错了。但用内眼所见，所给予的绝对确信，决不会错误虚假。

一个人用内眼实际看见神无所不在时，他只需本人成为该无限存在。所以实际需要的，不只是理论推断，而是给予永远确信的实

际体验，而这唯有通过爱方能获得。

这些讯息读出后，巴巴对尼兰简·辛说：“关键是，我们试图通过心理理解那些东西，而惟有当没有心时，我们才能理解之！你自身就是自己的面纱。

“当‘你’变得不可见，神就变得可见！但这需要体验，而要获得该体验，恩典是必要的。试图通过心掌握不可理解之物，是徒劳的。”

尼兰简·辛恳求：“如果不能伴随您至少一周，我的渴求无从满足。”

巴巴微笑回应：“我不解渴，我加剧之！为加剧你的渴，你想何时伴随我七天？”

“4月大学放假。”

“且看吧，”巴巴风趣地说，“4月尚远哉！”

巴巴随后对余者说：“我的《语录》、《吠陀经》、《奥义书》等所有宗教典籍都无价值。那是对不可解释之物的字面解释。那不可理解之物，无从解释。故我把所有这些称作：纯粹的咕帕（闲谈，闲聊）。必要性是为了体验。届时所有讯息与怀疑永远消失。届时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一直无限，现在无限，将来亦保持无限。”

“巴巴，我该怎么做法以证神？”达迪·梅塔问。

“神乃完美诚实，在我们证悟他的努力中，完美诚实是需要的。要证悟他。我们应在所说、所做、所思的一切事上诚实。”

特里洛克·辛和萨哈吉·辛，是道拉·辛的侄子。他们说：“巴巴，我们要回非洲了（特里洛克在那儿生活）。我们想要您的祝福。”

巴巴暗笑，授述：“你们和所有其他人应该祝福我，以便我可以马上打破沉默。真祝福在你们内里；什么都别担心。”

巴巴对大家说：“最糟的挡道之物是虚伪。或多或少，人人皆伪君子。一丝的虚伪就意味着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愚弄无所不知者！”

下午2点40分，巴巴突然站起，离开屋子，坐入轿车，返回德拉敦。众人惊讶，因他们想为他适当送行。赫伦驾车，轿车驶离；爱者默默注视。当晚巴巴经密鲁特回到德拉敦。

开始为巴巴离开德拉敦作准备。他决定迁往马哈巴里什沃，提前派韦希奴去，为巴巴和男女满德里安排住宿。已租下阿迦·汗的宅邸（1950年10月他们曾居住）。

离开德拉敦之前，巴巴召来清洁工少年伊萨，问：“你随我去马哈巴里什沃吗？”

“父母让我结婚。”伊萨说。

“只是告诉我，你想随我去，还是想结婚。”巴巴重申。

“按父母意愿，我会结婚，然后隐居森林，唱您的巴赞！”伊萨宣布。巴巴对此大笑，建议：“婚后，别隐遁森林，来我身边。你会吗？”

“会，我会来。父母的意愿会实现，您的意愿也会。”巴巴畅怀大笑，拥抱他。

自从美赫巴巴将总部设在德拉敦，已有9个月。1953年11月29日，星期天中午，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德拉敦。英国小猎犬彼得，小马希巴，也被运往马哈巴里什沃。在德拉敦常为满德里做饭的两个尼泊尔男孩，基帕和库夏，也被送去。

大多数爱者想到火车站送行，但巴巴不让，只允许基申·辛、普若卡希瓦提、克基·纳拉瓦拉及家人、库玛全家、巴尔·基桑、美赫·康塔、维伦德拉和阿卡·潘迪、维林德·辛、莫希妮·拉尼和查帕特·辛、赫伦、哈瑞希·昌德·考恰和埃尔查·米斯特里。对他们，离别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却出自好运。

杜恩特快缓缓驶离车站，爱者流着泪，默默告别巴巴。没有言语。巴巴伫立车厢门口，打手势叫他们“要勇敢……要勇敢”！

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巴巴一行到达孟买，又和女子们乘纳瑞曼的车，前往马哈巴里什沃，于12月1日下午抵达。次日，巴巴率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库玛驱车回普纳，在宾德拉屋用午餐。会见盖麦、玛奴、美赫文和帕帕·杰萨瓦拉。大阿迪和纽瑟文按照指示，在此等候他。之后，巴巴还到老家看望了弟弟佳尔和贝拉姆。

当天，巴巴一行由佳尔陪同，前往孟买。巴巴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家，阿厦那。库玛翌日回德拉敦。巴巴到孟买的主要目的是联系当地的玛司特。还抽出一天在阿厦那举行达善。所有的长期和亲近爱者都来了，包括第一次拜见巴巴的佳尔·达斯托。见到巴巴之后，佳尔确信全世界都在巴巴脚下，为早先未陪妻子朵丽见巴巴而懊悔。

巴巴在孟买期间，12月4日，安纳104在绍拉布尔去世，享年64岁。他自1925年，一直跟随巴巴，在美拉巴德和巴巴一起生活多年，还在新生活期间守夜。另一名早期弟子，阿卜度拉·哈隆·伽斐尔，于两周前，11月23日，在纳西科去世。

6天后，1953年12月6日，星期天，巴巴完成在孟买的玛司特工作，返回马哈巴里什沃。开始哈默坡和安得拉邦达善旅行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三周，信件和电报频繁往返。哈默坡和安得拉两地的人们，也投入安排对巴巴的接待。12月25日，在卡基纳达市政厅举行公众集会，公布即将来临的达善。为此巴巴发去如下电文：

我对12月25日每一个到场者的讯息是：让爱歼灭你的低我，揭示我的无限大我。让你的耳不闻幻音，以听见我沉默的神爱讯息。让你的眼无视幻相，以看见我本来的真实面目。让你的心敞开，以完全充分地接受我。

此乃我今日给你们全体的讯息和祝福。

10日召大阿迪到马哈巴里什沃，接受给萨考利的高达乌丽麦的指示。美赫吉于18日左右领来弥奴·坡霍瓦拉和弥奴·卡拉斯。与此同时，巴巴的健康恶化，满德里坚持要他接受治疗。特别令他们焦虑的是，巴巴即

将出发给公众达善——即便在他最健康时，这也是极耗体力的工作。高荷、邓肯、尼鲁、埃瑞奇和彭度劝巴巴回孟买治疗。巴巴同意，条件是：“我去的条件是：从我接受治疗那天起，你们都要留在我身边，保持清醒，一眼不合。”

满德里欣然答应。埃瑞奇和彭度提出：“我们恳求您让医生全权为您治疗，毫不犹豫地服从他的治疗。”巴巴同意，叫纳瑞曼和美赫吉在孟买的一个静谧街区安排单独住所。

这个期间，达克从阿美纳伽来到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基本上已停止进食，高荷对达克说：“劝巴巴吃点东西；他或许会听你的。”

达克恳求，巴巴回应：“现在我就是吃奶油，也会感觉像块石头堵在胃里。此刻我有特殊工作要做，期间不宜吃任何食物。这是我停止进食的原因。”

一切安排就绪，12月31日，巴巴前往孟买，埃瑞奇、彭度、古斯塔吉和尼鲁陪同。查干和希度按指示在孟买迎接。除了纳瑞曼和美赫吉，外人都不得许到在维索瓦海滨附近的双层租房。治疗开始。满德里日夜服侍守候，巴巴像个普通病人，尽力服从医嘱。可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开始要各种各样的药。埃瑞奇和彭度提醒：“您是病人，必须照医生说的做。我们把您当作病人送到孟买，我们只会服从医生的指示。”

那时，巴巴经受可怕的身体疼痛。每晚午夜1时许，叫满德里用拳捶击他的身体，以缓解疼痛——该疼痛与他的宇宙工作有关。就这样，满德里三天三夜，一眼未合。自从到孟买，巴巴愈发显得虚弱。须满德里帮助才能坐起来。他曾说，12月份他的身体将出现严重情况，预言似乎成真。但在第4天，他突然坐起，似乎一点没病。以惯常的神采，问满德里：“你们把我当作什么？”

“当作神。”他们回答。

于是他说：“你们既然知道我是神，还把我当常人对待。我如果是神，就知晓一切，你们的责任是照我的话做。哪怕我向你们要毒药，你们也应毫不犹豫地递给我。我是普通病人吗？哪个医生能够诊断我的真正病情？你们若那样想，跟随我毫无用处！”巴巴疾言厉色，众人无言以对。只好打点行李，于1954年1月4日星期一，随巴巴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在马哈巴里什沃，满德里天天跋涉2英里，到夏哈斯特拉卜德的旅馆用午餐。只有年长的古斯塔吉和凯克巴德不用去，其食物被送到住所。

娜佳在住所内为巴巴和女满德里做饭。

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开始给宝两小时的守夜任务。克里希那从晚上9点值班到凌晨4点；宝从凌晨4点至6点。6点钟，拉诺来守半小时。当时，守夜者须坐在巴巴房间外，保持警觉；只有巴巴击掌，他们才能进他房间。值班结束，他们要从外部锁上巴巴房间，然后离开，把钥匙交给下一班。

一天夜里，克里希那锁上巴巴房间，忘了告诉宝把钥匙放哪儿了。少顷，巴巴击掌，宝慌忙找钥匙。有一扇窗户，宝推开，往里看。巴巴示意他进屋，宝却应声说：“房门锁着。”

巴巴又打手势，示意他马上开门进屋，他想小解。宝回答说找不到钥匙，巴巴打手势说他真没用，让他回去坐下。巴巴自己站起，拿便瓶小解。宝因这一阵紧张狂乱，直流汗，尽管时值寒冬。

故事还没完。克里希那曾叫宝转告拉诺，巴巴希望6点半至7点之间被叫醒。拉诺来，宝告诉她。她却反问：“要我6点半还是7点叫他？”

宝愣了，犹豫片刻，答：“7点。”

巴巴8点来到满德里宿舍，揶揄宝：“我搞不懂，你怎么通过硕士学位的？一点常识都没有。”又把夜间发生的事告诉他们，众人大笑一场。

在马哈巴里什沃安顿后，巴巴从德拉敦召来基申·辛和库玛。二人1月25日到。巴巴授述了《存在是实质，生命是影子》讯息：

存在永恒，生命可灭。

对于人，存在好比其身体，生命如蔽体之外衣。同一个身体依季节、时间与环境更换外衣，恰如独一无二永恒实在总是贯穿生命的无数不同方面。

不变之存在因生命披风及其各种折褶和色彩的笼罩，而难以辨认。正是生命之外衣，及其心、精与浊体面纱，遮掩并强加于存在，将永恒、不分不变之存在呈现为短暂、多样与无常。

存在遍及一切，乃一切事物之本——无论生物或非生物、真或假、不同物种或统一形体、集体或个体、抽象或实际。

存在之永恒中，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唯有永恒当下。永恒中什么都未曾发生，什么都不会发生。一切都发生在无尽的“此刻”。

存在是神；而生命是幻相。

存在是真实；而生命是想象。

存在永久；而生命短暂。

存在不变；而生命常变。

存在自由；而生命束缚。

存在不分；而生命多样。

存在难察；而生命迷惑。

存在独立；而生命依赖心、精与浊体。

存在是；而生命似乎是。

存在，因此，不是生命。

生死不代表生命之始终。而构成所谓生死的无数生命阶段与状态，皆受制于进化和转世法则。生命随受限意识的最初微光，仅仅诞生一次；并于获得无限存在之无限意识时，仅仅死亡一次。

存在，全知、全能、遍在之神，超越因果，超越时空，超越一切行为。存在触及一切、一切影子和一切事物。乌有不能触及存在。连其生命本身也触及不了实在。

要证悟存在，必须放弃生命。正是生命给无限我施加限制。维系有限我之生命的，乃心（制造印象）、能量（给通过表现来积累并消耗这些印象提供动力），浊形体（通过行动来消耗、强化和最终耗竭印象的工具）。

生命与行动紧密联系。生命在行动中度过。生命因行动被评价。生命之存活依赖于行动。生命之念即行动——性质相反之行动，肯定与否定之行动，建设与毁灭之行动。

因此，让生命屈服于终极死亡，即让一切行动终止。行动完全终止时，受限我之生命，则自动体验其即无限我之存在。证悟存在，即意识进化与内化完成，幻相消失，转世法则不再束缚。

只是拒绝做事，绝不会结束行动；而只会付诸另一种行动——不行动。逃避行动，不能根除行动；反而会让有限我进而陷入逃避的行为，从而制造更多行动。行动，无论好坏，皆像生命乱线上的结。愈坚持解开行动之结，缠结就愈坚固，纠缠也愈厉害。

惟有行动才能抵消行动，如同以毒攻毒。深刺需用刺或针谨慎挑出。行动也同样要由其他行动来根除——当这些行动由某个代理而非自我所启动时。

羯磨瑜伽、禅那瑜伽、珞珈瑜伽和巴克提瑜伽，皆起着真理道路上的重要路标作用，指导求道者走向永恒存在之目标。然而，由行动喂养的生命，对求道者的掌控极其坚固，即使有这些激励路标的帮助，也不能将他引入正确方向。只要“自我”仍受行动束缚，求道者，甚至行道者，也肯定会因自欺而误入歧途。

自古至今，萨度与寻神者、贤哲与圣徒、牟尼与僧侣、苦行者与弃世者、瑜伽士、苏非徒与塔利伯（求道者）毕生奋斗，历尽艰辛，力图挣脱行动之迷宫，通过战胜生命来证悟永恒存在。其努力屡屡失败，是因为越是与“自我”斗争，自我越被生命牢固掌控——通过由忏悔与苦行、闭关与朝圣、静心与专注、机锋与默想、活动与无为、沉默与言谈、佳帕（念名）与塔帕（苦修）、一切类型的瑜伽与切拉（训练）所强化的行动。

要从生命掌控中解放，从行动迷宫中解脱，只有通过亲近至师、赛古鲁或库特博，祈求其恩典与引导，才能对所有的人成为可能，被少数的人获得。至师的忠告无一不是向他彻底臣服。那些向至师臣服一切——心、身、财产——以便同时有意识地臣服“自我”的极少数人，留下生命来有意识地行动——现在完全由大师的指令启动的行动。

这种行动，在“自我”臣服之后，不再是自己的行动。因此，这些行动能够根除其它一切滋养生命的行动。生命逐渐枯萎，最终凭借至师恩典，屈服于终极死亡。一度阻碍锲而不舍的求道者证悟永恒存在的行动，如今再不能够自欺欺人。

我过去强调，现在告诉你们，并将一个又一个时代重申：脱下生命外衣，证悟那永远属于你们的存在。

要证悟这个不变、不分、遍在存在之真理，最简单的途径乃是彻底向我臣服，彻底到你甚至意识不到你的臣服，仅仅意识到要服从我，随时随地按照我的命令行动。

你如果寻求永生，就要渴望死亡——让你的“妄我”死于对我的“彻底臣服”手中。这个瑜伽乃是所有瑜伽合一之精髓。

在德拉敦时，巴巴曾向埃瑞奇授述一部分《神曰》。1954年1月，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授述更多“要点”。埃瑞奇记下，夜间整理出来，次日读给巴巴更正。对文中的关键词，让宝不厌其烦地背诵字母表，读

到所需字母，巴巴击掌让他停下，拼出该词。这项工作持续了几个月。

1月28日，巴巴授述如下短诗：

明白了，生活是个玩笑。

不明白，生活成为苦恼。

战胜之，生活摆脱烦扰。

道途上，生活考验不少。

灭于爱，生活极致达到。

巴巴召大阿迪和帕椎到马哈巴里什沃商议工作。还召来弟弟佳尔、贝拉姆和小阿迪个别会面指导。

巴巴将于2月1日赴哈默坡。他警告随行的满德里：“要像对待花一般把我送去（哈默坡）并带回。要对此牢记。这是对你们的警告！”

这是因为巴巴的健康依然不佳。全身疼痛，连续几周未适当睡眠。月底，他说：“对于我，1月是一种活死！我将在1月死去，2月复活。”

令克夏夫·尼伽姆在哈默坡召开工作者会议。关于该会议，巴巴对宝说：“我将让你做灵性自杀者的领袖！只管陪我去哈默坡，你会明白。”对这番话，无论宝还是其他满德里，都琢磨不透。（注：后来，当巴巴让宝负责整个哈默坡地区的通讯，宝才意识到这表示，他将成为巴巴在那里的工作媒介。）

彭度照例做行程总管，全面负责旅行安排；库玛任总司令。萨达希乌·帕特尔从普纳来，协调安排膳食，巴巴昵称他（人们会合掌对之提要求的）“妈爸”。纳瑞曼、美赫吉、佳尔、查干、希度、达克、纳纳·科尔、拉姆玖、伽德卡、潘克拉吉和赫伦，受令陪同巴巴和满德里赴哈默坡。哈吉万·拉尔直接从德里，卜拉玛·杜特则从德拉敦前往。巴巴指示，旅行期间，埃瑞奇和美赫吉二人要形影不离巴巴。万一埃瑞奇不在，由佳尔读字母板。查干和希度服侍巴巴的起居。达克和库玛护送巴巴（为他撑伞）访问达善场所。拉姆玖负责日志——编辑基申·辛的笔记。

随着巴巴对人类的宇宙工作进展，当代阿瓦塔的活动达到白热程度。阿瓦塔的宇宙心连系着每一个活心与惰心。在这些不计其数的个体心当中，他将选择一些，用于末那乃息——将他们的有限心歼灭！末那乃息闭关之后，阿瓦塔点燃了印度不同地方，并且召唤爱风吹拂，增加火势。为进而使之燎原，公开宣称自己乃高之最高的阿瓦塔，即将重访北方的哈默坡和南部的安得拉邦，来捕获千百心灵，唤醒千百头脑。

宣布阿瓦塔身份

1954年2月1日星期一，美赫巴巴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哈默坡。9名男满德里随行：阿娄巴、拜度、宝、埃瑞奇、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基申辛、库玛和彭度。邓肯、克里希那、尼鲁和韦希奴，同女满德里留后。这期间，希巴由美嬉照管。巴巴不在时，美嬉会把马牵到他房间，让他知道巴巴不在。玛妮同西方通信，面前总放着打字机。高荷和拉诺分管家务，娜佳做饭。美茹则忙碌各种杂务。

巴巴从马哈巴里什沃行至普纳。在此，佳尔、查干、达克、伽德卡、奎师那吉、拉姆玖、萨达希乌、萨瓦克、希度和耶希万特·劳加入。纳瑞曼和美赫吉亦从孟买来到，加入大家。全体，包括巴巴，乘三等车厢旅行。

纳纳·科尔和潘克拉吉从那格浦尔来，在伊塔尔西加入。巴巴一见纳纳，立马问他：“你为我带食物没？”猝不及防的纳纳答：“没带。”巴巴不悦，命他下车！纳纳正要下火车，巴巴抓住他，批评道：“你该为我着想！你明知我是多么喜爱你母亲的饭菜和你弟媳做的酸辣酱，却什么都没带。真是个呆子！”

旅程中，佳尔和达克说笑话讲趣事，让巴巴开心。库玛也讲奇闻怪事。巴巴利用幽默聊天或玩笑，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他身上。尽管外地爱者这次尽情享受陪伴巴巴，满德里却从未轻松过。巴巴会当众斥责、取笑、揶揄、奚落他们。从成为门徒开始，他们的生活便充满嘲笑与责备。

乘了一天半的火车，一行人于3日凌晨3时到达奥赖。克夏夫尼伽姆、普卡、赫伦、布拉玛杜特及另几名亲密者来迎接。巴巴住入王公拉古拉吉辛的宅邸，首先同哈默坡工作者议事。巴巴到之前，克夏夫一直不辞辛劳地工作，将巴巴的名和讯息传遍该地区的所有村庄；人们渴望达善他。

这是王公拉古拉吉·辛及家人首次见巴巴。虽是王族后裔，他却生活简朴，内心也单纯厚道。他深爱美赫巴巴，后来对阿瓦塔的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休息了几小时。达善于凌晨开始，巴巴给数百人发了帕萨德。6点，向奥赖的民众授予如下《心灵之语》讯息：

神不听口舌或头脑之言，却回应心灵之语。心灵之语是对至爱的爱歌。

当心灵哭求与至爱结合，头脑受分离折磨时，至爱的回应便是终极的拥抱合一。

这意味着，要爱神，就须让他时刻在场，同他一刻不离。这意味着，在行一切义务、做一切事情、想一切念头、说一切言语时，我们都要一直想念神，把他视作万人万物的背景。这意味着，在每一件小事上，好的坏的，我们都要念记他，他便负起全部的责任。

那天上午巴巴离开奥赖，前往 15 英里外的伊楚奥拉村。这个偏远村庄从未有过轿车、巴士或卡车驶入。只有一条狭窄土路通往村子。路被贝特瓦河分成两段，未铺砌，因最近下雨，愈发难行。为让造物主舒适一些，当地爱者在巴巴访问之前，连续苦干数周，拓宽 8 英里路，填平坑洼，以便巴巴的轿车通行。他们的爱让巴巴深受感动，因而前往该村。

不过，克夏夫·尼伽姆未能安排轿车。巴巴和男子们只好坐卡车去伊楚奥拉。过了桥，在距奥赖 7 英里处，卡车往左拐，沿运河路开时，车左轮撞到什么，突然停下。司机试图重新发动。坐在右侧的一名满德里，顺便探出车窗观望，大喊让司机停下。司机下车，看见右轮只差几英寸就要冲下路边的深沟。全体下车。对这次侥幸脱险，巴巴只是笑笑。卡车倘若再往前一点，必定翻车。车上的哈默坡工作者，无不感激巴巴的内在帮助，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对他的信心增强。

巧合的是，当天在安拉阿巴德举办大壶节期间，许多萨度和朝圣者在恒河中沐浴时淹死。

巴巴一行摆渡过了贝特瓦河，又坐牛车前进。爱者出村一英里迎接巴巴，反复欢唱：“哈瑞巴巴，哈瑞巴巴！美赫巴巴，哈瑞哈瑞！”

巴巴走下牛车。帕布·达亚·尼伽姆和查图布吉·鲁姆贝达给他戴上花环。巴巴的牛车领路，上有布篷遮阳。三四十辆牛车队伍，护送巴巴到伊楚奥拉。约 10 点半到达。村中的房屋和街巷似乎也被巴巴的莅临圣化。村民们已做好妥善安排。满德里和随行者住进村学校。巴巴同埃瑞奇、希度、查干和美赫吉另住一所房子。杰拉卡尔村的昆吉·比哈瑞在不远处站岗，保证巴巴不受打扰。

言语不足描绘哈默坡爱者所表现的爱。这些大多不识字的穷人，心灵在诉说。通过心灵之语认出美赫巴巴。有幸在巴巴身边者，沐浴于神

爱之光。爱，唯有爱无所不在！神圣的唤醒之火，数月前已被点燃。此刻爱风吹拂，令星火燎原。这片土地及其人民，敞开心扉迎接神人，言谈不离美赫巴巴。伊楚奥拉的村民们，男女老少，皆欢欣雀跃。仿佛历经多年的黑暗，神之阳再次升起！

“今日在你们中间，我很高兴，”下午5点15分，巴巴对他们说，“全心全意爱我，你们会发现我一直与你们同在，并且见我，因为我一直活在你们每个人内。”

翌日凌晨4点，巴巴用贝特瓦河水沐浴，并饮下少许河水，圣化了此河。2月4日，在伊楚奥拉施达善，给包括邻村村民在内的数千人发了帕萨德礼物。并且造访了查图布吉、巴格万达斯拉索尔和拉姆赛阿辛巴格的家。

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巴巴已为公众授述的12篇讯息，提前寄到哈默坡和安得拉，译成印地语和泰卢固语。他在授予如下《无染之爱》讯息时，评论：“这个时代的混乱将被纯爱之火熔化。这是我的主要讯息！”

通常理解的爱，只是一种执著，牵涉有自私的念头和动机。

纯洁、真实、无染的爱，不含哪怕一丝的欲。性欲、权欲、名欲、声望欲、安逸欲，玷污了爱的纯洁。

纯洁、真实的爱也有不同阶段，最高阶段即神的礼物——爱他。一个人真正爱神时，便渴望与之结合，这种无上渴望建立于向至爱献出全部生命的愿望。

一个人爱至师时，便渴望服务他，屈服于他的意愿，全心全意地服从他。因此，纯洁、真实之爱渴望给予，不求回报。

即使一个人真正爱人类时，也渴望为其幸福贡献一切。一个人真正爱国家时，则渴望牺牲自身生命，不求回报，毫无爱过和服务过的念头。一个人真正爱朋友时，则渴望帮助他们，而不让其感到丝毫亏欠。一个人真正爱敌人时，则渴望与之交友。对父母或家庭的真爱，使一个人渴望以自身为代价，给予他们种种舒适。

在有关纯洁、真实之爱各阶段的不同行动中，自我念头一直缺席；一念及自我，爱就会被玷污。

伊楚奥拉有许多贝尔果树，有大量樱桃大小、卖不了钱的酸果。特爱酸果的古斯塔吉，从树上摘了些。看见他摘，其他随巴巴同来者也摘

了起来。巴巴远远看见，叫来他们，严厉批评。地主也被叫来，巴巴对他表示：“请原谅。我的人未经你同意，从你的树上摘果。对他们的冒犯，我请求你的原谅。因为他们随同我来，我为他们负责。”

那人回答说，不存在同意的问题，他们享用果子，是他的荣幸。巴巴坚持：“果树属于你，虽然对你也许没有多大价值，但诚实要求，应首先征得你的准许。冒犯了，请原谅我们。”巴巴顶礼其足，请求原谅。那人目瞪口呆。

与之同时，伽亚·帕萨德·卡勒和儿子阿达希，本该将轿车和卡车开到伊楚奥拉，却未能在指定时间露面。所以，巴巴一行坐牛车，前往 5 英里外的伯卡。村民开辟的土路，坑洼不平，甚是颠簸。

车轮每次撞击凹坑，车上的人就被颠得来回摇晃。路面的修补全被雨水冲坏，下午 2 点半抵达伯卡时，巴巴备受颠簸。他对村民授述讯息：

我很高兴来到你们中间。把我当作你们中的一员，努力爱我。但要诚实地爱，因为神总是要求诚实。因此，你们如果爱我，就会在内心和家中找到我。我祝福你们。

又坐牛车，继续辛苦旅行一程，下午 3 点半，在距杰拉卡尔约 18 英里处，巴巴让队伍停下。叫来满德里和哈默坡工作者，说：“从一开始，我就警告你们，要像对嫩花一般待我。你们做到没？为我着想考虑没？这趟旅行无法忍受！汽车会不会来？我不去其它地方了，从这儿回去。”

这时，伽亚·帕萨德·卡勒和阿达希，开轿车和巴士迎面驶来。巴巴训斥了他们。阿达希失声痛哭，解释说他们一早出发，但因部分道路被淹，耽误了。巴巴拥抱了他。全体上车。

到达杰拉卡尔时，已有大批群众聚集在大遮篷下，等候了数小时。负责安排者是赖萨赫伯·罗摩贤卡。“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响彻天空！两年前巴巴的燃烧自由生活期间，杰拉卡尔人民的心已被点燃，这天燃得比以往更亮。巴巴一到，即开始达善，给数千人一一发帕萨德。整个地区被他的爱征服，台上赞歌不断，罕见的一幕。随着如下《神爱》讯息的宣读，人们愈发陶醉：

我的讯息一直并将永远是神爱。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爱神，最终就会在至爱中失去自己，进入神的永恒生活。

这种爱好比树，也有分枝：全心奉爱、完全非暴力、彻底无私服务、克己自律、自我牺牲、自我舍弃、真理、自我歼灭之分枝。

这种爱囊括了圣人和求道者所知晓的一切瑜伽。这种爱的最高方面，超越了爱本身，即彻底臣服于至爱的意志，也就是：绝对服从他的希望，无论什么代价。

下午5点半，巴巴访问杰拉卡尔初中以他命名的宿舍。1952年巴巴来访时，曾触摸一块砖。这栋宿舍就是师生们在砖上方建的。这次巴巴主持宿舍启用仪式，剪断横系在门上的花环，进屋坐下。满德里用茶点。

巴巴敦促学生们：“今天听了亲爱的师利帕特·沙海谈到学校和宿舍，我很高兴。我希望这里的学生，在接受常规教育的同时，也要学会爱神——惟一的实在。我为此祝福他们；也向你们全体致以爱与祝福。”

巴巴离开杰拉卡尔，当晚行至达格万。崎岖的乡间小道，蜿蜒穿越田野，原本只供牛车通行。路途曲折迂回，为确保巴巴和弟子不迷路，狂喜的村民们在前面提着灯笼照路。一到达格万，便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维希奴·夏玛和当地村民隆重接待巴巴。

妙哉！斟酒者与醉酒者的游戏！

无法想象，只能体验。

酒语无与伦比，乃无言之语。

凡所道出的，皆化作火焰。

至爱从酒肆倒出杯杯帕萨德。

他递给的不是香蕉、水果或点心，

而是能将生命化作存在的圣酒！

巴巴还敦促村民：“怀着爱接受帕萨德，怀着爱吃下，吃的时候想我。这样爱的种子就会播在你们心中。”

达善两小时后完成，巴巴接触了数千人。随后前往瑙兰伽。每次停车，当地妇女都会做阿提。在达格万巴巴一直很忙，只有当他坐入轿车，同当地的工作者会谈时，她们才有机会膜拜他。

瑙兰伽是1952年，那些反对巴巴者炸决运河堤坝，阻止巴巴进村的地方。当时巴巴被迫在巴卜·拉姆帕萨德的地里，坐在树下施达善。这一次却全村出动，到村外迎接。乐队演奏，喇叭鸣响。爱使巴卜·拉姆帕萨德缄默无语，他欣喜地站在一旁，观看这奇妙场面。人群高呼巴巴凯捷！长长的队伍护送巴巴进入瑙兰伽。

反对者已被唤醒。此刻圣酒流经条条小巷，全村都笼罩于美赫巴巴的明亮爱光。村民们吟唱爱歌，献身于他的足前。在其神圣游戏中，阿

瓦塔接受批评、怀疑与公然敌对，将之化作甜美赞颂。最初愚昧与黑暗吞噬此地，将其光明遮蔽。但最终光明爆发，令瑙兰伽和所有村庄熠熠生辉！

巴卜拉姆帕萨德有个兄弟，叫纳辛达斯。他深爱巴巴，已弃世做隐士。他曾苦干九个月，在水井旁挖了间地下室，在井壁凿了窗。通向地下室的台阶一片昏暗。纳辛达斯在这间地下室里，静思美赫巴巴的神性。2月5日，巴巴下到小室，伽德卡做了阿提。

上来时，维希奴·夏玛摔倒，腿受重伤。由彭度照料，敷药包扎。

那天在瑙兰伽举行大规模达善。全村人和周边村民，都来到神爱本源的身边，接受他们的那一份。在哈默坡，无论何地举办达善，方圆数英里成千上万人都聚集来。这不只是发水果点心帕萨德。这些场合唤醒人们认识神圣大师。大师将他们的污秽吸入其无限慈海。这样的达善活动，总是使阿瓦塔或至师将众人的业相承担到自己身上。通过向公众施达善，美赫巴巴承担起他们累世的无知、苦难、求索负担。其中深意、慈悲，谁能领会？

伪圣人和古鲁也向公众施达善。也发帕萨德，给人赐福，外表举止一如成道大师。可他们倒不出神爱之酒！他们不能转移他人的业相负担，也从不能让任何人融入神圣海洋。对于美赫巴巴，达善标志着极度痛苦的工作——将每一个满怀着爱前来者的善恶印象负担，承担到自己身上。那些时候，人们欣喜若狂，巴巴通过承担他们的重负，来分享他们的喜悦，虽然这让他无限地受苦。阿瓦塔总是承受宇宙重担，唯有他能够这么做，这是他的特别责任。为此原因，那些臣服于阿瓦塔、总是将头颅置于其足前者，真正地有福。

那日数千人达善了美赫巴巴。也是第一次由男子而非女子，齐声唱诵阿提。下午2点40分，巴巴用字母板自发授述如下讯息，由埃瑞奇向众人宣读：

我虽表面沉默，却通过你们一切人说话。我一直沉默并永远言说；但时候已到，我将很快打破这种表面沉默，届时那些爱我者将见到我的真相。

因此，对我给的爱礼帕萨德，要怀着爱接受，怀着爱吃下，爱的种子就会在里面。

之后，巴巴访问巴卜拉姆帕萨德、希若拉、贾纳克·辛、蒙伽拉尔、

迪里帕提·苏纳尔、拉尔·迪万、巴椎·帕萨德、希德·戈帕尔·罗迪等人的家。在每一家，按当地风俗，都有七个妇女头顶水罐，上摆一盏燃灯，迎接巴巴。

在希若拉家，卡瓦里歌手阿玛丹唱了歌。空气中充满爱，许多聚会者前所未有的流泪。家访后，巴巴驱车穿过村庄。

几名妇女手持阿提盘等着，巴巴让车停下，不让她们失望。之后，他步行穿过村子，给另一些妇女机会行阿提。天空仿佛回荡着淳朴村民们的爱歌：“来吧，主阿瓦塔美赫巴巴！”

2月5日这天，巴巴下午5点离开瑙兰伽，前往拉特村。瑙兰伽村民挥泪告别。

神爱之酒何其荣耀，何其珍贵！

历经生生世世的忏悔苦行，

有些人方能得到其中一滴！

每滴圣酒内皆隐藏着海洋！

从一村到一村，工作者和行程组织者和满德里同行。因此在哈默坡，克夏夫、普卡等人一直伴随巴巴。巴巴夜晚抵达拉特，受到伽亚帕萨德·卡勒、高瑞·贤卡·外迪亚等人的欢迎。卡勒为巴巴一行安排同住一家客栈，对此巴巴表示不悦。他早有指示，希望总是在僻静处过夜。整夜大家都很困惑，不知要怎么满足巴巴的要求。

宝的外甥，维伦德拉·辛，已加入大家，胃疼厉害。他彻夜呻吟，巴巴愈发受打扰。他召来满德里，严斥：“你们就这样像照料花一般照料我？我经常警告你们，你们却忽视我的话，漫不经心。”

“今日我要对你们申明一点。各有各的职责，彭度是总管。因此你们都必须充分配合他。这儿还行，但若同样的事在安得拉发生，就会一塌糊涂。我身边有40人，而我，按我的独立天性，下达独立命令。倘若你们不执行我的命令，同时又不配合彭度，他就无法管理。”

次日，巴巴批评伽亚·帕萨德·卡勒的错误，又宽恕他说：“考虑到新生活期间你为我提供的服务，我宽恕你；否则，我决不宽恕你！”

巴巴又命令库玛，让满德里和哈默坡工作者到外头空地上排队站着。巴巴走出客栈，指示列队者报数如下，“我是1号傻瓜；我是2号傻瓜；我是3号傻瓜”，这样一直到“80号傻瓜！”共有80个傻瓜！末了，巴巴打趣：“昨夜我不得不和80个傻瓜同眠。我的状况你们可想而知——

糟透了！”

不过，在他的训斥之中，却有爱和幽默，因为多年后与巴巴通信时，那天的列队者，会在信中按自己的编号署名，比如“5号傻瓜”等。

2月6日，哈吉万·拉尔来到拉特，加入大家。下午1点35分，在布拉玛南德学院，巴巴给一批学院学生施达善。说：“来到你们中间，尤其是见到斯瓦米·布拉玛南德（学院创始人），我很高兴。斯瓦米·布拉玛南德为你们做了很多，还在做很多，因为这也是神爱的一个方面。向你们全体致以我的爱与祝福。”

巴巴邀斯瓦米·布拉玛南德同他坐在台上，可斯瓦米宁愿坐地上。少顷，巴巴也离开前台，坐在走廊台阶上。布拉玛南德请巴巴用茶，巴巴却说：“在此见到你们大家，我的心已满。心满时，何需茶？”但后来，应校长再三邀请，巴巴和满德里用了茶点。校长向巴巴介绍了一位学院教师，巴巴一语双关道：“我也与‘师’有关，因我本人即是。”

当天下午，公众达善在拉特举行。3点零5分，巴巴授予讯息：

我从最高降临到你们的层面。因此，把我当成你的，自然而然地，你就成为我的。你是穷人，就把我当成穷人；你是富人，就把我当成富人；你是文盲，就把我当成文盲；你是学者，就把我当成学者。我已来到你的层面，你如果在那个层面全心全意地爱我，就会来到我的最高之真实层面，因为我在你们所有人内里。

我现在给你们帕萨德，怀着爱想我，怀着爱吃下。这样爱的种子就会在你们内里播下。

2月7日星期天离开拉特之前，巴巴接见了卡勒和高瑞贤卡的家人。

巴巴到哈默坡前的几个月，克夏夫·尼伽姆行遍整个地区，已起草两份爱者名单。一份由那些怀着舍弃精神，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工作者组成。另一份是那些准备好按巴巴命令，奔赴各地为巴巴工作的人。巴巴将接见两批志愿者，已提前指示，选一个僻静处开会，以免被打断和干扰。

巴巴抵达鞑瑙瑞。这些工作者的特别会议将在此召开。克夏夫称之为“达巴-埃-喀司”（被选者朝廷）。宝对即将发生之事感到紧张，因为巴巴曾在马哈巴里什沃表示，将任命他当“灵性自杀队”的队长。他认为就是这个队。

到了鞑瑙瑞，巴巴看见会场就安排在举办达善的帐篷旁边。四面敞开，而巴巴要的是封闭的房间。“为这项重要工作，我要一个连麻雀也

听不见我们的地方！”他发火，“此地根本不合适。”

于是，巴巴和满德里被带到宽敞些的村学校，但房子太小，容不下巴巴、满德里和工作者。巴巴问克夏夫：“那些为我的神圣工作而志愿将生命献给我的人，都在场吗？”

“巴巴，除了两个，都来了。”克夏夫答道。

对他的回答，巴巴不满意，宣布：“倘若基础如此薄弱，整个建筑就会坍塌！”

他取消了会议，说：“这些人不服从工作主管的指示，怎能指望他们服从我的命令？不执行这么简单的事，怎能指望他们为我牺牲生命？他们出于一时热情，报名参加。但是，所要求的不只是热情，那没有力量。”

巴巴取消了名单，表示：“所有相关者都应继续增加对我的爱，同时履行日常义务。另一个这种性质的会议，将于700年后，我再来时召开！”

又补充道：“巴巴真实。所以，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要在我说我真实时，相信我的话。我取消了名单，因为这不是为我的事业献身的方式。人们为家庭、朋友、国家及民族献出生命。而为我的事业献出生命，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将亲自对满德里做此（工作）。时间已临近，因为涵盖我的开言、蒙辱与荣耀的时期将很短。”

巴巴最后警告：“说真的，我不是为达善活动、阿提和普佳，而降临并采用此身的。天使们一直在对我做那个！这些事我不感兴趣，但我为之采用此身的目的临近。满德里中间谁忠于我，尚待分晓。”

气氛变得严肃，工作者们有机会观察巴巴的不悦情绪。重要的是巴巴事业的工作者，应体验阿瓦塔性格的所有方面，因为他们要向别人公开而诚实地谈他。

最后，巴巴对志愿者强调：“如我所解释的，你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爱我。这种爱应让你疯狂，但其中不能有任何的炫耀成分。倘若这不可能，那你则应继续履行世俗义务，但要怀着这样的认识：你是为巴巴做这一切。倘若这也不可能，第三个选择是：服务人类，不求回报或领导地位。”

解释服务人类的意思时，巴巴说：“服务人类的实质是：以自身幸福为代价，给予他人幸福。最佳的服务是让人们开始爱我，因为爱我时，

自由来临——永久自由！服务人类是能够广泛传播我的爱的一个重要工具。”

巴巴挨个拥抱每位工作者。几乎所有人都因巴巴对他们的失望而流泪。巴巴重申所说过的话，叮嘱阿达希·卡勒：“怀着为我做的感受，去做你的工作。你、你妻子、你的孩子，都属于巴巴。你应该有这种感受，因为我知道你是多么爱我，我也爱你。”访问期间，巴巴给阿达希·卡勒的女婴取名弥娒。

会议对那些工作者产生深刻影响，他们逐渐成为北方邦巴巴及其事业的支柱。以此方式，灵性自杀队组建——自我经历宰杀！

会议后，巴巴访问了巴格万·丁、普若塔普·辛、夏姆布·达亚·尼伽姆和拉古纳施·帕萨德·尼伽姆的家。稍后，公众达善开始。克夏夫的舅父，巴格万·丁，为达善做了出色安排。

午后 12 点 40 分，巴巴向鞑瑙瑞的聚会者授予如下讯息：

我此刻是你们之一。我在你们的层面。无论你们有何能力，处何境况，我亦在其中。我是小孩、大人、穷人、富人、学者、文盲；但只有那些从自己所在层面爱我者，才能认识我的真实状态。因此，要努力爱我，使我成为你的，因为你已经自动地是我的了。

我现在得走了，据说人们在很多地方等着我。不然的话我会久留，亲自发帕萨德。那就改为接受我给这里你们所有人的祝福帕萨德吧。

活动结束后，巴巴前往恰尼村。途中，常常被迫停下，因有些地方民众排在路边，期盼一睹巴巴。下午 1 点 50 分，巴巴在穆斯卡拉村的初中停车，施达善。那儿，他也是谦卑地坐在地上，没坐为达善活动安排的台上。在教师拉姆·戈帕尔·迪克西特欢迎他之后，巴巴向聚集在穆斯卡拉的群众授述讯息：

在你们中间我很高兴。我感到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使我成为你的。对穷人，我是贫穷化身。对富人，我是皇中皇，但我是那些爱我者的奴隶。

你们若是能爱我，我便不虚此行。致以我的祝福。

美赫巴巴的爱火燃遍了哈默坡，四面八方的求道者都追逐他四周的神圣光辉。人们想看巴巴，哪怕只有一次，并为此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但即便只见他一次，也不是每个人能有的福份。世上有亿万人，只有少数能看见阿瓦塔的神性；而这少数人当中，一直顶拜臣服他者更少。那

些哈默坡和安得拉人属于有福者，因为他们拜倒在巴巴足前，不抬头。

2月7日下午3点45分，巴巴抵达恰尼。这一次巴巴也没坐为他摆放的椅子上，而是坐在村办医护室的走廊上，给群众施达善。这是他在恰尼的讯息：

如果你对神有磐石般的信，火焰般的爱，那么世上就没有什么能影响你。谄媚不会触动你，快乐不会取悦你，痛苦不会折磨你。因此，我祝福你们所有的人，爱我并发现唯有神真实，这将使你超越虚假现象，让你明白唯有巴巴真实。

巴巴到恰尼时，许多村民在本地集市上看摔跤比赛。可美赫巴巴来了的消息一传开，比赛即停止，人人涌去达善。众人来到时，巴巴在车里，正准备离开。他答应，他们若按秩序坐好，他就下车。五分钟后，秩序恢复，巴巴走回台上，给迟来者施达善。这些人衷心向他欢呼。稍后，巴巴离开，前往哈默坡。

哈默坡爱者怀着极大的敬意迎接巴巴，将他送到住处。满德里被送到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家，受到亲切接待。

2月8日早晨7点，巴巴同满德里及哈默坡工作者议事时，对美赫吉解释：

在物质世界，每一分钱都算数。在精界，每盎司能量都算数。在心界，每一个念力都算数。在超越状态，唯独神算数。在神人的领域，有算作无，无算作有。

神不听由佳帕、齐克尔、咒语和吟诵构成的口舌语言。不听由静心、专注和想神构成的头脑语言。他只听由爱构成的心灵语言。

所以，要爱神，在今生就获得自由。这种爱可用不同方式表达，最终都带来与神结合。对普通人，表达此爱的实际方式是：在履行日常义务的同时，对所有的人都要友爱地讲话、友爱地思想、慈爱地行动，不论种姓、信条与地位，将神视作存在于每一个人。

在鞑瑙瑞的达巴-埃-喀司聚会上，巴巴曾说过，他会在满德里的协助下，做进一步的工作。埃瑞奇问巴巴：“怎样算是您的满德里成员？谁是满德里？”

巴巴回答：“我所说的满德里，是指那些跟随我数年、却一无所求者。目前，库玛属满德里。总之，满德里是指那些我感到亲密者。”巴巴说明：“假设我抽烟。我在亲密者面前那么做，会感到100%地自在。”

巴巴继续拼道：“满德里是那些始终、直至此刻，都准备为我牺牲所有一切的亲密者。一个将生命献给我、听从我并随时服从我、不求任何回报也不在乎结果，不顾荣辱毁誉，以我的快乐为快乐，同时又使我感到亲密者，这样的人即满德里成员。”

埃瑞奇又问：“假若一个人自己感到跟您亲密，不管他与您的联系有1年还是30年，那么他有权自称满德里吗？”

“只有你们发现我和他亲密才算。”巴巴回答，又补充：“以德拉敦的埃尔查（米斯特里）为例。我感到和他无拘无束，但他若是不愿牺牲一切，就不属于满德里。”

埃瑞奇要求一个更明确的定义，说只有巴巴感到属于满德里者才是，谁都无权自称属于满德里。巴巴回答：“这种感觉应当双方都有。”

巴巴问哈瑞希·昌德·考恰：“你属于满德里吗？”考恰答，他觉得跟巴巴无拘无束，巴巴说：“确实。我也感到跟你自在随意。可你愿意为我牺牲一切吗？你准备好随时毫不犹豫地照我说的做吗？哪怕我要你割断女儿拉吉的咽喉？你会那样做吗？”考恰说会。巴巴向他保证：“那你就属于满德里。”

巴巴总结：“两方面的亲密感必不可少。一方面，我必须接纳他为满德里；在满德里方面，则需要诚实。”

哈默坡达善于上午8时，在一个特意装饰的遮篷下开始。9点20分，巴巴授述讯息：

我们皆“一”——无论贫富、男女、大小、识不识字。人人都有权证得神性，它平等地内居于我们一切人。而要知道我们自己与神为一的惟一方法，是通过爱他。

神不听由佳帕、咒语、吟诵等构成的口舌语言。他不听由静心、专注和想神构成的头脑语言。他只听由爱构成的心灵语言；这种爱不需要仪式和炫耀，只需要对至爱的默默奉爱。

无限诚实乃神的一个方面。因此，一丝的虚伪渗入，就使我们远离神。

我很高兴来你们中间，我祝福你们所有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从该地区的不同村子，来到哈默坡达善巴巴。如在别处，活动期间贯穿巴赞唱诵。两名歌手，阿玛丹和瓦曼·劳，随队旅行。8日，达善持续至中午，之后巴巴访问了克夏夫·尼伽姆、巴瓦尼·帕萨德、

普卡、赖萨赫伯·罗摩贤卡和其他几名亲密者的家。

巴巴问克夏夫之妻苏姐德薇：“你想要什么？”

“自从找到您，”她说，“一切都找到了，巴巴。现在我一无所求。”

巴巴问普卡的母亲：“普卡怎么样？”

“您知道的！”她回答。

“我让他辛苦劳动，使他瘦下来。”巴巴打趣。

“听您安排，”她说，“普卡是您的。”

普卡的妻子怀孕临产。巴巴向她保证：“我已赐你一个很好的灵魂，即将出生。什么都不用担心。”还给了她特别的帕萨德，提醒她要念记他。巴巴还参观了普卡在哈默坡的面粉厂，亲手捧粮食倒入机器。

这些访问之后，巴巴立即前往英格塔。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和兄弟提克拉姆，由巴瓦尼·帕萨德和兄弟宾德拉·帕萨德协助，在那里做了达善安排。巴巴抵达英格塔，开始施达善。

下午3点45分，向聚集的群众授予此讯：

从无始之始，到无终之终，我们皆一体。我们曾经是，现在是，将永远是。我在你们一切人内里。我是穷人、富人、男人、女人、小孩、大人。但对那些爱我者，我乃唯一真实。我祝福你们所有的人爱我，并通过爱使我成为你们的奴隶。

该村数百名男女老少达善了巴巴。之后巴巴驱车访问宾德拉·帕萨德家。轿车缓缓驶过人群，鲜花雨点般落下。当晚巴巴住在帕里瓦家，观赏了竹竿表演赛。

翌日，2月9日拂晓，巴巴前往默霍巴。沿途在本瓦里施达善，普卡的亲戚住在那儿。基申·辛回忆：“克坦歌手演唱，手摇指钹，其炽热的爱令人难忘。发现巴巴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一边演奏一边舞蹈，仿佛全身每一个部位都在欢欣雀跃。”

从本瓦里，巴巴行至默霍巴。这里的达善是由伽亚·帕萨德的兄弟拉姆瑟瓦克·卡勒安排的。借此机会，巴卜·拉姆帕萨德表示：想在瓏兰伽建一座巴巴寺庙，巴巴提醒他：“我的庙只在你们心中。”

巴卜·拉姆帕萨德应道：“建庙完全是为了让您留那儿。这将是您来访的象征，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一直把您留在心中。我们希望有个念记您的媒介，巴巴。”巴巴接受他的祈求，触摸了巴卜带来的一块奠基石。就这样，美赫达姆庙在反对势力曾经最强劲的瓏兰伽成立。实际上，

美赫达姆建立于那里的阿瓦塔亲密爱者的心血。为服务他的事业，他们不遗余力。巴卜的兄弟纳辛达斯·拉姆帕萨德，将生命本身献给了巴巴的事业。因劳累过度，他在巴巴访问后不久病倒辞世。但他很幸运，口念巴巴的名死去。

普卡利用他在默霍巴的印刷厂服务巴巴。他想办一份献给巴巴的杂志。巴巴任命委员会，包括克夏夫、普卡、师利帕特沙海、巴瓦尼帕萨德、伽亚·帕萨德和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会长）。数月后，印地语杂志《美赫普卡》（美赫呼召）创刊。（注：《美赫普卡》杂志仍在哈默坡发行。）

默霍巴达善结束后，巴巴到卡布莱村。5点钟，在高哈瑞的阿康德初中施达善。教师鲁德拉·普若塔普致欢迎辞。巴巴授述如下讯息：

当完全成熟、完全有意识的人成为儿童一般、无欲无求时，他就接近神了。我在儿童中间，感到自己是儿童。在穷人中间，感到没人比我更穷。在富贾要人中间，感到自己是众生的皇帝。

对于你们学生，两样东西必要——诚实和谦卑。我说的谦卑，不是自谦，而是那种传播伟大的谦卑。倘若你们领悟了这一点，我来你们中间的目的便已达到。

我祝福你们所有的人。

巴巴动身去马赫瓦，途中在卡纳村停下。他到早了，仅几个人在达善地点等候他。不过，巴巴的车一泊，击鼓声便宣告他的莅临（召村民集会的传统方法）。巴巴本人径直走入村内，坐到拉姆纳施·索纳家房外搭建的台上，自如地给每一个前来者施达善。并在字母板上拼道：“不是你们来我这儿，而是我亲自来你们这儿。”

从该村返回时，巴巴发现达克落在后面，悠闲地漫步。巴巴责备他渎职，未履行总在巴巴身边的责任。库玛偶尔也因类似的散漫挨批。

本次旅行期间，巴巴虽在九个主要中心施达善，但在沿途偏远村落，他总会停留，给人们机会接触他。在纳道拉小村，400人聚集达善。妇女行巴巴阿提，唱奉爱歌曲。之后，巴巴的车正要驶离，又有一批妇女跑来。巴巴命司机停车，坐地上等她们。迟来者中有位老妪。巴巴抚摸她的头，表示对她的爱。她自始至终喃喃道：“捷，捷，捷（胜利）！”后来，巴巴顺带对满德里提到：“我对那个老妪的联系，背后有特殊原因。”

当晚，巴巴抵达马赫瓦，行程的最后一站。一路颠簸不堪。满德里感到在到达之前，巴士的减震器一定损坏！1952年在野生森林中为巴

巴建造的小屋，就在马赫瓦——克夏夫·尼伽姆的出生地。克夏夫为此地取名“美赫之寓”。

马赫瓦的民众等待着达善。达善中，巴巴发帕萨德，说：“我的达善之旅在此结束，乃大幸。”随后到他的小屋，美赫之寓。在此，巴巴指示，因这是他在哈默坡达善活动的最后一天，全体随行男子应从当晚9点至凌晨4点半保持清醒，并安排了卡瓦里演唱，帮助他们。此外，巴巴还令夜间招待两三次咖啡。本地区各村的工作骨干聚集在此。这一夜对我们的时代证明意义重大。

节目于夜间9点开始，演唱巴赞和卡瓦里期间，爆发一场争吵。口角发生在彭度和库玛之间。库玛曾禁止来者把鞋脱在门前，以免挡道，可人们不予理睬。于是，库玛让人移开鞋子。有些人立即捡起鞋，扔到旁边堆在一起。彭度见此发怒，指责库玛。“你这是干嘛？人家怎么能找到自己的鞋？”

库玛回话：“那是他们的事儿！他们为啥把门堵住？”由此引发一场唇枪舌战。巴巴把二人叫来。

哈吉万拉尔也在场，巴巴叫来他，问：“彭度是总管，库玛是总司令。你是律师。告诉我们，谁是上级，总管还是总司令？”

哈吉万·拉尔说：“在您的达巴（朝廷），很难定论谁的权威超过谁。只有您知道。”

巴巴不厌烦地打手势催促：“忘掉那些！跟我们说你的法律意见。”

哈吉万·拉尔解释：“律师的观点，取决于哪方给他的钞票最多，他就代表哪方。真相变假，谎言成真！个个律师都这样！”

巴巴不禁大笑，查问：“扔鞋的有谁？”只有潘克拉吉举手，尽管其他人也有份。巴巴严责了他，潘克拉吉沮丧地想，这就是讲真话的结果。这种训斥乃是巴巴给潘克拉吉的“礼物”，其他人无缘得到。

巴巴接着说：“哈吉万·拉尔不愿在此提供咨询，想收费。既然彭度和库玛都没钱，最佳方案是二人亲切拥抱，忘掉一切。”

大笑中，彭度和库玛拥抱。这件事给哈默坡工作者上了一课。

午夜前20分钟，巴巴要每个人洗脸洗手，10分钟内到场祈祷。巴巴也洗了手。午夜12点整，埃瑞奇用英语宣读《忏悔祷文》，接着拉姆玖用乌尔都语、达克用马拉地语宣读。

歌手阿齐兹继续演唱，巴巴时而打断，解释某段歌词。一时，巴巴

问库玛：“你何以称我帕若玛特玛？”

库玛答：“我只知道我的巴巴，也知道无人比他更高。即使他高于帕若玛特玛，这个帕若玛特玛也是巴巴！”

巴巴评论：“此话让我感动。”

凯克巴德被问为何称巴巴为神时，答道：“出于自身体验，我能够说巴巴是神。”

凌晨1时许，巴巴对克夏夫·尼伽姆说：“你不知道，此刻你将接受怎样的礼物。”

又向全体在场者说：“此刻我心情极好。虽然谈我700年后的下次降临，我仍然感到不合适；但今天我可以这么说，到时候我会清楚说明——如我对库玛所承诺的。在此刻的好心情中，我可以这么说：不久神将让我打破沉默，那会意味着神显现自身。而且，在短时期内，将会有蒙辱和荣耀，随后是我的肉身暴死。我将在700年后回来；此时我能够说这么多。”

该宣言让一些人流泪。只见巴巴在字母板上飞速拼写，然后举起手，通过埃瑞奇道出：“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众人回应，连续几遍欢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这是第一次，巴巴本人在字母板上拼写“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时代的泪水与哭泣被听见！

美赫巴巴，美赫普拉卜，上主，

已揭示自身，宣布其阿瓦塔身份！

同一个罗摩！罗摩归来！

值此良辰，美赫吉指出，按帕西教历，当天1954年2月10日星期三，正巧是巴巴60岁生日。众人向他唱生日快乐。克夏夫朗诵其诗《美赫颂》，巴巴慈爱地拥抱每个人。几个哈默坡男子欢心起舞。凌晨4点半，瓦曼劳唱起歌，把巴巴称作优吉，意指希瓦：

“优吉，莫走；莫走，优吉！”

可已在打点行李，准备出发。巴巴已深深置身于在哈默坡爱者的心中，其工作已完成。他永远不会真正离开。清晨5点（巴巴诞辰时间），活动结束。达格万的维希奴做闭场阿提和祈祷。之后达克和众人一起唱古吉拉特阿提。

离开马赫瓦之前，巴巴率满德里到美赫之寓附近某处。返回后，约

8点，巴巴坐在房间外，与当地工作者议事。主题针对克夏夫和伽亚·帕萨德之间的观点分歧。巴巴说：“我的人中间的这种观点分歧，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甚至在奎师那、罗摩、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时代，并且总是引导我注意。从古到今，我习惯了听这类争论。这打破单调！”

“在证悟我之前，人无法逃脱自我；即便高道也无法逃脱自我驱策。自我的一丝轻触就能使第四层面者堕落。只有抵达第五层面后才安全。现在还有谁要诉苦？”

普卡开始倾诉，巴巴打断他，表示：“大家都要畅所欲言，充分利用我给你们这个机会，卸下思想包袱。谁都不要犹豫。”

伽亚帕萨德和克夏夫之间的误会化解后，巴巴评论：“我因为爱你们，才把你们的弱点暴露出来。要诚实。有弱点不要害怕。要害怕不诚。坏念头谁没有？它们是生命基础。没有基础，房子难立。”

“念头可好可坏，但要看管好自己的行为。若非人人皆有弱点，我和你们之间就不会有区别了。”

他总结：“很少人在爱中真正燃烧。一旦燃起，不要试图熄灭它。连我的阿朱那也失败了，由于他的弱点——迫使我给他（宇宙身体的）体验。亦可称之为我的弱点，因为我给阿朱那体验，使他能够执行我的命令。”

巴巴再次在字母板上拼写：“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是第一次我道出自己的‘捷’！”

克夏夫之妻苏姐德薇告诉巴巴，她的姊妹，拉丽特·基肖芮，因感染严重麻疹，危及生命，濒临死亡。巴巴去看望并安慰了病人。

回来后，他对克夏夫说：“拉丽特99%没希望了。叫她不断持我的名，直到咽气。”巴巴建议克夏夫的兄弟，德文得拉医生，给她用一种药。几日后，拉丽特完全康复。

如前所述，宝的外甥维伦德拉·辛，也来伴随巴巴达善旅行。他在读大学。他离开前，巴巴给他三条命令：“不做坏事；永远诚实；爱巴巴。”

巴巴于2月10日离开美赫之寓，前往勒克瑙。哈默坡地区的每寸土地，都在他的爱里焕发出生命。工作者都更勤谨地为他工作。他在其无限心灵中，给他们留下位置之后，驱车离去。“捷”的欢呼如雷鸣！有人啜泣；有人强忍泪水，保持平静；有人继续呼喊他的名。

满德里乘巴士尾随。途中，目睹一场奇妙景观。当地一些妇女从井

中汲水，边唱：“哈瑞巴巴，哈瑞巴巴！美赫巴巴，哈瑞哈瑞！”（巴巴主，美赫巴巴主，君王！）她们不知，主本人正路过，听到了她们的自发唱颂。

到达坎普尔，巴巴问：“此地有何佳品可食？”

随行的一位哈默坡工作者答：“贝纳喜 - 巴非（一种软糖）。”在众人伴随下，巴巴亲自到附近一家甜食店购买，可无人明白何因。买了巴非，巴巴继续在店内站了几分钟。并叫埃瑞奇打听店主是谁。方知那是巴巴爱者希塔拉姆的店，他到哈默坡达善，尚未返回。通过步入该店购买，巴巴圣化了此地。

继续赶路。到勒克瑙时，将哈默坡工作者遣返。巴巴拥抱克夏夫、巴瓦尼·帕萨德等人之后，乘火车离开勒克瑙，于 2 月 12 日星期五回到马哈巴里什沃。旋即开始为南下安得拉旅行做准备。

安得拉达善之旅

过去两年间，圣火燃遍安得拉邦家家户户，美赫巴巴名下的中心在各地设立。民众恳求达善，数月之前就开始安排。最热忱者则化作“巴巴中心”。这次巴巴一行的旅费全部由安得拉爱者承担，而上次访问，巴巴和满德里的旅费是由外地爱者支付的。

随巴巴访问哈默坡的同一批人，也陪他到安得拉，另加大阿迪、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受邀从澳大利亚到印度两周）、克里希那和（马哈巴里什沃的）夏哈斯特拉卜德——共 18 名男子。还邀请了美国的加百列·帕斯卡，但他未能成行。有些人得令直接到安得拉，在维杰亚瓦达与巴巴会合。包括萨奥内的伽贾南坡帕里和阿卜度马吉德堪，那格浦尔的纳纳科尔、潘克拉吉和德希穆克，哈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普卡、巴瓦尼帕萨德、师利帕特·沙海和伽亚·卡勒。

1954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巴巴驱车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普纳。多数满德里已于前一天赴普纳。那天清晨，普纳的爱者和信徒聚在火车站，为他热情送别。他们来自各个种姓和教派，因为在神人跟前，容不得那种分别。大师的跟随者从最开始便放弃了宗教隔膜。

巴巴在站台坐下，众人围着。他一一接见爱者。K·K·罗摩克里希南就是这次，从远处初见巴巴的。巴巴的“人格魅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从那天起，他受巴巴吸引，对服务巴巴的神圣事业产生兴趣（注：K·K·罗摩克里希南又在不同场合见到巴巴多次，后来成为美赫巴巴普纳中心的秘书）。

上午 10 点，巴巴一行乘火车前往安得拉。彭度、宝、阿娄巴和希度将行李堆在车上。随着列车开动，“捷巴巴（胜利属于巴巴）”呼声四起！巴巴和埃瑞奇乘二等车厢，大阿迪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也在二等车厢。其余男子乘三等车厢。

过了一站，巴巴下车，到满德里车厢，召见弗朗西斯。对他说：“我会向你解释为何从澳大利亚召你来。也会告诉你以后需要做什么。这个期间，你要细致观察一切活动，因为届时你必须把所见所悟告诉我。（注：

后来弗朗西斯写了安得拉之旅叙事诗，书名《与神同旅》）

“记住，我最富神性，同时又最富人性，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连睿希们也不能——测量我的深度，因为我无限地‘滑溜’。我不喜欢用戴花环、做阿提等方式，来表达对我的爱。因此在安得拉，我将提供一些其他表达爱的方式。应该用一种让至爱愉快的方式来表达爱。”

在古尔杜瓦迪站，保·纳图匆匆上车，请巴巴给当地人施达善。巴巴同意，离开车厢。有一大群人等着达善。似乎不可能将巴巴护送到三等候车室。但满德里四面围着巴巴，将他护送到那里。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巴巴，这引起不满喧哗。为满足众人，巴巴站在茶水柜台上，接着又站到橱柜顶上，以便人人都能看到他。个个都想冲上前献花果，又出现推搡。费尽周折，才把巴巴护送回车厢，随着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捷巴巴！”的欢呼声四处回荡。

列车停靠绍拉布尔站时，罗摩克里希那·贾朱和马尼本·帕瑞克，请求巴巴给聚集的群众施达善。于是巴巴走出车站，对等待的群众授述此讯：

直到打破沉默之前，我通过你们听，通过你们说。要认识我，你们必须爱我。我是你们中的一员。通过爱，你们能够认识我。

神的一个方面是无限诚实。如果你们诚实地为人类服务，那也是爱。你爱我爱到忘记自己，就能认识我的真我。

神不可解释；只听心灵之语。

授完讯息，巴巴立即返回列车，在二等车厢坐下，列车驶离。

夜间，到达某站，巴巴召来彭度、宝和希度，训斥说：“我醒着，你们这些人却睡了！不感到羞耻吗？”

彭度回答：“谁说我们睡了？我们一直醒着。哪有时间睡？”

巴巴威胁宝和希度，叫他们在下一站回美拉巴德。并说：“你们跟我来有什么用？”

实情是，佳尔、阿娄巴、达克、查干、古斯塔吉、基申·辛、克里希那、奎师那吉、库玛和夏哈斯特拉卜德，确实睡了。醒着的彭度、宝和希度却挨了训，这通斥责使全体醒来。

下一站，巴巴又召见宝，满面好奇地问：“你为什么目的跟我来的？我睡了，却被敲门声搅扰。你怎么不在每站下车，来这里看看，不让人

进车吵醒我？”

同时，巴巴原谅了希度，让男子们都睡觉。只有宝不得不每到一站就下车，无论昼夜，在巴巴门前站岗，直到两周后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1954年2月20日，星期六晚上8点20分，火车抵达维杰亚瓦达。月台挤满了巴巴爱者和信徒。“捷巴巴”欢呼声响彻天空。

钦塔·萨瓦·劳和兄弟马杰提·拉玛莫汗·劳，及维杰亚瓦达活动的主办者玛尼克亚拉·劳，冲进车厢为巴巴戴花环。从萨奥内、那格浦尔和哈默坡来的人，也在维杰亚瓦达与巴巴一行会合。其中包括专程从德里来拍摄达善活动的基申·辛之子马丹。

巴巴一下车，就被戴满花环。领巴巴穿过人群不容易，但满德里小心护送他出站。巴巴坐进一辆鲜花装饰的轿车，驱车到住处——马杰提拉玛莫汗·劳家。满德里乘巴士尾随。等巴巴安顿下来，钦塔、马杰提和玛尼克亚拉的家人，以及安得拉的工作者都来拜见。阿提之后巴巴对达善活动的组织者下达指示。

他说：“我要安得拉的每一个工作者，无论大小，都出席3月2日的会议。届时我将对全体工作者解释我想解释的，因为这是我对安得拉的最后访问。这次活动之后，将于3月21日在阿美纳伽举行另一次。之后，不再有活动，除了最后一次，那时我将开言！对此我想向全体工作者加以解释。所以，K.D.R.M.（指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达纳帕希、兰伽·劳、玛里卡朱纳·劳四人）认为会为我工作者，都安排出席。”

埃瑞奇、查干、希度和美赫吉跟巴巴住。其余满德里住康亚卡·帕美希瓦瑞客栈。次日要去贡土尔。这一次达玛劳作了最妥善的安排，租了轿车、巴士、行李车和吉普车，他为巴巴开车。

2月21日星期天，早晨6点半，巴巴在住处召见满德里。告诉达纳帕希·劳：“（3月）2日，我要全体工作者出席，无论大小，因为工作要么诚实地做，要么停止。我永远在工作。是唯一的工作者。你们若想分担我的工作，就必须诚实地做。没有妥协，没有竞争，没有自满，以免工作遭破坏。

“我所到之处，人们甚至不知我是谁。一听见我的名就涌来，却对我一无所知。所以今早（5点50分）我授述了三则讯息。我知道，亘古以来，讯息毫无意义。唯一的讯息是：让人成为我！”

巴巴最后说：“我最滑溜。永远抓不住。因为我，神圣，又富人性。

只有当你在我的意志里 100% 失去你的意志，才会认识我；否则没用。”

接着巴巴叫埃瑞奇宣读他授述的三则讯息。第一则讯息是：

不要听头脑之声。要听心灵之音。头脑摇摆；心灵不动。头脑惧怕；心灵无畏。头脑是怀疑、推理和理论之家；心灵，一旦净化，则成为至爱上帝的寓所。因此要让心灵摆脱低级欲望、诱惑和自私，神将作为你的大我在你那里显现。

第二则讯息是：

要乐天知命——无论贫富苦乐。要明白此乃神为你自身的利益而设计，并顺从他的意愿。

你永恒是并将永远是。你有过不计其数的形体——男、女、美、丑、壮、弱、健康、多病、强大、无助——这里你又有有一个这种形体。在获得灵性自由之前，你将被赋予许多其它形体。为何去寻求跟着更多束缚的暂时解脱？

不要向神要金钱、名声、权利、健康或子女，而是要他的爱之恩典，这将把你带向永恒的喜乐与自由。

埃瑞奇宣读的第三则讯息：

对于富人，我最富。对于穷人，我最穷。对于学者，我最有学问。对于文盲，我最没文化。因此我是你们之一，与你们为一，你们里面的一。我们全部皆一。

要证悟这种“一体性”，就要全心全意和诚实地爱神，在这种无上之爱的祭坛上牺牲一切，你们就会证悟内在的至爱。

E·N·穆提先生向巴巴抱怨，K.D.R.M. 未在他家乡贝努贡达安排达善活动，而那里的人极度渴望达善巴巴。工作者中间出现激烈争论。最终巴巴答应，2月24日到贝努贡达呆五分钟。

巴巴一行前往距维杰亚瓦达 20 英里远的贡土尔。K.D.R.M. 和其他工作者随行。驱车沿克里希纳河及其运河的宜人景色行驶，于上午 9 点 15 分抵达贡土尔。麦迪·苏达夏纳姆，对整个活动做了精心安排，鸣枪热烈欢迎巴巴。巴巴接见麦迪·苏达夏纳姆的家人，接着给妇女们施达善。在安得拉看到的花、果、点心多得难以形容，巴巴所到之处，都堆积如山。来达善者被告知，不可触摸巴巴的足或向他顶礼，因此他们都合掌从他面前快速走过。随着众人“见”到至古者，气氛在神圣光辉中令人陶醉眩晕。

给贡土尔妇女施过达善，巴巴到麦迪·苏达夏纳姆家，坐在礼拜室内，那里有一幅他的真人尺寸画像。全家女子们含泪唱诵阿提。

9点35分，巴巴前往由赛协会赞助的赛巴巴庙建造工地。这里已为美赫巴巴准备好装饰精美的宝座。他却坐在地上。巴巴触摸了赛巴巴的照片和庙宇基石，说：“我在这儿很高兴。这位元老（赛巴巴）曾是、仍是灵性世界的独特人物，他知道——只有少数像他那样的完美化身知道——我是至古者。”

之后，巴巴和满德里出发，到达贡土尔的公众达善遮篷。接着是欢迎辞，唱阿提。不同演讲之后，拉姆玖宣读巴巴（在德拉敦授予）的《真正达善》讯息。10点半，巴巴用字母板授述如下讯息：

我们皆一。你们每个人内里都有无限，但因愚昧，人人都感到某种无助。此乃神圣大笑话：人人大能极乐，却个个感到脆弱凄惨。这种愚昧一离开，你就成为全能全乐的无限源泉。我因在你们全体内里，所以能权威地说：你若全心全意爱我，乃至在我里面失去你自己，该愚昧就会离去。

穷富、学者文盲、大小——皆可通过热切思念我来爱我，这不需要仪式和其他努力。你们也可以通过为人类提供无我服务来爱我。“无我服务”一词已被滥用得失去意义。唯有当你以自身幸福为代价，心中连服务的念头都不存在时，你所做的才是服务他人。现在我给自己传达喜讯：不久我将不得不放弃这块字母板，并且打破沉默，因为我实在受够了这个沉默。

巴巴开始发帕萨德，花果堆积如山；巴巴开始发花环，幸运的接受者激动万分。

美赫巴巴双目顾盼，光芒四射，

达善者沐浴其中，被光净化。

察觉不到的光线刺穿其心灵，化为杯杯圣酒。

随着圣酒发挥醉力，他们眼里唯有美赫巴巴。

随后数周忘了世界及其事务，浸于他的神光。

这种体验只会直接来自神！

在贡土尔聚集了近5000人。达善后，巴巴正要离去，有个男孩跑来，五体投地，把头放在巴巴脚上。巴巴已禁止这种膜拜，因而转身把头放在埃瑞奇脚上，说道：“这孩子在路上。”

11 点 25 分，巴巴和满德里在麦迪·苏达夏纳姆家用午餐。巴巴首先在装饰过的阳台上坐下，那儿已为满德里摆好进餐的椅子。之后巴巴下来，在草坪上走了几分钟。最后，巴巴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洗手，进房间，用餐，午休。

下午 1 点左右，巴巴把满德里叫到他房间。那个巴巴说在道上的少年，坐在床上巴巴身边，挥舞着手唱奉爱歌。巴巴示意他唱一首马哈德乌（希瓦）歌，他满怀着爱唱了。

一名当地工作者评论：“巴巴，贡土尔以奉爱歌手闻名。”

巴巴指着男孩，回答：“真正的奉爱音乐在此。”

陶醉中的男孩开始赞美。巴巴拥抱他，给他一只装有他肖像的坠盒。还把男孩放在他膝上，敦促道：“记住，巴巴是神。”

1 点半，巴巴离开，回维杰亚瓦达。途中，访问了罗摩纳姆、昂卡拉的圣地，以及一座罗摩庙，并在那里举行阿提。

4 点钟回到维杰亚瓦达，巴巴径直走向达善遮篷。已聚在那里的大批人，给他戴满花环，又做了阿提。中间，巴巴突然从台上走下，坐在地上群众中间，拼写道：“我希望你们感到我是你们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此刻和你们大家一起坐在地上。我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层面。无论穷富、大小，我就像你们每一个。但我只为那些爱我者所亲近。

“唯有那些能够在我的爱里失去自己者，才会在我这里找到他们自己。

“这不是闲谈，而是权威声明：我永恒地并将永远是我的爱者之奴。”

为什么巴巴突然离开主席台？在场的一些梵学家、印度教经典和哲学学者，心想：“此人自称是神，安逸地靠在沙发上。人们给他戴花环，唱阿提。他在沙发上放松，我们却坐在地上太阳底下。怎能称他为神？”而当巴巴亲自坐在地上，授予讯息时，他们明白了其无所不知，感到羞愧。达善活动后，梵学家们对人讲起此事，人们才意识到巴巴离台的原因。

巴巴受到维杰亚瓦达中心的欢迎。之后，按照巴巴的希望，拉姆玖宣读《玩耍幻相》讯息，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还宣读了巴巴 21 日授述的三则讯息。之后群众达善开始。

在场者已近 10000 名，人数继续增多，时而人群失控。巴巴提前警告过满德里，库玛也在安得拉工作者的协助下尽力监督，可迫不及待想领帕萨德的群众挤向讲台。

一名壮实的男子坚持要触摸巴巴的足，普卡竭力阻止，但那人挣脱普卡，走向巴巴，摸他的足。连魁梧强健的“哈奴曼”普卡，都未能阻拦住。

一小时内，近 10000 人达善，几乎同样数目的人在等候。已不可能维持秩序。6 点钟，巴巴站起，合掌向众人致意，离开回住所。他本会继续发帕萨德直到深夜的，却出于自己的原因离去。

在马杰提家，巴巴对满德里评论：“我喜欢今天的活动；非常喜欢。第一，我坐到地上众人中间。不是为了炫示，而是全心全意。我站起三四次，但如库玛所言，如果我真的希望，就不会有这种混乱，因为是我反复要妇女停下，叫男子上前接受帕萨德。我喜欢今天的活动。”

库玛说：“达善时，巴巴希望混乱，所以才发生。因他站起，人们以为他要走了，便嚷着请他留下。不是因让妇女停下，是因巴巴喜爱混乱，有意制造并享受！”

巴巴回复说：“因此将他们的注意力更加引向我。你们对此一无所知。我心情极好。我说的是实情。你们倘若留意就会相信的。”

“这么多年之后，我在这些大众中间，有一刻感到自己完全孤单。绝对诚实的神是见证者：有一刻，我完全孤单。真实地体验我乃唯一。老实说，我融入了他们。

“有时候你们思想上也感到完全孤单，有时候空白一片。与真正的一体体验相比，这些体验全是零——绝对乌有。今天我开心。如果我是巴巴，就做了这一切。如果我不是巴巴，这一切又有何用？”

玛尼克亚拉问：“我们怎样知道您的一体？”

巴巴含笑打趣：“有时候连我都不懂，为什么我如此无限！我对你说的是实话。除非你成为我，否则你怎么能理解？”

翌日，2 月 22 日上午，又针对贝努贡达进行讨论。K.D.R.M. 成员有的赞成巴巴去施达善；有的不赞成。巴巴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爱我，可贝努贡达的民众爱我吗？我不要无谓的群众。我要爱者。我为什么避开公众？我能使全世界来我这里。可我要的是爱。贝努贡达有真正的爱者吗？”

“给贝努贡达爱者的承诺应当遵守。”一位工作者发表意见。

“我自古就是不守承诺的高手，”巴巴回应，“给神的第一个承诺我遵守了，结果整个造物界缠在我脖子上。最后的承诺，我在开言时实现。既然你们（K.D.R.M.）四个都同意，我们就去贝努贡达吧。”

对钦塔和马杰提所表现的爱，巴巴表示满意，接见他们的家人，一起合影留念。屋外聚集了许多爱者，高呼“捷巴巴”！

上午8时许，巴巴前往默苏利珀德姆，达玛劳驱车。巴巴对他感到亲近，跟他开玩笑。沿途各处都有群众等候，巴巴边行边施达善。有个村子有庙会，搭有旋转木马，还有其他娱乐设施。9点，巴巴停车，在旋转木马上坐了几圈。

在帕马鲁村，毛那·斯瓦米安排了达善，帐篷内聚集了约500人。巴巴来到，说：“我祝福你们全体，现在将我的爱放入帕萨德。”

两个少女唱歌，之后巴巴离去，于10点15分抵达默苏利珀德姆，在P·罗卡纳达·劳家受到隆重欢迎，全家人拜见巴巴。餐后，巴巴去律师M·S·R·夏斯特里家，全家人举行巴巴的阿提。夏斯特里请巴巴为默苏利珀德姆的新美赫中心主持揭幕式。11点半巴巴向自己的签名照片献花环并顶礼，宣布中心开幕。

巴巴说：“除我之外，我找不到可顶礼者，因为我在万物中看见我自己。倘若你们都使我成为你们的——因为你们已经永远是我的，那么我亲自来此并为这个中心揭幕才有意义。如果这个中心能够通过让人明白神乃唯一真实，来传播我的爱讯，它就名副其实。巴巴祝福你们全体。”

接着，中心领导们举行阿提，巴巴在发帕萨德前，警告：“谁要是顶礼我，我就离开。”

在夏斯特里家，巴巴给每个人发了帕萨德，之后于中午时分，前往赛协会孤儿院。孤儿院的管理者，耶拉普丽·萨蒂亚·那拉亚娜玛女士，向巴巴介绍了几名儿童。孩子们唱歌，巴巴用小鼓伴奏。那拉亚娜玛女士端给巴巴一杯果汁，巴巴饮了少许，递回叫她喝下。

之后，巴巴回到罗卡纳达·劳家，同很多在此等候见他者交谈。下午3点午餐后，前往市政厅的达善帐篷，人们在奉爱音乐的演奏中，等着他的到来。用“捷巴巴”欢呼迎接他！

巴巴表扬了唢呐手，在4点钟说：“听见此乐我很高兴。它使我想起远古唱起的第一首曲，该曲产生了这个唤作‘宇宙’的现象。

“神将很快让我打破沉默，那第一首原曲将再度被唱，届时世人将认识到，唯有神真实，我们每个人皆永恒地与神为一。”

音乐继续，巴巴评论，他的心尤其被一个叫帕瓦提的女孩唱的一首歌感动。

拉姆玖随后宣读提前准备的巴巴讯息，题为《失去自我即获得自由》：神显现于淫、贪、嗔、嫉、恨、诽谤和私欲完全不在之时之处。然而，由于它们是往世印象（业相）的结果，必须表现出来。因此要消除它们通常是不可能的。就好比石头试图举起自己。

尽管如此，过去的印象必须表现才能消除。但在这些旧印象被表现与消耗的同时，由于低我的存在和坚持，新的印象被锻造出来。要摆脱无止境的过去和现在印象链，就必须歼灭这个自负的低我。

只有当自负的低我被消除时，印象才能自动消耗，又不制造新的业相束缚。做到这一点的人，永远不再为其好坏行为（其以往德行、耐心、淫、嗔、贪等印象的表现）束缚或负责。就这样，随着新业相的终止，旧印象也自然地完全解开，人便摆脱一切印象。

要根除这个过去的印象所带来的、持续的行动所表现的、新印象的不断形成所维系的罪恶遗产，遵循真正瑜伽（羯磨、禅那、羯伽和巴克提）道路是良方。

在羯磨瑜伽中，人努力在对他人的无私服务中失去“自我”。在禅那瑜伽中，人努力在冥想静心中失去自我。在羯伽瑜伽中，人通过持续的心理平衡和超然，努力活在世间而不属于它，从而失去对个体小我的认同并确立对普遍大我的认同。在巴克提瑜伽中，人努力在对神的奉爱中失去自我。即便在这些瑜伽中，只有达到顶点时，低我个体性才会失去，而意识保留。

不过，失去自我的最容易最安全方法，乃是通过彻底地臣服于至师。这时，臣服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皆淹没于大师，他也不再为在绝对服从大师期间，所表现的好坏行为束缚或负责。因此，彻底臣服至师，本身即解脱。

讯息宣读完，巴巴离开主席台，和人们一起坐在地上。少顷，又回到台上，说：“我是你们之一，这就是我为什么下来，坐在地上你们中间。”

巴巴让拉姆玖宣读在维杰亚瓦达授述的前三篇讯息。达善随后开始，持续到5点半。近3000人利用了这次机会。结束后，巴巴访问了N·S·穆希家，塔娅拉玛女士唱了歌，做了阿提。

接着巴巴又到文卡塔拉特纳姆奈杜家。轿车驶近门口，有个女孩出来，捧着处处可见的花环。巴巴微笑，向她表示：“我已经戴着一吨花环了。”

继续向前，巴巴走进一条穷人居住的陋巷。已是傍晚6点45分，

天色渐暗。巴巴走向一间小屋，屋外有张小床，巴巴坐到地上。这是一位泥瓦匠的家，他叫班图马里·拉克希马杜。屋内点了一盏煤油灯。无比惊讶的班图马里走出来，坐在巴巴身边。巴巴寂然不动，手指快速移动，沉浸于工作。5 分钟之后，走回奈杜家。

满德里后来得知，老人属最低种姓，不可接触者（贱民）。由于当时安得拉严格实行种姓制度，老人未能参加公众达善活动，因有高种姓民众出席。在巴巴到他家之前，他一直难过地想：“我真不幸。神来了，施达善。大多数人都在场，我却连看他一眼都不行。神啊，我要能见到他该多好！”

神不仅听到并且回应了这个穷苦的不可接触者的祈祷。神亲自来到他家，非常感人的一幕。他兴奋得巴巴叫他坐身旁时，竟一时语塞，目瞪口呆，言语无从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就这样，自认为最不幸者接受最多。

在奈杜家，他女儿为巴巴戴花环，因他生病，女儿读了他给巴巴的信，信中奈杜表达了要臣服于巴巴足前的殷切渴望。

巴巴坐到奈杜的床上，按摩他的腿，说：“我感到很高兴。要一直想我。我是至古者。我是奎师那。”

巴巴触摸了有人拿来的帕萨德，再一次叫奈杜放心：“我说我是爱者的奴隶，不是随便说的。直至临终，都要念我的名：巴巴，巴巴，巴巴！”

达纳帕希·劳告诉巴巴，奈杜耳聋。巴巴开始授述：“我也耳聋。我只听非常非常……”可未等他说完，奈杜女儿就唱起阿提。巴巴未说完意思，便离去。

当晚 8 点，巴巴和满德里驱车去埃卢鲁，默苏利珀德姆爱者为他热烈送行。途中巴巴口渴，在戈达瓦里村附近停车。一名男子一手提灯笼，一手拿香蕉，站在路边。车一停，他就走向前致敬，接着把香蕉献给巴巴。他是怎样获悉巴巴的车将途经此路的，至今依然是个谜。

附近没有商店，又前行一小段路，找到一家，杜尔迦冷饮店。埃瑞奇进店为巴巴买苏打水。看见埃瑞奇亲自洗杯子，店主问为谁买的，埃瑞奇答：“我大师。”

“哪位大师？”

“美赫巴巴。”

店主听说，便去达善巴巴。他不肯收汽水钱。巴巴让他当作帕萨德，他才收下。巴巴又叫满德里进店喝冷饮。巴巴陪他们进去，亲手递给每

人一瓶。有神本人光临他的店解渴，店主何等幸运。

深夜11点15分，巴巴一行到达埃卢鲁。前往卡塔·苏巴·劳的花园。女子们在入口处做阿提，之后卡塔带巴巴进去休息。德希穆克博士和儿子普若卜德，在埃卢鲁加入大家。

翌日，2月23日上午，K.D.R.M.和其他人到了，可卡塔锁住了大门，他让谁进谁才能进屋。巴巴下令让门开着，来访者遂进来。巴巴慈爱地接见了众人。人们随着铜管乐队的演奏，依次走向巴巴。妇女们把婴孩放在巴巴脚上，巴巴亲吻他们。

上午达善完毕，K·那拉延·劳用英语念诵帕瓦蒂伽祷文，一名工作者用泰卢固语念诵。几位梵学家念诵赞美巴巴的诗偈。8点半巴巴走出屋，在草坪上坐下。

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男女爱者严肃地站在巴巴跟前。巴巴说：“表面上，我保持沉默。但我显然喜欢喧闹，所以通过你们（指着孩童的方向，声音从那边传来）制造这些喧闹，不让任何人畅所欲言。因此，如果你们都保持静默，我就回去，按计划进行活动。不然，我们都坐这儿，尽情喧哗，因为我喜欢这儿的喧闹，不是那儿的（客厅内）。 ”

巴巴总结道：“是巴巴通过你们所有人说，也是巴巴通过你们所有人听。”

这平息了屋内的喧哗。巴巴回到客厅入座。卡纳克丹迪医生演奏音乐，巴巴表示欣赏。

上午9点35分，巴巴说：“年底前，神会让我唱原始之歌，那些爱我者将迷失于此歌，发现我在万人万物里。”

拉姆玖宣读维杰亚瓦达诸讯息。之后，巴巴说：“当我打破沉默时，将发生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要配得在那一刻接受神恩，为此现在就要准备接受我的爱。我真正是，一直是我的真爱者的奴隶。”

听到巴巴说他的原始之歌，许多人眼含热泪。他们深受感动，一名叫斯瓦米希姐罗摩的人跳起舞来。巴巴拿起一件乐器，开始演奏。希姐罗摩跳了好一阵，巴巴停止演奏时他才坐下。

上午活动结束。下午1点45分许，巴巴走向满德里宿舍，在一个凸起的台旁停步，台子建在他上次访问时触摸过的基石上。原本要在台上立巴巴塑像的，却改为摆放他的画像。巴巴对画像顶礼，问卡塔他因何不见塑像。卡塔回答，正尽力做，但买不到优质大理石。

下午，巴巴心情格外好，赤足在房屋花园四处走动。他在草坪来回快速踱步约10分钟，若有所思。接着回他房间外的走廊，在椅子上坐下，右手手指随唯有他听得见的曲调舞动。他表情严肃，5分钟后，站起，开始在走廊踱步。又坐下，手指继续明快地舞蹈。

巴巴坐下时，大阿迪试图告诉他刚到的一封电报，可巴巴似乎心不在焉。他又站起，来回踱步，随后进入房间，坐到椅子上，双手捂着头后仰。阿迪给他读电报，他授述指示，之后站起，将手放在门两侧，凝视走廊几分钟，随后走回椅子坐下。第三次，巴巴又赤足在走廊来回踱步，直到下午2点50分，阿迪提醒他，库图姆巴沙斯特里送来一些印好的讯息。

巴巴转向沙斯特里，拼出：“这个生命是神圣大笑话。笑话，就是这个词，最贴切——神圣大笑话，零蛋。甚至称之为‘零’，也会使之存在。”

3点钟，巴巴离开住所，参加公众达善，活动安排在埃卢鲁的大场地，罗摩考提。巴巴先在台上就座，随后走下来，在地上坐了一会儿。

他回到台上，对聚集的公众说：

我是你们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你们平起平坐。这不是无谓的展示，而是我作为你们之一的永恒体验。

我知道你们永远都是我的，但我希望你们使我成为你们的。届时你们将体验到你们每一个皆是巴巴！

拉姆玖用英语宣读下面的《大师之爱与恩典》讯息，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译成泰卢固语：

我非常高兴在这里看见你们大家，并欣赏你们来时所怀的信爱情感。我知晓且理解你们的困难、问题、痛苦与期待；这些你们无需用言语或行动向我表示。

世界一直在遭受各种形式的自然和非自然灾难。整个人类的景象确实可怜，但痛苦乃人类的遗产。不但个体受苦，全世界都深受恐惧烦恼的折磨。人类痛苦的背后乃神意，因为离开神意，什么都不会发生。

有个体的也有国家和世界性的问题，这需要至师和阿瓦塔灵性指导。一个又一个时代，这些神人通过神圣讯息指导人类。即使他们肉身不在，这些讯息也会由他们的弟子、信徒和跟随者传到天涯海角，即使以生命为代价。

阿瓦塔和至师以独特和微妙的方式，指导并保护人类和世界；

它们超出了人类智力的理解。至师是人类的真正救赎者，而不只是少数特选者的。宇宙完全由他们的爱与恩典所维系。

弟子或信徒不可带着满脑子的为何、何时或何故等疑虑来接近至师。这会成为他接受大师恩典的障碍，恩典不为智力所及。

因此我以神圣权威说：要怀着不渝的信爱与忠诚，怀着接受我的神圣之爱与恩典的渴望接近我。

接待委员会主席，埃德若·文卡塔·劳，唱诵阿提，达善开始。巴巴双手发帕萨德，一只手给男子，另一只手给女子。男子从一边排队，女子从另一边排队，走向巴巴。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协助，飞快地把水果递给巴巴发。埃卢鲁的达善安排得很好，无论总司令库玛，还是其他满德里，都没多少事可做。

一名只穿着腰布的玛司特也站在队里等候，一边对巴巴念着“罗摩，罗摩，罗摩……”。巴巴拥抱他，让他坐在身边，亲手喂他香蕉，并对满德里评论：“60000 在场群众中，只有他一个（指着玛司特）懂我！”

达善持续至当晚 7 点半，近 20000 人从无与伦比、不可测量的神圣至爱手中，接受了帕萨德。之后巴巴返回花园。安得拉工作者日夜伴随巴巴。由于他们“在他胸口上”，巴巴说，他根本无法休息。一到花园，就有几个人来求祝福。

其中一人叫高斯巴巴，是位备受尊敬的穆斯林。巴巴用乌尔都语告诉他：“我祝福你在我里面失去你自己，以便你能够看见神，并且只看见神！”他离去后，巴巴遣拉姆玖追上他，另外还给他个人讯息：继续多想巴巴，直到获得法那——我灭。

达善者中，还有一个是曾安排了帕玛鲁达善的毛那·斯瓦米。上一次，1953 年，巴巴访问埃卢鲁时，卡塔想在自家花园建一座巴巴寺庙，这位斯瓦米主动提出住在卡塔家，做庙里的普佳瑞（牧师）。巴巴同意了，命令斯瓦米永久居住埃卢鲁。但过了段时间，斯瓦米违令离开。

“你何故离开？”巴巴问他。

“这儿的人待我不好。”他说。

巴巴回复：“这是你该考虑的事？你本该哪怕死掉也不离开此地！为了神，什么麻烦都不算什么。不能拿来当借口。从我离开安得拉之日起，你到一地居住，在一个小地方呆 40 天。不吃饭；饿了只喝牛奶，不分昼夜念“巴巴，巴巴，巴巴”。你若恪守此令，会让我满意；否则，

你今生就浪费了。所以想念 40 天，什么都不吃。什么时候饿了，就饮茶或牛奶，别的都不行。连续 40 天不离那地方，除了早晨解手。我是神，因此你必须坚守我的命令。”

毛那·斯瓦米哭了起来。巴巴停了几分钟。又重申命令：“从 3 月 5 日起 40 天，夜以继日，一分钟也不能睡。可以喝一杯牛奶，一杯茶，就这些。水你想喝多少都行。但不要离开住处，甚至不去集市或城外。念：‘巴巴，巴巴，巴巴’。”

“你就是发疯或死去，也不要违令，不要炫耀。不要让任何人向你顶拜、合掌或跟随你。莫收追随者。只是念我的名。你若是 100% 服从，将见一眼巴巴是谁！”

斯瓦米显得绝望沮丧，巴巴奉劝：“莫紧张。怀着爱做，全心全意。如果你全心去做，我会帮助你。届时你会见一眼巴巴。”

故事后续是，3 月 4 日在卡基纳达，巴巴在安得拉的最后一日，斯瓦米来了，请巴巴准许他去埃卢鲁探望母亲。巴巴曾叫他在科弗尔呆 40 天，不要炫耀。与巴巴的命令相反，一名安得拉本地居民报告巴巴，斯瓦米已邀请人们 40 天后来达善他。

巴巴把他叫到一旁，指示：“明日中午，尽情饱餐一顿。今晚好好睡。从明日中午起，连续 40 天，不吃东西，除了一杯茶一杯牛奶。随便喝水。不吃水果，不吃点心，什么都不吃！在牛奶里加糖，连续 40 天，不断地念我的名。

“不要睡觉，但若无意中打瞌睡，也不用怕。即使无意中睡着了，也别担心，但要有意识地努力保持清醒，不分昼夜，努力。如果无意中打盹或睡着了，别担心。别认为你辜负了我，也别放弃。

“这不是为别人，别拿来炫耀。你何故邀请人？你要巴巴还是要欣赏？一丝的炫耀都会让你落到最低层。你爱我，我知道。正因你爱我，所以我希望你见一眼我的真性。但不要重视禁食和保持清醒。要为我做！”

巴巴随后拥抱毛那·斯瓦米。他从第二天开始执行指示。结果再次违背巴巴的命令，大张声势，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不足。

在埃卢鲁达善之后，当晚 8 点，一群少女上演了《达萨阿瓦塔》（十个阿瓦塔的故事）。巴巴十分开心，慈爱地拥抱每个女孩。

阿默拉布勒姆的穆达帕卡·甘伽达若姆，以精湛的吹笛技艺，娱乐

巴巴和满德里。古斯塔吉不在场。巴巴特意把他叫来，叫乐师又为古斯塔吉吹奏一遍。

安得拉活动的组织样样出色，除了未安排装卸和搬运行李的工人。除了满德里，还有许多来自各地的爱者，以及安得拉工作者，伴随巴巴旅行。可每到一地，大家都匆忙下车，不离巴巴左右——留下宝卸车，头顶肩扛，将全部行李搬到宿舍。

在埃卢鲁，马路离卡塔的花园有一段距离，直到深夜 11 点，宝才卸完卡车。次日 2 月 24 日早晨，众人用茶时，宝突然感觉眩晕，大家发现他发着高烧。巴巴安抚他并关照为他治疗。

当天，巴巴召集满德里。德希穆克的儿子，普若卜德，送给巴巴一副他在两小时内绘成的铅笔素描。巴巴表扬了孩子的技艺和聪颖。

上午 8 点半至 11 点半，下午 3 点半至 6 点，巴巴进行家访。至少访问了 60 个家庭，还有几所学校、另一座赛巴巴庙、神智学高中，以及巴巴爱者拥有或管理的不同商业机构，例如文卡塔罗摩印刷厂。巴巴还走访了许多未预先通知的家庭。他的突然出现，使这些住户大吃一惊，有的跑去为贵客端椅，有的匆忙安排鲜花和花环。这些混乱显然让巴巴开心。

基申·辛这样描述那忙乱的一天：

“巴巴在地球上的工作雷厉风行，从一处匆匆来到另一处……家访时，随着爱者介绍，巴巴向其全体家属亲眷表达爱，个别拥抱，给特别帕萨德，一起照家庭合影，在有些地方啜饮一口椰汁或其他冷饮，把剩下的给爱者及其家属喝，等等。巴巴到访之处，几乎都举行阿提。各式各样的花环——鲜花、镶金、樟脑珠，接二连三给他戴上。节奏加快了，因巴巴说过，这是他最后造访安得拉。”

舍地的赛巴巴闻名全印度。在 K·N·乔达瑞先生家的一房间里，挂着赛巴巴的照片。巴巴指着照片，评论：“他的眼睛无与伦比，世界上无人有这样的眼睛。”

后来 11 点在赛巴巴庙，巴巴指着赛的画像，说：“可以说，五位至师使我成为我所是——至古者。他是我的祖父。”

20 分钟后，巴巴步入另一座赛巴巴庙，对赛巴巴像合掌，说：“如果有真爱，就在这儿。他无所不在，我无所不在。”

随后巴巴又访问不同的家庭。把帕萨德给文卡塔·劳和他家人后，

巴巴评论：“我未经要求给的，是真给。”

在苏布拉曼亚姆·夏斯特里家，发生一件趣事。巴巴问夏斯特里有几个子女，让他逐个介绍。夏斯特里有七个子女，介绍到第四个，记忆卡住，众人哄堂大笑。在巴巴跟前，夏斯特里欣喜若狂，以至记不起其余孩子的名字，只好问妻子。这使巴巴大笑。他妻子上前为巴巴戴花环，巴巴阻止，在字母板上拼写：“不要花环，不要阿提。让我放松坐在这儿，享受这种家庭气氛。那些仪式都不自然。爱最自然，苏布拉曼亚姆记不得子女的名字，我非常高兴。”

在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家，有个家庭成员问巴巴：“主啊，我除了心莲，能给您什么？”

“把不是我的给我，”巴巴答，“一切皆是我的，除了我自己。我自己是为那些爱我者的。”

离开他家时，巴巴经过一个老妪，她坐在走廊上，手托供奉。巴巴接过，慈爱地摸摸她。她 99 岁，目盲。

在苏亚·那拉亚纳医生家，他外甥女被介绍给巴巴，她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一级成绩。“我喜欢一级人士，”巴巴妙语，“因为我就是一级——样样一级！”（注：在印度，一级指在学校考试得分最高者。）

在 K·L·拉达家，巴巴将喝剩的果汁给他妻子饮用，告诉她：“神赐你儿子时，给他取名美赫达斯（美赫之仆）。”

当天下午 3 点半，在 K·P·神智学高中，巴巴授述此讯：

我简要说几句想说的话。我爱孩子，没有比在孩子中间更开心的了。我更喜欢有时间和他们玩耍，而不是这些个花环、普佳、阿提和仪式；尤其因为我是玩弹珠的行家。很久之前，我一醒来，就开始同宇宙玩起弹珠。

倘若有一天你们这些学生成为神爱艺术的行家，和真理亦即巴巴的执炬者，我会格外高兴。

巴巴的这些访问延至深夜。访问文卡塔·罗摩小学时，发生一件感人的事。巴巴对埃卢鲁的访问，曾通过印有巴巴照片的传单宣传。有个小男孩见到传单，便央求父母带他去见美赫巴巴。但他们出身严格正统的婆罗门家庭，不觉得拜访“帕西圣人”有什么意义。男孩哭了，拒绝吃晚饭，父母还是不让步。

男孩很伤心，那天早上去上学，确信自己错过了见美赫巴巴的机会，

尽管心中是那么渴望。所以，当巴巴走进他的教室时，他一时目瞪口呆。扑入巴巴伸开的双臂，喜极而泣。又一次，神圣至爱回应了真正爱者的祈祷。

巴巴的神爱冲击在整个埃卢鲁都被感受到。晚上8点半，巴巴离开，前往贝努贡达。埃卢鲁向他深情告别。卡塔·苏巴·劳不遗余力，妥善安排巴巴一行的起居。在他家的花园，巴巴的名被不停唱诵，并将代代相传。

途中，在皮玛多里村达善，在塔德帕利古德姆稍停，巴巴一行于凌晨1点抵达贝努贡达。大遮篷已搭好，500人从昨晚7点一直等着。虽已很晚，他们仍唱了巴巴阿提。巴巴祝福全体，授述如下短讯：

努力爱我并在你自身内找到我，以便让我在这里的简短逗留不虚此行，尽管这么晚。我祝福你们全体。

因为太晚，巴巴触摸帕萨德，下令发给众人。又旋即离去，于凌晨2点45分回到塔德帕利古德姆。

达纳帕希·劳医生将巴巴带到旅馆，满德里到一所学校。巴巴已令满德里和塔德帕利古德姆爱者，在这天，他的生日前夕，全体“为唤醒者醒着”。

短暂休息后，巴巴于4点45分到达纳帕希家。在场有一大批人。除了满德里，巴巴允许聚会者触摸他的足。之后巴巴进入客厅，不许任何人入内，除了满德里、K.D.R.M.和达纳帕希的家人。门关，凌晨5点整，巴巴的诞辰时间，埃瑞奇用英语宣读《忏悔祷文》，接着，祷文由拉姆玖用乌尔都语，达克用马拉地语宣读。

祈祷之后，巴巴授述这则简讯：

“我已请求神，无论他是谁，宽恕我们所有人的弱点。故从今日起，你们要努力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做到诚实。从今日起，你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之后，达纳帕希和家人用牛奶和蜂蜜为巴巴洗脚。巴巴打趣：“现在用水洗掉；否则蚂蚁会叮我！从1927年以来，这是第一次我允许这种膜拜。”

埃瑞奇和古斯塔吉清洗巴巴的脚。皮莱的两个女儿，弥婭和维娜，给巴巴戴花环。这就是1952年巴巴叫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从德拉敦带到安得拉的一家人。弥婭在铁道部门找到一份好工作，维娜仍像玛司特尼，尽管她现在吃东西，看上去健康。

达纳帕希的屋前已搭好达善遮篷，清晨5点半许，巴巴进入遮篷。人们急于触摸巴巴的足，因为有几个人透过窗户，偷偷观察了达纳帕希家的仪式。

巴巴批评他们：“你们若是爱我，为何不听从我？我说不可触摸我的足，你们为什么不服从？你们不明白这一刻的重要性，为此连大圣人们也要等待数世纪！所以，照我说的做，来利用这个机会。现在，保持安静。”

众人安静下来，满德里唱巴巴的古吉拉特语阿提，巴斯卡拉·拉朱唱巴赞：“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

唱泰卢固语阿提，巴皮拉朱念泰卢固语祷文。阿卜度·马吉德·堪用英语复述，妇女们唱马拉地语阿提。达善和发帕萨德后，巴巴回客栈休息。

简短休息后，7点钟，巴巴由长长的队伍护送穿过市区。他的车被饰以鲜花，乐队敲锣打鼓领路。“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和“薄伽梵（神）美赫巴巴凯捷！”的雷鸣欢呼响彻天空。男女老少从家中奔出，给巴巴戴花环。

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巴巴打开他的心，人们能感受到他的爱之冲击，宣告他即阿瓦塔。时隔若干世纪，人间方能见证这个场面。那天大地疯狂地迎候至古者，我们的时代欣然地微笑。太阳升起，用光辉抚摸巴巴的足。

队伍于上午8点40分到达纳帕希家，巴巴在遮篷内就座。梵学家们唱诵阿瓦塔颂诗，拉姆玖用乌尔都语、德希穆克用马拉地语、贾甘纳达姆·潘图卢用泰卢固语念诵祷文。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致简短欢迎辞，拉姆玖宣读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在（1954年1月刊）《唤醒者》中发表的社论“神圣诞生”。9点半，拉姆玖宣读巴巴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不久授述的讯息：

我未曾生，未曾死。然而，我时时刻刻出生与死亡。不计其数的虚幻生死，是人类意识走向真理的必要里程碑——真死真生的序幕。真死是让自我死去；真生是自我死去时，在神里出生，永远有意识地过永恒生活。

虽然我在无形无限状态，永远无处不在，但也不时地采用形体。这种采用与离开形体被称作我的肉身出生与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我于60年前出生，并将在我的宇宙工作完成时死去。

今天你们满怀着爱与热忱庆祝我的 60 岁生日，深深感动我，使我赐予你们终极认识：我们皆为一，惟有神真实，其他皆虚幻。

潘图卢将讯息译成泰卢固语，之后巴巴评论：

在灵性道路上，这些声明和讯息不会带来什么结果。推论和理性确信也不会带来什么结果。甚至实际体验也不是至高状态。你越是试图理解神，就越不理解他。怎能表现那完全超越解释的他？他的无限简单性，使达到他无限困难。秘密在于，你不得不成为你已经是的是的。

惟有当分离面纱揭去，你才能知道，我是你们之一，你们内里的一；你若诚实和全心地爱我，就能达到。你在巴巴里面失去自己，就会发现你永远还是巴巴。在爱中不可能有妥协。要么完全，要么根本不。

今日我以神圣权威说：我是亘古者，是真正爱我者的奴隶。

巴巴随后在地上坐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让贾甘纳达姆用泰卢固语说：“告诉他们，我与他们平起平坐，以便使他们感到，我确实是他们中的一员。”

上午 10 点半，德希穆克对巴巴做阿提。之后，巴巴从他手中拿出阿提盘，为自己做阿提。近 2000 名聚会者对有幸见证这难忘的一幕惊叹不已。

就连天神天使都无缘见证，

这样的里拉——神圣游戏！

这就是他们为享受神人的游戏，

渴望在地球上投生为人的原因。

（注：承载有进化形体的行星虽然不计其数，但只有 18000 个行星有人类居住。不过，在其他行星居住的人类没有机会发展灵性。从灵性上说，他们完全“枯燥”——没有爱。他们科学上远为先进，有些世界的人甚至能读懂他人的心；但是，无酒浇灌、无歌滋养的心灵不开花。这些世界得不到阿瓦塔或至师的肉身临在，也没有灵性高级灵魂（圣人）居住。只有在地球上方能体验神爱。

当阿瓦塔降临地球时，其他行星的人类也来此出生。因为他们在科学上高度发达，所以在这次阿瓦塔降临期间，浊世界的科学也臻至顶峰。同时出现人口爆炸，这将被本时代所见证。）

午后 12 点半，巴巴来到萨维特里碾米厂。在此安排有济贫活动，已聚集数百人，巴巴亲手给其中一些人盛饭。济贫活动用了约一个半小时。

巴巴返回塔德帕利古德姆的客栈之后，下午 2 点，讨论了安得拉工作者会议，并告诉兰伽·劳：“让卡塔·苏巴·劳也参加 3 月 2 日的会议。会议很重要。时间即将到来。接近 100%，你们都必须 100% 地工作。”

接着巴巴说：“我受够了这些个顶拜。天神们顶拜我！人类的又怎样？我不要这些。我要工作者——诚实的工作者。我知道人人都有弱点，但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弱点都放在一起，用来矗立起力量之塔。

“这是我的计划。比方，这儿一根刺，那儿一根刺，毫无用处，分散时只会刺伤。但将刺绑扎一起，就能做成篱笆，谁都进不去。形成篱笆时，同一批分散的刺就能成为一个保护源。同理，全部弱点放在一起，就能构成力量之塔。”

就在出发去达善场地之前，巴巴心情改变，因这天是他的生日，他顺便回忆道：

我在德干学院读书时，有位叫拉姆纳施的朋友，爱读有关圣人生平的书。我们是好友，一天拉姆纳施给我一本讲佛陀生平的书。我读到佛陀说他将以肉身再来，将被称作弥勒佛（慈悲之主）一段，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巴巴简。可读过那一段后，我就想——毋宁说自感受到，我就是佛陀所指的“慈氏”。

后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向我揭示，我是阿瓦塔。一天巴巴简也告诉我：“我的儿子啊，你将使全世界随你的调子起舞！”而今我确知我就是那个。我的名字美赫意即慈悲！

3 点钟，巴巴改变话题，对工作者解释：

自谦是弱，谦卑是强。所以，二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每当你说“我完全谦卑地说”，这种表达本身就表现了你的自我。即使你脑子里感到自己谦卑，这种感觉也是以自我为中心。

即使你真心实意地试图表现真谦卑，困难并未结束。障碍势必出现，诸如别人会怎么看待你的谦卑表现之念头。自谦中，你不断纠结顾虑自己的举止是否正确，以至于自造出自卑情结，那不是强而是弱。

谦卑一旦表达，就不再是谦卑。刻意表现谦卑等于欺骗。谦卑

生活是自动活出的，不应产生任何有关谦卑或故作谦卑的念头。例如，假设你承担起清理厕所的工作，可你实际开始干活时，不由自主闻见臭味，而毕生清理厕所的清洁工，则不受臭味影响。同理，炫耀谦卑者就像清理厕所时闻见臭味者，而过着谦卑生活者就像清洁工，不但受臭味影响，而且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和他的工作，因为他实际过着清洁工生活。

不得不努力做到谦卑也是欺骗。你必须自然得让生活本身成为谦卑的体现，这时它便只强不弱。唯有神和至师能过这样的生活，唯有他们是真正谦卑者。因此，你是什么就表现什么，不要在乎公众舆论或他人反应。

要自然。你若是不诚实，就不要试图藏在诚实帘幕背后。但这不是说你应该不诚实。我想说的是，必须最为自然，不要有一丝虚伪。

巴巴3点半来到达善地点。上台前，发现巴斯卡拉·拉朱病了，便拥抱他，让他坐在身边。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赠给巴巴一本自己创作的梵文赞美诗集。巴巴受到欢迎。达善开始，巴巴亲手给近7000人发了帕萨德。

晚上演出舞蹈和戏剧，达玛劳的两个女儿演主角。在埃卢鲁她们也曾为巴巴表演，达玛劳全家更爱巴巴。本次安得拉旅行期间，达玛劳为巴巴开车，巴巴常跟他开玩笑，以示和他的亲近程度。

达纳帕希的小孙女也参加了演出，跳着舞做阿提。达玛劳的女儿们表演了奎师那和拉姐之间的爱，巴巴高兴地说：“3月2日提醒我解释我的舞。这是我从未解释过的——我的原始舞。”不过后来，无人想起提醒巴巴，一直没有解释。

为庆祝美赫巴巴的生日，晚上11点45分左右放烟花，8000人聚集观赏，生日活动于凌晨1点圆满结束。

翌日，2月26日，早晨8点，巴巴告诉拉姆玖，他想对苏非教术语“纳阿兹”和“尼亚兹”做一解释，并召见基申·辛。他不在，正在满德里住处做事情。

巴巴不满：“每当我受驱使说些重要的东西，就会出错；不是麦克风出故障，出现骚乱，就是相关人员不在。总有东西阻挡！”

不过，15分钟后，基申·辛来到巴巴住所，于是巴巴授述：

今天，我想解释一下纳阿兹（naaz）和尼亚兹（niaz）。过去，

苏非徒总强调这个纳阿兹与尼亚兹、夏玛(shama)与帕瓦纳(parvana)(烛与蛾)。后来,这些术语变得太普遍,每个穆斯林诗人,无论大小,都开始使用。

纳阿兹的字面意思是纳苛若(卖弄、难取悦、从不满足),据说是神圣至爱的主要属性之一。苏非徒将神和至师称作纳阿兹的完美化身——总是充满纳阿兹。为何?因为他们独立漠然,彼帕瓦(beparvah)——什么都不在乎,完全超然。

你们也许会想,神是万物之源,库特博是神的化身,他们怎会彼帕瓦(漠然)?听来荒谬。这是因为,神绝对独立超然。

尼亚兹意味着,随至爱的每一个纳阿兹(心血来潮、刁蛮要求),随他的每一种情绪起舞。尼亚兹的意思不是服从,而是臣服。

执行神和库特博的纳苛若,很不简单。这意味着,随绝对独立漠然之至爱的每一个调子起舞。神亦如此。神的爱者依赖于至爱的每一个心血来潮。库特博漠然独立,其爱者完全依赖——不是依赖库特博,而是依赖库特博的每一个独立的纳苛若——这听来荒谬。但事实如此。

第二个方面最奇妙。我们刚谈到神的和库特博的独立性质。该“性质”属于无限实在;库特博却使用幻相形体。在库特博的形体中,本来完全漠然和无限的神,使用幻相外衣。会发生什么?一旦穿上这个幻相外衣,库特博便将全宇宙的痛苦都承担到自己身上,这些痛苦由愚昧——幻相根基——造成。

现在我解释一下这个悖论:为什么说享受无限极乐的库特博或阿瓦塔,同时还无限地受苦?当我说,“德希穆克,全宇宙无人像我这样受苦”,他微笑回答:“巴巴,您是极乐之源,怎会受苦?”库特博穿上这个幻相外衣。为什么?为了使深陷幻相的他人,像他那样成为无限。他看见他人——麻风病人、瘸子、缺钱者、求子者——的痛苦。听见他们哭喊:“救救我们,搭救我们脱离痛苦!”

他用给自己穿上的幻相外衣看这一切;不过,因有永恒无限极乐作背景,他还体验到那些痛苦皆乌有,只是愚昧而已。因此他不关注他们的虚幻痛苦。他想要受苦者真正受苦,让他们在这种真苦中,焚毁其虚幻痛苦——也就是说,经受那些将焚毁其虚假生活的痛苦。那些痛苦是为了神。

可是怎样做？怎样给他们制造真正痛苦呢？所以，库特博通过幻相外衣，受苦最大。他要焚毁他人的虚假生活；因此焚毁他为人而穿的幻相外衣。他成为蜡烛一般，蜡烛一开始燃烧，飞蛾便聚拢来。蜡烛持续不停地燃烧，成千上万的飞蛾在火中焚毁。他就是这样为人受苦，并让人为他受苦的。

巴巴总结：“以这种方式，神人通过穿上幻相外衣，扮演受苦并使他人受苦的双重角色。而那种痛苦解放他们。”

如在埃卢鲁一样，巴巴在塔德帕利古德姆访问了10户爱者。巴皮拉朱失业了，面临破产。在他家，巴巴安慰他说：

我是阿瓦塔，至师，什么都是。我是我所是，也超越这个。所以，由于你爱巴巴，这就是结果。谁爱巴巴谁受苦，因为在那种毁灭中出现真建设，在罢巴地（破产）中出现真阿巴地（繁荣）。

有着舒适生活门路的世人，觉得自己似乎在世间有个安稳的立足处，可他相当无知，这个所谓的安逸立足处，把他越来越拖下去，他就像站在流沙或火焰之上。这是我们在世间看到的。世俗之人，表面上安逸，愈发追求安逸，无止境地追求并稳固其地位。然而，为了拥有永久立足处，绝对有必要彻底挪掉他的表面立足处。这意味着，撤离他的表面安逸环境。

爱神者的情况总是没有可适当地宣称“自己的”地方。为了对大师的深爱，爱者不在乎灾难痛苦。他们在世间的立足处整个被撼动，不留一物可依附，除了对至爱大师的爱。他们仿佛是空中飘浮的尘粒。

最终，对大师的爱一旦确立，这种爱便将他们置于磐石般的基础上。爱者发现自己确立于对大师的坚定信心之磐石，不再渴望会将他拖入毁灭的表面安逸和地位。

在塔德帕利古德姆，美赫巴巴还访问了几所机构、寺庙和学校。在当地的“神圣生活协会”，一名女子恭敬顶礼巴巴。他同样回礼，说：“我不喜欢别人顶拜我。事实是我感到尴尬，因为实际上是我在顶拜我自己。通过实际持续体验，我在你们里面，每当有人顶拜我，则意味着顶拜我自己。何必多此一举？”

在伽内喜碾米厂，达纳帕希医生忘了向巴巴介绍几位家庭成员。巴巴对他说：“世间没有一个人被我遗忘，而你竟忘了几个亲人。”

达纳帕希的弟媳患神经衰弱，巴巴给她检查后，赋诗：

“一切无恙；她会强壮！”

在碾米厂举行另一场济贫施食活动，巴巴评论：“服务穷人者服务我，因为我是穷之最穷。”

巴斯卡拉·拉朱家未被列入当天上午的家访名单，他和妻子遂前往达纳帕希家见巴巴。与之同时，巴巴不管原计划，先去了他家。发现他们不在家，巴巴不悦，去下一站。

在近处的巴斯卡拉拉朱追上巴巴的车。巴巴犀利地看他一眼，质问：“神亲自来访问你家，你去哪儿了？”

巴斯卡拉回答：“巴巴，我被误导了。我在达纳帕希家等着达善您。”

见他吓得发抖，巴巴挠他痒痒，把他逗笑，接着指示他：“现在，去家里等着。我访问其他家庭后再来。”

巴巴果然返回巴斯卡拉·拉朱的住处。一边下车一边说：“我两次来到你家。”巴巴进屋，坐在一张折式小床上，令巴斯卡拉·拉朱：“给我唱一首甜美的歌；我很快得走。”

巴斯卡拉用印地语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重临吾家》。巴巴表示满意，指着他，对他妻子歌文达玛说：“听着！他是我的，不是你的。我把他交给你。细心照顾他。”

邻居们聚来达善巴巴。巴巴要了杯水，歌文达玛取来，巴巴将三个手指浸水中，指示她：“将这杯水作为我的帕萨德，分给来的女士们。”又指示巴斯卡拉·拉朱跟随他去戈帕拉布拉姆。

2月26日下午1点50分，巴巴前往戈帕拉布拉姆。塔德帕利古德姆的爱者们心情沉重，含泪向他道别。

途中，巴巴在拉玛昌德拉布拉姆，访问了巴斯卡拉之兄，罗摩巴德拉·拉朱的家，许多人聚集来达善。阿提唱毕，巴巴俘获来见者的心后，出发。

巴巴一行下午3时许到达戈帕拉布拉姆。巴巴住在麦迪考纳·那拉亚纳家。为巴巴腾出整栋房子，以便他在屋内随意走动。他们一到，达纳帕希就带满德里和其他人到马迪帕提·苏巴拉育度家，用午餐和茶。巴斯卡拉·拉朱留下陪伴巴巴。

院外聚拢了一大群人。有人心急火燎，企图翻院墙来达善巴巴。巴斯卡拉·拉朱紧张起来，巴巴却把手放他肩上，叫他坐下。问他：“我的茶呢？”巴斯卡拉端来，巴巴取了茶、两片饼干和一把石榴籽，把石榴

籽放进巴斯卡拉嘴里。

从邻村来了数万人，冒着烈日等候巴巴。因满德里未经允许离开，巴巴发火。他们回来时，遭到训斥。

彭度为他们辩解，说：“喝茶的不是满德里，是那些随行者。”

“可他们为什么去喝茶？”巴巴问。

“达纳帕希带他们去的。”彭度答。

巴巴责备达纳帕希说：“你带我来此是为民众，还是给满德里上茶？我将在此呆五分钟。记住，我是为这些民众而来，不是为野餐或饮茶。我不喜欢坐在这里，让人们在那边等着我。我若发火，会开始揍你们！别傻瓜似的行事！”

巴巴立即走向遮篷，受到群众高呼欢迎。几分钟前天空蔚蓝清澈，忽然乌云密布，下起蒙蒙细雨，带来凉爽宜人的气氛——这对村民们是个吉兆。

达善者超过 15000 人，都想尽可能靠近巴巴。主席台在听众正中间。巴巴站起，合掌，从台子一端走向另一端，向四周群众致意，要他们坐下。

因人数持续增加，时间不够，不可能逐个发帕萨德。于是巴巴触摸了一下大批的帕萨德，坐入轿车。有的人冲向轿车，朝车内外抛花环和水果。但不是所有村民都能如愿靠近，他们开始到处走动。

为满足群众，轿车刚行走 20 来码，巴巴就让停车。他下车，到一棵棕榈树下坐在棕榈叶上。那些来达善者冲过去，却没几个人能看见巴巴。于是巴巴攀上轿车顶，接着车在人群中缓缓前进。人们喜出望外，巴巴的微笑如香膏，抚慰他们的焦灼心灵。他们唱起巴赞，爆发阵阵“捷巴巴！”的欢呼。

巴巴继续前进，于下午 4 点 15 分抵达尼德德沃莱。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玛里卡朱纳·劳安排了达善活动，当晚近 5000 人参加。照例，举行巴巴阿提，给他戴花环，宣读维杰亚瓦达讯息。下面是现场授予的另一则讯息《解脱》：

神永恒自由。证悟神，即从幻相枷锁中获得解脱。越努力争取解脱，就越感到幻相的枷锁，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带来对幻相的更大觉知，幻相则愈发厉害真实。所有的行动，无论好坏、公正与否、慈善与否，都加固强化幻相束缚。

目标是达到完全无为，这不是说纯粹的不活动。自我不在时，

在每一个行动中都达到无为。无论怎样过度，羯磨瑜伽、禅那瑜伽和其他瑜伽，都会通过在紧张活动中实践无为，促成一切行动的终结。

然而，过绝对无为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彻底臣服于至师，以便完全让自我死去，只为至师而活，执行并实现至爱的命令。

我祝福你们全体。

达善后，巴巴访问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和玛里卡朱纳·劳的家，以及安得拉美赫中心。沙斯特里在家中，向巴巴介绍一名女子，说：“她丈夫离开了她；她最不幸。”

巴巴予以反驳：“你为什么说最不幸？她看见神亲自站在她面前，最为幸运。比耄耋之年且渴望达善我的睿希牟尼们幸运。”巴巴对那名女子拼写道：“想念我，别担心。”

巴巴离开尼德德沃莱，当晚8点抵达科弗尔。他先到律师P·罗摩林格希瓦拉·劳家，隔壁已搭好遮篷，许多人在等候。巴巴进入遮篷，在置于狮皮上面的椅子上就座。律师想把亲友介绍给巴巴，可没等他开口，巴巴就对他谈起白天有怎样忙碌，最后说：“我以为你会保证我休息，可我发现这儿气氛截然不同。”

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告诉律师：“今晚让巴巴休息。明日你可以做阿提，介绍众人。”

听此，巴巴评论：“自从永恒，作与息就被我持续并同时体验。别担心我的休息，要始终注意听我说。在戈帕拉布拉姆，人太多。我想在尼德德沃莱授述，他们却没麦克风。即兴授述的讯息意义不同，提前授述和印刷的讯息有其自身意义。我在现场用字母板授述，是不一样的。”

达纳帕希插话：“巴巴，这儿有个玛司特！”

可巴巴继续说：“昨晚，在塔德帕利古德姆安排了跳舞。聚会者很多。我想在那儿给一篇讯息，麦克风却出故障，因此我给不了讯息。我说：‘达纳帕希的头脑，因对我的爱，也出故障了！’现在他说：‘这儿有个玛司特。’

“当达纳帕希见到我的真相，哪怕只是见一眼我的真面目时，他就不会说，‘巴巴，吃饭；巴巴，休息；巴巴，这儿有个玛司特’，他会自己成为玛司特！”

有人带来家人介绍给巴巴，引得巴巴评论：“我是我自己的妻子、我自己的丈夫和我自己的孩子。这不只是闲谈。我是那！”

罗摩林格希瓦拉对巴巴做阿提，接着达善。几分钟内，大家纷纷达善，巴巴被挂满花环，埃瑞奇取下，堆在一边。在安得拉，巴巴脖子上被戴满昂贵花环，他每到一处，尽是花环！

达善后，巴巴访问拉罗摩林格希瓦拉家，接见他家人。巴巴来安得拉之前，律师致信给他，志愿在旅行期间当巴巴的私人秘书。因此，巴巴昵称他 P.S.——私人秘书。

晚餐后，9 点钟，巴巴率满德里到河边的公众达善场地，是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安排的。巴巴坐在台上，其光辉给四周充电。近 5000 人在场，巴巴容光焕发，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他身上。那天夜里达善期间，巴巴形象超凡。

他打开无限心之门，
任爱洋涌流，全体淹没。

考杜瑞还安排了户外烟花表演；可就连孩童们也不出去观赏，留在篷内凝视巴巴。10 点钟，举行阿提。考杜瑞在戈达瓦里河上的船屋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了住宿。一小时后，巴巴来到船屋，有电灯和其他便利设施。满德里住在另外三条船。他们携铺盖上船时，赫伦滑倒，落入齐腰深的河水，铺盖漂走。将船划到更和平安静的对岸。就这样，巴巴和满德里在漫长的一天长途旅行后，在戈达瓦里河上歇息。

翌日，2 月 27 日，在船上用早餐。萨瓦克·考特沃负责安排食物茶水。他以为考杜瑞已把巴巴的早餐送到巴巴船上，就没给巴巴送，只准备了够满德里吃的。埃瑞奇、查干、希度和美赫吉睡的船与巴巴的相连，萨瓦克以为他们会照料巴巴的需要。

可结果是，什么也没给巴巴送去。7 点 20 分，巴巴走上岸，十分不悦，训斥萨瓦克。彭度和宝也没躲过，因为彭度是总管，宝是助手。巴巴严厉地命令考杜瑞：“给萨瓦克的脖子绑上重石，把他扔河里！”

考杜瑞吓坏了，合掌静静站着。萨瓦克走过来，说：“请执行巴巴的命令！”考杜瑞完全惊呆，不知所措。他从未遇到这样欣然赴死之人。

巴巴觉察到他的窘迫，叫他别担心。不过此事对考杜瑞影响巨大，这种事他从未听过或见过。对这位后来创建科弗尔美赫斯坦中心者，这是一次毕生教训。

在美赫斯坦历史上，这件事将激励世人，
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服从阿瓦塔，

让他们谦卑地俯首拜倒在他足前。

船回到对岸，许多人站在岸边，向美赫巴巴欢呼致敬，将他迎接到达善遮篷，唱诵阿提。巴巴走上台，几分钟后又走下来，在地上坐了一会儿。随后宣读维杰亚瓦达讯息“恒常伴侣”：

让我做你的恒常伴侣。多想我，超过想你自己。你越想我，就会越意识到我对你的爱。你的责任是让我在你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中始终与你同在。那些坚信巴巴的神性，因真诚的信爱而向我臣服者，在尽他们的责任。那些真心确信巴巴是骗子，从而撰文诋毁谴责我者，也在尽他们的责任。

但那些因游移不定而不断怀疑者，是伪君子。他们有时候出于虚假情绪，倾向于相信我；其他时候则沉湎于对我说三道四。任何诽谤都无法影响或改变我；任何赞颂都无法增添或荣耀我的神性。

后来，巴巴又对跟随者解释：

当我的一些信徒出于热情，极度赞美我时，我们自然会鼓励他们。但如果他们后来热情消退，极力贬低我，那时尽管我们不鼓励他们，至少也不应该制止、打扰、或试图阻止他们说出感受。

世人怎样看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怎样看我们。除非我们剥去一切自我倾向和欲望，除非我们的灵魂达到原始赤裸状态，否则我们无法拥抱无限中永恒赤裸的至爱上帝。

达善开始，人们开始向巴巴献花环。埃瑞奇和沙斯特里用扩音器通知：“请别浪费时间给巴巴戴花环，那不重要。接受巴巴的爱之帕萨德最重要。不要给他戴花环，要接受他的帕萨德。”

巴巴快速地递帕萨德，活动于上午 11 点结束。已经来了近 2000 人，更多人排着队。停止后，巴巴到一些爱者家访。

巴巴先到考杜瑞家。接见他虔诚的爱者妻子，拥抱他儿子帕萨德。为纪念巴巴访问科弗尔，考杜瑞在他来访前，给穷人施食一周，为近 15000 人提供了免费食物。

巴巴随后访问帕帕·劳、巴皮拉朱、艾拉·萨希拉朱、塔娅拉玛夫人家。帕帕·劳是穷人，巴巴不邀而至，让他惊喜若狂——活着的奎师那光临他的陋舍。

无论到哪里，巴巴都好像是那里的长期居民。在屋里走动，从一间到另一间屋子，主人一般随意。前来达善者也立刻感到跟他融洽无间，

仿佛久已相识。每一个人都觉得巴巴最爱自己。原因是巴巴有意识地置身于每一个人的层面；他的神圣意识与他们的受限意识一体，因此他们才感到那种亲密关系。

2月27日下午1点50分许，巴巴一行离开科弗尔，前往拉贾蒙德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得拉邦分两部分，东戈达瓦里区和西戈达瓦里区。至此，所有活动都在发生在西戈达瓦里区；在拉贾蒙德里，东戈达瓦里区的活动开始。

巴巴和满德里的住宿，安排在他1953年住过的古鲁库宿舍（寄宿学校）。在市政高中操场搭建有大型遮篷。聚集了6000多人等候达善。轿车停放了一排排，这是别处见不到的现象，证明来了许多本地富裕市民。城里的最富者和最穷者一起在此达善巴巴。要投入神圣海洋，唯一需要的是纯洁心灵；外在的财富差异毫不重要。

达玛劳的三个女儿念诵祈祷文。举行阿提，致欢迎辞。之后，照例宣读三则讯息。一如在别处，巴巴和群众一起坐在地上，并解释这样做的原因。4点半，他手指飞速点字母板，授予这则自发讯息：

灵性道路上，这些讯息和演说毫不重要。离开实际体验，一切哲学论述都是闲谈，所有这些仪式都是对现存幻相的进而添加。

如果人们不去建立教堂、火庙、寺院和清真寺，而是在自己心中为至爱建立神殿，我的工作则已完成。如果人们不去机械履行仪式教规之古老习俗，而是怀着无私之爱去服务同类，认为神平等地存在于一切众生，感到服务他人即服务神，我的工作则已完成。

我祝福你们全体，以便你们中即便不是全体，却有一些、几个、哪怕一个人能够诚实爱神，并在万人万物里找到我。

现在我将给爱的帕萨德，你们应怀着爱接受。谁都不得向我顶礼或献花果。只是怀着爱领取我怀着爱所给予的。

满德里已学会用泰卢固语说“别摸巴巴的脚”，并在人们来领帕萨德时，反复喊着这句话。在每个村镇皆如此，达克的声音最洪亮。

巴巴继续发帕萨德，直到傍晚6点45分。当人们不顾警告，开始触摸他的足时，巴巴悄悄离开现场，返回古鲁库宿舍。离开前，他触摸了一下剩余的水果和甜点帕萨德，由当地工作者分发给群众。

晚上7点15分，巴巴放松休息，同满德里和安得拉工作者交谈时，评论：“今天我要说，如之前所说的，每次我要作些解释，麦克风就坏。

今天我也打算解释一下，我在打破沉默之际将对所有的宗教做什么，以及对属于这些宗教的牧师；但在我的英语讯息被译成泰卢固语，同时通过扩音器发布时，麦克风再次出故障。

“我从寺庙、清真寺、教堂开始谈，关于牧师我打算谈的要更多，因为我心情甚佳，可情况不允许。那背后也有目的。不管我目前解释与否，要发生的，必定发生，将会发生。”

2月28日星期一，早晨7时，巴巴亲自看望古鲁库宿舍的孩子们，轻松愉快地和他们玩弹珠，仿佛自己也是个孩子。巴巴问：“你们中谁唱歌最棒？”孩子们立即唱起来，巴巴把一只小鼓挂上脖子，有节奏地伴奏。并慈爱地对他们说：

要诚实。永不说谎。无论会发生什么，永不说谎。今生我也曾是孩子，就像你们。现在我是神。所以，你们若爱我，也能在灵性道路上进步。尊敬师长，专心学习，履行责任，但每天至少想我一次。那样我的纳扎将在你们全体身上，我的纳扎在你们身上的意思是，我将以各种方式帮助你们。但你们要诚实。

简短授述后，巴巴问：“谁会按我的要求做？”大多数男孩举手。巴巴再次开始和他们做游戏，扔苹果让他们接。他会朝一个方向看，把水果扔往另一个方向，同活泼开朗的巴巴在一起，孩子们十分开心。

这天，伽德卡、马丹·奥罗拉和德希穆克必须回家，因为他们得回去上班。巴巴拥抱他们，准许他们离去。从维杰亚瓦达开始，马丹一直在拍摄所有活动，但因假期结束，被迫回去工作。

古鲁库宿舍的尚纳瑞·布里阿校长告诉巴巴，古鲁库委员会会长的妻子，因病未能来达善，祈求他祝福。巴巴回应：“我祝福她。但为了忠于我给众人的教导，我有必要说，一个人除非在至爱里失去自我，否则就不能称为真信徒。

“在爱神上，不能有妥协。神的一个方面是无限诚实，除非我们从心灵内核诚实爱神，否则就不会找到他。阅读、理论、推理、思考都毫无益处。要爱。一个人在爱中失去一切，在神里找到自己。不管怎样，我祝福她。”

巴巴又补充：“布里阿先生从自身观点看是对的。他请我帮助她，但我们必须失去自己。要死去，然后永生。我祝福她。”

事实是，会长之妻故意不来达善，因为她不信巴巴。

当地拉姐 - 奎师那埃舍的一名斯瓦米来见，巴巴对他说：“我是拉姐也是奎师那。很高兴见到你。”

这天上午，放映了马丹拍摄的 11 月德拉敦达善活动电影，之后巴巴给在场者发帕萨德。

上午 9 点，巴巴一行前往阿默拉布勒姆。中途，在道勒斯沃勒姆的工程师皮莱先生家停下。此前皮莱曾到科弗尔邀请巴巴。聚集了许多人，巴巴告诉他们：“我本想 7 点半到这里，停半小时，授述讯息，发帕萨德。可现已 9 点，我们要迟了。所以我将触摸一下帕萨德。”

皮莱自然知道巴巴保持沉默，却不知他亦不书写，遂备了石板和粉笔。巴巴笑了，和达克在石板上玩三连棋游戏。中间，巴巴让皮莱介绍家人。皮莱说，“我妻儿出门了。我单独在家。”

巴巴微笑评论：“我永远是独自一个，永远保持孤独。你至少暂时孤独。我很高兴。”

巴巴一行人前往阿默拉布勒姆，途中巴巴感到饥饿。美赫吉给他一些奶酪和饼干，可巴巴要平常的米饭豆糊。轿车停下，巴士停在后面。美赫吉走近巴士，问查干米饭豆糊做好没。豆糊做好了，却没有米饭或面包。旅程中查干为巴巴做饭，随身备有全部必要原料，可这一次手边没有饭，也没有面饼或面包。

巴巴命库图姆巴·沙斯特里查问，到下个村能否弄到熟米饭。9 点 45 分驱抵波帕兰卡，村民们冲上前达善。沙斯特里成功找到一家饭馆，刚把米放在炉上煮。查干开始热豆糊，美赫吉催他赶紧。

巴巴问库图姆巴·沙斯特里：“5 分钟内米饭能好吗？”

“巴巴，至少要 20 分钟才能做好。”他说。巴巴不等，决定出发。于是查干关掉炉子。全体离开波帕兰卡。

在车内，巴巴催促司机达玛劳：“我很饿，开快点。别停；直接开到阿默拉布勒姆。”

达玛劳照办，可来到科塔佩塔村时，路边聚集很多人。巴巴叫车停下。当地一些工作者走过来，恳求巴巴：“在这儿歇会儿吧；饮些椰子汁，让满德里也喝点。”

巴巴不语，但埃瑞奇提醒他：“在拉贾蒙德里，科塔佩塔爱者要求这个特权时，您批准了。”

于是巴巴同意，说：“好，让满德里喝椰子水；但把我的车开到阿

默拉布勒姆。我不想喝椰子水。”

巴巴的车前行不到 50 码，只见两人走近，端着盛满食物的盘子。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设法提前传信，巴巴想吃饭。群众聚拢来，巴巴再次停车。同时，落后的满德里巴士到了。

工作者们在巴巴轿车曾停之处，拦住巴士，对彭度说巴巴同意他们喝椰子水。彭度有巴巴的严令，要巴士紧跟他的轿车。此刻他左右为难，决定不了怎么做，因为巴巴的轿车在前方 50 码处，他下车找巴巴商量。巴巴坐在车内，埃瑞奇站在车外。听了彭度的话，埃瑞奇回答：“怎么说呢？今天巴巴不给任何明确答复。”

巴巴听此，下车，走到一间小屋，坐下，拼写：“你们这些人在我挨饿时要椰子水。我下令把车直接开到阿默拉布勒姆，却无人听从。现在你们可以尽情喝椰子水，我命令你们每人喝四个椰子的水。”

彭度默默站着，巴巴令他：“马上去安排。告诉那个提供椰奶的人，给你们每人四个椰子的水，这样他和你们都会满意了。”

巴巴一行有 60 人，多数是随行的安得拉爱者。彭度返回时，他们已解渴。不过，彭度还是告诉主人，应给每人四个椰子的水。那不可能，椰子不够。更多的一时也弄不到，那人不知所措。此外，也不可能一次弄来那么多椰子。

与此同时，巴巴严厉训斥埃瑞奇。第一次见识巴巴的火爆情绪，沙斯特里和达玛劳困惑又紧张。彭度回来报告巴巴，椰子基本告罄，于是巴巴叫男子们坐回巴士。主人学到很好的教训：违背巴巴意愿行事，不明智。送食物者端着未碰的食物返回，因巴巴在科塔佩塔什么都没吃。他这样做自有其因，无人能懂。

前进几英里后，11 点半，巴巴让车停下，把全体满德里叫到他跟前，说：“我今天一大早出门。多日后，我今天胃口好，在那儿却弄不到吃的。之后我想在科塔佩塔停会儿吃饭，却因群众没吃成。提前派吉普车让人群离开，结果事与愿违，我在那儿也未能用餐。”

巴巴最后说：“现在我们去阿默拉布勒姆。达玛劳，记住，小心驾驶。”

达玛劳纳闷巴巴为啥这样说。然而，刚上路不久，巴巴的车在离阿默拉布勒姆镇近 6 英里处，突然停了。平素谨慎驾驶的达玛劳，打了一下瞌睡。他们一直沿运河路驱车，就在他合眼的一刹那，车撞到路上一堆石头上。右边的车轮冲上石堆，要不是巴巴迅疾抓住方向盘，重新控

制着车，轿车定翻入运河无疑。

车里的人屏住呼吸，为侥幸逃生默默感谢主——巴巴却满面笑容。见达玛劳为此难过沮丧，巴巴开起玩笑，让他振作起来。“此刻你们个个都大醒了！”他说，“我因科塔佩塔发生的事失去胃口，可现已恢复！让我们速速驱车到阿默拉布勒姆，在那儿我会饱餐一顿。”

巴巴的轿车、吉普和巴士接着前进。不过在布里提库鲁村，人们渴求达善巴巴，轿车又稍停一会儿。

一行人终于在 28 日午后 12 点半抵达阿默拉布勒姆，来到科纳瑟玛的家。卡拉文卡塔劳将巴巴领到他的房间；他已为巴巴一行准备好食物。他们用了午餐。文卡塔劳在通往巴巴房间的楼梯口站岗，以免有人打扰。文卡塔是马德拉斯政府的前部长以及印度国大党的秘书长。尽管世俗地位高，却很谦卑，深爱巴巴。

餐后，沙斯特里报告巴巴，若不是文卡塔·劳提供援助，近期洪水灾民有许多家庭则会挨饿，无家可归。巴巴听此，说：

可用很多方式表现对神的爱，因为他有无限个方面。能力、知识和极乐这三方面众所周知，而无限诚和无限善亦是主要方面——善意味着没有自我念头。

你无我地服务同类时，即服务神；但“无我”这个词用得太过宽泛，以至于失去用途。无我服务意味着，必须自然得连你曾服务过的念头都没有。

神的诚实方面的意思是，你以自身幸福为代价服务他人，以便让他们幸福。诚实要求，对自己的服务不炫耀，不张扬，待人如待自己的亲人。

这时，发现达玛劳打盹，巴巴幽默评论：“开车时他瞌睡，若不是我及时控制方向盘，我们此刻不会在这儿，会是在运河里。就连此刻他还犯困！”

巴巴又补充：“我发现自己与神合一时，唯一没失去的就是我的幽默感！所以，虽然极少人能够测量我的神性，至少每个人都能容易理解我的人性。”

到了去达善地点的时间。拉姆玖问巴巴，应该宣读哪篇讯息。巴巴回应：“比我接受致辞和授予讯息更重要的，是我通过帕萨德接触民众。”

科纳瑟玛的房子分两部分：他住一边，巴巴当晚歇息的合作银行在另一边。房前有个花园，巴巴在那儿来回踱了一会儿步。银行的守夜人

塔塔亚，在园内有间小屋，巴巴坐在他的走廊上，以此祝福他的陋舍。

下午3点，巴巴由众人陪同前往当地中学——达善活动场地。卡基纳达的V·V·那拉亚纳·劳也来了，在帐篷中等待达善。巴巴先在地上坐一会儿，然后站起，合掌举过头顶，向聚集的群众致意。并通过字母板授述如下讯息：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属于我。我的个人宗教是我作为至古无限者，我教导众生的宗教是爱神。

这种爱可被每个人实践，无论高低富贫；每个种姓和信仰的每个人皆可爱神。通过爱，人人都能够接近平等地居住于一切众生里的同一个神。因此我祝福你们，至少有些人将按神应该被爱的方式爱神。

贾甘纳达姆潘图卢，用泰卢固语宣读巴巴在维杰亚瓦达授予的讯息。接着，4点钟巴巴授述：

所有这些讯息、著作和演讲毫不重要。对于普通人，最实际的爱神方式是友爱助人。神在每一个人里面，你若是努力爱人助人，让人幸福，就是在爱神。所以，即便在履行日常义务时，你仍可爱神。倘若你们中至少有些人努力爱神，我便不虚此行。

巴巴开始发帕萨德，达克用泰卢固语大声说：“别摸巴巴的脚！”近7000人排队达善，仿佛江河流入海洋。爱弥漫空间，聚会者沉醉于只有通过神人才觅得的喜乐。

发帕萨德至5点半，巴巴离开遮篷，返回合作银行楼。尽管达善者有数千人，但每个人的问题皆被回答：巴巴的每一个行动和面部表情都包含着对他们的答案。他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将他们的问题淹没于他的爱之洋，平静了他们的心。

回到住处，巴巴告知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访问安得拉。这之后不再有活动，除了3月21日在阿美纳伽举办的。之后我的真正活动开始，不是我们看见的这种。我打破沉默可能会是不同的时间。

“这让我想起圣雄甘地。我乘船赴英国时，他也在同一艘船。我在舱内，有三晚甘地带秘书马哈德乌·德赛来见我。我用字母板对他解释灵性，每次两三个小时。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次来访时，他用古吉拉特语对我说：‘巴巴，

这太受罪了。打破沉默吧，让世人听到您的讯息。’

“我回复他：不久我将打破沉默！从用字母板拼出那个‘不久’，约23年过去了。不过现在我说不久，确实是不久——确实意味着确实。甘地是枚珍宝。

“我永远是至古者，不久我将开言，经历羞辱、荣耀和随后暴死，放弃肉身。”

巴巴改变话题，又说：“倘若满德里、安得拉的爱者、信徒和工作者在3月1日夜間保持清醒，该有多好。那样预定3月2日的工作者会议就会举行。

“若有可能安排卡瓦里节目，我也不介意保持清醒；否则，我会关在房内，听我自己的卡瓦里。”这指巴巴将独自闭关。

主人卡拉·文卡塔·劳，始终聚精会神看着巴巴。巴巴对他拼出：“为让人易于理解我的工作，我有时对人说他想听的。不过当我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时，这不是开玩笑。我很高兴。”

文卡塔向巴巴介绍了亲眷，巴巴很高兴见到他们。

整个安得拉旅行期间，弗朗西斯·布拉巴赞都和满德里一起。因为他是西方人，有时候当地主人会特别招待他，比方不同类型的食物，但他不接受。他满足于和满德里同吃同住。实际上，这是他的初级训练，因为五年后他将再次来印度，永久和巴巴一起生活（直到1969年）。

巴巴在银行大楼宿夜，满德里到科鲁瑞瓦瑞客栈休息。

神圣工作宣言

翌日，3月1日，早晨7点，在同 K.D.R.M.、安得拉爱者和满德里，商议召开工作者会议时，巴巴说：“工作者会议今晚召开更好，反正今夜全体要保持清醒。”

又转向库图姆巴沙斯特里，问：“你能否为今晚开会做必要的安排？”

“我要工作，工作必须 100% 诚实地做，不然就停下。记住，我可以独自工作。”

“可能的话，重要和不重要的工作者，都应出席会议。我将对怎样工作的每一点仔细推敲，因为我不希望这些公众达善和活动徒有虚名。如果工作者爱我，却不 100% 诚实地工作，那就不需要他们。”

巴巴重申：“可能的话，安排今晚开会；不可能，就明天上午开。若今晚不能都来，明天必须来。我说这些，因为我在此身不会再来了。”

“在哈默坡，我也和工作者讨论过，在此我也要警告你们，因为我爱安得拉。我为什么爱安得拉，你们不会理解。但诚实地做的工作是做真正工作；否则，根本不要工作。”

“自从永恒，我就永恒地一直独自做我的工作！”巴巴总结。

K.D.R.M. 向巴巴保证，他们会负责当晚的会议安排，并发电报通知每一个相关者。

税务副官 S·帕姆鲁在场，巴巴看着他，叮嘱：“全心全意为我工作。对人讲我的爱。你为人工作，就是为我工作。”

巴巴访问了帕姆鲁、卡拉·文卡塔·劳等爱者的家，又突然光临一位穷人的小屋。

3月1日早晨7点半，巴巴一行离开阿默拉布勒姆，前往拉左里。沙斯特里、达纳帕希、兰伽·劳和玛里克·阿朱纳乘吉普车发 100 多份电报，通知会议变动。

驱车一小时后，巴巴让停车，召满德里到身边，说：“昨夜对我和守夜的查干相当滑稽奇怪。万籁俱寂，有个疯人嚎叫起来，几乎吼了一整夜，连几分钟都没歇过。我纳闷，他是哪种疯癫，不让我休息。我本

希望早早歇息，因为今晚我们要熬夜开会。”

巴巴转向库玛，问此事为什么发生，库玛答：“因为您要这样。”

“当然，”巴巴同意，“必须如此，否则阿瓦塔的基础则不存在。”

又指着库玛，说：“库玛不知道神、阿瓦塔或赛古鲁。可他知道该说什么话和服从。”

巴巴瞥一眼普卡，问：“你怎么表情这么消沉？你有个好妻子，很快会给你生个好孩子。我亲自主持你的碾米厂开业仪式——现在我将在碾米机中碾磨你！你应该高兴，不出几日你将被碾磨碎。

“爱者献祭自身，至爱大笑，匕首流泪！”

又动情地说：“至爱即刽子手！”

巴巴重提头天的汽车事故，说：“昨日，说实在的，达玛劳本会翻车，神救了我们。这被看作我的奇迹，可我根本不做这种事。在我开言之前，别指望我施任何奇迹。不知怎么我抓住了方向盘，神让我那么做的。”巴巴转向达玛劳。“现在，看在我的份上或神的份上，开车时保持清醒！”

轿车和巴士重新出发，于上午 8 点 45 分到达拉左里。巴巴直接到达善场地。如在其他每一个地方，达善活动，授予讯息，巴巴触摸分发的帕萨德之后，于 9 点半离开。

在拉左里和科塔佩塔两镇之间，巴巴让轿车在一间小屋前停下，房子属于一位叫悉塔罗摩亚的穷人。巴巴在小屋对面站了一会儿，并会见了那名卑微男子。

之后，巴巴把满德里召到他面前，询问他们的健康，拍拍每人的背。找出身体不适者，命卡纳丹迪医生：“为他们治疗，明早前让他们康复！”

继续驱车，巴巴一行于 11 点 15 分抵达科塔佩塔。因大群的人站在路上，轿车巴士缓缓驶过市镇，到达住处寄宿中学。那里的童子军对巴巴潇洒地敬礼，巴巴回礼。

大家在学校用餐，下午 1 点时，巴巴催促普卡：“唱首歌，要么使人人太醒，要么使个个睡着！”普卡唱了，巴巴开心，也叫其他人唱了歌。

巴巴重提昨夜的打扰，评论：“昨夜在阿默拉布勒姆那个疯人咆哮时，我有个想法，就是关于巴卡和法那的混淆，应一了百了地给满德里澄清。”随即授述：

苏非教中，法那一词指“逝去”，巴卡指“永住”。法那是目标，体验“我是神”状态，就像玛居卜状态。巴卡指住在或活在神里。

法那有两个状态。法那的第一个状态是绝对真空，心、身、能量、宇宙、乃至“我”皆消失——什么都没有，只有意识留在该状态。在法那之前，你意识到你自己、心、能量、身体。在法那的第一个或者说真空状态，一切消失，除了意识。但在接下来的一刻，真空状态由法那的第二个状态跟随，在此身心不回来。即便身体似乎在，“我”回来，“我是神”状态的“我”。此乃目标。

不过，极少人下降到正常意识状态——降到巴卡状态，即永住于神。在该状态，过神的生活。在巴卡，心作为宇宙心回来，能量作为无限能力回来，身体作为摩诃卡兰（宇宙身体）回来。该宇宙身体保留，因为它必须处于每一个意识层面——浊、精、心。

所以说，法那有两个状态。第一个之后，第二个必定跟随。例如，把法那与我们的酣眠状态相比。在酣眠中，心、能量、身体皆消失：也就是说你意识不到它们。而你一醒来，就意识到自己，坚持你的“我”。同理，在法那中，你意识到“真我”，或者说“我是神”。法那由巴卡自动跟随。浊巴卡指意识到你在世上生活。

涅槃即神无之处。那是神无、意识有的唯一状态。这是佛陀所强调的、后被曲解为佛说无神的法那第一个状态！真相是：神有；但在那个绝对真空状态——涅槃——只有意识留下。一旦体验“我是神”状态，便证悟巴卡；也就是体验永住在或活在神里，此乃库特博（赛古鲁、至师）的状态。

作为总结，巴巴描述了四个旅行（注：这幅描绘四个旅行的图表，见澳大利亚美赫屋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与无》第24-25页）：

灵魂通向超灵（帕若玛特玛）有四个旅行：

第一个旅行结束于法那的两个状态——真空状态和“我是神”状态。第二个旅行结束于巴卡。第三个旅行结束于库特比亚特，或者说至师状态。第四个旅行结束于放弃宇宙身体。

在法那的第二个状态，“我”存在，但存在的是“我是神”状态的“我”。此乃目标。

第一个旅行结束于成神（法那）——我是神，阿哈姆-卜若玛斯密，阿那尔哈克。

第二个旅行结束于在神里生活，实际上是永住在神里。

第三个旅行结束于过神的生活。

第四个旅行结束于放弃身体。在第四个旅行中，放弃身体后，持续、永久地体验法那的第二个状态。即使放弃身体后，“我是神”之有意识的无限个性，仍永远保留下来。

有人发觉美赫吉打盹，就捅捅他，巴巴指着他说：“你是这儿唯一的懒人——此刻企图通过打盹，欣赏真空状态！”

授述刚结束，就传来消息：沙斯特里、达纳帕希、兰伽·劳和玛里克发完电报，乘吉普车返回途中，在拉左里和科塔佩塔两镇之间遭遇事故。不过，悬念没有多久，因为吉普车很快到了。事故发生在开往科塔佩塔的路上：只见一名男子骑自行车，从对面逆行而来。为避免撞到他，吉普车急拐到另一侧。这样，司机方向盘失控，吉普车冲入路边沟中侧翻，将乘客全都甩了出去。达纳帕希受轻伤，手被包扎。余者只受了点瘀伤。一堵墙挡住了前冲力；否则，吉普车会翻个底朝天，可能造成人身伤亡。出事的地点，刚好是头一天巴巴的轿车差点冲入运河之处。

达纳帕希医生对巴巴叫道：“主啊，您救我们幸免遇难。我们得救全靠您的恩典；否则我们都早被压死了。这归因于您的奇迹。”

巴巴应道：“我尚未施过任何奇迹。对我而言，这是新闻。”

巴巴让 K.D.R.M. 用午餐。之后下午 2 点，巴巴在大家陪同下，前往民族俱乐部大厦施达善。美赫中心的秘书致欢迎辞，之后巴巴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接着向公众宣读维杰亚瓦达讯息。之后拉姆玖宣读《物质与灵性科学》讯息，贾甘纳达姆译成泰卢固语。

连续两小时，巴巴给约 4000 人发帕萨德。4 点停发，他走到屋外芒果树下，静静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去拉贾蒙德里。

6 点到达拉贾蒙德里，工作者会议将在此举行。

会议于 1954 年 3 月 1 日晚 9 时，在拉贾蒙德里的古鲁库大厅召开。有几位满德里和安得拉工作者在会议开始后才到。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未来的行道者，美赫巴巴的阐述将起着灯塔作用，让他们真正理解：为阿瓦塔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巴巴首先递给每人一杯咖啡，帮助他们保持清醒。之后解释达善活动的意义：

今天不是政治或联谊会议，而是为神圣事业召开的会议。本次会议，让我想起我以往化身期间的会议。历史重演从未像在灵性事业中那样真实。过去那些时期，情况不同，却是相同的神和相同的事业。为我的事业工作的（耶稣的）使徒们，（穆罕默德的）阿沙

卜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生命本身。这只是开场白。序言结束后，正题开始。所以要仔细听。

现在，哈默坡、北方邦、安得拉和德干地区的公众达善活动已足够。我以神圣权威告诉你们绝对真理：这些活动、讯息和宣讲，在灵性道路上没有意义。对我做阿提、普佳、献花环、顶拜，毫无意义。自古至今，众天神天使一直在膜拜我。那为什么用花环、水果和供品不必要地浪费钱财？我所要的是真正工作。

巴巴随后提及在东西方一直归功于巴巴的奇迹问题。谈及吉普车事故，他对兰伽·劳透露：

救你们大家的不是我，是这场会议救了你们。我想说的是，人们把这些奇迹归属我，使我大大廉价，降低了我作为高之最高的地位。但今天我这么说，在我打破沉默并道出原音的一刻，巴巴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奇迹将会发生！这将是我从未施展过的一个奇迹。我不会让死人复活，却会让那些为世界生活者，对世界死去并活在神里；我不会让盲人复明，却会让那些熟视幻相者，看不见幻相，以便能够看见神——唯一实在。

接着，巴巴告诉工作者召集他们当晚开会的原因：

序言结束，现在开始正题，你们都必须仔细听。这涉及到召你们来的工作。你们被称为工作者，必须明白工作是什么。你们安得拉工作者，无论大小贫富，已为成功地举办活动尽了力。这我知道。并欣慰地说，你们通过努力传播我的爱讯，表达了对我的爱。不过，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劲——根深蒂固的东西。自然，在任何事业——政治、社会或灵性——的工作者当中，都可能有观点分歧，不仅是观点的分歧，还有竞争和嫉妒，这导致工作基础的彻底瓦解。

现在你们为巴巴工作。有这个必要吗？如果我是高之最高，上帝化身，我的工作何必需要这些个纠葛、组织、讯息、这那？如果我不是无限者，只是同你们一样，那么千万场这种活动也无用。难道我自己就不能默默地做宇宙工作？因为如果我是巴巴——毫无疑问我是，全世界反对我或崇拜我，对我毫无二致。或许我召集工作者的唯一原因是：让你们分担我的神圣事业。你们若是愿意分担我的工作，就必须 100% 诚实地去做。你们必须为我、为传播我的爱讯工作。

怎样做？我会解释。

首先，决不能寻求甚或期待我或他人的欣赏。这在我授述时，听起来容易，却最难做到。工作本身即其自身的欣赏。一求欣赏，工作就白做了。确实，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准备好 100% 为我和我的事业工作。但因为你们中有的人贫穷、家累重，不能抽出时间和财力为我工作。然而，为什么在负担不起的情况下工作？为什么要依赖某些帮助来为我工作？工作者一旦依赖任何事情或任何人，工作就白做了。要尽力而为，但要诚实地做。

我听说人们抱怨说，钱被筹集、使用、花掉，却用途不明。倘若这是实情，那就停止一切工作！毫无根据地以我的名义获取一分钱，都是不诚实。所以，今天我要你们每个人倾诉心声，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决定：工作还是停下。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若想让人们爱我，就向他们显示你们真正爱我。不要只是让他们读我的著作讯息，而是要过着为我牺牲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会自动地爱我。

巴巴简要说明了 K.D.R.M. 的组成，询问他们的工作后，说：

上次我访问安得拉，任命 K.D.R.M. 作为我在安得拉工作的四大支柱。K. 指库图姆巴·沙斯特里；D. 指达纳帕希·劳；R. 指兰伽·劳；M. 指玛里克·阿朱纳·劳。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全心爱我，全心为我工作，毋庸置疑。可现在我发现，一定是我自己的失误，忘了东、西、南、北不能交汇——四者在不同的方向。所以首先让我们看看，这四个人是否能够按我的要求一起工作。因此，对我掏出心里话，不必掩饰。这会使我给大家说些新颖隽永的话。别看着对方或害怕对方。

巴巴让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说出要说的。听到他说自己从未埋怨过同事，巴巴回应：“这么说你对其他三人的工作安排绝对满意啰？”沙斯特里解释，问题不在他的感受，而在服从巴巴的命令。巴巴曾敦促 K.D.R.M. 全体成员，要齐心协力；可是，沙斯特里说，发现那不切实际，原因有三个：

首先：他们住在不同地方；其次，他们的脾气和工作方法不同；第三，不可能协商。他又说，他不喜欢有些同事的行事方式，也就是他们的某些疏忽，比如未给所有财务往来妥善记账，等等。

之后巴巴叫 K.D.R.M. 的其他成员依次发表意见。后续讨论给人的印象是，四人中间有很深的分歧。都想怀着爱为巴巴工作，但缺乏一致。

其他工作者对 K.D.R.M. 十分不满，怨声不少。

巴巴回应说：

我自己都没弄明白，你们为我做的是什​​么工作。如果你们仅仅在做宣传，甚是荒唐。我不要纯粹的宣传或任何类型的虚假广告，永远不要，我要的是爱与诚。如果你们都做不到，就停下你们所谓的工作。我完全有能力做我的工作。因此，今天我感到，我们必须设法终止这种所谓的工作。这是我的看法。

我常说，我尚未发现一个能够爱我者。东西方大概有 220 个男女，对我臣服到绝对服从的程度。这是事实。

比如，瞧埃瑞奇。他聪明，心好。我令他做什么，他都会 100% 努力，粉身碎骨。彭度、美赫吉和所有其他满德里同我一起这么多年，都是那样。这 220 位满德里，只要我一声令下，个个都会献出生命。我要说的意思是，臣服高于爱；也许似乎矛盾，但要爱我是不可能的；服从我是可能的，但非常之难。所以，你们自称是我的工作者，却不服从我，这是虚伪。

接下来发生激烈争吵，马尼克亚拉劳气得吼了起来。巴巴要他住口，可他不听指示。巴巴又命他离开大厅五分钟。他回来后，巴巴说：

你被自己的热情和爱引入歧途。我明白你想用书籍传播我的名，并且是怀着最佳动机做的，却缺乏策略。你未能遵守原则。你没看到今晚我是怎样为我们的弱点忏悔的？我是怎样代你们成为忏悔者的？即使在看似扮演时，我不仅扮演该角色，而且成为该角色。我现在已经全心全意地做了忏悔，为整个宇宙忏悔，而且实际上成为忏悔者。我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我是自由的，可原则必须维持。

此前，凌晨 1 时，念过《忏悔祷文》，故巴巴作此评论。

谈到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工作的金钱问题时，有人问：“没有资金，怎么可能做宣传？”

巴巴即刻反驳：

只有没钱才能做巴巴的真正工作。为什么“宣传”？这个词将我贬低。你要告诉人们什么？假设你有很多钱；你会怎样宣传我的事业？过去的时代，我的工作离开钱做的，绝对是。金钱问题一出现，犹大就出卖了我（注：犹大为 30 枚银币向法利赛人告密，出卖耶稣。使耶稣被捕，被定叛乱罪，最后受酷刑被钉十字架）。我

现在说明我的观点。我知道 K.D.R.M. 并非不诚实。库图姆巴对钱很谨慎。这我知道。达纳帕希有些钱。兰伽·劳没钱；玛里克同样。所以他们自然会认为，为了巴巴的工作，他们必须有钱。但从我的观点看，依赖钱为巴巴工作，不择手段从别人手中捞钱，为巴巴工作，绝对是不诚实。

现在我对你们谈谈金钱，以及我对它的看法。我从保持沉默那天起，停止了书写。甚至停止碰钱。但从那天至今，有多少钱流经我的手，你们毫不知情。大概 1 千万卢比！然而我却没有钱。我是苦行僧。钱经过我，来了又去。但你们要是依赖钱为我工作，就不要为我工作，因为你们怎样去弄钱？让我们实事求是。

这时，库图姆巴·沙斯特里说：“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过的生活。”

巴巴表示欣赏，继续：

很好。就过那种让人爱我的生活。让他们看到你爱我。要人给你钱，你又拿来传播巴巴，这听着合适吗？所以我认为，除非你们有别的建议，你们四个不如停下你们所谓的“巴巴工作”，去过爱的生活，通过你们的生活，让他人来找我。即使我们达成妥协，又会出现不诚实。卡塔·苏巴·劳会说：“我不是笨蛋。我能独立做巴巴的工作。K.D.R.M. 是谁？”科弗尔的人们会说：“我们有能力传播巴巴的爱。何必受 K.D.R.M. 支配？”还有其他人，等等。

记住，在这个肉身的 60 年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出席这种会议，讨论细节。就连在哈默坡也未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我感到有些地方很不对劲，所以召集你们开会。必须绝对诚实，否则就别要巴巴！我是巴巴。我知道。让 K.D.R.M. 解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我解散 K.D.R.M. 不公平吗？

又问 K.D.R.M. 全体成员：“你们认为我解散 K.D.R.M. 不公平吗？”四人都答不是。

巴巴随即决定：“K.D.R.M. 解散。中心解散。人人成为巴巴中心！”

巴巴进一步说：

我绝对知道我爱安得拉，安得拉人民所表现的爱，感动我的心。今晚你们在场的每个人都爱我，所以我感到很高兴。在所有大小达善活动期间，整个安得拉表现的独一无二的爱，深深地打动我。

现在，我再一次代表你们全体，在神前——不管他是谁——忏

悔我们的弱点，因为今晚我第一次忏悔时，埃卢鲁人不在场。忏悔之后，如果你们真正爱我，哪怕一点点，我希望你们互相之间心灵洁净。你们若爱巴巴，就忘掉过去的分歧，净化心灵，为巴巴活着。

一名工作者问，这些中心解散后，巴巴的讯息怎样传达给他们。巴巴回答：

你们都是巴巴的工作者。有钱负担旅行者，可到不同的地方，告诉人们我的爱讯。钱少者可在自己家乡传播，并通过活出爱，感化他人爱神。没钱、家累重又没时间者，应感化自己的家庭爱巴巴。因此，从现在起，没有中心，没有办公室，没有帐目。不要问人要钱，巴巴的爱会在。这样不好吗？

一位工作者问：“中心关闭后，我们能否直接与您通讯？”

“我将停止一切通讯。”巴巴表示。

该工作者埋怨：“因别人的错，我们得受罪！”

“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巴巴向他保证，“那也许是你的错，谁晓得？有谁无弱点、过失和错误吗？”

另一位工作者说：“只有一个，巴巴！您是那个人。巴巴意味着神！”

对此巴巴回答：

神意味着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故我在人人内里，知晓一切。那是我的错。还能是其他谁的错？我知晓一切，我是一切，因此没有错误。如果我是神，如你所言，那么它就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我不是神，那么整个宇宙中除了我自己，无人有错。

卡塔·苏巴·劳，我已受够了这个字母板和沉默。在放弃肉身前，我必须打破沉默。在我打破沉默时，你们这些与我建立联系者，都会对我有所瞥见。有的小，有的大，有的少，有的多一点。发电站的总开关开启时，只要灯泡与之连接，就会发光。灯泡小，亮度低。功率大，光就亮；如果保险丝烧熔，就没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未曾施过奇迹；但我在打破沉默时，将施一切奇迹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最大奇迹。

全心全意爱我；唯有这个。爱我，爱我，爱，你将找到我。

会议过程中，坐在巴巴身边的卡拉·文卡塔·劳，将巴巴通过字母板用英语授述的每个字译成泰卢固语。

之后，凌晨1点50分，第二次念诵《忏悔祷文》。之后，宣读巴

巴语录《存在是实质，生命是影子》。完毕，巴巴说：“对你们安得拉人，我什么都不要——不要臣服，不要服从，不要身心财产。我只要爱！”

会议于2点半结束。巴巴就是此时指示毛那·斯瓦米在科弗尔住40天的。

3月2日上午，巴巴再次召集全体人员，说：

总结昨晚的议程，我想澄清几点。我已经解散K.D.R.M.，而且，如昨晚所述，我不会正式参与安得拉的任何一个美赫中心。即使有关巴巴的书籍和其他文献，我也将概不负责，不参与。

我要的是，那些真正爱我并希望为我工作者，人人成为一个巴巴中心。至于那些能够负担和那些不能负担者，该怎样为我工作，昨晚我已说明。在村中或在自己家中，那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

如我昨晚所述，现在我必须独自做出我自己的沉默及打破沉默计划。因此我将不再对通讯操心。现在，K.D.R.M.和安得拉不同美赫中心的解散，对直接相关者可能意味着麻烦——办公室、出版社等麻烦。因此，我已令阿迪帮助你们处理这些困难。你们愿意的话，都可以与阿迪、埃瑞奇、彭度等任何一个满德里通讯。不过我此刻命令满德里，不要让我听见你们来信中的一个字。

如果满德里应邀给你们建议，不要把建议当成我给的。他们因长期跟我一起生活，肯定会尽力给你们提供建议。但仍然不要把他们的建议当成我给的。如果你们在清理和关闭出版社、书籍等事务上遇到难处，可征求阿迪的建议和帮助。我已命他帮助你们。但他给你们什么建议，将与我无关。

随着我解散美赫出版社，曾委托给玛里克·阿朱纳·劳的安得拉出版社或美赫出版社，注定会遇到一些麻烦。

这个问题将难以解决，除非有阿迪帮助。因此，阿迪应该以不让玛里克尴尬的方式帮助他，但要诚实地贯彻执行每一件事。无论办公室还是出版社，无论继续还是停止，都将与我无关。那是你们四个，K.D.R.M.的事。即使K.D.R.M.自己想继续下去，我也与此无关。你们可以加、减或划零，都与我无关。我同时是仆与主。

你们遇到困难可请阿迪或任何一个满德里建议帮助，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方式。他们不会有意误导你们，这你们可以放心。不过，在征求他们的建议和帮助之后，你们自己也应当好好想想，因为毕

竟满德里不是巴巴！

现在让我看看，你们怎样爱巴巴，怎样为巴巴工作。我无所不在，我也在你们内里观察你们。

现在，你们想问什么就问，要我解决你们的困难。

J·文卡特斯瓦拉·劳问：“我们灵性上的失败怎么办？”

巴巴答复：

我告诉你们，无人失败过。你们全心全意爱我。爱不到顶点，总会制造混乱。不存在失败的问题。我对你们都很满意。如我昨晚所述，我在60年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为神圣事业召开这样的会议。倘若你们对我的神性有一丁点瞥见，一切的疑问都会消失无踪；爱、真爱就会确立。幻相掌控得如此之牢，以至于我们忘了实在。

百年后，你们将没有这个肉身，但今天你们却感觉不到这个真理。假使昨日车祸使K.D.R.M.离开世间，死去，此刻他们心中就没有了这团乱麻。因此K.D.R.M.，就想你们都死了，从现在起完全为我而活。

文卡特斯瓦拉劳说：“我们是浪子，不成器。通过阿迪给我们帮助吧；这是我的祈祷。”

让我们十分诚实，绝对诚实。阿迪像少数久经考验的满德里那样跟随我多年，并全心全意做了20年的办公室工作。即便这样，我说过，也没有一个满德里是巴巴！每个人都有弱点和不足。你可以从阿迪那里得到建议，但不要当作是巴巴通过阿迪给你的。

一份名为《维卢固》杂志的编辑，安纳普尼亚，问：“会将巴巴打破沉默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安得拉爱者吗？”

我亲爱的“维卢固”，倘若这就是打破沉默的意思，我最好还是不要打破。所有的人都将知道。正如我昨晚告诉你们的，发电站开启，所有与之连接者都发光，因此不会只在此地，而是遍及全世界。但损坏或熔烧的灯泡不会发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们，都要越来越爱我。所谈论的这些文献书籍，都是打基础。不过，发电站开启的时间已经近在眼前，现在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爱。

巴巴继续说：

我再说一遍，你们若想让安得拉人民爱我，并让他们感到我爱他们，那得靠你们自己去做。这不是说你们必须个别地工作，我从未那样说过。我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巴巴中心，或者作为巴

巴中心集体工作，不是说你们不应单独工作。现在我已教给你们怎样工作，但要记住，现在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你们可以为巴巴设立100个中心，我不会与任何一个相干。那与你们相干，全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但要牢记这些：那些真正想为我工作者，应当活出巴巴的爱，也就是让人们看到你是怎样爱巴巴的，那时你的四周都将是巴巴爱者。

我要“无钱之爱”！要记住，我虽然不施奇迹，但无论谁从心底要什么，我都会给他。如果我是巴巴，我就能做任何事。你全心全意地要，就会从我这里得到。但有一点我也要告诉你们，那个要我的爱的人，将是被选者。我打破沉默的时间已经临近，在一个短时期之内，一切都将发生——我的受辱、我的荣耀、我的显现和离开肉身。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在一个短期内发生。所以，从这一刻起，要越来越爱我。

但不要做虚假宣传。你的内心、你的良心怎么说我，就毫不犹豫地倒出。向别人倾诉你对我的看法时，不要在乎是否被嘲笑或接受。你认为巴巴是神，就这样说；不要犹豫。认为巴巴是魔，也说出来；不要害怕。我是你所认为的一切，又超越一切。那你为何犹豫说出或害怕表达你对我的感受和看法？坦率说出来。我两者都是。但不要违背良心，不要纯粹为宣传而言过其实。如果你的良心说巴巴是阿瓦塔，就说出来，即便你为此牺牲。但如果你感到我不是，那就说你感到巴巴不是阿瓦塔。别害怕，但要准备好说出你的感受。就我个人而言，我一次又一次说：我是至古者，高之最高。

到此，在拉贾蒙德里的安得拉工作者会议结束，在怎样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工作方面，爱者得到正确引导。在本时代，爱神者有许多途径：静心、佳帕、塔帕、忏悔、禁食——而巴巴之道要求在行动中静心，而非苦行。这意味着通过服务人类，提升意识。

3月2日上午9时，会议结束后，巴巴和古鲁库宿舍的学生们做了一会儿游戏，把苹果扔向他们，让他们敏捷地接住。之后巴巴出访爱者家庭，先去达玛劳家。全家人深爱巴巴，做了阿提。巴巴给他们菠萝蜜帕萨德。整个安得拉旅行中，都是达玛劳为巴巴开车，巴巴建议达玛劳在他走后休息休息。

皮莱携女儿弥娒和维娜，来到达玛劳家，受到巴巴无比慈爱的接见。

维娜仍像神醉玛司特尼，巴巴给她倾注更多恩典。回古鲁库宿舍之前，巴巴访问了B·乔蒂·普若卡希家和皮莱家。布里亚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在古鲁库宿舍用餐和住宿。对他的爱巴巴表示欣赏。

一些人来古鲁库宿舍见巴巴。“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的甜美旋律持续不停。

3月2日下午1时，美赫巴巴离开拉贾蒙德里，前往卡基纳达镇。途中，在塔佩希瓦若姆村的萨奇塔南达神智学旅社施达善，参加活动。下午2点，宣读《帕瓦蒂伽祷文》，授予此讯：

我是那个众多人寻找而极少人寻得者。多少智力都不能测量我，多少苦行都不能获得我。只有爱我并在我里面失去自我时，才能找到我。这种爱必须诚实得不仅不为他人所知，也不为你自己觉察。神的一个方面是无限善，因此要行善，不期待来自任何地方的欣赏。巴巴祝福所有人。

唱诵了阿提，巴巴发帕萨德。一名男子领帕萨德时，请巴巴祝福。巴巴说：“我的祝福在帕萨德里。人若怀着爱吃下，它将深入其心灵。不然，讯息则是空谈。”

离开那里之后，巴巴于下午2点45分到达阿拉玛鲁镇，达善在新影剧院举行。近1000人在场，接受帕萨德。人们聆听了美赫巴巴的《灵魂爱剧》讯息：

每一个表面个体灵魂（阿特玛），都注定要证悟独一不分大我。阿特玛刚一显现对其无限永恒状态的最初微弱意识，便面对其自身影子。从而立刻迷失于对该影子的意识，卷入无尽头的“幻剧”。这种对表演展示、炫耀招摇的追逐，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贯穿灵魂通向真理的旅程。在儿童那里，它从玩具中获取乐趣。作为成人，它通过运动、戏剧和探险，展现对游戏的嗜好。即便人已经踏上灵性道路，这种嗜瘾坚持不懈，依然沉溺于对表演和展示的喜爱——通过炫耀奇迹来展示超自然能力。

除非且直到人停止试图通过幼稚的幻相游戏，来逃避其终极目的，他就不会认真地领悟灵性。现在是停止玩耍耀眼的幻相玩具，是渴望证得独一实在的时候了。

讯息宣读后，巴巴给群众发帕萨德。接着前往聚集了另一批群众的曼达佩塔镇。活动在镇图书馆举办。K·文卡特斯瓦鲁先生发表简短演讲，

介绍巴巴。之后巴巴授述如下讯息：

无论富有贫穷、高低贵贱、学者文盲，你们如果按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都将会得到我，并发现我是你自己的大我。

接着继续前行，到达罗摩昌德拉布若姆镇，比肯纳·文卡塔·拉特纳姆在此安排了达善。库图姆巴·沙斯特里发表演讲。之后，下午4点45分，巴巴授述：

库图姆巴所说的，是他的肺腑之言。但我要反复强调这一点：所有这些对我的欢迎仪式，我的所有讯息，若不付诸实践，都没有意义。

神不是被宣教的，而是被爱的；唯有那些活出爱的人，才能知道我是至古者！

巴巴分发帕萨德，对文卡塔·拉特纳姆和他家人表示满意。

接着前往卡基纳达镇，行程的最后一站。傍晚6点抵达。巴巴住在萨帕瓦若姆的Y·V·纳拉辛哈·劳先生（达玛劳的内兄弟）的家。他们的房子对面搭起大篷，做了最妥善安排。纳拉辛哈·劳和家人忠爱巴巴，做了阿提，介绍了几个当地人。满德里和其余随行者住在旁边的穆塔·马尼克亚姆家。

翌日，3月3日，早晨7点，几个人从卡基纳达等地来见巴巴，因为这是安得拉达善之旅的最后一天。从阿讷加百莱，来了M·纳拉辛哈·劳，他之前见过巴巴。巴巴问他：“你现在才醒？你为啥不参加其他活动？”纳拉辛哈·劳表示他因病无法参加，巴巴两次递给他帕萨德。

巴巴接着访问卡基纳达的17个家庭；家家唱阿提，发帕萨德。萨希拉朱和V·V·那拉亚纳·劳让人做了一双银凉鞋。巴巴摸摸鞋，又把它们放在脚上一小会儿。银凉鞋保存在他们家中用于膜拜。M·提鲁马拉·劳送给巴巴一条土布围巾。U·哈奴曼特·劳先生的妻子生病，巴巴牵着她的手，视察她家的每个房间，给她帕萨德。

在地区税务官H·桑巴·穆提家，他儿子拿笔记簿找巴巴签名。巴巴对男孩说：“我从保持沉默那天起，已停止书写。”不过，他还是在孩子的笔记簿上画了个鸭子。

整个安得拉旅程，一个叫P·那拉亚纳·斯瓦米的少年，一直随行，不停给巴巴拍照。在L·苏巴劳医生家，巴巴揶揄他：“你拍的几百张照片中，有一张行的吗？”原计划那拉亚纳的父亲在纳瓦卜帕勒姆做东道

主，巴巴却没时间去那里。

在税务官家，在场的有律师、医生及其他社会显要。3月3日那天10点钟，巴巴授予他们这则讯息：

人通过爱成神是可能的。当神成为人时，是由于他对众生的爱。

人若问我：“您见过神？”我会答：“还有别的可见吗？”

人若问我：“您是神？”我会答：“我还会是别的吗？”

人若问我：“您是阿瓦塔？”我会说：“不然我为何采用人身？”

所以，我能够给且曾经给的唯一讯息就是：爱神，你将发现自己不是别的，就是神。

之后巴巴回瓦纳拉辛哈劳的家。返回途中，一只花环掉落。赫伦捡起，打算交给潘克拉吉，因为巴巴让潘克拉吉负责收集献给他的所有花环。可巴巴要过花环，摸了摸，亲手交给潘克拉吉。

同样，达善活动期间，人们会带巴巴的相片让他触摸，假若有哪一张不慎掉落在拥挤的人群中，巴巴会让人捡起，摸一摸或触一下前额，然后把相片还给主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一课，对美赫巴巴的相片，要怀着最大尊敬和信爱加以珍惜和对待，照片代表着值得崇拜的他。（有时，巴巴指出，如果怀着一切的爱凝视，他会在照片中活起来。）

下午3点，巴巴来到卡基纳达国际俱乐部，宣布：

倘若大家保持静默并允许，我打算今天公众达善时给一则特别讯息，因为这是我在安得拉活动的最后一天。除了已授述的讯息，我将当场给一篇新讯息。这里有愿意听的，可以到那里。

巴巴随即前往马拉迪 - 萨提亚林伽姆 - 奈科慈善高中。公众达善在学校操场“加甘奈克布尔”举办。伯纳拉·文卡特斯瓦鲁和另两人做好全部安排，宣读维杰亚瓦达的讯息，以及如下《万言之言》讯息：

当我说我的显现关系到我的沉默打破时，人们不应期待冗长赘言。我将道出的万言之言，将不可抗拒地把“我是神”（“阿那哈克”或“阿哈姆 - 卜拉玛斯密”）状态授予准备好的人。当你紧闭双唇，试图说话时，一个类似“噢姆”的声音，毫无例外地按一定规律发出，此乃真理之言的第七个影子。

我的使命即道出该真言，它将穿透世界头脑，直抵其心灵。它将以彻底无比的简单，传递简单的真理。它将标志着神圣生活的实现时刻。它将冲开通向永恒的新门。它将给绝望的人类带来新希望。

但为了神定计划的实现，人类有必要抛弃所积累的一切障碍，无条件地臣服于永久的神爱——恒常不变和至高无上的共同至爱。

重复挤压葡萄，酿成的酒才能醉人，这往往让人失去认识能力。对神亲密和持续的情感，也带来陶醉，但这却把你引向真正认识。这种认识不是靠推理或智力获得的。只要你仍与神分离并试图理解他，他就不可理解。你与神没有分离。爱者与至爱一体。你自己即是道。你就是神。

我将道出之言，将作为来自神的道言，而非哲学家的，发向世界；并将直达其心脏。随着“一切生命皆一”认识的降临，仇恨与纷争将告终结。将会有不败之爱和可靠认识。人类将在基于神圣一体性认识的兄弟情谊中团结起来。

上述讯息宣读之后，4点钟，巴巴即席授述（如1小时前承诺的）关于崇拜或敬拜的特别讯息：

在神的超越状态，性不存在。只有浑然一体的存在。性仅仅呈现于被称作宇宙的幻相领域。瞬间之内使我体验我的至古无限状态的大师，巴巴简，是穆斯林女身。把我降入正常意识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印度教徒男身。出身高贵富裕、年轻美貌的巴巴简，在出嫁前夕舍弃了世界。在普纳，她在我额头上用一吻让我知道，我是至古者。当时她已100多岁，像真正的苦行僧一般坐在树下。你们每个人，无论男女、属何种姓或信条，都有成神的平等权利，外在舍弃根本不必要。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够在履行一切日常生活义务时，通过诚实爱神，证得圣父状态和博爱。

我可以用神圣权威说，我永恒、持续、有意识地体验与你们一体，是你们内里的一。对任何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神祇，对任何圣人、古鲁、瑜伽士或高级灵魂做的崇拜或敬拜，最终都来到我这里。你对任何人和任何事奉献的纯洁不染之爱，你都是爱我。

让我以神圣权威向你们保证：我们全体皆一。在爱神——我们的无上至爱——上，富贫贵贱、识不识字、种姓高低，都无关紧要。我祝福你们都能认识到：以任何方式，

爱神的任何形式，都将使你们获得永恒自由。

巴巴最后说：

实在把你们拉向它自身，幻相也把你们拉向它自身。你们若是放开实在的牵拉，便淹没于幻相海洋。你们若是两边倒，则被粉碎。因此要通过爱，丢下幻相的牵拉，与实在合一。

发芭蕉帕萨德之前，巴巴对众人说：“我现在发帕萨德。不要向我顶礼或献花环。我怀着爱给予的，你们要怀着爱接受，你来的越快，就给他人更好的机会，因为我在此只坐到今晚6点。”

在场已有近6000人，更多人排队往前挤。但巴巴6点停发芭蕉，回住所。离开前，他触摸了剩余的帕萨德，由工作者在他走后发给群众。

3月4日上午，巴巴接见纳纳科尔、潘克拉吉、伽贾南·坡帕里、赫伦、克夏夫·尼伽姆、普卡、师利帕特·沙海、库玛、伽亚·帕萨德、巴瓦尼·帕萨德、达尔、甘玖等需要当天回家者。在他们出发前，巴巴一一拥抱，伽贾南表达了大概也是众人的想法：“巴巴，我要跟随您生活。”

“现在你做什么？”巴巴问。

“目前我失业。”

“我也失业，”巴巴调侃，“所以你现在最好走吧。我稍后会考虑。”

其间，穆米迪瓦若姆的巴尔瑜伽士埃舍的人员给巴巴发来祝福电报。巴巴给满德里、安得拉工作者和爱者们看，并复电：

向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巴尔瑜伽士——神的爱子——致以我的爱与祝福；惟有真正的高级瑜伽士才能知道我的真实状态。

巴巴就这个方面继续说：

现在就这一点，我想给一篇很重要的语录，因为这点从未得到适当理解。我是真正瑜伽士、真正圣人的奴仆。但是，在灵性道路上，“闪光的不全是金子！”这句格言没有比对灵性道路更适用的了。

我来解释一下坦特罗和其它类型的瑜伽。全心全意地精进修持，它们带来（神秘）能力和入定。瑜伽三昧完全不同于涅未卡帕三昧；苏非教徒将后者称作法那的第二个状态。

瑜伽三昧，苏非徒称之为哈尔。这种三昧可被中断无数次，也可持续甚至多年。这些瑜伽士不需要饮食或睡眠，处于一种入定状态。可他们从“哈尔”状态下降时，则失去三昧意识，恢复平常意识。那时他们才需要饮食和睡眠，尽管曾不吃不喝存活多年。这种

三昧就像醉酒，一失去（下降），就如常人一样想要吃喝。大约有3名瑜伽士，过去600年来未曾从瑜伽三昧降入正常意识，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他们的睫毛和眉毛非常之长，人也很瘦。

涅未卡帕三昧（法那）完全不同于瑜伽三昧（哈尔）。这是法那；是神化——成神。在解释神化之前，我想给你们举个“闪光的不全是金子”例子。在美拉巴德，我有过一个疯人（不是玛司特）埃舍，其中最疯的一个叫法吉尔布阿。他年轻时，头部遭击打，导致深度创伤，因（脑）损伤发疯。在我关闭美拉巴德疯人埃舍，遣所有疯人返乡时，法吉尔布阿被送到普纳。一个在美拉巴德疯人埃舍做事的伯瑞（什叶派穆斯林），在普纳传播谣言，说巴巴已将其灵性责任交给法吉尔布阿！结果这个疯子被尊崇为“贾伽特古鲁”（宇宙大师）至今。人们让他坐在精美垫子上，达善他。马尔瓦尔人去那里，为他花钱，开车带他兜风；而法吉尔布阿完全是个疯子！他说话不像常人，一举一动皆被视为神圣。每年举办一次集会，他被认为是（证悟的）玛居卜或巴尔-乌曼特-辟夏希（有幼稚习惯的鬼魂般玛居卜）。

关于巴尔瑜伽士，巴巴评论：

我不是说，这些巴尔瑜伽士不是真的。这些贱族男孩，小小年纪就做巴尔瑜伽士，让我感到自豪。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这些亲爱者不应当被利用，纠缠于肤表。因为目前在西方，就像在其他方面打破记录一般，人们也开始打破禁食和瑜伽记录。据说有个西方人被放入玻璃柜40天，无饮食无空气。该记录被另一个人打破，他也坐在瓶形玻璃柜内，无空气无食饮呆了60天。

不过（当地埃舍的）这些巴尔瑜伽士似乎是真的，若是真的，我则向所有的真正爱神者顶礼。我是我的爱者的奴仆。所以要诚实，不要被引入歧途，记住：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一些所谓的瑜伽士和古鲁，甚至通过信件送来对我的祝福。

现在谈神化：这不涉及神成人（阿瓦塔），而涉及人成神（赛古鲁、库特博）。灵性道路有四个旅行。第一个始于灵知（神圣知识），在行道者穿越所有层面后，该第一个旅行结束于法那，即第一个旅行之终点。法那的这个第二状态是“神化”。人现已成神，并体验神的知识、神的能力与神的喜乐，这虽是目标，但仍不是完美。人已经“进入”神，却尚未进入神的生活！很少、很少几个能离开这

种无限极乐，进入第二个旅行；第二个旅行结束于巴卡（永居于神的生活），但仍未过神的生活。法那指成为神；巴卡指永居于神的生活。在法那中，人成为玛居卜、卜拉弥—卜特，也就是淹没于神性。

在第一个旅行（法那）的终点，行道者只是有超意识；即仅仅意识到“我是神”。在巴卡，第二个旅行，人重获正常（浊、精、心）意识。被称为吉万莫克塔，苏非徒称之为撒里克。他现在是神和人，持续不断地体验其神性，及其人性。但他因尚未过神的生活，而无法使用他不断体验的无限知、能、乐，来救赎他人。

第三个旅行属于极少、极少数的罕见者，结束于库特比亚特，赛古鲁状态。这里证悟者现在过着神的生活。使用其持续体验的无限知、能、乐，他已经把一“带入”多，把独立实在带入幻相。

第四个旅行结束于库特博放弃肉身，而永远有意识地、个体地作为神存在。

巴巴进而解释说：

还有一点。阿瓦塔（拉苏、先知）和赛古鲁（库特博、至师）之间的区别是，库特博在经历整个的进化、转世和证悟过程之后，“进入”且过着神的生活，而阿瓦塔根本不必经历进化过程。他直接成为人。

在过神的生活方面，赛古鲁和阿瓦塔二者同样。二者皆过着神的生活，同时皆处于幻相中每一个生命层面。他们同时在最低到最高层面。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在该层面库特博扮演，阿瓦塔成为。假设库特博或赛古鲁，也就是神，下降到忏悔者的层面，向神忏悔；这意味着（在赛古鲁人身中的）神在扮演向神忏悔的忏悔者。他扮演忏悔者，但在扮演的同时，又意识到其神性。阿瓦塔在那一刻实际成为忏悔者，但在成为普通忏悔者的同时，依然有意识地体验其神性。阿瓦塔和赛古鲁都同时保留对自身神性的神圣意识。

美赫巴巴又举一个在不同层面阿瓦塔成为和赛古鲁扮演的例子：

为说明扮演和成为这一点，可引用许多例子——无数例子。例如，赛古鲁不可能也不会生病。似乎生病时，他是扮演。然而，当人们看见阿瓦塔生病时，他确实生了病。虽然生病，他背后还拥有无限知识、能力与极乐。在每一个层面，赛古鲁像该层面的人那样扮演。阿瓦塔成为该层面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阿瓦塔能够给予宇宙性的推

进。

神是万物、在万人。阿瓦塔不仅是万物、在万人，而且成为万物万人。因此，阿瓦塔和赛古鲁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在每一个层次、在所有的层面，至师扮演，阿瓦塔成为。

那拉亚纳·劳问：“我们怎样才能持续保持与阿瓦塔的联系？”

巴巴解答：

他是说，现在巴巴亲身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联系。可当巴巴肉身离开我们，这种联系逐渐冷却。怎样不断保持之？我会解释。

你不断感到饥饿吗？你饿了吃东西，随后忘掉。你辛苦工作时，感到饥饿。因此，用一种对我感到饥饿的方式，为我工作——有时想我，有时为我工作，有时谈论我，但不是持续不断。倘若你连续吃个不停，就会消化不良！

入睡前说：“巴巴，我把我所做的一切，思想、言语、好坏行为，都交给您。”

醒来时说：“巴巴，我现在开始把一切交给您。”这么多对我将绰绰有余。

一天只要说两次，每次五分钟。这么做并全心全意让我为你的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负责，但要全心全意。那样你便自由。什么都不能束缚你。但你必须诚实地做。

我是海洋。能接受香花、椰子，也能接受垃圾。因此，一心一意把一切扔进海洋。这是大事，要全心全意做；否则，那就进入水池，被你自己的污秽弄脏。

卡基纳达有个律师反对巴巴，不承认巴巴，声称他不信巴巴的阿瓦塔身份，尽管整个新闻界在宣布巴巴是阿瓦塔。可他见到巴巴，态度改变，问：“我可以写有关您的文章吗，巴巴？”

巴巴说：“你怎样看我就怎样写。”

他感到羞愧。这句话揭示了巴巴的无所不知，切中其要害。从此，律师献身于巴巴的事业。

巴巴一一拥抱安得拉的全体工作者和爱者。在卡基纳达的活动完成之后，巴巴和满德里于3月4日上午11时出发，前往萨默尔果德火车站。

“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和“那谟美赫巴巴阿瓦塔，那谟迪瓦迪瓦！”的高呼四处回响。美赫巴巴已在安得拉安家落户，在这里他从其

无限心倾注的爱，注满每一粒尘埃。让安得拉成为他自己的之后离去。他活在全人的心间——富人、穷人、学者、文盲、银行家及雇员、部长和劳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已确立于全体人民心中。安得拉对本时代阿瓦塔的接待，将永垂青史。

全印度、整个地球皆属于阿瓦塔，
而安得拉和哈默坡乃特殊之地，
那里的每个原子皆散发其爱酒芳香。

对那些见证这奇观者，仍难以描述美赫巴巴的爱是怎样流向人类的。每当忆起这些场面，心便满满的。但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在场者在安得拉和哈默坡见证了神圣的爱剧（里拉）——因为在那儿看到其充分效力。（注：巴巴后来评论说，安得拉邦代表他的“头脑”。意思是，那儿的人民尽管强烈爱他，更具智力倾向。他还评论，哈默坡代表他的“心灵”。意思是，当地人民深切感受到他的爱，虽然当时许多人不识字。）

两地生发出怎样的陶醉狂喜！
粒粒尘埃皆被阿瓦塔祝福。
他听见岩石呼吸，心脏跳动，
对于他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本时代阿瓦塔拣选安得拉和哈默坡，
来遍洒神爱。
神之海洋啊，
他是怎样恩宠印度这些他永远居住之地！

巴巴和满德里抵达萨默尔果德火车站时，整个站台挤满爱者信徒。多数人眼含泪水；表情忧郁悲伤。有的低着头，怅然若失。列车鸣笛，巴巴站在车厢门口，挥手致意。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的高呼中，列车缓缓开动。整个安得拉悲伤欲绝，失声痛哭。

这些泪水何等珍贵！
包含着心血之酒。
可无人知晓，同样这些泪水，
有一天会燃烧起来，转化安得拉的气氛，
在他的爱中将之燃为灰烬！

每个车站的月台都挤满爱者信徒。“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四面欢声雷动。食物、冷饮、香烟等一篮篮东西被塞入巴巴的车厢。在拉贾蒙

德里、科弗尔、塔德帕里古德姆、埃卢鲁和维杰亚瓦达等车站，仿佛民众已为神“疯狂”！他们别无所求，只想最后看一眼神圣至爱化身。在所有的车站，美赫巴巴都站在门口，向民众挥手，表示他的祝福之手永在安得拉邦。

一直到维杰亚瓦达，总有大批群众到车站送行。之后各站，只有个别人来见巴巴。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被他所目睹的洋溢热情震撼，自己也醉了。在火车上，巴巴指示弗朗西斯返回澳洲，还给他一些别的指示，因为活动期间没有时间和他交谈。

满德里全都精疲力竭。随巴巴旅行，不存在休息。根据他的命令，每到一站，宝都得在巴巴门前站岗，以确保他的隐私，防止人进入他的车厢；火车一开，宝便跑回自己车厢。埃瑞奇和彭度也疲惫不堪。埃瑞奇要随时站在巴巴身边读字母板，彭度得负责旅行安排等事务。无论美赫巴巴显得怎样劳累，这是一段辉煌时光！

拜访萨考利

1954年3月6日上午，巴巴和满德里到达普纳。从那儿，美赫吉、纳瑞曼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前往孟买；耶希万特劳和奎师那吉去萨考利；大阿迪、查干和达克去阿美纳伽；希度和萨瓦克·考特沃去美拉巴德；佳尔和萨达希乌·帕特回普纳老家。当天，巴巴率阿娄巴、宝、埃瑞奇、古斯塔吉、基申·辛、克里希那、夏哈斯特拉卜德，从普纳火车站乘车，直接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在马哈巴里什沃，男满德里再度住阿迦·汗别墅外的农舍，巴巴和女子们住主屋。巴巴对女子们，还对留守的邓肯、尼鲁和凯克巴德，讲述了安得拉之旅。基申·辛受令陪伴满德里一直住到3月底。

回到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如其所言停止一切“对任何话题”的通讯，直至1954年5月底。

从德拉敦召来苛刻难缠的清洁工之子，伊萨。巴巴下令，对他要像对待王子一般，并将照料他的责任交给宝和克里希那。他俩得把他的饭菜端上桌，为他洗盘铺床，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巴巴的命令是：让伊萨满意，“温柔待他如花一般”。

每天男满德里须走到夏哈斯特拉卜德的饭馆用餐。总会出现混乱，因为不服侍伊萨用完餐，宝就不能离开。从女子厨房为他取来饭菜。摆在他面前桌上，他却显得不感兴趣，不赶快吃完。有一次，宝求他：“伊萨，请吃饭吧。我得和其他男子一起，走远路到饭店用餐。”

对此，伊萨尖刻应道：“你投奔巴巴是为了吃饭还是服从？”

宝无言以答。伊萨说的对。这个少年是被专门召来，给一些男满德里灌输这种忍耐课的。

一天，宝问他：“伊萨，你在这儿找到工作没？”

“工作关你啥事？”他厉声道。“别误当我是清洁工。我能雇佣你和你祖宗！记住这点：你的小命在我手心里！我向巴巴吱一声，你就完蛋！”

所以，和伊萨打交道，只得谨慎。巴巴纵容他，凡是让他开心之事，

要啥给啥，华贵衣服……不胜枚举。

两周后，美赫巴巴决定离开马哈巴里什沃。他曾答应3月20日访问萨考利。3月19日，巴巴由美嫒、美茹、玛妮和高荷伴随，乘轿车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埃瑞奇驱车。途中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停了一会儿，下午2时抵达阿美纳伽。巴巴在库希如大院的阿迪办公室短暂逗留，女子们继续前往住处美拉扎德。

巴巴看望了顾麦。已提前在库希如大院安排了小型达善活动，参加的亲密爱者有纽瑟文·萨达、鲁斯特姆·卡卡、塞德一家、卡卡·钦乔卡、兰格勒、瓦曼、费拉姆、达图、查干一家等。会见了聚集的近100人之后，巴巴前往美拉巴德。

在美拉巴德，巴巴会见了凯克巴德家人、曼萨丽、帕椎、希度、卡里玛玛、巴拉·塔姆巴特、贾玛达，萨瓦克·考特沃、姜古和他们的家人。玛司特穆罕默德和阿里·夏也在美拉巴德，巴巴看望他们时，穆罕默德拽住巴巴的手，不让他走。最终说服穆罕默德让巴巴离开。晚上巴巴到美拉扎德过夜。

卡卡·巴瑞亚独自住在美拉扎德，但他悉心照料，仿佛巴巴本人在场。他天天期待着巴巴到来，因为有时候巴巴不宣而至。地产和房间总是清洁有序。在美拉巴德也是如此；上下美拉巴德的巴巴房间，曼萨丽和希度也是每天打扫。

在马哈巴里什沃居住的男满德里，包括阿娄巴、宝、古斯塔吉、彭度和基申·辛，当晚乘巴士抵达阿美纳伽。途中遇到可怕暴雨，车顶漏水严重。尽管大家头上举着旧报纸，但个个淋湿，尤其是古斯塔吉。他的座位上方漏得最厉害。再三劝他挪位，他不肯，结果全身湿透。古斯塔吉拒绝离座的原因，到了阿美纳伽才清楚。等其他人都下了车，古斯塔吉留下，打手势表示他起不来，因为他不慎拉了大便，弄脏裤子。年迈的古斯塔吉，有时候身体功能会失控。处理完他的窘境，满德里到萨若希家，纬露别墅，宿夜。

耶希万特·劳，是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大弟子之一。他刚在萨考利盖好新居，邀请巴巴去主持迁居仪式。巴巴接受了邀请。萨若希为满德里和一些阿美纳伽爱者安排了两部巴士到萨考利。他们于3月20日早晨6时出发。一小时后，巴巴从美拉扎德启程，萨若希开车。美赫吉、纳瑞曼和埃瑞奇陪同。阿迪和顾麦也去萨考利，还有一大批普

纳爱者。8点半满德里到达拉哈塔，巴巴的轿车5分钟后也到了。巴巴原定到达时间不早于9点，故阿迪径直去通知耶希万特劳，巴巴提前到了。与之同时，巴巴下车，踏上大路。阿娄巴在他头顶撑伞。阿迪返回，巴巴离开拉哈塔，于8点45分来到萨考利村口。

到达萨考利，巴巴受到颂歌欢迎。埃舍居民和村民们唱着巴赞迎接巴巴。巴巴的车停下，他被戴上花环，前额被涂上提卡（红点），人们开始向他顶礼。巴巴的车由队伍护送，前往埃舍。一匹鞍辔华丽的马和乐队带领，轿车两侧，是身系红腰带、手执银杖的男子仪仗队。萨若希的车篷上也被撒满古拉（红粉），挂上花环。

队伍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旧庙前方停下。查干的兄弟，瓦桑特·德希穆克，萨考利的大祭司，向巴巴戴花环献椰子。另一个被巴巴摸过的椰子被敲开，椰水洒在路上祝福。深情活泼的克坦唱诵。巴巴从一名克坦歌手那里拿过一对指钹，在车中敲奏少顷。

下车，走向耶希万特·劳新建房子外装饰华丽的遮篷，于9点05分入座。巴巴一走近遮篷，坎尼亚（女尼）之首，高达乌丽·麦，便给他戴花环，触摸他的足。萨考利的女尼们，包括白发的埃舍老尼吉吉，唱巴巴阿提，之后也效法行礼。

美赫巴巴让高达乌丽坐他左侧，吉吉坐他右侧。吉吉激动得泪流满面。巴巴拍拍她的头。埃舍管家，BT瓦格，站在巴巴前面，催达善者快点。埃舍居民中，有1952年在阿姆劳蒂达善过巴巴的乌夏·提普尼斯。乌夏的兄弟兼《虔诚》杂志编辑，贤塔·拉姆·N·提普尼斯，也向巴巴顶礼。

随后巴巴和众人离开遮篷，走入耶希万特·劳的新家。巴巴在楼上房间就座，对耶希万特·劳拼道：“我走进你家，意味着乔居仪式完成，现在不需要更多仪式。”

又转向高达乌丽，说：“这极可能是我最后造访萨考利。照我对你说的做。我将让你知道我。”

瓦格站在屋外，巴巴招呼他进屋。高达乌丽·麦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灵性代表；吉吉是埃舍房地产的五位信托成员之一；瓦格，埃舍的官方管理者，监督所有的活动。瓦格进屋后，巴巴说：“**今日我将告诉你，（1941年在达伊岗）马哈拉吉和我之间最后会晤期间发生的事。今天将在此宣读一则讯息，加以说明。**”

“我也会详细解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怎样扮演双重角色

的——他是多么完美，以及我是谁。我们会晤时，他令我打破沉默，明知我不会那么做。他三次对我说：‘我是你的古鲁，听我的！’

“我打手势告诉马哈拉吉：‘时机未到。’

“不久，过几个月，我将打破沉默。我对此已经受够，我开口时，将道出原音。因太初之际我道出此言，整个宇宙已缠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大师们是多么完美！我欠他们什么，我是什么，马哈拉吉为何扮演双重角色：我都会一一解释。”

巴巴最后拼出：“我是至古者。”

巴巴对瓦格讲话时，高达乌丽·麦站在他身边。巴巴转向她，说：“今天白天，如果你尽可能多和我在一起，会很好。”

耶希万特·劳招待大家用茶。巴巴接过他递来的一杯橙汁，喝下。9点50分巴巴离屋，在萨考利埃舍散步。顾麦一直伴随左右。巴巴在一处地上坐下，若有所思，说：“我是一切，在一切内。我无所不在，知晓每个人的每件事。”

随后巴巴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小屋，在屋外站了一会儿。再次在露天地地上坐下，爱者和工作者都趁机达善。巴巴评论：“我已停止让人触摸我的足；但因高达乌丽摸了，今天我准许你们所有人触摸。”

上午10时，巴巴离开小屋，来到高达乌丽·麦的新居。那儿悬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坐过的秋千。高达乌丽和别的坎尼亚招呼巴巴坐。于是巴巴坐在上面。女尼们唱起庆祝主奎师那的古老歌谣，“秋千之歌”。也是她们摇马哈拉吉时唱的。她们一半齐声唱着，一边来回轻摇美赫巴巴。仿佛奎师那本人，又一次同一群挤奶女嬉戏！巴巴离开时，女尼们高呼：“胜利属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胜利属于赛古鲁高达乌丽玛塔，胜利属于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

从高达乌丽·麦的住处出来，巴巴又到马哈拉吉小屋外的树下，坐在地上。静谧和平笼罩乡间氛围。巴巴右手手指飞速移动。大家站他周围，静若塑像。有5分钟时间，巴巴专注于工作，之后站起，到高达乌丽的旧屋，在椅子上坐下。

接着，巴巴拜访寺庙中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常坐的小室。巴巴在地板的垫上坐下。招呼老尼吉吉坐他身边。对她说，“你很幸运”。

“我的头脑智力皆置于您足前，什么都不属于我。”吉吉回答。

巴巴递给她几颗糖果作为帕萨德，在字母板上拼写：“我永恒快乐；

却无人像我受这么大的苦。我极乐又凄惨！”

乌夏·提普尼斯请他祝福，巴巴应道：“你必须对我爱到失去你自己从而找到我的程度。这你明白吗？”乌夏点头表示明白。

“说起容易，”巴巴回应：“做起难。你将怎么做？”

“万事皆在您手中，”乌夏答。

“这也说得好，但你应当想我想到除了不断想我，没有他念的程度。那样我就总是和你同在。这应当 100% 诚实地做。”

巴巴离开庙内房间时，吉吉指着墙上马哈拉吉的一张相片，告诉巴巴：有一次听到从相片发出枪响般的声音。巴巴摸了摸相片，告诉吉吉，他很高兴听说此事。

10 点 15 分，巴巴进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小屋，一批男女已聚集在那里，唱着奉爱歌曲。巴巴在石头地板的垫上坐下。马哈拉吉的一名信徒，用马拉地语简短致辞，欢迎巴巴来访。之后瓦桑特边唱边打幽默手势，逗得巴巴畅怀大笑。

10 点 35 分，巴巴走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三摩地，高达乌丽和女尼们已在此坐好。巴巴在马哈拉吉的陵墓的正对面入座。这个时候，原计划宣读一则提前授述并打印的讯息。但巴巴没叫人念，而是通过字母板对高达乌丽、吉吉、瓦格、D·S·普兰达勒及全体埃舍居民授述下文。由埃瑞奇读出：

你们都要仔细听。今天是我首次透露一些事情。因为在我证悟永恒状态之后，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见证我的话。他还活着，听得见我说的一切。现在，我得回到我的早期生活。我在说之前，希望你们都明白：神的一个方面是无限诚实。一丝的虚伪和不诚都使我们与神隔离。

少年在校时，我是男孩的领袖，甚至上大学时，也是男生领袖——大胆、勇敢却对女子害羞。今生我从未以男人的方式碰过女子。我作为罗摩、奎师那、耶稣时，则不同。佛陀有妻子，只好放弃家庭。我下面要说的很重要一点将彻底解除怀疑。马哈拉吉不得不替我经历有关女人的这一切体验，那开始于某个时间，这将使你们明白他是多么完美。（注：“某个时间”指 1931 年 9 月美赫巴巴首次访问西方。）

首先巴巴简吻了我的前额，让我顷刻间体验到我的无限状态。

现在我解释一下那个阿努巴夫（体验）是什么，它其实无法表述。我突然之间进入“真空”，唯有意识留下。但我该怎样让你们明白这点？我不在，什么都不在，没有人，没有阿卡希（空间）——什么都没有。但意识在，我迷失于该意识。随即又意识到：我是这——这个意识。那种极乐连我也无从描述。该极乐一直持续至今。不过现在又添加上全宇宙的凄惨苦难。

在那种除了我是神，什么都意识不到的状态九个月之后，某种东西驱策我下降到正常意识。我用头撞墙、石头、地板、铁栏，前额淌血；正常意识却不在。尽管我在无限极乐状态，这种驱策仍然把我引领到舍地，马哈拉吉住的勒都巴寺。

喏，瞧这个矛盾。我所见无他，惟有自己无处不在；而马哈拉吉一看见我，就朝我掷石头，击中我的前额。这一击使我刹那间降入正常意识。这时我拥有二者——无限神圣意识和普通人类意识。

马哈拉吉将此事告诉德格拜，她开始像爱马哈拉吉那样爱我。过了些时间，马哈拉吉告诉我的满德里：“我所拥有的，我已给了默文。”从此，马哈拉吉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与之同时，让德格拜嫉妒并开始毁谤我。

他在那时完全独自工作，可他已把我的至古者体验交托给我。他开始做一些让德格拜嫉妒的事情。100%爱我和马哈拉吉、100%服侍我们俩的德格拜，开始感到嫉妒和难过。此乃马哈拉吉有意为之，他开始对人们说：“我什么都没给默文。”确实如此。有什么可给的？他让我知道了我的真实状态。但他以完美化身的完美，扮演了双重角色。

我在美拉巴德时，德格拜之子，拉古纳施，来找我说：“巴巴，您得救救马哈拉吉。”

我说：“为什么？”

他答：“马哈拉吉召见我和德格拜，说：‘瞧，我现在被淫欲所俘虏，所以我必须走这一步……’”（注：“这一步”指马哈拉吉娶坎尼亚的工作。她们被称为他的“灵性妻子”。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超越了性；他和这些女子的婚配是纯洁的。她们是他的圈子成员或者亲密女弟子。）

我告诉他：“拉古纳施，你不了解马哈拉吉。告诉德格拜，别

昏了头。就连 100% 服侍他的德格拜，也不了解他。告诉德格拜，不要失去对他的信任，即便他做了什么似乎恶魔事情！”总之，这方面我从别处听到许多传闻，这是因为大师们的方式不可测量。（注：这之后，德格拜和儿子被迫离开萨考利。不过这是马哈拉吉的策略和对德格拜做的工作。从外部角度看，德格拜似乎以悲剧告终——在一家妇女收容所，一文不名。在她辞世之前，马哈拉吉乔装成女子来看望她，慈悲地向她解释：她“被遗弃”和身心受苦，都对她的终极解脱有必要。马哈拉吉在德格拜临终时赐予她解脱。）

后来，过了些时间，马哈拉吉又说了别的一些话，反对我，我派顾麦去找他，有一次他对顾麦说：“告诉默文，我的时日快到了。叫他来接管萨考利。”他知道我不会去，他不得不做迄今所做的安排。他是那么完美，说事时仿佛不知情一般。

此刻我想告诉你们，我对马哈拉吉放弃肉身之前的外部生活了如指掌，详细清楚，因为我在他内，他在我内。我必须对女性做的，马哈拉吉为我做了；他必须对西方做的，我为他做了。后来，我知道他即将放弃肉身，遂安排了在达伊岗的会晤。现在，仔细听着，因为这对你们都很重要。我第一眼看见他时，他在门阶上，正要步入达伊岗的小屋，我用前额顶礼他的足。他扶我起来，拥抱我，孩子般地哭了 15 分钟。之后我们二人在屋里坐下。马哈拉吉对我说：“打破沉默！说话！”

我打手势说：“时间未到。”他敦促我打破沉默，总共三次，尽管他知道我不会。随后他让我承诺一件事，涉及到他亲爱的高达乌丽。我答应了，故我今日在此，并会履行诺言。

我乘船赴英时，甘地也在同一艘船上。有三个晚上他来到我的客舱。问了很多事情，我也解释了很多事情。突然间，甘地说：“我去找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可他给我的印象不像您这样。”

我对他解释：“我给你的印象，要归因于他。”

最后，甘地说：“这太过压抑了。您打破沉默，给世人讯息吧。”我说：“快了”，22 年过去了。可现在真的，过几个月，我将不得不打破沉默。今日我对你们说的话，由五位大师见证，我把我所是的，归功于他们。

我是至古者，独一无二。

不久，一场严重、痛苦的疾病会降临我身，届时我将打破沉默，道出那个原音。紧跟着将是我的受辱、荣耀和突然肉身暴死。这一切将在一年内发生。

我是至古者。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十分诚实，乃至在 100% 爱上。要诚实，诚实将使你对神爱到在他里面失去你自己，并发现我即你的真我。

虽说神超越一切仪式教规，但我想让你们明白，凡是马哈拉吉委托你们做的，都要诚心诚意、100% 地遵从——不是因为仪式，而是因为马哈拉吉的嘱咐。

不过，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搞得机械化。那会束缚你们，不会解放你们。要全心去做这一切；那时你们将认识到：一切皆幻相，神唯一真实。而且，除非你们拥有那种体验和持续极乐——那种持久存在持续无限——别的全是废话。

即便千百万人用头顶礼你的足，给你戴花环，称你赛古鲁，倘若你没有那种体验，那这些都有何用？反之，即使整个世界反对你，而你拥有那种体验，你也不会在意，因为做者是你。

因此，今天我很高兴，而且我将在年底前打破沉默。届时，将有受辱、荣耀及随之之放弃肉身。

巴巴讲完，心情愉快，打了几分钟弹珠。“这会儿我们打一局弹珠该多好，”他说。“今天，我真高兴。”耶希万特·劳也参加了弹珠比赛，是仅次于巴巴的最佳击珠手。

上午 11 点 20 分离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三摩地之前，巴巴应萨考利信徒的请求，往马哈拉吉的大理石足印上，以及每位在场者身上，洒了玫瑰水。众人再次高呼捷（胜利属于）马哈拉吉，捷高达乌丽，捷美赫巴巴。巴巴走回耶希万特·劳家，高达乌丽、吉吉等坎尼亚服侍他用午餐。巴巴亲手喂了高达乌丽几口食物，用完餐，巴巴指示将剩余食物作为帕萨德发给在场者。

中午，巴巴到贝拉姆·达斯托的房间，看望马哈拉吉的这位生病的老弟子。询问他的病情，叫他别担心，并摸摸他的头。巴巴也探访了瓦格的房间，接着又到帕西老人纽瑟文·G·巴如查的房间（来自瑙萨里的巴巴弟子霍桑·巴如查医生的叔父）。巴如查叔叔深爱马哈拉吉，在埃舍居住。巴巴离开房间时，老人道出一首波斯对句，随即低语：“巴巴，

您是神！”

巴巴走出房间，在户外散起步。聚集了许多人，巴巴允许他们达善。他坐在马哈拉吉小屋旁的竹棚下，让鲁斯特姆·卡卡及妻子卡库、儿子马尼克唱歌。当他们最后唱到：

“格文达 - 吉里莱（神）啊，
除了您，谁会照看我！”

巴巴妙语：“我照看人人，却无人照看我！”

有人告诉巴巴，达克吃了很多拉都。巴巴派人叫他来，问：“你吃了多少拉都？”

达克笑答：“一个也没吃！给您打小报告者，好没脑子。他们不懂巴巴是唯一做者。我懂巴巴是做者、所做和一切！那我怎能吃拉都？是巴巴吃的；他们要想知道您吃了多少，也可以问您。”

众人爆笑，巴巴对高达乌丽说：“瞧他的法律脑袋！”（达克是律师。）

对鲁斯特姆卡卡的优美嗓音，巴巴很满意，下午1点20分，对他说：“当什么都没有，惟有神的超越超越状态时，某种驱策使我吟唱，欲知‘我是谁？’那让我背上整个造物界负担！我将再度唱那首歌，获得自由。此乃事实。”

巴巴就这种话题继续解释，关于“第七个影子”，巴巴让顾麦努力闭着口发声，她试图发出的声音类似“噢姆”。

巴巴接着阐释：

顾麦口中发出的这个“噢姆”音，是原始音的第七个影子。倘若有人听到那个原音，会真的发疯，撕衣捶胸。这个音在第五层面能听见。

这些日子，凯克巴德经历奇妙体验。实际看见太阳和月亮从其目中涌出，并穿过其身体——巴巴在它们中间。有时候则眩晕恍惚；但这类体验是一种灵性现象——而非证悟。

我不是你们所看见的我。惟有真理真实，其它一切皆虚无。人的自我无法想像灵性体验。都是那么简单易懂，可其简单性使其无限困难。这个小我本身对我无知；“无知”——人的自我——怎能体验大知——真我？哪怕你们中间有一人明白，我就很高兴了。

为什么这一点不可理解？原因是获得神圣意识者，下降到正常意识，同时处于每一个层次和每一个层面。正如此刻我在你们的层次，

也就是说我像你们一样。我像你们一样说话，像你们一样坐在地上；但与此同时，我又处于所有的意识层面。一个意识到某个层面者，发现我在他那个层面。在更高层面者，看见我也在那儿。不过，见有所不同。最终，当大知降临时，便发现一切皆幻相，因为我是一切中的一。

这全是幻相，零！零连上数字，方有价值；否则，作为零，则是个大零蛋！

巴巴接着对高达乌丽·麦说：“今年年底，我一定会放弃肉身。当我打破沉默并放弃肉身时，将有一场巨大的灵性动荡。但700年后我会回来，届时马哈拉吉必须回来，赐予我至古者状态。”（注：至师去世后不返回造物界；惟有阿瓦塔，一个又一个时代以不同形体归来。此处指的是，未来的至师将扮演类似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默文扮演的同样角色。）

巴巴叫顾麦叙述，多年前在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告诉她关于巴巴的话。顾麦说：“马哈拉吉有一次告诉我，默文会来这儿，坐在这个位置。您正坐在马哈拉吉指出的地点。马哈拉吉还说，您跟前会有许多人在场，您会授述语录。今天这全部实现。”

作为回应，巴巴解释了造物界之梦：

这一切都是幻觉。你们所见、所闻、所思，全是幻相。你们外在看见的，也都是想象。但它的掌控牢固得让你们无法解放自己。你们是无限知识、无限能力和无限极乐的拥有者；却因幻相的掌控而极度无助，以至于实在从你们手中滑脱！

例如，你们都坐在这儿；而事实上，你们不在这儿坐，也不会站起去别处。由于这个幻相，你们感觉仿佛在做这些。必须从这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幻相掌控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你们仿佛在做梦。在梦中玩、吃、做很多事；可事实上，你们一件事都没做！你们做梦时，假设我出现在你们梦中，说你们在做梦。你们仍会继续做梦，我的话无助于唤醒你们。再怎么说明你们在做梦，都不会结束你们的梦。你们只会继续做梦。但是，当我重重拍你们一下，你们会立即醒来，梦则结束。

同理，为了把你们从坐在这儿的当前梦中唤醒，这种“拍”是必要的！无论我现在怎样对你们解释：你们在做梦，这一切——你

们在我跟前坐着、谈话、走动、吃喝等等——全是一场梦，那对你们也没什么用，因为你们不会明白。可如果我拍打你们——如果我的恩典降临你们——你们则会自动醒来，则会立即证悟我。届时你们将知道，这一切都是梦；整个造物界是一场梦，你们日夜都在做梦。

佳帕和塔帕（念神名和忏悔苦行）也是梦。这些行为都制造束缚。斋戒也是束缚。吃是束缚。要摆脱这种奴役，就得把一切交给巴巴，诚心诚意地把一切奉献给他。奉献的意思是：把你们在24小时内所做的好事坏事，全部献给我。这意味着，你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巴巴是唯一的做者，你们什么都没做。甚至不应有做的念头，巴巴做一切的信念应坚若磐石，自然得你们真的感到是巴巴做一切。但这极难遵循。

我的语录和其他灵性著作都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我现在的状态，归功于巴巴简的一吻。靠研读任何文献——宗教的或灵性的——永远无法证得这个状态！

瓦格说：“不过，为了大师的恩典，必须有所准备。必须做点什么打基础。”

巴巴回答：

怀着信心完全诚实地执行马哈拉吉的命令。在仪式教规方面他令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但不要赋予它们重要性。要为遵守马哈拉吉的希望而做，但不要机械或例行公事。全心全意地做。

偶尔，我令满德里无水禁食24小时。那时每个满德里都算着时间——1小时过去了，5小时过去了，现在只剩2小时了！24小时一过，他们便跑去喝水，喝得胃撑得失去食欲。不再感到饥饿，尽管禁食过程中数着每一分钟。这样的禁食，结果成为机械的禁食，他们甚至无法享用禁食期间时刻盼望的食物。

所以，这些仪式教规不应是机械的，而要完全自然。不应有一丝的炫耀，因为炫耀贬低一切的意义。

现在，巴巴坐在这儿地上。这是自然坐姿，跟灵性毫不相干，也不是为了炫耀。倘若人们有相反想法，就任他们想吧。我是我所是。因此，凡是赛古鲁的命令，都要100%地遵从，但要怀着真爱，而非机械地做。

巴巴总结说：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第一个对我说我是阿瓦塔者。今天，我知道我是阿瓦塔。

永恒以来，一切皆存在。永恒中，没有时间这种东西。它无始无终。在座者，从前在，今天在。他们的接续中没有变化，但这全是游戏。苦乐也是游戏！

因坐在石铺地板上，高达乌丽·麦的腿变僵硬，觉得难受。这使巴巴忆起，他恢复正常意识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我让一个名叫巴哈度的爱者，往我身上浇一桶人粪，他从厕所提来，浇在我身上。我用一种姿势裸身坐着。粪便在我皮肤上结干，令四肢僵硬。过了36小时，我从那个状态出来，贝拉姆吉和萨义德·萨赫伯）为我洗净。可我身体僵硬疼痛。经两天按摩，才能走动。所以我知道，腿僵硬是什么感觉！”

之后，下午2点15分，一个叫贾甘纳施的歌手，唱了贤卡和帕瓦提的歌（贤卡是希瓦的别名，其妻叫帕瓦提），巴巴加入伴奏，手指敲打字母板，犹如击鼓。棚下闷热，巴巴前额流汗，埃瑞奇擦拭了几次。接着，巴巴像时而所做的那样，用两指旋转起字母板。他把字母板递给一名坎尼亚旋转。她试了试，却转不了。接着达克也试，同样未成功。

此后，巴巴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与我同样苦乐。全世界的快乐全部加在一起，与我的极乐相比，也不过是那种真极乐的第七个影子！人们将奇迹归于我，而真相是，迄今为止我未曾施过任何奇迹。我打破沉默时，将施最伟大的奇迹。正如电灯打开时，因同总电站连接，就有光；同理，当我道出原音时，那些与我连接者将接受光。

他最后说：

我将遭受暴力碎尸。这从我第一次做阿瓦塔就一直发生。

诚实才是真。谁都不应企图假装成自己未真正达到的。我宣布我是神，完全诚实！倘若我未曾承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就有自由，不会来此。

我将打破沉默，所要发生的一切，将在（1954年）12月底之前发生。

2点40分，巴巴离开竹棚，回到耶希万特·劳的住处。巴巴之前在地上坐时，一个脚趾碰到石头流血。一位叫普若芭的女尼用其纱丽去揩血，被巴巴拦住。由埃瑞奇用棉花清理。耶希万特·劳和家人为巴巴洗脚，对他做普佳。洗足水作为帕萨德，分给在场者。耶希万特给巴巴额上涂

檀香膏，又送他一套新衣——白长衫、粉红外套和克什米尔披巾。巴巴立即穿上外套，拥抱耶希万特·劳，祝福他家庭。

访问埃舍图书馆和高达乌丽的叔父之后，巴巴走入一个女尼的房间，她叫吉塔，卧病在床。巴巴抚摸她的脸，安慰她，给她一枚玫瑰瓣吃下，指示她持他的名。

3点，巴巴造访马哈拉吉的房间，女尼们再次让他坐上马哈拉吉的秋千推摇。巴巴问高达乌丽：“4、5月份，你会在萨考利吗？”她说，这两个月她得去罗纳乌拉。巴巴随后说：“西方人希望我去，但我不会去，因为我必须做一些与我打破沉默有关的特殊工作。”

又叮嘱高达乌丽：“在每一个方面遵守马哈拉吉的命令，100%履行你的职责。所有坎尼亚也必须履行她们的职责。”

瓦格恳求巴巴帮助他更爱巴巴，巴巴向他保证：“我不会辜负你。即便你辜负我，我也不会辜负你。记住这个。”

巴巴又对高达乌丽强调，照马哈拉吉的指示做：“切莫认为，你为别人做的事负责。你不管做什么，都要认识到，做者不是你，而是马哈拉吉。”

随着克坦唱诵，巴巴发帕萨德，先给高达乌丽，后给众人。3点45分，他拥抱耶希万特·劳，爱抚高达乌丽和吉吉的头，出发回阿美纳伽。

4点10分，巴巴停车，叫尾随的两部巴士上的爱者们下车，围聚他身边。他从埃瑞奇手中拿过字母板时，上面的数字0大部分脱落。回顾萨考利发生的事，巴巴在板上拼道：

在我和马哈拉吉最后会晤中，他要我关照高达乌丽·麦和萨考利。马哈拉吉三次要我打破沉默。随后说：“你是阿底—刹克提（原力）。要多加青睐高达乌丽、萨考利和别的坎尼亚。”

我很高兴，高达乌丽是位真正女子。她被尊奉为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承人。她知道自己没有那个体验；然而，因为乌帕斯尼的指示，她诚实地履行工作。

高达乌丽在阿美纳伽和我会见时，我当着大阿迪的面，私下对她说了些话，她接受了。（莫让人们崇拜她，向她顶礼，巴巴丝毫不喜欢那样。）今天你们看见了什么？所有人都说：赛古鲁高达乌丽凯捷！

尽管如此，上午我一到那里，这位女子便向我献花环，向我顶礼。

她让我坐到马哈拉吉坐的秋千上，亲手推摇，并叫别的坎尼亚效法。她还跟其他人一起唱马哈拉吉在世时她们所唱的歌。

她亲手为我盛饭菜，我在发帕萨德时，你们一定都注意到了，她是怎样和耶希万特·劳一起做事的。我给她帕萨德时，她俯首顶礼我的足。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尽管她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但她对我的爱、她的谦卑和高贵，使她那样接待我。她的谦卑本身即伟大，我为此爱她。

总之，我要说的是，她确实是位可爱的女子。萨考利的氛围是反对我的，阿迪、奎师那吉、耶希万特·劳很清楚；但今天高达乌丽感受深切，我很高兴，氛围已发生显著变化。

我私下问她：“你会做一件事吗？”

她说：“倘若我能够在这个（婆罗门）氛围中做的话。”

我接着告诉她一件很简单又困难的事，她答应了。“不要接受崇拜，”我说：“你这么说的话，就会见我！”她承诺了。她真是位好女子。的确，你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牺牲。

今天，因高达乌丽答应遵守我给她的这个指示，我对马哈拉吉作的承诺实现。

最后巴巴对全体宣布：“**全宇宙的钥匙在我手中！整个造物界的命脉由我控制！今日零被甩掉！**”

巴巴是指字母板上的破损数字，埃瑞奇插话：“可只掉了四分之三；四分之一还在板上！”他的话令众人大笑。

巴巴重提高达乌丽麦，说：“她确实好。你们不知她答应做的是什么。在她身上，我看到真女性。”

逗留萨塔拉

1954年3月6日下午4点半，巴巴离开萨考利，行至阿美纳伽，告别顾麦和阿迪，带上美拉扎德的女满德里，继续前往普纳。当晚和次日在宾德拉屋度过，巴巴会见了数名普纳爱者。3月22日下午又回到马哈巴里什沃。

从萨考利返回后，男满德里住在萨若希家，已于3月21日到达马哈巴里什沃。

伊萨也陪满德里去了萨考利，一如既往，给宝宝制造许多麻烦。在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家，伊萨拒绝吃饭，除非为他另作安排。到了马哈巴里什沃，伊萨告诉巴巴，他想回德拉敦，巴巴准许他回家。同时还遣基申·辛也回德拉敦。

安得拉旅行后随耶希万特·劳到萨考利的奎师那吉，也回到马哈巴里什沃。但巴巴派他会南印度马拉巴尔家乡，令他于4个月内返回。

在马哈巴里什沃安顿下来，巴巴开始对埃瑞奇授述《神曰》第二部。巴巴授述新“要点”，埃瑞奇记下，夜间将材料整理成句，次日念给巴巴听。

1954年4月，宝被派往北印度中央邦各地，旅行三个月演讲，传播巴巴的名。起初，宝不想去，可巴巴说这是件重要工作。一个结果是，后来许多人信爱美赫巴巴。纳纳·科尔伴随宝旅行。

就是在这次旅行期间，马哈拉施特拉邦78岁的著名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进入美赫巴巴的直接轨道。伽德戈·马哈拉吉自己有10万多名信徒。宝和纳纳来到一个他的大批信徒举行聚会的地方。宝请求圣人让他讲一讲美赫巴巴。伽德戈·马哈拉吉同意，叫他在台上等候。圣人接着唱起关于神和主奎师那的克坦，持续数小时。

宝开始琢磨：“这老头骗了我！他告诉我可以讲话，他却唱个不停！……我们要不要离开？”他瞅了瞅纳纳，后者也坐立不安。

圣人唱了几个钟头。此时已是午夜。群众沉浸于克坦演唱。午夜刚过，伽德戈·马哈拉吉就叫宝讲话。宝讲了两个半小时。他后来意识到，伽德戈·马哈拉吉的唱颂把听众提升到强烈高潮，从而为他们聆听美赫巴

巴做好准备。

印度最伟大的活圣人之一，甚至被许多信徒视为赛古鲁的伽德戈·马哈拉吉，同年下半年到阿美纳伽拜见美赫巴巴。

4月29日，美赫巴巴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达沃，埃瑞奇、彭度、古斯塔吉和拜度随行。他们乘美赫吉从孟买送来的轿车旅行。在达沃的两天里，巴巴联系了11个玛司特。完成工作后，于5月1日回马哈巴里什沃。

两周过去了。5月14日，巴巴和女满德里前往盘奇伽尼附近的比拉尔，逗留三日后，返回马哈巴里什沃。美娒和美茹，继续照料巴巴的起居；玛妮忙于同西方爱者通讯，包括默土海滨的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吉蒂、纽约的艾微和菲丽丝·弗莱德里克、瑞士的海蒂·默敦斯和艾琳·比罗、伦敦的迪莉娅·德里昂等亲密女弟子。高荷照看女子们的健康；娜佳烹饪；拉诺监管家务，绘画。

满德里的个人职责，使他们以各种方式昼夜忙碌，职责频繁变动。比如，彭度虽是美拉巴德总管，时而也得清洁厕所，灌水送水等。埃瑞奇除了读字母板和英语通讯，还得做其他工作。韦希奴除了采购和记账，还有不同职责。对古斯塔吉、阿娄巴、宝、拜度、邓肯、尼鲁、卡卡·巴瑞亚等，也个个如此。

在马哈巴里什沃，克里希那·奈尔在巴巴身边守夜。每天早晨还负责准备巴巴的洗澡水。一天，他烧水不慎稍微过热。巴巴把手指浸入水中，抱怨水烫。质问克里希那：“你要杀了我？你想烫坏我？”

又严厉呵斥：“你为什么跟我一起？走了更好！我现在不喜欢你跟我。没用！就知吃睡。你死了我才更高兴呢！为什么不死，反倒要杀了我？”训个不停。毫不留情。克里希那崩溃了。回到房间，绝望中吞下22片安眠药，企图自杀。

同时，巴巴召男满德里进屋。纳瑞曼·达达禅吉从孟买来小住几日，带来了芒果。巴巴给拜度、邓肯、埃瑞奇、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卡卡、尼鲁、彭度、萨瓦克和韦希奴每人一只，叫他们留到次日吃。巴巴又派人叫克里希那来，他进屋时，看上去怪怪的。巴巴递给他一只芒果，命他：“赶紧吃了！”

克里希那吃下去，不久反胃吐出药片。他看上去像具死尸，眼睛煞白，站立不住，浑身发抖。他晚上到巴巴房间值班时，巴巴问：“今天

你怎么回事儿？”克里希那不作声，经巴巴一再追问，才坦白实情。

巴巴大怒。召来高荷，叫她给克里希那解毒药。巴巴给他一瓶橘子汽水，命他饮下。又说：“给我按摩脚，一刻莫停！”克里希那感到极为虚弱，勉强坐着，设法遵令按摩。几小时过去了。凌晨4点，萨瓦克·考特沃把克里希那领回房间，他睡了一整天。傍晚6点半，巴巴来叫醒他，问他感觉如何。他已恢复正常。巴巴救了他的命！并宽恕了他。次日上午，巴巴召集满德里，说明事情经过。又征求意见，如何处罚克里希那的愚蠢举动。巴巴亲自决定，在一整年内，克里希那不再每日两餐，改为每日一餐。克里希那服从。

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已停止见人，不私下接见或会见任何人。当时，有个叫考伊亚·萨塔拉瓦拉的本地居民，每日给巴巴送玫瑰，希望获准达善。其他人也渴望达善。巴巴心软了，遂于1954年5月25日施公众达善。考伊亚曾在1947年见过巴巴，并献身巴巴的事业。前来达善的近400名男女中，有王公也有乞丐；可所有来者中，唯有考伊亚和他全家人成为巴巴的亲密爱者。

拉姆玖·阿卜度拉和家人，已迁离阿美纳伽，如今住在萨塔拉。应巴巴要求，拉姆玖在萨塔拉安排了两幢房子——一幢叫格拉夫顿屋，给巴巴和女子们的；另一幢给男子们的，叫花梨木屋。安排妥善之后，巴巴和全体满德里于6月2日从马哈巴里什沃迁往萨塔拉，并于夜晚抵达。

在萨塔拉，巴巴开始讨论9月底在美拉巴德举办聚会的计划。阿迪根据巴巴6月10日的指示，发布公告通知东西方爱者。聚会只有16岁以上男子可以参加。在萨塔拉巴巴每天与满德里谈论这个未来的“重要聚会”。

部分公告如下：

在将在美拉巴德举办的聚会上，美赫巴巴想彻底阐明有关他此次化身和此生工作的若干最重大要点。正如他在安得拉邦为其工作和工作者召开的拉贾蒙德里聚会，是这类聚会的第一和最后一场；本次美拉巴德聚会，也将成为他在放弃肉身之前此类聚会的第一和最后一场。

1954年9月12日在阿美纳伽市举办的公众达善活动中，他可能会授予一两篇讯息；除此之外，在上述美拉巴德聚会，将是他最后一次授述讯息。

在美赫巴巴工作的很多阶段中，这个授述讯息的阶段，将从1954年10月起停止。并将不折不扣地停止。

印地语杂志《美赫普卡》（美赫呼召）首刊，即将在哈默坡出版。克夏夫·尼伽姆致信巴巴，要求一篇讯息。6月19日，巴巴回电：“美赫巴巴道出的沉默普卡（声音），远远胜过世间全部言辞。”（注：《美赫普卡》在哈默坡出版发行至今。）

6月26日，巴巴前往胡布利做玛司特工作，埃瑞奇、彭度、拜度、尼鲁和古斯塔吉随行。途中在伊斯拉姆普尔和戈尔哈布尔联系玛司特。在戈尔哈布尔，看见谁在拉手推车？不是别人，正是克什米尔人，哈比卜拉·贝格。巴巴叫住他，再次叫他放心：“你真幸运！别担心，我的纳扎在你身上！”

接着前往胡布利。在那儿联系玛司特之后，回到阿美纳伽。巴巴到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看望卡卡·巴瑞亚、帕椎、卡里玛玛、考特沃家、希度等人。并且给予卡里玛玛特别关照。事后表明，巴巴专程到阿美纳伽似乎就为看他。虽78岁高龄，卡里玛玛依然健康开朗，可这次见面结果是最后一次。两个月后，他在美拉巴德辞世。

见过美拉巴德居民之后，巴巴于6月29日前往孟买，住纳瑞曼家。在孟买联系几个玛司特后，7月2日返回萨塔拉。

巴巴在美拉巴德商议的事情之一，是让萨瓦克·考特沃到萨塔拉加入巴巴。萨瓦克到后，和克里希那分担守夜任务。同时，萨瓦克之妻娜格丝和三个孩子，于7月4日离开美拉巴德，回到孟买生活。

7月5日，发布公告声明，从7月7日至9月30日，巴巴不会让人给他读“任何人寄的”信件。但爱者有紧急要事，可发电报。7月8日接到电报，加百列·帕斯卡两天前在纽约去世，时年60岁。巴巴复电：“帕斯卡已来我这里。”尽管帕斯卡未实现为巴巴拍摄电影的构想，但这位“凤凰”的爱坚定不移直到最终。

1954年7月10日星期六是沉默日，已发公告通知全体巴巴爱者，从10日下午6时至11日下午6时，禁食并完全保持沉默，默念各自选择的神名。他们24小时期间可饮茶或咖啡三次，随便饮水。

巴巴决定从7月10日起禁食7天，并挑选7人随他禁食：埃瑞奇、彭度、拜度、萨达希乌帕特尔、克夏夫·尼伽姆、纳纳科尔和卡纳克丹迪苏亚那拉纳医生。埃瑞奇、彭度、拜度在萨塔拉和巴巴一起。对其余4人

致函通知。结果巴巴于13日中断禁食，令其他人也停止。

在萨塔拉，巴巴对埃瑞奇授述《神曰》持续整个6月。7月埃瑞奇完成写作。7月初旅行归来的宝，负责将手稿组织成章并打印。雇了一名当地打字员，每日工作8小时。宝对他读，他打字，一周左右完成手稿的打印。

这个时期奎师那吉回到萨塔拉。留着长长的须发，萨度装束。巴巴让宝当他的侍从，任他使唤。宝的职责包括：为他准备热洗澡水，铺床，收拾房间，送饭，乃至夜间给他按摩身体。

奎师那吉自以为是圣人。还伪装成古鲁，自欺欺人。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纵容他——主要是为了让他远离萨考利，以免在那里造成恶劣影响。他要什么，巴巴给什么。一样都不拒绝：最好的食物、茶和烟草。奎师那吉对宝颐气指使，当作自己的仆人。因奉巴巴之命，宝只得经受这种羞辱。伊萨走了，奎师那吉的凌辱取而代之！（注：奎师那吉后来离开美赫巴巴，自称大师，以巴巴的名义愚弄天真民众。巴巴爱者被警告远离此人。）

为安排9月聚会，巴巴遣彭度到美拉巴德，和帕椎一起，为来自印巴各地的900多名男子的膳宿做准备工作。从西方还要来20名西方男子，对他们的膳宿安排委托给萨若希和纬露，为此巴巴还派萨瓦克·考特沃到阿美纳伽协助他们。

8月31日，巴巴率女子赴普纳。在阿美纳伽的阿迪办公室工作的青年，瓦曼·帕达勒，开阿迪的车到萨塔拉接他们。巴巴曾命令瓦曼切莫吸烟；他仍偷偷地吸。旅途中瓦曼突然烟瘾发作。巴巴坐前排，不时警告他小心驾驶；可瓦曼满脑子想吸烟，难以专注。过了一会儿，巴巴训斥他：“你这没良心、不诚实的伪君子！我的命令你遵守了吗？”瓦曼默不作声，巴巴问：“你吸过烟没有？”瓦曼悔过，坦白他没有戒烟。

到了普纳的宾德拉屋，巴巴给他一支烟，命令在他面前吸。瓦曼感到羞愧，说他不吸。

巴巴说：“你这伪君子。违反我的命令、在我背后吸烟，就不羞愧！可我叫你在这儿吸，你却不吸。拿着，吸！”瓦曼接过烟，点着，在巴巴跟前吸完。

巴巴随即命他：“从今以后，绝不碰烟！”那是瓦曼吸的最后一支烟。每当巴巴率女满德里住宿宾德拉屋，帕帕·杰萨瓦拉和儿子美赫文，

必须搬出到车库。严禁帕帕和美赫文进屋，以免接触女满德里。甚至把他们的便桶放在外面。但巴巴总会到车库看望他们。陪同巴巴的男满德里，比如埃瑞奇或者拜度，也得住车库，饭也送到那里。尽管如此，巴巴的到来总是让盖麦喜出望外，她把自己家视为巴巴的。

巴巴在普纳逗留两日，会见了弟弟佳尔、贝拉姆和妻子佩琳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普纳的其他亲密爱者与家属后，同满德里于9月2日返回萨塔拉。

东西方男子会议的准备工作

在美拉巴德进行着。

届时美赫巴巴将发布“最后宣言”。